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刀君剑后

(F)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刀君剑后

第二十四章 幽情暗恨断肝肠

彭典冷冷道：“住口，你虽是我师父的宠将，但如若有违军令，照样处斩，你最好记住这一点。”

徐刚含怒咆哮一声，但真不敢跟彭典顶撞下去，宣碧君接口道：“徐刚，你老是瞧不起女人，哼！哼！我迟早跟你拆档，同时设法教你尝点苦头才行。”

她这么一说，气氛为之一变，使人觉得这徐刚是个鲁莽自大的勇将，一味看不起女人而已，并不是对任何人有成见。

但彭典心中有数，忖道：“这厮只服师父和大师兄两人，并不十分把我放在眼内，我不难收拾了他，但这宣碧君诡谋甚多，却是不可轻视。”

方转念时，端木英的声音在后面升起来，说道：“假如有人自认为有本事可以跟罗廷玉放对一拚的，我不妨让他上去试试。”

彭典心中暗喜，知道刚才的一幕，端木英已经看见了，那阳将徐刚，早晚得让她整一下。他回头望去，但见端木英神色不善，当下拱拱手，道：“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端木英道：“除了你之外，我想问问他们，可有人敢上前向罗廷玉搦战的没有？”

徐刚一想那罗廷玉刀法之凌厉犀利，实在不能与他放对拚斗，除非是有阵法掩护，当下不敢出声。

吉祥大师见阴阳二将不作声，于是说道：“小姐的意思可是要我等出去试一试罗廷玉的刀术？”

他的话声甚是阴柔，但却令人感到有一股森寒杀机，一听而知此人绝不可惹，惹之必有大祸。

端木英道：“法师你已见过他的武功，对不对？”吉祥大师道：“贫僧见过的。”

端木英道：“那么你以为赢得赢不得他？”

吉祥大师摇摇头，道：“此人神勇盖世，贫僧恐非其敌。”

端木英道：“既然自己认为不是他的对手，何故尚敢出斗？”

吉祥大师道：“贫僧亦自知非是剑后秦霜波的敌手，但小姐却曾教我出战，这自然是因为有小姐的阵法暗助之故。”

端木英道：“不错，有时单凭匹夫之勇，全不中用，对也不对？”

吉祥僧这时才明白端木英的话，实是说给阳将徐刚听的。他点头表示赞同，缓缓道：“只不知这一回小姐是不是还要派贫僧上阵？”

端木英道：“人家也有阵法，恰能抵消了我们的优势，因此之故，我得先想个法子，或是等候适当时机，破去他们坚如铁桶之势，方可动手。”

徐刚一想那端木小姐确是能耐惊人，自古以来，都没有听说过能够生擒活捉武当派掌门人之事，而她却办到了，这完全是靠她胸中的谋略才学。这么一想，顿时泛起了佩服之心。

端木英并没有如彭典所希望的修理徐刚，因为她深知徐刚那等勇猛而又鲁莽之人，只要设法使他佩服，日后可收如臂使指之妙。

她察言鉴色，知道已大是收效。当下放过了他背后不服自己这宗事，沉吟一下，说道：“我们目前必须耐心等下去，但却发生了一个大难题，那便是再等一会儿，天色已亮，我这座阵法，由于灯光失去作用，便要减少了许

多威力。”

彭典抬头向天空望去，但见天上已微呈灰白色，曙光已露，不一会儿天色就大亮了，不禁替她感到心急。只听端木芙又道：“以我看来，这罗廷玉的运气真好，我们要不要与他放手一拚，实在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

彭典道：“小姐如何见得他运气很好？”

端木芙道：“雷大庄主恰于这紧要关头，离开此地，这岂不是运气很好么？我们目下如若雷大庄主在此，自然可以另施手段，击破他的阵势。”吉祥和尚道：“难道咱们竟不动手，白白放过了这个机会么？”

端木芙道：“有时候陷阱往往看似机会，等你掉了进去，后悔就来不及了。”

她轻移莲步，往前走去，崔阿伯提杖紧紧跟上。只见她一径越过了彭典他们，向罗廷玉那边走去。

彭典等人人都很吃惊，无不提聚功力，准备随时出手保护端木芙。这时罗廷玉等人已见到了端木芙出现在两丈外的一颗树下，但见她黄衫飘飘，大绺黑发遮住嘴部的半截面孔，使人觉得她有一种飘渺朦胧的美丽。杨师道也睁大双眼，打量这个以才学智慧震惊天下的美女，心中不由得泛起无限的仰慕之情。

端木芙首先开口道：“罗公子，你带了这许多高手，夤夜赶来，不知有何贵干？”

罗廷玉也抱拳遥遥行礼，说道：“听说秦仙子在这儿与小姐见面，因知小姐韬略盖世，才华绝代，秦仙子如若踏入此林之中，只怕也像在下一般，心中感到进退两难。”

端木芙道：“以罗公子的神威英发，奴家一介女流，岂能留得住公子虎驾呢？”

罗廷玉傲然一笑，道：“假如在下想走的话，倒是有这一点自信不致被任何人难住。但问题却是出在秦仙子身上，在下打算探听出她的下落，以及详细情形，方敢决定怎样做法。”

端木芙道：“罗公子只有向奴家探听之一途了，但假如奴家不肯奉告，罗公子便将如何？”

罗廷玉道：“这正是在下感到进退两难的症结了。”

端木芙微微一笑，道：“奴家易地而处，替公子设想的话，也一样感到进退两难，因此之故……”

罗廷玉接口道：“小姐敢是有所见教？”

端木芙道：“见教之言可不敢当，如果我是公子的话，除了妥协之外，似乎已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罗廷玉第一次泛现出笑容，道：“小姐的高见，竟是要在下向你们求和么？”

端木芙双眸也露出笑意，柔声道：“自古以来，有道是形势迫人，况且大丈夫能屈能伸，罗公子纵是谈条件讲和，也不是十分奇怪之事。”

罗廷玉正要开口，旁边的杨师道突然向他低声说了几句话。罗廷玉显然十分注意，用心地聆听。自然他是一面聆听，一面思索，这是人人一望就知的。然而杨师道说的是什么话？竟能使罗廷玉感到如此重要？

端木芙并没有移动，崔阿伯也持杖侍立在后，形势毫未生出变化。罗廷玉向杨师道点点头，这才徐徐移动目光，复又投向端木芙。

暗影中突然闪出一人，迅苦飘风般落在端木芙身侧，手中横持长剑，灯光之下，寒芒闪耀。这人方自站稳，对面的罗廷玉已怒叱一声，血战宝刀化作一道长虹，电掣破空，向这人攻到。

他突然出手，谁也没有想到，都大吃一惊。但听“锵”的一声，那个刚刚出现之人，已被罗廷玉这雷霆万钧的一刀，震退了七八步，险险拿桩不稳而栽跌地上。罗廷玉这一刀之威，声势惊人，四面八方的独尊山庄高手，虽然皆是历经风浪之人，也不由得骇然失色，都想：假如他这一刀乃是向自己所发，真不知道能不能封拒得住？罗廷玉这一刀未曾毙敌，心下讶然。他那结实英挺的健躯，已停在端木芙面前，相距只有数尺。但他并没有出手进攻端木芙，目光向那兀自摇晃的人望去。只见此人竟是个三十左右的和尚，相貌清秀，外表看来很是文弱，不类武林中人。

罗廷玉沉声道：“这一位大和尚法号怎么称呼？”

端木芙道：“那是吉祥大师，以剑术擅名当代，罗公子觉得他还可以吧？”

罗廷玉心中叹了一口气，忖道：“严无畏真是一代果雄，当世霸主。像端木芙以及吉祥大师这等异人高手，居然都网罗在麾下。”

他面上当然不露神色，颌道道：“高明，高明，罗某至感佩服。”

崔阿伯这时十分紧张，九曲拐提起来，拐尖微微外露，随时随地可以封架任何攻击到端木芙的兵刃。罗廷玉接着仰天长笑一声，只震得端木芙耳鼓生疼，连忙举手捂住耳朵。

罗廷玉看见了，立刻收住笑声，道：“端木小姐，现在可以谈谈条件了么？”

端木芙眼中露出挣扎的表情，罗廷玉却已发出一股刀气，涌将出来，端木芙和崔阿伯顿时如坠冰窖，全身都冷不可当。端木芙勉强叹一口气，高声道：“彭二庄主，不可派人出阵。”

彭典方要点将出去，听得此言，果然不敢妄动。端木芙又道：“罗公子，你想趁此机会，杀死奴家呢？仰是只想把秦仙子带走？”

罗廷玉哼一声，道：“如果是严无畏，他一定先杀了你再说，但在下却宁可先带走秦仙子，再作打算。”

端木芙道：“既是如此，奴家把秦仙子还给你，二庄主，请即派人把秦仙子带到此处。”

罗廷玉仰天一笑，道：“端木小姐在独尊山庄之中，似是已成为极重要的人物，足见严无畏真有慧眼，这一点在下不能不深为佩服。”端木芙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奴家命薄如絮，如落花飘零，随波逐流，实在不值得重视。”

罗廷玉道：“小姐太谦了，在下倒想猜一猜小姐在独尊山庄中的地位，若是小姐不怪我冒昧的话……”

崔阿伯大声道：“不用猜了，我家小姐行将是雷夫人的身份。”

他深知端木芙对罗廷玉有着一份微妙的感情，因此她一定很难出口。其次，假如罗廷玉一口猜中了，那还没有什么，但假如他老是没猜对。则显然罗廷玉也感觉到她的情份，所以才不向嫁与雷世雄这上面猜测。以端木芙这等敏感的人，一旦察觉对方的心情，定必大起波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此，崔阿伯立时自作主张，宣布了此事。

罗廷玉心头大震，甚至于掩饰不住，讶异地望住她。不过他那股难以置

信的神色一掠即逝，不留下一点痕迹。他潇洒地笑一笑，道：“恭喜，恭喜，以小姐的才慧，自应配以雷世雄这等英雄人物才行，在下假如早早得知，那就不仅仅只带走秦仙子了。”

彭典一听，心中叫声不好，立刻向宣碧君示意。敢情他虽是接到端木芙的命令，却没有照办。但现下罗廷玉口气之中，大有后悔之意。

彭典一想果然不妥，假如罗廷玉变卦，再另行提出条件的话，自己服从好？抑是不服从呢？因此倒不如赶紧把秦霜波释放了，以后之事，慢慢再打算。宣碧君如飞而去，端木芙的美眸从罗廷玉的面上，移向天空，但见天色已经变为灰白，空气十分清新。

她深深吸一口气，柔声道：“罗公子，假如你信得过奴家，不妨收起宝刀。”

罗廷玉道：“在下自然信得过小姐。”

后面的杨师道高声道：“公子不可收起宝刀，要知眼下咱们身在重围之中，危机重重。端木小姐诚然不肯失信于公子，但无奈她手下之人，擅作主张，变生猝起，其时端木小姐也是束手无策。”

罗廷玉道：“唔，这话也是。”

端木芙道：“那一位想必就是杨师道先生了？”

罗廷玉道：“是的。”

端木芙道：“假如我猜得不错，今晚一段，由头到尾，都是杨先生的杰作。”

罗廷玉道：“是的，端木小姐如何得知？”端木芙笑一笑，道：“假如我连这一点都猜不出来，杨先生不免会暗中嗤笑了。”

她遗憾地摇摇头，又道：“他已看出雷大庄主不在此地主持，对也不对？”

罗廷玉道：“小姐所猜必中，实在甚是惊人。”

端木芙道：“雷大庄主的不在，乃是敝方唯一的弱点，杨先生竟能善加利用，使我回天乏力，实在值得佩服。奴家深信必有一天，得以跟杨先生再斗一场。”

杨师道高声道：“端木小姐竟然把在下视为敌手，实是三生有幸。但小姐请切记，在下决不会因小姐的夸奖，以致自高自大，以为真的很了不起。”端木芙发出笑声，道：“这却是杨先生多心了。”

杨师道沉默不言，罗廷玉的目光却转向那吉祥大师身上，说道：“在下甚愿有一天再与这位大师讨教一次。”

端木芙道：“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罗廷玉冷冷道：“假如三日之后才给我这个机会，我敢夸口这位大师不易在本人刀下，走上十招之数。”

端木芙泛起惊讶之色，道：“罗公子，你身份尊贵，自是言无轻发，这三日的时限，难道不觉着太短了一点么？”

罗廷玉摇摇头，道：“小姐可要试上一试。”

吉祥大师应声道：“罗公子神武天姿，技艺通玄，即今已可必胜贫僧无疑，何须等待三日之后？”

端木芙道：“罗公子袖内另有乾坤，非外人所能窥测，既然如此，奴家便与罗公子订下三日之约，只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罗廷玉道：“在下是求之不得，然则三日之后，咱们如何会面？”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这倒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假如时间地点都由奴家安排，只怕罗公子要从长考虑，不一定肯答应。”

罗廷玉四顾一眼，微笑道：“这个自然，以小姐的才华绝学，在下岂能全无戒心？”

端木芙道：“那么罗公子对此有何高见？”

罗廷玉道：“在下说出来，恐怕小姐也不易同意。”

端木芙道：“罗公子何妨说出来听听？”

罗廷玉道：“在下想请小姐与吉祥大师现在就随在下离此，则贵庄之人，无从得知小姐的行踪下落。等到三日后之约举行过，在下自当安送小姐返回贵庄。”

端木芙沉吟未答，崔阿伯已大声道：“罗公子这个提议未免太可怪了。”

彭典从树后转出来，向罗廷玉抱拳行了一礼，说道：“罗公子，你明知端木小姐行将变成敝庄最重要的人物，如何能提出这等奇怪不过的条件？”

罗廷玉微微一笑，道：“这是两厢情愿之后，方始行得通之事，假如端木小姐不予同意，此事便无从实现，因此之故，在下纵然是提出更古怪的建议，亦对贵庄毫无影响，是也不是？”

彭典无言可对，只好道：“兄弟真想不到罗公子竟是如此能言善辩之士。”

罗廷玉道：“彭兄过奖了。”

端木芙轻轻咳了一声，说道：“罗公子这个建议，虽然很是奇怪，但奴家却深信罗公子决计不会玩弄诡计手段，换言之，奴家的安全，也无可虞。”

崔阿伯大惊道：“小姐，你不会答应随同罗公子前往吧？”

端木芙道：“我看不出有何不可之处。”

所有的人，包括罗廷玉本人在内，无不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彭典道：“端木小姐，你的神机妙算，冠绝天下，罗公子有见及此，如若到时设法使你无法再施展奇才，则本庄的损失，无可伦比，而罗公子方面，却得益无穷，因此之故，在下甚望小姐不可轻率答应。”

罗廷玉沉声道：“端木小姐，贵庄之人无不栗然凛惧，在下也劝你不可率意答应。”

端木芙美眸一转，扫视众人一眼，道：“我当然不会轻易答应你，除非是秦仙子姊姊也担保我的安全，我方能放心。”

罗廷玉顿时露出不悦之色，严厉地注视着端木芙，冷冷道：“小姐话中之意，竟是暗示信不过在下的诺言么？”

端木芙眼见他是不悦之色，芳心中顿时生出感应，觉得很不好过，她几乎也在同时之间，发觉了自己心情的异样实是不该。

她暗自忖道：“我何以怕他不悦，难道我已爱上了他么？错非是爱上了他，必无这等感应，哎！我看我定须走这一遭，方能彻底割断情丝了。”

端木芙如此深奥微妙的想法，纵然讲了出来，也没有几个人能了解，何况没有说出。就在这时，秦霜波在宣碧君前导之下，姗姗而来，宣碧君被罗廷玉目光一扫，顿时心情一阵紊乱，脑子已不能冷静工作。

秦霜波只淡淡的向罗廷玉点点头，道：“原来是罗兄驾到，无怪端木小

姐也感到势穷力蹙，束手无策了。”

端木芙察觉这番话之中，语意双关，心中又是一惊，想道：“以秦仙子的智慧，观察世相，自是万无一失，这样说来，连她也深信我爱上了罗廷玉，是以对抗之时，有无能为力之势。”

此念一生，益发相信有从速斩断情丝之必要。罗廷玉撇开秦霜波的双关话题，指住吉祥大师，道：“仙子可曾见过这一位大师？”

秦霜波道：“见过，这位吉祥大师的剑术另辟蹊径，有超凡绝俗的成就。”

罗廷玉道：“在下不慎夸下海口，说是三日之后，可使吉祥大师无能在我的刀下走上十招，因此之故，竟惹出了一番麻烦。”

秦霜波顿时现出大感兴趣的神情，问道：“惹出了怎样的麻烦？”

罗廷玉道，“端木小姐已答应下这个三日之约。”

秦霜波道：“这么说来，你们大概是在地点上发生了问题了？”

她一语道破，在场之人，无不深为佩服。

詹先生用手肘碰一碰旁边的阎充，低声道：“阎兄，这位剑后的智慧，你看怎样？”

阎充道：“厉害，厉害，兄弟情愿转战三千里，辛劳十年，也不愿意碰上她这等对手。”

詹先生道：“但形移势改，本庄有了端木小姐的话，便毋须忌惮剑后的智慧了，问题只在武功方面，看看如何能克制得住她就行啦！”

阎充心中想道，“这事谈何容易。”

口中却说道：“不错，以端木小姐的才智，必有超世绝俗的计策，可以克制秦仙子。”

詹夫人插口道，“除了老庄主亲自出手之外，天地间恐怕只有端木小姐一个人，能够与剑后和罗廷玉他们分庭抗礼了，我们只看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剑后、武当掌门、少林高手等人，即可确信她真有这等能力。”

这话触动了詹先生的灵机，他沉吟道：“端木小姐这一次对付罗廷玉，显然失手，因此，她只有答应随同罗廷玉而去之势，莫非此是克制罗廷玉的机会，她总得想法子反败为胜啊！”阎充也恍然点头，道：“这话大有见地。”

后面突然传来讯号，他们回头望了望，曙光之下，只见雷世雄站在丈许外的树下，那神态一望而知刚刚经过长途奔驰而赶回来的。在他身后，影绰绰站着三五个人。

詹氏夫妇和阎充赶快走过去，行礼见过雷世雄，詹先生便迅即把经过情形说了出来。话一说完，恰恰听到端木芙说道：“假如秦仙子姊姊答应负责我与同行之人的安全，并且不超过五天时限，把我送回独尊山庄势力范围之内，我同意带了吉祥大师，走这一趟。”

罗廷玉重重地哼了一声，端木芙微微一笑，道：“罗公子，万一你不但没在十招之内赢了吉祥大师，甚且伤在他剑下，奴家安全之责，自是唯有秦仙子姊姊可以担承，你说对也不对？”

秦霜波道：“好，我答应担承此责，但我也有一个条件，要你答应。”

端木芙道：“假如姊姊所提的条件，超出小妹能力以外，那就得恕小妹说出推托之言了。”

秦霜波心想：“好聪明的丫头，预先封住了我要求释放武当程老真人以及广闻大师他们之路。”

当下说道：“昨夜里宗旋兄与我一道前来，如今我若是恢复自由，自然

也该有他一份，端木小姐你说对也不对？”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姊姊的话很有理，恕小妹告退片刻，马上就有回音。”

罗廷玉峻声斥道：“端木小姐站住，你最好不要妄动。”

他发话之时，阵阵森寒强烈的刀气，已淹没了端木芙、崔阿伯，使他们心寒身冻，果然不敢举步。端木芙深深吸一口气，这才说道：“罗公子竟是拿奴家当作人质么？”

罗廷玉冷冷道：“不错，假如不是在你布下的阵法之内，在下便不屑使用这等手段了。”

端木芙道：“罗公子本已混去动手之意，何以突起杀机，竟大有不惜杀死奴家的决心？”

罗廷玉仍然冷冷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势不同，应付的手法当然也是两样了。”端木芙道：“罗公子可能告我形势有何不同么？”

罗廷玉虎目中射出奇异光芒，迫视着这个黄衣美女，道：“是不是严无畏亲自到了？”

端木芙讶道：“罗公子如何有此一问？”

罗廷玉道：“在下问你是也不是，你爱答就答，不要反问我。”

端木芙毫无惧色，美眸中也射出异乎寻常的光彩，看起来生气勃勃，青春焕发，而又含蕴着一种热情。她道：“就算是老庄主来了，便又如何？”

罗廷玉默默的凝视着她，但觉一股奇怪的感情，使他满腔杀机几乎泯灭，但理智又告诉他，万万不可表显出一点这种心思，免得为敌人利用，以致失去了这个脱险的机会。

因此之故，他的面色仍然严厉如故。端木芙忽然软化，说道：“好吧，我告诉你，雷大庄主恰恰赶了回来，但严老庄主是否已亲自驾临此间，则不得而知了。”

罗廷玉道：“那么依你的猜想呢？”

端木芙道：“罗公子莫要迫人太甚，奴家已经节节退让，在今日形势之下，你应该感到满足才是。”

罗廷玉点点头，道：“那么咱们走吧！”

端木芙道：“你们不坚持释放宗大侠么？”

秦霜波淡淡道：“我们出了这处树林再说。”

她当先走去，宛如轻车熟路，识途老马，端木芙、崔阿伯在罗廷玉宝刀押迫之下，举步走去。杨师道一挥手，率了那六个年青高手，拥得上来，与罗廷玉会合，结成阵势，迅即向林外走去。转眼间已出了树林，但见朝阳遍照大地，近处是绿草如茵，远方是黛山含烟，使人感到十分宁恬平静。然而林外这一小群人，正在人海中的爱恨生死中打滚挣扎，他们甚至没有时间体认各自所扮的角色。

罗廷玉高声道：“端木小姐，你若是把宗大侠释放出来，咱们就可以动身，履行那三日之约。”

端木芙回头向树林吩咐过速速把宗旋带来之言，便回过头来，仔细端详这个有刀君之称的罗廷玉。在树林内，詹先生夫妇和阎充等，猛可发现在雷世雄身后的数人之中，有一个相貌威严，神情阴鸷的老者，正是独尊山庄老庄主七杀杖严无畏，忙上前恭敬见礼。

雷世雄回头道：“师父，端木小姐随罗廷玉等人而去，如入虎穴，弟子

期期以为不可。”

严无畏不做声，一直用心聆听端木芙和对方的说话，直到他们出林去了，才皱了皱眉头，说道：“罗廷玉拿着刀对付端木小姐，心难两用，因此之故，识破了咱们师徒赶到之人，必是那个杨师道。”

雷世雄等人都恭敬聆听，不敢插口。严无畏又道：“此子才智内敛，深藏不露，究竟有多大气候，竟使人无从测度，因此之故，本庄得集中力量，对付此子，务期先取他性命，使罗廷玉失去右臂。”

雷世雄道：“既是如此，咱们自然须得先以这杨师道作为第一目标，至于如何下手之法，假如师父没有特别的命令，弟子就请端木小姐设计。”

严无畏道：“你错了，端木小姐不但不会杀他，反而会暗中维护此人。”

雷世雄猛可一惊，道：“他何以会这样做？”

严无畏做然一笑，道：“他放过杨师道之心，正如为师前此放过了罗廷玉一般，都是在内心中发出敌手难逢之感，所以她会让她杨师道暂时活着，以便有机会与她各施奇谋手段，争个高下。”

众人都不敢不信，却又感到这个道理难以置信。严无畏又道：“然而她的心情，却于老夫对付罗廷玉之举，微有妨碍，因此之故，世雄你不必通知她，尽你之力，先狙杀了此人。”

雷世雄点点头，道：“师父还未示知是否准许释放宗旋，以及是否让端木小姐与罗廷玉同去？”

严无畏道，“端木小姐本身武功虽然有限，但她才华冠绝当代，自保有余，不必过虑，同时她此举对你有益无害，为师指的是感情方面，换言之，她如若重返独尊山庄，那就必是你的人，决无贰心了。”

他等如表示他允许此事如此进行，当下便有手下前去释放宗旋，雷世雄沉吟一下，道：“然则师父话中之意，竟是也包含有她一去不返的可能在内了？”

严无畏道：“但她如是这样做，则妾身分明，本庄亦可以不再忌惮，放手去做了。”

雷世雄面上不露声色，但心中却暗暗叹一口气，忖道：“假如我是女人，面临抉择，也定当选中罗廷玉无疑，至少他年少英俊，声誉高隆，武功又复强绝。”他越想就越感到自己在这场情海之战上，已经遭遇到无可匹敌的对手，其结果非败不可。转眼间一个白衣卫士押了宗旋出来，雷世雄过去吩咐了一声，那霜衣卫士便将宗旋一直送出林外。

宗旋恢复自由，上去与秦霜波、罗廷玉等人见礼道谢，端木芙高声说道：“我们走吧！”

罗廷玉颌首道：“三日之约，转眼即届，本人可真得小心准备一下。”

大伙转身行去，走了数里。吉祥大师突然向端木芙说道：“端木小姐，贫僧没有同行的必要，再说贫僧也须找个地方，蓄养体力，准备应战。”

众人都停步看看他们，端木芙道：“不错，你本无同行的必要，但须届时通知你前赴某处地方即可，但我却要你同行。”

吉祥大师道：“小姐之令，自应遵从，但贫僧是个方外之人，性喜清静，似这等江湖上的恩怨杀戳，实非贫僧所宜介入。”

杨师道冷笑一声，道：“大师此言差矣，须知江湖恩怨，易沾难分，大师想从此跳出了是非圈外，只怕不是那么容易之事。”

端木芙白他一眼，道：“这是我的事情，何须杨先生多劳精神。”

杨师道面色不改，道：“这就是江湖恩怨易沾难分之处，目下这位大师与敝上大有关系，在下自然可以插口。”

秦霜波突然开口道：“吉祥大师，你原来当真是在西湖灵隐寺礼佛修行的么？”

吉祥大师道：“是的，贫僧在灵隐寺已修行了三十载以上，诸位如有所疑，不妨到灵隐寺去打听打听。”

秦霜波道：“这样说来，那一位支林师父也当真是你的高足了？”

吉祥大师道：“支林年方十二之时，便已随侍贫僧，如今已是四十出头之人，除了贫僧之外，没有第二个师父。”

秦霜波道：“那么我试猜一猜，大师不想与我们同行，恐怕与令高足有很大的关系，对也不对？”

吉祥大师道：“秦仙子这话似乎没有根据。”

秦霜波正要开口，忽然听到一阵急匆的步声，紧接着一条人影从树后转了出来，竟是那支林僧。罗廷玉等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此僧，但见他长得黧黑粗健，看上去比吉祥大师似乎还老些，也没有吉祥大师这等阴柔文静的风度。

他大步走到吉祥身边，道：“弟子真担心赶不上师父。”

吉祥大师着他见过罗廷玉等人，秦霜波向罗廷玉道：“这一位大和尚的剑法已得真传，我亲自见识过，因此我真佩服严无畏前辈，如何能网罗得这等高手助阵？”

罗廷玉道：“严无畏乃是一代枭雄，在下与他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私心之中，仍然对他的雄才大略，极感佩服。”

杨师道突然大声道：“端木小姐，假如吉祥大师不愿同行，咱们取消了这一场较量的武功之约，也未尝不可。”

端木笑道：“听杨先生的口气，似乎疑心奴家故意作此安排一般。”

杨师道微微一笑，道：“在下岂敢认定是小姐的设计，但此地距那树林只有数里之遥，而且地势低下，四周皆是丘陵榛莽，正是伏击狙杀的最佳地点。”

端木芙四眼一望，心中一惊，忖道：“这杨师道胸中所学，甚是渊博，兼之才智过人，心细如发，真是我端木芙的一大劲敌。”

此时她忽然触动灵机，淡淡一笑，道：“依先生之见，便当如何才是？”

杨师道道：“在下说出来，只怕小姐未必同意。”

端木笑道：“奴家一定同意，你即管说吧！”

杨师道惊讶地瞧她一眼，但并不询问，说道：“在下打算迅速进行，却不许诸位探询所去之地。”

端木芙点点头，道：“那么走吧！”

奇怪的是吉祥大师此刻亦不提出反对，当下一行十四个人，折转方向，径投西北急行。不过队伍出发之时，杨师道曾对排列位置加以干涉，最前面领队的是罗廷玉，其次是潘大钧等六名高手市成一个菱形队伍，杨师道本人居于此阵之中，后面是端木芙、崔阿伯、吉祥大师师徒，最末则是宗旋和秦霜波。

从这个队伍看来，杨师道显然自知相当危险，是以布阵防御，以罗廷玉攻坚，以秦霜波断后。任何人细细分析这等阵势，都深信独尊山庄决计不会有此举动，这是因为一则端木芙在此一队伍之中，二则这个队伍拥有超等高手达三人之多。通常来说，罗廷玉和秦霜波走在一起，就算是严无畏亲自率

人侵袭，也得三思而行，何况目下尚有宗旋及杨师道等人？

他们在崎岖而树丛甚多的区域穿行，这种情形的路程，尚有六七里之多，但此一方向，已是最短的路程了，假如向别的方向走，地势将越发险恶。他们才走了十余丈，端木芙高声道：“杨先生，奴家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你说，但我们可以边谈边行。”

杨师道一时之间，测不透她有什么话要说，是以不敢大意放过，当下发出号令，那菱形阵立时现出通路，让端木芙及崔阿伯进入。

端木芙与他并肩而行，淡淡一笑，没有做声。杨师道等了一下，才问道：“小姐不是说有所见教么？”

端木芙道：“杨先生好说了，奴家一介女流，如何敢这般托大。”

杨师道道：“然则小姐其实没有什么话赐教在下么？”

端木芙道：“那倒不是，奴家甚愿向先生请问一声，在你心中，奴家算得算不得是一个劲敌？”

杨师道沉吟一下，才道：“小姐此言含意深奥，似乎不仅止是这话表面的意思而已，可惜在下愚鲁，一时未能测透。”

端木芙道：“那么你单单回答我这一句问话好了。”

杨师道道：“在下纵然竭尽才智，也难以与小姐匹敌，内心中自然是以小姐作为无上劲敌了。”

端木芙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奴家大胆再进一步臆测，那就是在杨先生的心目中，甚至可能把奴家当作目前的唯一劲敌，对也不对？”

杨师道点头道：“不错，以目前来说，小姐正是在下心目中，唯一的劲敌。”

端木芙淡淡一笑，道：“奴家果然猜中了，正因如此，奴家才特地前来提醒你一声，你目前的劲敌，其实并不是我。”

崔阿伯也听得莫明其妙，忍不住插口道：“小姐这话不觉着与情理不合么？”

端木芙道：“当然是听起来有点使人觉得奇怪，这才是高出于常人一着之处。”

杨师道深深吸一口气，说道：“在下虽是若有所悟，但假如端木小姐坦予赐告，那就更为感激。”

端木芙道：“这又有何不可，奴家的意思是你我两人，在当今之世，虽然可以各竭才智，拚个高下，然而事实上当世之间，还有一个人大堪在行军布阵，以至设计斗智上面，与我们激斗的，这个人杨先生自然也很清楚，就是独尊山庄的严老庄主了。”崔阿伯瞠目道：“小姐岂能以老庄主充作心中的假想敌手？”

端木芙道：“他若是算计我，我自然不能束手不理，因此之故，我不能不警告杨先生一声。”

崔阿伯越听越糊涂，问道：“假如老庄主算计你，却又与杨先生何干？”

端木芙道：“当然有关系啦，因为严老庄主分明是想狙杀杨先生。”

崔阿伯道：“如是这样，那就谈不到算计你了，是也不是？”

端木芙道：“他自然是在算计我，因为此事他不让我知道，意思是怕我不赞成，所以径行下手，等到木已成舟，我也无可奈何了。”

杨师道道：“只不知严无畏何以会认为小姐反对狙杀在下之举？”

端木芙笑一笑，道：“这一点不便奉告，杨先生自己花点脑筋吧！”她

停了一下，接着又道：“假如我不是在杨先生身侧，相信这刻早就发生了这种暗器狙击之事了，如若干弩齐发，再加上一些淬毒暗器和火器，四面夹攻，想取杨先生性命，谅亦不难。”

杨师道出了一身冷汗，忖道：“不错，假如我是严无畏，也一定先行狙杀了罗公子的最得力手下，以我们目前实力之强，只好施展狙击暗杀的手法了，但端木小姐何以维护我呢？”

以杨师道之智，当然不会误会端木芙爱上了他，但除了这个理由，他实在想不出别的道理了。

一路上甚为平静，全然没有一丝风吹草动，走了十多里，已走上大路，那带头的罗廷玉，却径自舍下大路，落荒而行。这一行十余人，抄近路又走上了官道，来到一处，道旁有几间店铺，罗廷玉领先走入一家酒肆，占了四个座位。

罗廷玉、秦霜波、宗旋三人在一起，端木芙崔阿伯和杨师道在一起，吉祥大师师徒是一座，余下六人又是一桌。这等安排，自然是别具用心，乃是杨师道暗中通知罗廷玉的。

杨师道未入座以前，独自在酒肆外面，以独特的秘密方式，听取收集了一些情报。原来他们第二度踏上官道时，杨师道已和手下们取得联络，从此行去，一路都在己方布置之下。独尊山庄之人，不论是想用暗杀方式，或是大举明攻，都将遇到强大无伦的阻力。他入肆前收到最后的消息是：这间酒肆的两个伙计，其中之一似是练过武功之人，来路不明。

杨师道暗自想道：“独尊山庄在全国各地势力极大，这等大道通衢的酒肆，受到他们的控制，并非奇事，以目前的情势而论，独尊山庄察觉本城人手既多且强，无法派人伺机狙杀我们，那么一定转过念头，改用阴毒手段对付。”

他的目光扫掠店内的两个伙计，有嫌疑的一个叫做老崔，果然举止矫健有力，不似平常之人。杨师道心中冷笑一声，又想道：“照现下的形势和时机，自然是用下毒的方法最妥，如是寻常毒物，我杨师道还不在于，但严无畏乃是当今第一条雄，所用之药，定是高手也难当得的。”

他嘴边泛起了一丝微笑，迅即从囊中取出一个小瓶，打开倒出一颗丹药，吞入腹中，一面忖道：“我这粒聚毒丹能把天下任何至毒之物，聚集一起，能化则化，如其无法化解，两个时辰之后，可从粪便中排出体外，如今我先行服了药，就算严无畏本事盖世，能弄到极毒的药物，一时之间也莫奈我何。”

直到这时，他才踏入酒肆，眼见端木芙和崔阿伯坐在一起，便走过去，施了一礼，说到：“端木小姐，在下承蒙爱护，暗中相助，心中感激之极，目下尚在路上，在下觉得仍然依靠小姐庇护为妙，只不知小姐会不会见怪在下贬低了你的身份？”

端木芙简单地道：“杨先生请坐。”

杨师道坐了下来，转眼一看，道：“此地距市镇尚有一段距离，行踪之人，很多都在此打尖，无怪生意如此之好了。”

端木芙道：“虽是如此，我看此店所赚也很有限。”

杨师道心中微诧，想道：“她分明是点醒我注意此店用上两个伙计之事，也无疑是指出其中一名伙计，可能是独尊山庄之人。”

但他故意装出不解，道：“小姐对这一行不大熟悉，所以以为他们所赚有限，其实饮食这一行总有三成的利润，如以此处位置而言，纵是比城里略

贵一点，也是应该，客人决不会见怪，因此之故，以这儿的生意来说，一定很有赚头。”

崔阿伯也点头道：“杨先生说得不错，我刚才随口问过价钱，虽是不比城里价贵，但也绝不便宜……”

正在说时，酒菜已经端了上来。那伙计还在每人的杯中给斟满了酒，杨师道举起酒杯，说了一声“请”，已送到唇边。

端木芙似是没有听见，目光垂视酒杯，她既没有表示，杨师道可就不便自饮了，当下道，“端木小姐，在下敬您一杯。”

端木芙缓缓抬头，明亮的眸子中，含蕴着疑惑之色。杨师道晓得她正在怀疑自己到底知道不知道酒中，可能有古怪，正因她一时未能确定，所以迟迟不做声。到了这时，他才敢乐观起来，认为在一回合的斗智当中，他已占了七八成的优势，或许能击败她。

要知端木芙掩护他之举，已是斗智之战中，赢了第一个回合。杨师道如若不能出奇制胜，扳回败局的话，他以后就更无法与端木芙再斗了，这正是他何以不惜冒生命之险，也要饮那杯毒酒之故。早先他吞服聚毒丹之时，只不过是猜想对方可能下毒而已，他目下见了端木芙迟疑之态，已证明此一想法不错，他手中这一杯酒，必定有毒，任是第一等英雄好汉，饮下此酒，也难逃一死。

端木芙缓缓道：“杨先生这等举动，生似是尝酒之人，使我甚感奇怪。”

杨师道回了一句双关语，道：“在下本来罕得饮酒，但今日能与小姐同席，并蒙你照顾，心中太高兴了，所以非干了这一杯不可。”

端木芙眉峰微蹙，道：“杨先生且莫太高兴了，我们是敌而非友，你喝过这一杯之后，很可能……”

她话未说完，杨师道已笑着插口道：“端木小姐，在下是先干为敬，请！”

他一仰脖子，喝干了杯中之酒，伙计老崔大步走过来，随手又给他斟满了一杯，迅速又退了开去。

端木芙的眼角余光已见到老崔一直退出了店外，心中叹一口气，忖道：“老庄主用尽手段心机，定要杀死此人，我如是明着阻止，老庄主势必翻脸，此人虽有多智之名，却无多智之实。”

那个老崔分明是下毒之后，眼见得手，赶快退走，免得杨师道毒发之时，罗廷玉等人必定抓住他，他迅即出了店外，急急逃离此地。

酒肆内的杨师道若无其事，仍然斟酒而饮，端木芙突然伸手，按住他的酒杯，很温柔地道：“杨先生，我也许是多疑，你可觉得身体不适么？”

她说这句话时，距他连干两杯的时间不到一阵工夫，假如药性毒而不急，自然尚有解救的机会。

杨师道一怔，膛目望着这个少女，心想：“怪啊，以她这等才智超世之人，如何会这般温柔？”

原来世上大凡是极聪明之人，定然会流于冷酷。这是因为极聪明之人，往往看透了人情世故，对人对事，都看到真象，所以较为理智冷静，不大动感情。不知底蕴之人，便以为他们赋性冷酷了。

端木芙的温柔，却是杨师道完全没有料到的一着，在这一场斗智之战中，也着着想过了，无有遗漏。独独这一点，他却没有防备，以致当时有如城堡被攻破了一角，极是难以堵塞得住。他楞了一下，才摇摇头，道：“谢谢小姐关心，在下身子一向顽健，倒也没有丝毫不适之感。”

他这么一愣，端木芙何等千伶百俐，立时晓得自己竟是白担心了，并且也明白这一仗输给对方，又气又恼，面色一沉，道：“很好，杨先生养生有道，看来以后别人根本不必白费心啦！”

她这话告诉杨师道说，从现在开始，她不再过问严无畏设法杀他之事，崔阿伯道：“这就奇了，他不是好好的么，小姐你担什么心？”

端木芙哼了一声，道：“那也说不定，假如有人念动咒语，说不定可以把他当场咒死了，杨先生信也不信？”

杨师道心中一凛，忖道：“她莫非练就邪术，真有念咒杀人之能，即使不然，她是何等人物，岂有轻易发言之理，那一定也是话中有话，别具用心的了。”

他赶紧集中脑力，用尽所有的智慧，推敲端木芙这句话的含意。要知杨师道乃是罗廷玉的第一谋士，学问渊博，天资盖世，实是当代的奇才。以他这般人物，那端木芙淡淡的一言，便能使他如此紧张，说将起来，端木芙也应感到骄傲的了。

杨师道沉吟了一下，拿言语试探道：“在下尝闻子不语怪、力、乱、神，小姐这话，在下不敢说其必无，但这以咒语术录杀人之事，岂不是与古圣之训，大相违背？”

端木芙心知他特地拿古圣贤来作挡箭牌，当下淡淡道：“古圣先贤之训，未必尽合时宜，所以才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可见得典籍上的学问，启迪智慧则可，若是条条古训都遵照而行，定然行不通的。”

杨师道道：“在下只是说，古圣孔夫子对神怪之事的见解，乃是如此，并非说他说的话，咱们定须条条遵从。”

他们皆是奇才杰出之士，自然不是圣贤之训所能限制得住的人。是以在那个极为尊崇儒家的时代，他们仍然敢发表这等大胆的言论见解。

要知自古以来，大凡是天下俊发之士，见解行事多半会超越于常规之外。例如宋代的天才苏东坡，所作的词曲，就往往逸出音律的限制，后人被誉为“曲子缚不住”。

因此端木芙的答话，杨师道不但不吃惊，甚至不能不表示同意。端木芙道：“他是他，你是你。我只问你，信不信有这等箭事？”

杨师道被她着着进迫，已不能推托，只好说道：“假如别人跟在下说：“我能咒死你，小姐你猜在下如何回答？”

端木芙道：“我不爱猜你的想法。”

杨师道只好道：“在下一定决然回答说，绝对不信有这等之事，然而这话若是从小姐口中说出，在下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立刻回答说相信。”

端木芙冷冷一笑，道：“换句话说，假使没有时间给你考虑，你只好相信了。”

杨师道叹一口气，道：“不错，除此之外，在下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直到此时，双方的斗智又迈入另一阶段，初步是端木芙占尽了优势，看来这一回合，杨师道已无招架之力了。

端木芙微微一笑，道：“那么我告诉你吧，我还来学会以咒语杀人之术，不过我此刻如若存心取你性命，易如反掌，你认为如何？”

杨师道透一口大气，道：“这却是在在下预料之中，不足为奇。”

端木芙还未表示意见，崔阿伯却已大为不服，插口道：“假如这是你预

料之中的事，必有理由。老朽请问一声，其理何在？”

杨师道道：“目下尚是严无畏未罢手对付在下之时，因此之故，端木小姐既能救了在下，自然也可以利用严无畏安排毒计，加强效力，取我性命。”

崔阿伯听了，可不能不服气，只好闭口。他至此心中方肯承认杨师道此人，实在是端木芙罕有的劲敌，才智之高，不在端木芙之下。

突然间一阵急骤蹄声，远远传来，一听而知是向这边驰来。

杨师道长眉一皱，提高声音，道：“端木小姐，来人乃是一个单身女子，显然具有上乘武功，只不知是贵庄中的什么人？”

第二十五章 琵琶一曲添凄惶

端木芙道：“敝庄之中，巾幗高手甚多，指不胜屈，奴家如何能知道是谁赶来？况且她是不是敝庄之人？也大成疑问。”

杨师道道：“据在下所知，这位女郎身罩披风，头面用黑布遮蔽，是以身材容貌，都看不出来。以在下的判断，必是贵庄之人。”

端木芙沉吟不答，只听啼声越来越近，整个酒肆之中客人甚多，听得他们对答之言，都意味到有事情发生，人人都沉默不语，因此全肆一片寂静，气氛甚是奇异。

这一骑霎时已抵达酒肆门口，猛可停歇。只见那是一匹栗色骏马，矫健异常。鞍上果然是个女子，一身装束，一如杨师道所形容。唯一未被提及的，便是鞍边卦着一口长剑，剑鞘精美贵重，一望而知此剑纵然不是名器，也定是百炼精钢的上佳之剑。

在那黑色面幕之后，露出两只眼睛，黑白分明，神采奕奕。她端坐马上，目光向肆内探索。别人碰到她刀剑一般的目光，都不禁低头避开，只有罗秦这一批人，丝毫不肯相让，与她对视。

那个全身都被黑色的披风和面幕所包裹住的神秘女郎，就这样子在肆外，一直向店内诸人扫视，既不言语，也不离开。

过了一会，杨师道轻叹一声，高声说道：“罗公子，咱们翠华城虽然不是黑道上的，但如今正值多事之秋，凡有形迹可疑之人，定须分清敌我，因此之故，在下认为本城人马，不容形迹可疑之人凝视，意欲派人出去，弄个明白。”

据他所知，除了这个神秘女郎之外，别无他人跟来，因此，这个女郎的来意更加迷离莫测。他甚至大胆断定连端木芙也测不透这个女郎的来意，所以打算出硬手，试她一试。只要这女郎有了反应，他就可以加以判断。

初步的猜测，这个女郎自然是有特殊才能，所以派来专门对付他。可能当着众人面前，就有狙杀他的力量。端木芙的思路也是往这方面想，所以她很赞成杨师道派出人去试探之举。不然的话，连她也弄不清楚此女的身份和来意是什么？

罗廷玉缓缓收回投向店外的目光，凝视着手中的酒盅，对杨师道之言，不加表示，似是没有听见一般。杨师道大惑不解，心想罗廷玉莫非当真没有听明白？他目光一转，恰好见到端木芙美眸中，闪过了诧色。当即知道了她也和自己一般，测不透罗廷玉的奇怪态度。足足过了老大一会工夫，酒肆内之人，既无动静，门外的神秘女郎，也仍然保持着她的神秘性。

杨师道突然又道：“罗公子，咱们可以动身了吧？”

他换一个题目，乃是试探之意。但见罗廷玉凝视酒盅如故，既不动弹，也没有回答的迹象。

这时秦霜波忽然冷冷道：“师道兄，这一路上由我全权指挥，你们如有意见，可向我提出。”

此一变化，又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以吉祥大师而言，真个感到这局势如波谲云诡，变幻无穷。杨师道虽然一时还弄不清内幕，但罗廷玉之缄默似金人，秦霜波的接掌大权，都无疑与这神秘女郎有关。

现在最使众人大惑不解的是：就是这神秘女郎来意不善，可是罗廷玉凭什么怕她？难道是晓得武功不如她么？

杨师道高声道：“这是在下疏忽大意之罪，还望秦仙子原谅。”

他请罪之言，自然是指这全权指挥之事，话中暗示他一时大意，忘记了这个大权，已经交了给了秦霜波。他接着又问道：“秦仙子，咱们时间宝贵，似是不宜在此处耽搁。”

秦霜波点点头，道：“此言甚是。”

她虽然没有下令立刻起程，但却具有这等迫人的形势。酒肆门外的那个神秘女郎，也感觉到了。

她似是知道不能再默尔无声，当下说道：“罗廷玉公子，你何以装聋作哑，诈作看不见我？”

她的话声混浊不清，人人一听而知她已换了口音。但问题是她面貌身材尽皆在黑布笼罩之下，现在连口音也改变了，罗廷玉如何认出她是谁？假如他认得她的话，则两人之间的关系，大是耐人寻味。

秦霜波当然也想到这一点，假如她是普通的女孩子，一定妒意猛升，以致作出奇怪或不利于罗廷玉的决定。然而她乃是剑后身份，睿智天生，撇开感情的反应，冷静如常，一面细细观察对方，一面提高声音说道：“目下你们皆在我指挥之下，如不得我答允，不许向外人说话。”

这话表面上是禁止己方之人出言，事实上却是告诉那神秘女郎，要她向自己交涉，休想直接找上罗廷玉。

端木芙激赏地低声道：“了不起，果然是剑后风度，才思过人。”

杨师道望她一眼，低声道：“端木小姐，你可会猜出了此女来历？”

端木芙摇摇头，道：“她这般装扮，分明是不想别人认出了她，同时也一定有某种理由存在，使她深信不会被别人认出。”

杨师道点点头，道：“小姐之言，使在下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端木芙道：“杨先生好说了，其实咱们未解之处，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

杨师道闻言会意，晓得她是指罗廷玉突然托庇于秦霜波之举而言。换言之，就是罗廷玉畏惧此女这一点，她们都感到不解，而这一点正是整个迷雾疑团的核心。解得这一点，一切疑惑俱如向火之雪，霎时消融殆尽。那神秘女郎低哼一声，又用那混浊不清的声音说道：“秦仙子，这是我和罗公子一段私人瓜葛，只须费时片刻，便可解决。”

秦霜波正式望着她，跟她发生接触。她道：“姑娘得知贱姓，但你本人却深藏不露，殊失公平。何况我一向都是光明正大，从不藏头缩尾，因此之故，我对姑娘怀有很深的成见。”

那神秘女郎摆摆手，道：“我无意与仙子结交，只不知罗廷玉是不是定要托庇于姑娘的裙下？”

他的词锋犀利二极，假如罗廷玉再不开口，这话传出了江湖，定然变成流传很广的话柄。

当此之时，秦霜波虽然可以坚称罗廷玉不能向外人谈话，除非是她的准许。但此言简直是强辩，无人能信。杨师道等人，莫说无话可驳，就算有极坚强的理由，但这到也不能接口说出，须得先请秦霜波准许。若是这样一耽搁，谣言不翼而飞，定在数日之内，传遍了江湖。

罗廷玉心中暗暗一叹，决心挺身开口，虎目无意之间掠过了端木芙，但见她微微含笑，望住自己。他目光扫过这一瞬间，端木芙仿佛见到他向自己哀求帮助，芳心中无端的一软，但觉无法拒绝。然而这只是她自己的想法而已，罗廷玉事实上哪曾求她？

在这众籁俱寂之际，端木芙比罗廷玉快了一步，站起身子，高声说道：“这位姑娘之言，实在不通之至，因此之故，我以局外人的身份，说几句公平之言……”

秦霜波道：“端木小姐……”

叫了一声，心中兀自疑惑她这次开口，会不会是她布下的陷阱？然而时势迫人，她不得不立作决断。只听她接着说道：“你身为贵宾，自是享有不受我约束之权，有何高见，便请说出，我们都在此洗耳恭聆。”

端木芙道：“秦仙子好说了，小妹只是认为门外那位姑娘，故意装出很神秘的样子，究其用心，不过是故意着诬陷罗公子而已。”

她停歇一下，又道：“她此举可使秦仙子或任何女子，都以为罗公子与她有何暧昧，因而生出了误会！但以我看来，她此举适足自露马脚，她定是中年以上的妇人，假如以本来面目出现，人人一望而知不能与罗公子匹配，便不会往她暗示方面去想。”

她转眼向门外的神秘女郎望去，冷冷道：“你可敢取下面幕，一验吾言么？”

杨师道几乎笑了出声，但同时也充满了敬佩之情。他深知端木芙此举，正是攻向对方弱点，假如她不是有某种理由而见不得人的话，她何须作此装束？正因如此，端木芙方敢信口说她是个中年妇人，又暗示她相貌甚丑，却不必担心她会拿下面幕以否认。

罗廷玉感激地望了端木芙一眼，心想：“她本是聪慧无比之人，难道竟不知这是严无畏派来的么？如若知道，她又何以助我？”

酒肆外那个神秘女郎眼睛连眨，接口道：“罗廷玉，别人的话我只作听不见，你心中一定明白，我此来要向你取回一件物事。你究竟还我不还？抑是存心吞没？”

秦霜波心中一笑，暗念她这话虽是锋利异常，但却让我抓住藉口了，当下站了起身，冷冷道：“姑娘如若只作听不见别人之言，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现下有几句话，你爱听不听，悉听尊便。”

她故意顿挫片刻，这才又道：“你到此扰闹纠缠，行踪神秘，断断不是正派之人。我限你立刻离开，除非你自信能在我剑下逃得一命。”

话声方歇，顿时寒气弥漫，直扑门外那神秘女郎。这一股凌厉剑气，非同小可。

那神秘女郎登时感到其中的森森杀机，晓得她并非恐吓之言，假如容得她掣剑出手，当真是死生立判之时。她大概自问不能抵挡秦霜波这一击之威，当即催马前驰。当她驰出七八丈远，仍然感到那一股剑气，衔尾迫来，整个背脊都泛起寒意。因此，她不敢停顿，催马疾驰而去。

秦霜波的精神一直贯注在那女郎身上，直到她已远去，这才恢复如常，四顾一眼，缓缓落座，当地发出剑气之时，全肆似是突然被严寒所笼罩。许多食客，都冻得索索发抖，并且不由自主地觉得害怕。此一现象，直到秦霜波坐下，方始消失。是以再笨之人，也体会得出这是秦霜波所造成的现象，罗廷玉向她点点头，低声道谢。

端木芙向杨师道道：“杨先生，以你看来，秦仙子可知此事的隐情么？”

杨师道微笑道：“秦仙子想必晓得，如若不然，岂能及时应付？”

端木芙道：“假如你这话乃是出自真心，我倒要跟你打个赌，我说秦仙子根本全不知情！既不知那位姑娘索取何物，亦不知她是谁。”

杨师道沉吟一下，道：“只不知小姐可会知道？”

端木芙摇摇头，美眸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秦霜波向众人招呼一声，率先离座走出。罗廷玉迅即跟上去，出得店外，四顾已不见那神秘的黑衣女郎踪迹。

罗廷玉低声道：“霜波，谢谢你了。”

秦霜波瞅他一眼，道：“谢倒不必，但你竟然不打算把内情告诉我么？”

罗廷玉摇摇头道：“我另有隐衷，暂时不便告你，望你别见怪生气。”

秦霜波道：“生气一定不会，但见怪难免，因为你居然不把这事告诉我，好像连我也不信任一般。”

罗廷玉苦笑一下，道：“并非不信任，而是立了誓言，不许告诉旁人。”

秦霜波更加感到奇怪，问道：“然则这个女子年青的呢？抑是年纪很大？”

罗廷玉道：“年纪很轻。”

秦霜波道：“长得可漂亮？”

罗廷玉道：“可以说是漂亮。”

秦霜波道：“这就无怪不可告人了！原来与一个年青貌美的姑娘有关，可是我决不会呷醋，你放心好了。”

罗廷玉苦笑一下，摇着头叹口气，道：“以你的胸襟气度，实是不该讲这种话。”

秦霜波道：“我难道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么？”

罗廷玉为之一怔，瞠目而视，心想：“是啊！她这话问得好，我似乎已不拿她当作有血有肉之人看待，而是当她是神，但事实她当然不是神……”

此念掠过脑际，顿时泛起了无限怜惜，柔声道：“对不起，我有时太疏忽了……”

秦霜波面色霁朗了不少，笑一笑，道：“我可不是故意迫你道歉，你万勿误会才好。”

寥寥两三句，已表达出心中的无限柔情。罗廷玉消受着这温柔滋味，胸中壮志顿时大见减弱。

众人行了一程，但见前面一片柳边，有许多匹长程健马，鞍鞭皆备，两个健壮的年轻人守在林边。待得众人走近，那两个青年人牵马迎上来，向罗廷玉行礼，随即把马匹分配与众人，以便骑用。

于是一行变成十五骑，策马疾驰，黄昏时已抵达徐州，这一干人马，在一家叫做同庆楼的酒家门前停下。其实恰是万家灯火之际，大街上的人熙攘往来，十分热闹。但这一群人马实在太惹眼了，许多人部伫足观看。

罗廷玉领头直上二楼，但见上面空荡荡的，全然无人。大家都可以很舒服地散坐各处。端木芙冷眼旁观，只见那潘大钧等八人，分别踞坐在前后近窗以及楼梯口等位置，个个精神奕奕注意外面的动静。

当下暗暗佩服，忖道：“这些人个个武功高强，齐心协力，实在是极为强大难当的一股力量，严老庄主虽是一代枭雄，但这一回恐怕也看走了眼……”

她的目光转向陪她同桌的杨师道，但见他神态冷峻，宽广的前额，长长的眉毛，以及明朗的眼神，在在显示出他过人的智慧。

她又想道：“这楼上之地，早已被杨师道命人包下，无怪如此清静。由此可见得此人思虑周详，手段细密，独尊山庄如果想对付他们，除了明攻之

法，别无他途，这人真是厉害不过……”

伙计已迅速送上酒菜，宗旋那边与罗秦二人有说有笑，颇不寂寞。端木芙瞟那杨师道一眼，道：“杨生先，你的布置实是周密之极，只不知可还有破隙没有？”

杨师道体会她这话，似是没有别的意思，当下道：“在下已尽其所能，使贵庄无法偷袭，实是想不出这等布置之中，有何破绽？”

端木芙道：“你在下面的布置可有百人以上的实力么？如若没有，纵然多方设法，只怕于事实上没有什么益处。”

杨师道微微一笑，道：“既蒙小姐下问，在下自然须纵实奉告。在底下布防的人马，超过两百人以上的实力，因此在下不怕贵庄明攻，只怕暗袭。”

端木芙摇摇头，道：“贵城以前虽是天下武林重镇，历时甚久，根本十分深厚，但这次罗公子复出，并无足够时间召集得力旧部，因此之故，你们最多也只有二百余人，然则楼下如何能有二百人布防之多？”

杨师道道：“既然小姐也认为我们有二百余人，则楼下有二百人以上，何足为奇？”

端木芙一笑，道：“断无此理，你一路上布置得如此严密，动用的人力，少说也超过百人，何况这儿不是终站，定然尚有不少人派在前面的路上。因此之故，以我的判断，你这儿能有个二三十人调遣，已经很不错了。”

杨师道道：“假如只有这么少的人，一旦贵庄大举来犯，以严无畏的势力，可以调集二三千之众，则我们岂不是只有力战而死的份儿？”

端木芙道：“看你很笃定的样子，却又可信真有二百以上的实力，足见杨先生才具不凡，能人之所不能，无怪罗公子如此倚重了。”

杨师道道：“小姐过奖之言，在下愧不敢当，假如不是小姐赐救，在下早就遭了毒手，由此可知在下比起了小姐，实是不可比拟。”

端木芙道：“只不知严老庄主能不能算计得出你所布置的实力？我确实不愿意此刻就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杨师道趁机探询道：“以小姐的人品才慧，何以要帮助严无畏呢？在下百思不得其解，假如小姐肯指点迷津，在下感激不尽。”

端木芙道：“我自有难言之隐，暂时还不能奉告。”

楼下挤满了客人，哗笑闹酒之声，透过楼板传上来，使得这楼上也仿佛很热闹。这时忽然传来一阵琵琶声，接着有人走上楼来。靠近楼梯口的两人是谢辉和陈遂，乃是罗廷玉所训练的部属中，被称为七大高手之二。他们不但武功高强，兼且机警过人，极有头脑。因此他们不做声，杨师道也就一点都不加注意。

这时一共上来了两个人，前面的一个十三四岁的秀丽女孩子，却拖着一个抱着琵琶的盲妇。她们走到中间，那盲妇身子靠着一只方桌，站在罗廷玉身边，开始拨动琵琶，那铮琮之声，如珠走玉盘，流畅悦耳。

大家都侧耳而听，杨师道忽然说道：“喂！你们到楼下卖唱，这儿有点事情……”

此言一出，连端木芙也怪这杨师道心肠太硬，人家一对母女流露江湖，鬻艺卖唱以糊口，无论如何，也得让她们唱上一段，才叫她们走不迟。

但别人都没有做声，罗廷玉摆手道：“其实也不要紧，就让她们唱吧！”

那盲妇听得此言，才停下的琵琶又继续弹奏，杨师道高声道：“慢着，你们会唱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转眼迅速地扫视过端木芙和秦霜波面上，只见她们都没有疑惑之色，心想：“我莫非判断错误了？但这分明是我们唯一的破绽，那就是严无畏利用我们的侠义心肠，让这两女得以进入我们的腹地……”

方在想时，那盲妇已道：“我什么都不会唱，罗公子，请把我托你保管之物交回。”

端木芙顿时目瞪口呆，方知杨师道刚才的冷酷表现敢情是已感到不妥，要知她一则毫不介意有人渗入之事，所以粗疏大意。二则她又把心思只用在考虑这盲妇和少女会不会对杨师道不利？是以遗漏了她们对付罗廷玉的可能性。

那盲妇已接着道：“这一回罗公子已证明有发号施令之权，但愿秦仙子不要恃强包揽，天下之事，不外一个理字，是也不是？”

假如秦霜波的身份不是剑后，自然可以不管对方这一套。而罗廷玉身为翠华城少城主，负天下之重望，更是不可留下一点话柄。因此之故，秦霜波不能胡来乱干，罗廷玉不能推诿退缩，乃是必然之理。

当然假如不是具备这种因素，对方岂敢这般大胆，轻身闯入虎穴？莫说此地高手如云，即使只有秦霜波一个人，也不难一举搏杀了这个盲妇。

现在那个盲妇双目已睁，与常人无殊，但话声仍然十分含混，使人无法听得出她原来的口音。端木芙虽是看得见这盲妇大半边面庞，但因为分明曾得巧手之人化装过，轮廓全变，难以辨认。只有那一对眸子，黑白分明，即是没有法子改变得的，她迅速的寻思道：“此女外貌既改，谅罗公子也识不得她，如此必是她一提讨回物件之言，罗公子就能晓得她是谁。”

这是第一个结论，她接着推究下去，想道：“既然罗公子已知她是谁，则她就算不想让人家得见真面目，亦无须继续改变口音。因为从口音认人，终究是极为困难之事！由此可知她改变口音之举，决非提防日后被人识出，而是恐怕目下有别人认出了她。”

这是第二个结论，根据第二个结论，她继续推测下去：“假如此女怕的是秦仙子，或者是罗公子手下之人，认出她是谁，她难道不会考虑到罗公子自己也会透露这一点么？由此可以相信她是怕被我认出，只有我是与罗公子站在敌对地位，故而罗公子不会把内幕透露给我知道。对了，她一定是要瞒过我，可知她如是以本来面目出现，或者用她本来的口音，一定会被我认出……”

她推想的内容虽多，但只不过是瞬息间事而已。由于此一结论，她已恍然大悟此女必是因素还之物，不想被自己所知，才会这么鬼崇神秘！因此，她第一步必须先阻止她索回那件物事，第二步才谈得到如何刺探此一秘密。

罗廷玉目光掠过秦霜波，只见她泛起了爱莫能助的苦笑。他本是大丈夫胸襟，事到临头，也就处之泰然，不把得失成败放在心上，迅即挺身站了起来。

端木芙格格一笑，道：“阿伯，有烦你出手，擒下此女。”

崔阿伯响亮地应一声，猛一纵身，凌空飞去。人未到，手中九曲拐已发出一大片凌厉劲风，疾卷那盲妇。

他的拐势向以阳刚为主，随便出手，也威猛之极。若然碰上一下，纵然护身功夫极为高明，也很难禁受。那盲妇琵琶一扬，“当”的一声，磕开了敌拐，她的人已借势跃开丈许，恰好落在窗边。

崔阿伯厉声道：“敢情真有两手，再接老夫一拐瞧瞧……”

话声中直追上去，抡拐横扫。这一拐风声震耳，比之第一招又威猛凌厉得多了。要知他第一拐出手之时，只是试探性质，不料对方怀中的琵琶，竟是钢铁之质，而且身手高妙，非比寻常。因此崔阿伯方敢使出全力的一击。

他这一拐扫出，那盲妇想是自知无法硬接，猛一拧身飞跃，穿窗而去。那个小女孩子十分滑溜精灵，趁这时机，闪下楼梯。其时守在楼梯边的谢辉、陈遂都不如理会，反而是吉祥大师和支林僧挺身而出，打算拦阻这个小女孩，谁知端木芙竟摇摇手，制止他们的动作。

她自己袅袅走到窗边，向街上望会，但见那盲妇站在街道中心，许多人眼见她从空中飞落，无不惊诧注视，但她却毫不理会，一径仰头上望。

端木芙与她的目光相触，笑着高声说道：“你到底是谁？如若妄想瞒过天下之人眼目以行事，包管你徒劳无功，枉费心机。”

那盲妇一跺脚，扭头就走。端木芙回到自己的桌上，继续饮食，神色自如，似是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罗廷玉向端木芙道谢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杨师道暗自想一会儿，才低声问端木芙道：“端木小姐，这个神秘女人所作所为，对你有利无害。假如在下是你的话，决计不肯出手打扰她。”

端木芙道：“你是你，我是我，自然有不同的反应。”

杨师道沉吟片刻，才道：“小姐这话有理，在下忽然想到，以小姐的才华与为人，何必与独尊山庄混在一起？假如你有借重独尊山庄之处，只要敝城重建成功，亦有这等力量可供小姐运用……”

端木芙道：“杨先生想说服我脱离独尊山庄，投到你们这一边来，是也不是？”

杨师道道：“不敢相瞒小姐，在下实有此心。”

端木芙道：“只知道这是你的意思？抑是罗公子的意思？”

杨师道道：“只要小姐有得商量，这等大事，自然得由敝上亲自与小姐恳谈。”

他签得非常巧妙、从字面上，根本没有回答出这是谁的意见的问题。端木芙道：“这件事日后再谈，我疲倦得很，你已准备好歇息的地方没有？”

杨师道忙道：“当然有啦！就在城外七八里一个村庄，名叫侧塘。”

端木芙道：“哦！不是在城里，而是在田野间的村庄，这是什么缘故？敢真是你们很有把握可以对付独尊山庄的围攻，才选择了那等平旷之地？”

杨师道道：“小姐想想看，独尊山庄单是霜衣队以及五大帮派之人，数目就可比敝城多上几倍，如若他们全力围攻，纵然是由小姐来指挥拒敌，也生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

端木芙道：“那么你是锦囊中另有妙计了？但我不妨警告你，假如老庄主认为情势危迫，再也不能任令你们坐大的话，他可能毫不顾忌，率众来攻的。”

杨师道笑道：“别的人他当然不用顾忌，但你身份不同，在我们军之中，有举足轻重之势，所以在下敢信独尊山庄一定不敢轻率行事。”

端木芙道：“我已经警告过你，信不信便在你了。”

罗廷玉三人已起身过来，请端木芙起程前往歇宿。他们落得楼下，一辆马车驶过来，端木芙和秦霜波一同登车，自然少不了崔阿伯。驾车之人，竟是独尊山庄霜衣两大高手之一的奚午南，此外，尚有青霞羽士，推山手关彤，癡僧晏明以及一个侍婢，便是那聪黠伶俐的紫玉。这些人都算是秦霜波的人，

换句话说，秦霜波已不复是独来独往之身，而是已结集了一股力量。

一行十余骑，簇拥着这辆马车，驰出了城外。不数里，便转入另一条岔道，这条岔道甚是平坦广阔，长达六七里，一直抵达一个很大的庄院。院内火炬处处，不少健壮剽悍的年轻人，都配带兵刃，出现于庄内宽大广场上。这一队车马，一直抵达大厅门口，方始停了下来。

端木芙下车之后，站在台阶上，好像有所发现地四面眺望，竟不立刻入厅。罗廷玉等人都陪着她，看她有何动静。

端木芙道：“我远远望见此地灯火甚多，可知这庄内很多屋宇之内，都点上了灯烛，这等情形，落在别人眼中，定必认定是疑兵之计。”

罗廷玉道：“何以见得呢？”

端木芙道：“公子与独尊山庄势分明暗，你们既在明处，纵是实力强大，也必将极力隐藏起一部份。但眼下满庄灯火通明，不是疑兵之计，又是什么？”

宗旋大感兴趣，道：“小姐却说这只是别人的猜测，可知你一定不是这等想法了？那么你可是认为罗兄并没有隐藏实力，亦非疑兵之计么？”

她只听了一下，便微微含笑，向屋内走去。众人一同入内，都察觉她这种神情，但谁也不明其故。大厅内灯烛辉煌，几个壮健少年端茶上来，端木芙落坐在一张靠背椅中，以娇惫无力的姿态坐着。崔阿伯关心地问道：“小姐，你一定很疲倦了？”

端木芙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我正在想，我们使个什么法子，通知老庄主一声叫他不要中计来攻。”

崔阿伯哼了一声，道：“假如他们敢挥军来犯的话，老奴第一个与他拼命。”

端木芙讶道：“这却是因何缘故？”

崔阿伯道：“小姐你现下身在此地，他们竟不顾及你的安危而加以攻击，可知全然不把小姐你的安危放在心上，老奴岂肯放过了他们？”端木芙道：“但老庄主深信罗公子乃是当世的英雄，决计不会出手对付我，又认为罗公子因有人质在手，一定疏于防备，这等良机，岂能轻易放过？”

崔阿伯道：“难道这等理由就可以宽恕他们不成？”

端木芙道：“你放一百个心好了，假如老庄主率众来犯，势必闹个灰头土脸，铩羽而归，总轮不到你出手。”

杨师道插口道：“端木小姐未免把敝城估计得太高了。”

端木芙道：“在我面前，你们休想装模作样。我先前一直猜测不出你们的实力，直到刚才入屋之时，始行得知……”

宗旋道：“端木小姐刚才聆听了一下，敢情就是那时弄明白了罗兄的实力么？”

端木芙道：“正是如此。”

宗旋道：“你别说笑了，刚才除了风声之外，别无其他声响。兄弟纵然才智有所不及于你，但这听觉上，总不会比小姐为差。”

端木芙道：“我如果不说出来，你们一定以为我是胡言乱语。”

崔阿伯插嘴道：“假如小姐当真是听到了某种声响，何必说出来呢？”

端木芙道：“不妨事，我说出来他们也学不去这一门学问。”

杨师道道：“莫非小姐从风声，便听出了消息？”

端木芙道：“你也许难以置信，但事实正是如此。”

宗旋道：“端木小姐这话玄之又玄，实是使人不敢相信。”

端木芙道：“在太乙神术之中，有一种‘观风察将’之术，刚才那一阵风声，我听在耳中，登时晓得了主将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因此之故，便不难猜出是谁了。”

罗廷玉也不禁生出好奇之心，问道：“端木小姐心中所猜之人，能不能说出来听听？”

端木芙道：“经上说：风势如奔马，巽巽然者，谓之征风，其将必勇猛而难与之争锋。我知道了这一点，遍想天下高手，登时晓得是谁了，这话可有点道理么？”

罗廷玉不漏一点口风，淡淡道：“到底是谁呢？”

端木芙道：“除了西域疏勒国师之外，尚有何人？”

罗廷玉初时不动声色，凝视端木芙片刻，才道：“端木小姐果然有盖世之智，在下深感佩服。”

端木芙笑过：“罗公子过奖了，其实这也不难猜到，试想除了西域这一路人马，加上你翠华城的力量，孰能与独尊山庄争锋？所以假如我真的是才智绝世的话，早就该猜出来了。”

众人听了她的分析，觉得果然有理。不过大家也知道这只是有人点破之后，才觉着很合理。如是全无线索，凭空猜测，如何能猜得到西域这一路人马上面去？

端木芙又道：“以奴家管见，那疏勒国师应该在附近窥听。如若我猜得不错，疏勒国师何不干脆出来见面？”

话声方歇，侧门处一人跨了进来，口中发出响亮的笑声。众人转眼望去，只见来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头上缠着布帛。装束虽是古怪，却凛凛生威，一望而知不是凡俗之士。人人都认得此人正是疏勒国师，假如中原方面，不是有罗廷玉挡住他，恐怕已被他席卷了天下。

疏勒国师走过来，坐在端木小姐对面，道：“中原武林人才辈出，论武功有罗公子，论智谋有端木小姐，本国师至此真是深悔孟浪，竟作此万里之行。”

他的汉语不但流利准确，同时措词文雅，宛如饱读诗书，这就使人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生出肃然起敬之心。

端木芙道：“国师如此谦怀，适足显示高明。”

她的目光转到罗廷玉面上，注视了半晌，才又道：“罗公子得此一支雄厚无伦的力量相助，自然已相信可以抵挡独尊山庄而有余了，对也不对？”

罗廷玉微微一笑，道：“端木小姐这一问，似是含有深意。”

端木芙接口道：“当然含有深意啦！例如我若是指出疏勒国师这一路人马，并不可靠的话，这个形势立时可以大变特变，你说是也不是？”

罗廷玉听了这话，神情虽未变，但杨师道却不禁露出犹疑之色，双眉紧皱，用心寻思。

他当初并非没有考虑到疏勒国师倒戈的可能性。但经过详尽的设想之后，短期间年，应无这等事情发生，可是端木芙这话岂有轻发之理？所以他心头一凛，忙又用心寻思。

罗廷玉缓缓道：“不错，假如疏勒国师帮助独尊山庄，在下自是难以力敌。”

端木芙道：“这样说来，疏勒国师竟然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力量，这等形

势真是可怕得很，他只要一念转移，就有一方惨遭灭亡的命运了。”

疏勒国师道：“端木小姐不厌其详地告诉我目前的地位和情势，用心使人殊为不解。”

端木芙道：“我只是实告罗公子，不可过于倚赖你这一股力量而已，别无他意。”

突然间一个少年奔了入来，走到杨师道身边，低低说了几句话。杨师道点点头，那少年迅即退下。但旋即又有另一个少年进来，也是在杨师道耳边报告，然后退下。如此一连三人先后进来报告，大厅中的空气顿时呈现紧张。

端木芙淡淡道：“照这等情形看来，独尊山庄竟是分兵三路，有进袭此地之意了？”

杨师道还未开口，崔阿伯已愤然道：“好！那个老匹夫居然胆敢如此。小姐，咱们从此脱离独尊山庄。”

端木芙道：“这也未尝不可，但我们人孤势单，定须依附某一股力量不可，不然的话，凭我们两个人，不须多久，就被独尊山庄杀死了。”

崔阿伯道：“咱们投入翠华城这一边，看那老匹夫如何是好？”

罗廷玉道：“假如端木小姐肯脱离独尊山庄，在下欢迎之至。”

端木芙道：“我如若能投靠你的话，何须等到今日？”

杨师道讶道：“敝城理应比独尊山庄更适合小姐才对，如何反而行不通呢？”

端木芙道：“这内情暂时未便奉告，我目下已不必投靠你翠华城或独尊山庄，大可网罗了西域这一股力量，自成一派，国师意下如何？”

她此言一出，罗廷玉也不由得一震。心想：她若是网罗去疏勒国师这一帮西域高手，果然是足以与独尊山庄和翠华城鼎足分立的一股力量。疏勒国师仰天大笑，道：“小姐别找本座的开心，你有何理由要自立一派？”

端木芙道：“我当然有莫大的理由，但这内情告诉你虽不妨，却不便在此公开说出，这一点国师务须原谅。”

疏勒国师道：“这倒是很有趣的事情，你不代严无畏找我，却是打算自成一派，这等雄心壮志，本座深感敬佩。不过，本座还不敢轻率答应。因为本座虽然胆敢万里长征，向中原英雄挑战，但那是堂堂之阵，正正之师，不虞中原英雄会背地施展暗箭。如若变成助你争逐中原名位权势，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端木芙淡淡道：“我只不过顺口一提而已，国师既然有这许多顾虑，那么我就收回刚才的话。”

她们是有意结束这个话题，疏勒国师那么枭雄多智的人物，却反而被她撩拨得心痒痒的，兀自寻思此事。突然间又有两个雄健少年奔入来，在杨师道耳边低语数言。

端木芙站起身子，向罗廷玉说道：“贵城定必已设好观战之地，现在该是前往的时候了。”

杨师道道：“端木小姐洞烛一切，在下实是自叹弗如，请往这边走吧！”

端木芙向疏勒国师道：“国师如果有意三分天下，那就记住不可全力击溃独尊山庄。如若不然，你这一股力量，面对的就是整个中原武林了。”

秦霜波突然说道：“端木芙，我本来很敬重你，但如今看了你的所作所为，便不禁怀疑我以前的看法了。”

端木芙向她投以一瞥，道：“是么？但秦仙子你请记着一点，你是普陀

山潮音阁的传人，一出道就具有‘剑后’身份，在武林中，地位超然崇高。可能不大明白世间一些须得挣扎求存之人的处境，尤其是一个弱女子如小妹，请你记住这一点。”

她举步走去，崔阿伯是一定跟着她的，此时又多了吉祥大师师徒二人，随着一个雄健少年，走向后面。不久，她已置身在一座刚刚搭好的木台上，这座木台高达三丈以上，不但全庄的屋宇，俱在眼底。并且能看清庄外平旷的田野。假如是在白天的话，一定可以把附近数里之地的情形，尽收眼底。只见东西北三方，都有火炬移动，独尊山庄动员来袭之人，每一面都超过两百人以上。这是武林中罕见的场面，错非独尊山庄这等号令天下的黑道霸主，如何能在短短时间之内，调遣如许多的人手？

端木芙瞧了一会儿，轻轻叹息一声。崔阿伯道：“小姐，以你看来，这一战结果如何？”

端木芙道：“罗公子这一方人手虽然比独尊山庄少几倍，但实力却一点也不弱于独尊山庄，因此之故，这一仗须得看双方战略及种种手法，方能分出高下。”

崔阿伯道：“咱们居高临下，观看这一场厮杀，倒也有趣。”

端木芙点点头，目光四掠，扫过吉祥大师师徒之时，只见他们都很平静地向四周观望，有如是置身事外之人。

她双眉一皱，忖道：“假如他们是独山庄的得力高手，面临这等局势，岂能这般的沉静自若？因此，这对师徒的来历，实在不能教人无疑。”

她立刻想出了相试之计，说道：“阿伯，你可知道，以严老庄主和杨师道两人的才智，在行军布阵方面，都不相上下，可说是旗鼓相当，棋逢对手。因此，他们双方有一方得我之助，就稳可取胜。”

崔阿伯道：“以小姐之能，老奴全不怀疑这话。”

端木芙道：“但我却不能不担心了，因为双方鏖战起来，如果招持不下，我势必被迫作一选择，决计无法再袖手旁观。”

崔阿伯很认真的道：“那么小姐打算帮哪一方？”

他询问之时，也感到有危险存在，是以横杖作势，护住端木芙。万一她说要帮助翠华城，则吉祥大师师徒二人，突然出手攻击，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他接着又道：“小姐也该表明态度才是，似你这样子一忽儿向东，一忽儿向西，又要自立一派，弄得老奴头昏脑涨，摸不清你的立场，这等情况最是危险，因为老奴不晓得应该防范什么人才好。”

端木芙道：“我倒没有替你设想及这一点，难怪你感到无所适从。”

但她仍然未说出态度立场，却转眼向吉祥大师望去。但见这个白晰俊秀的僧人，并无反应。

她道：“吉祥大师。”

吉祥收回眼光，转面看她，应道：“贫僧在此。”

端木芙道：“你如若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就是得道高僧，只不知你是前者抑是后者？”

吉祥大师道：“小姐这话贫僧听不懂，贫僧一个出家之人，如何会是大奸大恶之徒？”

端木芙道：“你身处这等情势境地中，居然不露一点声色，教人无从捉摸你深心之意，具有这等本事，除非是大奸大恶之人，要不，就必是当真得道的高僧了。”

吉祥大师道：“贫僧基本上不晓得应该表示什么。”

端木芙冷冷瞅住他，道：“难得你一心一意只为了罗廷玉十招之约，才到此地来的么？”

吉林祥大师道：“小姐以为应该另有别的意思么？”

端木芙探来探去，但觉这个和尚似假非假，又不能深信是真的如此，不觉沉吟一下，想：“这和尚竟是如此辣手人物，倒是我始料所不及，他的一切，都生像是一个难以解答的迷。”

她想了一会儿，突然间大有会悟，想道：“是了，那个神秘的女郎，冒险追蹑罗廷玉，用意必是在帮吉祥大师，她乃是向罗廷玉索回一物，罗廷玉却设法拖赖，这等情形，显然罗廷玉拿了她这件物事，可以对付吉祥大师。”

她退开几步，身子倚靠着栏杆，清冷的夜风，不停的吹拂着。虽然使她云发飘扬，却使她灵智更为空澄清澈。她继续想道：“罗廷玉不是骄矜自夸之人，然而他却扬言十招之内，可以击败吉祥大师。以我尽窥天下各家派武学秘技之人，也弄不清楚这吉祥大师的武功源流和招数手法，他如何有这等把握呢？”

这儿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不过端木芙已有了答案，所以不慌不忙的注下寻思：“自然这是因为罗廷玉得到了这种剑法的秘籍，秦仙子说过这是‘魅剑’，与魔刀并称双绝，而我相信这一卷魅剑秘籍，便是那神秘女郎托付罗廷玉保管的。”

她想到这里，先让脑筋休息一下，这才继续忖道：“这吉祥大师出现得十分奇怪，我记得当雷世雄命他必要时可与秦仙子决战之时，那五大帮派首脑，无不大为震动。可见得连他们也不知吉祥大师具有如此实力。既然吉祥大师是严无畏的秘密武器，则他自然不肯让罗廷玉击败他，换言之，也就是他不肯让罗廷玉研阅那本秘籍，所以派那神秘女郎冒险追讨。”

直到现在为止，她已得到不少有用的结论，例如罗廷玉手中持有魅剑秘籍，那神秘女郎是严无畏派来的等等。但使她无法推论下去的，却有一点，那就是这本秘籍何以会托存在罗廷玉手中？这是极为矛盾之处，因为罗廷玉如若已经看过，现在才讨回去有何用处？假如罗廷玉看不懂，则又何须急急讨回？

此时东西北三面的火炬已渐渐迫近，突然间从东面响起一阵鼓声，节奏分明，撼人心弦。吉祥大师等人都情不自禁的转眼望去，端木芙却不必瞧看，已知形势如何。原来她从那阵鼓声中，听出杀伐之声强而不厉，以此得知独尊山庄尚未下令进攻。

崔阿伯突然道：“独尊山庄出动人手甚多，声势浩大，看来翠华城以及西域这两股力量，也未必能逃得过这一场大劫了。”要知西域疏勒国师此次东来，率了八十余名高手，打算压倒中原武林，称雄宇内。既是怀有如此大志，如何至于抵敌不住独尊山庄这一派之力？

原来这上阵交锋，在乱军之中肉搏撕拼，可不比放对独斗，印证武功，因此疏勒国师可以向中原天下英雄挑战，但如若中原方面，结集多人，以兵法部勒，围攻他们，自然可以凭仗人多势众，把西域这一小股人马尽数歼灭。以西域这近百高手的实力，自是强劲绝伦，如若想歼灭他们，中原方面势必付出极惨重的代价。

以此之故，任何家派都很难有这等实力，就算以少林寺人手之多，亦须顾及后果而不敢这么做。说到诸派联合之举，则是说时容易做时却难之事。

说来说去，放眼天下，恐怕唯有独尊山庄，能够以雄霸天下黑道的威势，集结如此众多的武林人物，做成如此浩大的声势。

端木芙听了崔阿伯的话，淡淡笑道：“你的眼力诚然有独到之处，不错，今晚的形势，看来独尊山庄筹划已久，假如独尊山庄在这一战之中，能把翠华城以及西域这股力量消灭，从今而后，将可永远独霸天下，再无有可以抗手之人了。”

崔阿伯道：“独尊山庄这一役，须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只怕纵是得胜，也自元气大伤，焉能谈得到永远雄霸天下？”

端木芙道：“这一点你有所不知，在目前来说，独尊山庄不但外患强大，内忧亦复不少。这是因为组成独尊山庄的五大帮派，原本皆是那几个首脑人物创立的。换言之，这五股力量，独尊山庄还未能完全直接控制。一旦有人能使五大帮派脱离独尊山庄，后果如何，不问可知了。”

崔阿伯道：“小姐这话虽有道理，但一则五大帮派叛离独尊山庄之举，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二则这等内忧，与今晚之战有何关系？”

端木芙道：“问得好。”

转眼向吉祥大师道：“你也想听听我的分析么？”

吉祥大师道：“贫僧乃是出家之人，这等江湖上帮派之争，全然牵扯不上。小姐若是在这儿说出，贫僧断无捂住耳朵不听之理。如果小姐不讲，贫僧亦无失望之感。”

端木芙心道：“好狡猾好厉害的角色，让我设计试上一试，便知真伪了。”

当下说道：“关于阿伯你所说的第一点，那便是五大帮派有没有叛离独尊山庄的可能？我敢肯定的说，定必有这等可能。只因目下翠华城出了罗廷玉这个绝代高手，有刀君之称，击败了疏勒国师这件事，使他身价陡增，被誉为当今第一高手。以他的声威，已足可与严无畏相提并论。因此之故，假如罗廷玉使出一些手段计谋，这五大帮派，不难转变为观望态度，看看哪一方能够取胜。”

崔阿伯憬然大悟，道：“有理，有理。”

端木芙道：“关于第二点，你说独尊山庄的内忧，与今晚之战无关。但殊不知今晚之战，正是严无畏消除外患及内忧的好机会，乃是一举两得之事，”崔阿伯道：“老奴看不出你的理论，有何道理？”

吉祥大师也道：“小姐这话，果然使人大为不解。”

端木芙心中一笑，忖道：“他果然露出有兴趣的狐狸尾巴了。”

当下说道：“今晚之战，严无畏恐怕还设想到西域这一股力量在此，所以他的损失，将比预料之中惨重得多。但无论如何，只要能消灭了翠华城，则外患已除，同时五大帮派之人，也伤亡得差不多，此是消灭内忧之法，名为借刀杀人，从此以后，那五大帮派名存而实亡，独尊山庄重新组织，严无畏既可收如臂使指之效，复又不虞生变。”

她戛然住口，让他们细细寻思。崔阿伯忽然怒道：“既然如此，那么严无畏何必让小姐陷身于这个地方？他可是想借罗公子之手，把咱们杀死？”

端木芙道：“我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将施展一点手段，教独尊山庄在今晚的一战之中，遭遇惨败覆亡的命运。”

崔阿伯道：“这敢情好，那个老匹夫实在不够意思。”

端木芙道：“我不妨告诉你，我用的手段很简单而有效。你一定记得独尊山庄的霜衣队，以及一部份精选的五大帮派之人，都受过我的训练，是也

不是？”

崔阿伯道：“是呀，老奴如何会忘记呢？”

端木笑道：“这就是了，试想我如果命翠华城之人，依我之言，在适当地点发出种种命令，那都是我以前精心设计指挥方法。这一来，独尊山庄之人，以为是我在发号施令，定必如今行事。我再指点这一方之人，如何趁势攻击。嘿！嘿！独尊山庄的人手，就算多了一倍，也必败无疑。”

吉祥大师面色忽变，冷冷道：“端木小姐，你万万不可这么做。”

端木笑道：“为何不可？严无畏不顾我的生死，只管他自己的成败得失。我如果没有一点把握，岂敢孤身冒此大险，让翠华城有了生杀之权。”

吉祥大师道：“假如小姐要这样做，贫僧说不得只好出手阻止了。”

崔阿伯厉声道：“你敢？”

吉祥大师道：“贫僧为何不敢？崔老施主你武功虽然高强，又有奇功护体，但贫僧却有克制之法，如若不然，严老庄主也不会令派贫僧担负监视你们的任务了。”

崔阿伯冷笑道：“那么你就试试看。”

喝声中，“呼”的一拐扫去。这一拐势凶力猛，劲风呼啸，在这方圆不及两丈之地，闪跃不易，更显得这一拐的凌厉凶毒。

吉祥大师伸手入袍之内，迅即取出一条带状之物，迎风一晃，登时挺硬。原来是一柄软剑，平时围在腰间，纵是行家，也看不出来。但等到他取剑在手，敌拐已到，这时他除了架接之外，别无他法。然而以一柄薄薄的软剑，接架敌拐的话，非震裂虎口，软剑脱手不可，却见吉祥大师居然挥剑硬架，剑拐一触，拐势上进了半尺，竟无声无息，便停住不动。

崔阿伯但觉敌人之剑，阴柔坚韧，拐势虽猛，也磕不掉敌剑，心下大为骇异，方想抽拐变招，突然敌剑上一阵阴柔之力迫了过来，当下迫不得已，运聚内力相抗。

吉祥大师冷冷道：“老施主，以你一身武功，贫僧绝难在三五百招之内取胜，但目下咱们斗上了内力，贫僧只要命小徒过去，端木小姐性命难以保全，你想想看是也不是？”

崔阿伯厉声道：“是又怎么？”

他说完了这一句话，已大为吃力，差点抵挡不住敌人剑上那股内力。支林僧也从僧袍内，抽出一口软剑，迎风抖直，往侧横移数步，此时便可以从容绕过正在拼门内力中的两人，而对端木芙加以攻击。

支林僧冷冷道：“端木小姐，你如果妄想逃走，小僧剑招一发，将难及时收势而不得不杀死了你。”

端木笑道：“你们总算被我迫出本来面目，但严无畏也太不自量力了，竟然妄想造就出剑术大家，以便与剑后争一日之长短。”

吉祥大师道：“以前贫僧如若听了这等意见，一定十分不悦。但自从亲眼见过秦仙子的剑术造诣之后，可就不能不对她服气了。”

端木芙想道：“他毫不掩饰的说出这话，与情理不合。自古以来，文无第二，武无第二。若然不是上阵全力交锋过，焉知胜败？由此可知这吉祥大师之言，必是有诈。但一时之间，却无从猜测得出他用心何在？”

她发出轻松的笑声，道：“你们用不着弩张剑拔，我不下去帮助罗廷玉就是了。”

吉祥大师道：“假如小姐这话出自真心，自是贫僧所愿，岂敢无礼？”

他突然振臂一推，崔阿伯连退两步，剑拐就此分开。端木芙叫崔阿伯停手，于是这座高台上，恢复了和平。崔阿伯恨声道：“这两个秃驴沾了小姐的光，所以罗公子才不会向他们下手，哼！哼！早知如此，还不如先教他们杀了这两个秃驴。”

支林僧怒声道：“你口中最好干净一点。”

吉祥大师却摆手道：“不要紧，他就算破口大骂，难道还能把人骂死不成？只要他们不去帮助罗廷玉，咱们任务达到，也就够了。”

他说时声音柔和，毫无火气。端木芙想道：“此人天性柔韧，无怪能把魅剑练到这等火候。”

心念一转，接口说道：“你们放心，我不但不帮罗廷玉，甚至假如他今晚不曾被独尊山庄击垮的话，我还会帮助你们，使罗廷玉没有赢得你的机会。”

吉祥大师道：“小姐虽是才智绝世，但关于这件事，只怕也无能为力。”

崔阿伯火爆爆的道：“放屁！我家小姐说行就行，你们如若不信，我就劝她不要插手。”

吉祥大师道：“老施主火气别这么猛，你看贫僧等几时敢无礼得罪小姐？刚才之举，实是奉命行事，假如小姐不帮助罗廷玉，贫僧仍得听从你的命令呢！”端木芙沉默了片刻，才道：“大师你们师徒两人，当真是西湖灵隐寺中的僧侣么？”

吉祥大师道：“自然是当真的，贫僧何须瞒你？”

端木芙道：“那么大师凭什么介入这等江湖仇杀之事中？就算你和严无畏很有交情，也不一定要这样做啦？”

吉祥大师沉吟一下，才道：“这里面当然另有原因，但却未便奉告与小姐得知。”端木芙道：“好，我也不勉强你，不过今晚独尊山庄如若不能一举歼灭翠华城，你们将来休想回皈佛门，过那隐居修道的日子。”

这话大概是打动了吉祥大师之心，他不安地轻咳一声，才道：“以严老庄主的力量及手段，翠华城不过是垂死挣扎，未足为虑，今夜之战，定然有个决定性的结果。”

端木芙道：“那也未必，严无畏虽然是利用我们稳住敌人，乘机召集部属，全力来击。但他百密一疏，竟忘记了少林寺的广闻大师乃是当今三五个足以与他争雄逐胜之人。还有那武当派掌门程守缺真人，亦是经验丰富，心思缜密之人。”

吉祥大师道：“现下这两人皆在本庄掌握之中，如何还起得作用？”

端木芙道：“表面上似是起不了作用，但事实上他们非同小可，如果我料想得不错，这刻独尊山庄忽然攻势暂停，必与这两大门派有关。”

吉祥师徒转眼四望，鼓声仍然咚咚的直响，可是那三路迫近的大车，业已停顿不前，果然似是有了变故。端木芙道：“你们也看到了，独尊山庄早先的来势何等急骤威力，但如今已停顿下来。假如今晚之役因故取消，独尊山庄再想获得如此有利的机会，实是难之又难。不过，严无畏面临前后夹攻的情势时，可就不得不作保存实力的打算了。”

吉祥大师道：“贫僧听不懂何谓前后夹攻势？”

端木芙道：“事实上一点也不玄虚，假如少林寺已有二三百名武功精通的僧侣，加上武当一百几十个剑术高强的道人，组成一支精兵，这力量之强大，可以说不曾弱于翠华城或西域之人，这两股力量。要知这两大门派虽然

没有很多特别杰出的高手，但这数百之众，个个根基牢固，内力甚强，平均水准，不是别的帮派所可比拟。因此之故，如是结队混战肉搏，他们反倒是最为扎手难惹的力量。”

吉祥大师点点头，道：“小姐这话实是有理，无怪严老庄主对这一股力量，甚为顾忌了。”

崔阿伯突然插口道：“瞧！好像是在退却。”

话声未歇，已传来鸣金收兵之声。那遍布此院三方的七八百支火炬，很快就先后熄灭了。过后一阵，底下有人叫道：“端木小姐诸位，可以下来啦！”

这话声是杨师道所发，端木芙应了一声，却没有立刻举步动身，此时底下燃起了七八支火炬，闪耀的火光，把上面的木台也照亮了。

端木芙望住吉祥大师，露出沉思之状，缓缓道：“吉祥大师，你前此说过令徒支林乃是自小被你收在座下，这话可是真的？”

吉祥大师道：“他十六七岁时，便剃度出家，拜我为师，晁眼已是二十余载了。”

端木芙道：“若是如此，我们才可以信任他，你须得知道，严无畏平生擅长用间之术，像你这等人才，他倚畀甚殷，因此之故，他可能反而放心不下，而派人跟随着你，加以监视。”

吉祥大师道：“支林相随多年，忠心耿耿，这倒不必怀疑……”

其实他心中完全不是这样想法，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支休僧虽然是他的徒弟，但在他身边的时间不算多。这是因为他这些年来，一直潜心修习剑法，除了传艺与支林的时间之外，罕得与他接触。而传艺的时间每个月不过三五天而已。

他当然不会泄露心中所想之事，只听端木芙道：“我的看法，大师你的剑术实是高明不过，现在已可以在剑道中占一席位，开宗立派，那不过是迟早之事而已。”

吉祥大师道：“小姐过奖了，这开宗立派之举，岂是易事，贫僧向来不存这等奢望。”

端木芙道：“将来你有机会，不妨与严无畏谈一谈这件事，他一定乐于玉成。因为你如能立一派，对他的声望和势力，有增无减……”

她有意无意中，把话题转到严无畏身上。吉祥大师道：“听小姐这样分析，严老庄主果然不至于反对！不瞒你说，贫僧虽然罕得与严老庄主见面，但这些年来，我得他极力栽培，恩德难忘。”

端木芙接口道：“那么你们已认识了很多年啦？”

吉祥大师道：“是的，总有二十多年了。”

端木芙笑一笑，道：“我猜那时你的武功大概还很平常，对也不对？”

吉祥大师尚未回签，支林僧忽然插口道：“咱们也该下去了，此处风势很大，端木小姐小心着凉才好。”

端木芙点点头，当先下去。杨师道仍然在下面等候，等她站定，便道：“小姐没有立刻下来，延迟至今，一定大有所获了？”端木芙道：“杨先生未免太多疑了，我在上面多瞧一会儿，难道就能看出什么迹象？”

心中却暗暗佩服，想道：“此人才智超世，言必有中，果然是我的敌手。”

她回到大厅中，罗廷玉仍是全副武装，肩上斜插大刀，英姿俊发，正是任何少女梦想中的英雄一般。端木芙也不由得多看他两眼，此举使得厅中许多人都感到异样。宗旋和疏勒国师都是妒意，但程度大有分别。崔阿伯则是

担心，因为假如她爱上了这位轩昂俊逸的男子，而人家却毫无意思，可不是一出悲剧么？此外，吉祥大师以及秦霜波等，都心情异样，各有所感。

罗廷玉向她说道：“据我所知，少林寺三百僧侣，以及武当近百位剑士，组成大军，在十里左右，威胁了独尊山庄的后背。严无畏想是感到腹背受敌，情势不妙，是以下令撤退。”

崔阿伯傲然插口道：“我家小姐适才在上面观看之时，还未待独尊山庄撤退之前，已指出这个可能性了。”

罗廷玉道：“端木小姐洞烛一切，在下十分佩服。只不知少林武当这两大门派，如何能使人毫无所觉，派遣出如此浩大的人手？”

端木笑道：“我相信是当淮阴韩家发出密函之时，这两大门派便已动员人手，分批下山。其时全国武林都相当骚乱，道路上全是武林人物来往。因此之故，这两派人马才能使独尊山庄全无所觉的到了江北地面。”

人人都点头称是，端木小姐道：“假如严老庄主全心意要我帮助他，我就会指出软禁武当少林两派的首脑人物，实在是不智之举。但他既然利用我们来稳住你，以便部署攻势，我也就不说出来，让他吃一个亏。”

众人都讶异地望着她，因为她这活已透露出她实在并非一定要帮助独尊山庄不可。

第二十六章 鼎足三分若金汤

推手关彤拱手道：“敢问小姐，武当掌门程真人和敝派的广闻大师，会不会有危险？”

大厅内寂然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端木芙身上。她却毫不迟疑，立刻应声说道：“关老师不要多虑，换作你我，也必定要利用这两人的身份地位，迫那两派从此退出这一场武林恩怨。谁也不愿替敌人增强实力，对也不对？”

推手关彤心诚悦服，道谢过她的指教。端木芙站起身，道：“奴家身子薄弱，如今已疲倦得很，恕我失陪了。”

众人都起身相送，端木芙由杨师道亲自带去一座院落，这儿只有端木芙、崔阿伯和吉祥师徒居住。

端木芙和崔阿伯共住一室，崔阿伯年纪甚老，无须忌讳，他也实在放心不下，是以睡在外间，他听到内间的端木芙，一直没有睡下，心中大感不安，起身问道：“小姐，还没睡么？”

端木芙走出来，在床边一张椅子上坐下，说道：“阿伯，我虽是博通天下各家派的武功，但遗憾的是，反而不知我家传武功究是何门何派？你虽然见过，也无法说得出来，这真是十分伤脑筋的难题！”

崔阿伯道：“此事又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你以前并不显得十分忧虑，今晚何必因此而睡不着呢？快点睡吧，身体要紧。”

端木芙道：“以前时机未至，所以不去多想，而现在情势大变，教我怎能入睡？”

端木芙顿了一下，又道：“你已是我家旧人之中仅存的一个，远在我出生的二十年前，你就在我家里，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家的武功，唉！”

崔阿伯道：“老奴已经告诉过你，昔年我多蒙老主人，也就是你爷爷，从那铁屋中救出，幸免了活活烤死之难，从此之后，我就投身你家中，一则养伤，二则服劳役以报恩。可是你恐怕想象不到，你家传的武功，向例不让任何外人得睹，习功练剑之时，都在秘室中进行。老奴多少年都未见过一眼，如何会得知你家的秘传武功，是怎样的路数呢？”

端木芙道：“假如不是这样，今日我就可以把满门血海的仇人找出来啦！”

崔阿伯大吃一惊，道：“你已有了线索？”

端木芙烦恼地叹口气，自言自语道：“奇怪？为何武库中竟没有我家的秘艺呢？”

崔阿伯道：“那座武库是你家所设，只看你家练功之时，何等秘密，便可知道那武库之内，没有你端木世家的武功，实在不足为奇……”

他停歇一下，又道：“那武库之中，几乎天下各派的神功秘艺，尽萃一室。老奴一直猜想不出你为何不拣一种最厉害的，用心修习？如若有成，咱们岂不是可以不须倚赖外力了？”

端木芙道：“假如我修习了别一家的武功，将来万一我得回本门武功，岂不是反而大大受碍，难有成就？”

崔阿伯道：“话虽如此，但那是没有法子之事，况且你能不能找回本门武功，尚是绝大的问题。”

端木芙想了一想，才道：“阿伯，以你看来，罗公子可有法子在十招之内，胜过吉祥大师？”

崔阿伯道：“罗公子的为人，稳重雄健，言不轻发。以老奴看来，那一定是十拿九稳之事。”

端木芙道：“你猜得很对，不但是你，连秦仙子或疏勒国师，也都深信罗公子必有取胜之道，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崔阿伯讶道：“谁的机会？听你的口气，好像只有你不认为罗公子一定可赢呢？”

端木芙缓缓道：“正是如此，假如我这一次的推测，并无错误的话，我是唯一可使罗廷玉失败之人。”

崔阿伯皱眉道：“就算罗公子不能在十招之内取胜，对他损害虽大，但对你却不见得有何好处可得。”

端木芙精神一振，道：“你错了，我如果能够使他失败，而又事前在疏勒国师面前夸下海口，疏勒国师一定对我心诚悦服。然后我就可以指挥他，利用这一股力量，去做好多我设计已久的事了。”

崔阿伯道：“疏勒国师也不是好相与的，你如果弄到结果要嫁给他，老奴那时就只好悲愤离开。”

端木芙矍然一惊，但旋即下了决心，道：“我想或者不至于那么糟吧，但无论如何我得试一试。”

崔阿伯长叹一声，晓得已无法劝阻，只好担心地望住她。端木芙这时坐在椅上，突然闭目调息，运起内功。

过了一顿饭工夫，她便睁开双眼，虽然容光焕发，精神奕奕，但崔阿伯是大行家，却摇摇头，道：“小姐，你这么聪慧之人，练了十几年内功，仍然只有这等程度，实在使老奴难以置信。”

端木芙道：“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我离家之时，年纪大小，只学会了这初步功夫，虽然十几年来没有精进，但到底仍然是纯正的家传功夫，没有夹杂一点点别家别派的功夫在内。”

她歇一下，又道：“阿伯，你也不要看轻了我，现下我虽然全无寸进，但底子却扎得极厚，绝不是你所能想象得到的。”

她说话之时，探手入衷，取出一粒丹药，投入口中。崔阿伯见了，大惊失色，道：“小姐，你要干什么？”

端木芙吞了丹药之后，又闭目调息，不回答崔阿伯的询问。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又睁开双眼，道：“你不必大惊小怪，我自然有作用。”

崔阿伯道：“这种大力丸虽然能使你突然精力充沛，气力大于平时甚多，但却最损害身体，减折寿命！这还罢了，问题却在如今时在深夜，你服下丹药，这一身精力向何处发浅？”

自然她如是不设法发泄，受害更大。此所以崔阿伯为此震惊担忧。端木芙道：“你设法替我找一把长剑来，我还得化装一下，快点！”

崔阿伯无可奈何，只好出去。他记得外面的一间书房中，壁上挂着一口剑，所以毫不困难就取回来了。回到房中，只见端木芙并没有动手化装，还是那副样子。

她把长剑斜背在背后，向崔阿伯道：“你瞧瞧看，我可有什么地方与平时不同？”崔阿伯从头到脚，细细瞧过，最后说道：“或者是我们太熟了，所以看不出有一点不同之处。”

他忽然皱一下眉头，又道：“你的眼神似是比平日充足些。那是服药之故，未足为奇。”

端木芙道：“我想我一定可以成功。”

崔阿伯满面透出忧虑烦恼之色，道：“咱们要到哪儿去呢？”

端木芙道：“只在这座宅院之内，所以你不用担心，也不要跟着我！不然的话，我的妙计就会破去。”

崔阿伯差点跳起来，道：“什么？我决不让你离开我的双眼。”

端木芙按住他肩膀，柔声道：“你坐下来，听我说，我一定没有危险。因为我是去对付罗廷玉而已！你想想看，他会杀死我么？”

崔阿伯道：“那么我躲在外边。”

端木芙道：“切切不可，他本身不但功力高绝，听觉灵敏无比，同时此宅之中，都是他的心腹手下，你很容易就被发现。”

崔阿伯听得是对付罗廷玉，不知如何果然感到心安，当下问道：“你可是想加害他？”

端木芙笑一笑，道：“你心中已认定我舍不得取他性命，是也不是？那么又何必多此一问呢？”

崔阿伯坦白地点点头，道：“不但是他，连那杨师道，谅你也是因为爱屋及乌，所以救了他的性命。”

端木芙睁大美丽动人的眼睛，想了一下，自言自语道：“真的么？那么我以前说过的理由，只不过是出来哄一哄自己的了？不！罗廷玉还没有这么大的魅力，你别骗我了。”

崔阿伯叹口气，心想：“你早已被罗廷玉迷得头脑不清了，还说他没有这么大的魅力。”

这话崔阿伯可没说出来。”

端木芙挺胸，道：“我走了，你熄了灯，在这儿等我。记得熄灯，假如有人来窥探，你想法子使他深信我在内间，那就更妙了。”

她走出房外，回头一望，只见屋中灯火跟着熄灭。于是放心地向前行去，因为崔阿伯已表示与她合作了。穿过两重院落，从月洞门走入长廊，到了一个房门外，才停下脚步。她不但掩饰步声，甚至举手敲门。她接着推门而入，步态矫健，与她平时那种娇柔袅娜，完全不同。黑暗中有一对眼睛在瞧着她，只一忽儿，火光突起，却是罗廷玉打着了火折，把灯点上。他回过头来，在灯光之下，两人目光相遇。端木芙的目光凌厉锐利之中。而又隐隐含有狠毒的意味。

罗廷玉突然颌首道：“你又来了，我终于躲不开你。”

端木芙的眼色突然变为温柔，然而瞬息间，又恢复冷锐狠毒。这样连接变了几次，才开口道：“假如我找不到你，你可知我会有何遭遇么？”

罗廷玉摇摇头，歉然地一笑。端木芙闷声道：“说来你或许不信，我会送掉性命呢！但这岂能使你有动于衷？”

罗廷玉不能不信，表现出一种低声下气的态度，说：“那真是使我感到遗憾的话，假如我早知如此，便不会设法推托你了。”

他探手入囊，取出一块巴掌般大小的玉佩，托在掌心，送到她面前，很温和地说道：“这就是那一方翠玉佩，请你看看有没有毁损，然后查收。”

端木芙望也不望一眼，却凝视着他，缓缓道：“罗公子，你怎么办呢？”

罗廷玉楞一下，才道：“我不要紧！试想我已经过了多少惊风骇浪？这等区区比武小事，岂能难倒我罗某人？”

端木芙道：“既然如此，我就收回此符，返去复命。”

罗廷玉道：“请吧！”

他那俊美如冠玉的面庞上，透出不屈不挠，毫无所惧的神情。那正是天下少女无不倾心迷醉的英雄气概。

端木芙取回翠玉符，一径藏在怀中，看也不看一眼，然后说道：“假如是我姊姊端木芙，她也许不忍得取回此物，以致公子不能在十招之内，赢得吉祥大师。”

罗廷玉淡淡道：“姑娘把话说到题外去了，在下不便作答。”

端木芙道：“既然公子不原与贱妾多言，这就告辞啦！”

她方要转身，罗廷玉突然从她身边掠过，堵住门口。端木芙唰地跃开七八尺，回首顾视。罗廷玉道：“姑娘慢点走。”

端木芙心中一惊，道：“罗公子阻我归路，是何用意？”

罗廷玉道：“你和端木芙姑娘外形极似，不过这只是指你们用头发遮住口鼻和下巴而言。因此之故，我须得看过你的全貌，如其不讹，才能放你回去。”

端木芙心想：“难关到啦，想不到那个冒充自己的女子，竟然曾显示她的真面目。假如过不了此关，功败垂成，罗廷玉不但可以仗此翠玉符，击败了吉祥大师，最要命的是自己难有再度取得此符的机会了。”

她此来之意，为吉祥大师胜败之事少，为自己探求家传武功之事多。是以岂肯就此认输而交回玉符？

她沉吟一下，才道：“罗公子，你这话只可哄骗别人，因为你决计认不出我们两人的真伪。”

罗廷玉道：“为何我认不出你们的真伪？”

端木芙道：“因为我们长得极为相肖，除了阿伯我不敢去试之外，其余之人，无不被我骗过，”

罗廷玉还未说话，端木芙烦躁地跺跺脚，又道，“你若是存心强夺，我打不过你，自是无话可说，假使你没有吞没之心，那就让我走，别找藉口留难于我。”

她眼中射出凶狠的光芒，全然不类平时那温柔典雅的端木芙。罗廷玉剑眉一皱，忖道：“我虽是大有怀疑，但她的话也未尝无理，假使我继续留难于她，岂不是变成有强夺吞没之心？罢！罢！我可从别一方面侦查过，就知她是真是伪了。”

他回头向房外发出命令，此举以传声之法进行，是以端木芙无法知道。不过她已猜得出罗廷玉一定是差人探看自己的房间，幸而早已嘱咐过崔阿伯，以崔阿伯这等老江湖，不难瞒过侦者耳目。

她诈作很烦躁心急地在房中转来转去，罗廷玉越看她的举动，越似是那个黄衣少女，差一点就不等回报便放她走了。片刻间，外面传来一声暗号。罗廷玉暗念既然端木芙、崔阿伯两人皆在房中，此女自然不假。当下问道：“姑娘既是端木芙小姐的令妹，只不知芳名如何称呼？”

端木芙道：“我是端木蓉。”

罗廷玉道：“好吧，蓉小姐，你可以走啦！”

端木芙心中大喜，迅即跃上去，她服过丸药之后，举动矫捷，使人感到她武功甚是高强。罗廷玉忽然伸手一拦，使她差点就碰了上去。她急急煞住去势，眼中透出疑惑之色，问道：“你又改变主意了，是也不是？”

罗廷玉摇摇头，道：“在下提醒蓉小姐一声，你忘了还给在下一件物事。”

端木芙一点也不知是什么物事，实是难以应付，当此之时，她只好皱起眉头，装出似嗔似疑之色，罗廷玉冷冷的瞅住她，也不说出是什么物事。端木芙忖道：“怕只怕这是他的诈语，如属真实，则此物必可藏在身上无疑。”

她只好也不做声，仍然用那种表情望着对方。她竟是第一次和这个天下无双的英雄人物，距离得如此的近，也就是第一次这般迫近的注视他。但觉自己的芳心中，涌起千万缕柔情，不由自主地沾向他身上。他那炯炯如寒星的虎目，那挺拔俊逸的风度，那凛凛的威仪，都能使她心软如绵，魂魄飘荡。

罗廷玉的手臂仍然拦住去路，端木芙突然一挺胸，向他身上撞去。假如罗廷玉闪避，她就跨出门外。假如他不躲，那就投入他怀中。这两种结果，对端木芙来说，真不知自己希望发生哪一种。

罗廷玉疾步缩手闪身，让出地方。端木芙出得门外，回头向他望了一眼，流露出心中的失望。这等微妙复杂的情势变化，外人看了，决计摸不着头脑。

罗廷玉心想：“我如是把她抱住，这祸事就闯大了。”

端木芙心中想道：“他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铁汉，只不知在他怀中之时，是何滋味？”

她心中果然充塞满无限怅惘，突然跃上屋顶，隐没在黑暗之中。罗廷玉见她身法极快，不禁摇摇头，想道：“此女也是一大劲敌呢！”

他回转房中，坐在椅上，开始寻思如何度过三日后的难关！本来他就算十招之内，赢不得吉祥大师，也不算是丢人之事。

然而这话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而人家又因此而自投罗网，等上三日之久。因此，到时对方一定会先提出条件，始行动手，这便是此一难关的可怕之处。他想了好一会儿，突然起身，匆匆出去。穿过两座院落，但见廊上的房门已闭，黑暗无光。

他至此不禁踌躇了一下，这才走过去，举手敲门。房内传出崔阿伯的声音，道：“谁呀？”

罗廷玉道：“崔前辈，在下是罗廷玉。”

崔阿伯迅即起身，点灯开门。先邀罗廷玉入房，放下门帘，这才转身对着罗廷玉，苍苍白发下面那张红润的面庞上，布满了惊疑之色。

罗廷玉拱手道：“深宵打扰了前辈，实感歉疚，在下特来求见端木小姐。”

崔阿伯突然平静如常，道：“这也没有什么打扰可言，况且你们时下这些年青人，本领固然是大得出奇，行动也古怪得紧，我是昏庸衰朽之人，早已经弄不懂你们的心思了。好吧！我去瞧瞧她怎么说？”

他尚未转身，内间传出一阵温柔娇弱的声音，道：“罗公子，请进来吧！”罗廷玉站在帘外道：“小姐尚未入睡么？”

端木芙道：“你进来吧！”

罗廷玉双眉一皱，转头向崔阿伯望了一眼。

那老人微微一笑，道：“罗公子敢是害怕么？”

罗廷玉摇摇头，道：“端木小姐目下的声音显得十分虚弱，会不会是玉体违和，抱恙卧床？若是如此，在下岂能扰她静养？”

崔阿伯一怔，道：“罗公子好细的心，不过我家小姐还好，大概是早先受了一点惊之故！你进去跟她谈谈，她定然会好得多。”

罗廷玉道：“她受了什么惊？”

崔阿伯道：“我家小姐眼见严无畏不顾她的安危，麾众来犯，是以着恼，

打算出手助你。但被吉祥大师师徒所梗，受了一场虚惊。”

罗廷玉想不到有这等事，怔了一怔，道：“原来如此，端木小姐虽然未曾达到愿望，但在下仍然心领此情。”

他随即拨帘而入，只见一灯荧荧，榻上一个美人，雍衾倚枕而坐，长发披垂，大有娇弱不禁之态。

端木芙伸出纤手，拍一拍床沿，道：“公子请到这厢坐谈。”

罗廷玉磊落胸怀，不知拘谨为何物，当下趋前，坐在床边。不仅如此，他还伸手执住端木芙柔荑，轻轻的放回衾被之内，无言之中，已表现出他的关怀。端木芙轻轻叹息一声，把被衾内的玉手又拿出来，放在眼前瞧看，口中缓缓的道：“我自从成长以来，还是第一次被男人碰我的手呢！”罗廷玉道：“那么在下太失礼了。”

端木芙道：“不！罗公子别这么说，你如若心中存有男女之见，又或是对我另有情意，我相信你决不敢这般安然的碰触我的手，对也不对？”

罗廷玉点点头，她又叹口气，道：“我虽是自负聪明，可是对于你和秦仙子姊姊之间的感情，实在测之不透。此外，疏勒国师送给你的姬妾蒙娜夫人，你如何处置？也是使我很感到莫测高深之事。”

罗廷玉寻思一下，才道：“端木小姐何必在这等事上，伤精费神？”

端木芙道：“以公子的丰神气概，人品声望，天下女子，谁能不关心呢？我亦何能例外？”

她突然间赤裸裸说出心中之言，罗廷玉虽是洒脱大方之人，也不由得吓了一跳，瞠目而视。

端木芙柔声道：“你何以这般吃惊？”

罗廷玉道：“我……没有什么。”

端木芙道：“我可要先让你瞧过全貌，才谈下去么？”

罗廷玉更是一惊，忙道：“不！端木小姐，你不肯以全貌示人，定有难言之隐，在下不看也罢！”

端木芙道：“但对你却不必遮瞒啊！”

罗廷玉深吸一口气，让自己恢复冷静，才道：“在下目前正值多事之秋，实在不敢卷入小姐的漩涡中。”

端木芙点点头，但动作娇弱得很，使人见而生怜。罗廷玉尽力使自己保持平静的心境，虽然他得费上很大的力量。

两人默默对视片刻，罗廷玉才道：“端木小姐，请问你可有一个芳名蓉的妹子么？”

端木芙摇摇头，道：“没有，你何以忽有此问？”

罗廷玉耸耸肩，道：“那么她竟是假冒的了，下次我如若有机会碰见她，定要略施教训。”

端木芙道：“她假冒作我的妹子，有何用意？”

罗廷玉道：“她不但假冒是令妹，以前更假扮是你呢！”

端木芙微微一笑，道：“假如她再不收手，我看她自然会遭到报应，罗公子不必替我气恼。”

罗廷玉掩不住满面困惑之色，显然这个娇美的女孩子，使他更加感到神秘莫测了。

端木芙不知如何，竟硬不起心肠依照原定计划去戏弄这个男人，当下轻轻说道：“罗公子，你夤夜过访，想来不会单单是为了谈这个女孩子而来的

吧？”

罗廷玉道：“虽然不是单单为了她，但她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只缘她刚刚离开此地，在下便来找你了。”端木芙哦了一声，道：“罗公子真是值得自傲，此地戒备森严，她身为敌方之人，居然敢冒夜拜访，这等勇气，岂易多睹？”

罗廷玉若笑一下，道：“小姐别取笑了，她从在下这儿，取去了一件物事，以致在下前此夸下的海口，无法做到了。”

端木芙道：“你说你已无法在十招之内，赢得吉祥大师，是也不是？如果此言属实，对我来说，有利无害，只不知公子何以在事前泄漏出来？”

罗廷玉沉吟不下，心想：“她虽是受了吉祥大师的惊吓，但她既然表明了态度、立场，我还能向她求助么？”

此念一生，顿时改变了主意，道：“那是因为那位姑娘以你的形貌出现，因是之故，特地来此询问一声而已！既然小姐已经晓得，在下无庸多说，就此告辞。”

端木芙突然伸手，抓住他那坚实宽厚的手掌，不让他站起身。自然罗廷玉乃是不好意思躲开，不然的话，端木芙休想碰到他一下。

她的纤手全无气力，柔软中带着微冷之感。罗廷玉道：“小姐有何见教？”

端木芙道：“见教可不敢当，我只是想知道，公子你凭什么生出向我求助之心？换向话说，你怎会觉得我肯帮你呢？”

罗廷玉料不到她忽然单刀直入地询问，而声音态度都很恳切真诚，绝无丝毫嘲笑戏弄的意味。因此他心中并无难过之感，只不过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却是连他自己也正在怀疑自问，如何回答得出？

他摇摇头，坦率地道：“我不知道，小姐对此可有高见？”

端木芙道：“以我的分析，这自然与我们相逢以后，我一直都在帮你的情形有关，或者再加上一点点你认为我已爱上了你这种感觉，所以不须多想，便径来找我商量的。”

罗廷玉微微一笑，道：“在下平生不敢如此的不自量力，竟敢妄想着小姐对我有情。”

端木芙轻轻道：“那不是妄想，更非不自量力。事实上你真是天下少女的梦中情人，假如我不是形禁势格，也会用尽法子，希望能嫁给你呢！”罗廷玉道：“小姐这话姑勿论是真是假，但这个题目咱们不必再谈下去了。”

端木芙的手一直没放，因此罗廷玉无法起身。她静静的瞅着他，清澈的眼波中，透露出无限情意，也含蕴着怅惘之意。

他轻轻道：“小姐为何这般看着我？”

端木芙道：“你此刻心中对我没有敌意，因此，神色中自然而然有一种亲切关怀味道。等到有一天，我们当真成了对头，再相见之时，气氛味道自是全然不同。试想我焉能不珍惜现在，多看你几眼呢？”

她那娇柔甜美的声音，在房中萦绕，使人生出如梦如幻的旖旎之感，罗廷玉虽然是百炼金钢，却也不禁化为绕指之柔。

他心中想道：“与霜波在一起，风味迥异。端木芙实在有一股纯女性的柔婉可爱的味道，使人迷醉。”

他轻轻抚摸她那双柔若无骨的纤手，心中充满了柔情和怜爱之意。假如端木芙此刻向他要求任何帮助，他都会拍胸一口答应下来。

端木芙缓缓道：“罗公子，我的确很愿意帮助你。”

她不但向他要求什么，反而答应相助，这使罗廷玉激发出一种异常的情绪，决然摇头道：“不必了，在下还不一定不能在十招内胜那吉祥大师。”

端木芙叹道：“唉！大凡是英雄人物，一定很难伺候，你看，等到我愿意帮你了，你反而推辞啦？”

罗廷玉道：“在下有负盛意，甚感歉疚。”

端木芙道：“你敢是以为我不能指出你如何取胜之法么？说来你也许不信，我本身武功虽然有限得很，但我却懂得很多很多。”

罗廷玉道：“只不知小姐可曾听过一功十四剑这个名称没有？”

端木芙点头道：“听过！那是一种奇异的功夫和十四招剑法，相辅而成，剑道之中，可以称绝。”

罗廷玉道：“吉祥大师的剑法，是不是这邪功魅剑呢？”

端木芙内心一震忖道：“原来这一功十四剑，又称邪功魅剑。则我端木世家所传剑法，一定不是这一种了？不过话说回来，假如不是如此上乘卓越的剑术，又岂能在武林中独树一帜，威震诸大门派？”

她心中念头电转，口中却应道：“不错，吉祥大师修习的正是这一门剑术。”

罗廷玉沉吟道：“这样说来，那个假冒你的女孩子，竟是与吉祥大师的关系十分密切了！据我所知，这一门邪功魅剑，深奥异常，他们皆难自练成功，而是与严无畏有关。因此，严无畏竟是掌握了这门秘艺之人了。”端木芙道：“严无畏以七杀杖雄霸天下，未闻他以剑术擅长，公子这个推论，其中必有疏漏之处。”

罗廷玉道：“不然，以严无畏的成就，纵然是得到了天下无双的绝艺，终究没有什么大用。试想，他焉会抛弃了他原有的成就，改习别的功夫？因此之故，严无畏不以剑道鸣世，并不足奇。”

端木芙凛然想道：“然则我端木世家的仇人，又可加上独尊山庄这一派了？虽然于情于理，独尊山庄都不会是我家的仇人，何况他大可以早早取我性命，以绝后患。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可见得他与我家之事无关。”

以她那么聪慧之人，也陷入了迷惘之中，既不能轻率认定某一门派就是她家的仇人，亦不敢剔除任何家派，只要是有一点点可能性，她都须得细加考虑。她不知不觉松开手，罗廷玉站了起身，道：“在下告辞了。”

端木芙叹口气，道：“恕奴家不起身相送啦！”

她眼看罗廷玉大步走出房门，又听到崔阿伯送罗廷玉出去之声，这才从怀中取出那块翠玉佩，在灯光之下细细阅看上面的文字。

翌日，崔阿伯传出端木芙不大舒适的消息。罗廷玉、秦霜彼以及疏勒国师等人，都来探视。端木芙到下午时分才见客，罗、秦二人见她果然略有憔悴之容，当下慰问一番，劝她多多休息，便离开了。

疏勒国师迟了一步，又到达探视。他由崔阿伯陪着入房，只见端木芙拥衾倚坐，他注视了一会儿，才道：“我曾精医道，颇有心得，目下见到小姐的气色，大为放心！你只是体力消耗太多，复又心神劳瘁，以致疲惫倦怠，并非染恙。”

端木芙请他坐下，道：“奴家果然没有什么事，国师多才多艺，法眼不凡，使人佩服之至。”

疏勒国师彪伟的身躯在椅上挪动一下，上身略略倾前，道：“端木小姐，你以才智震惊天下，因此你心神劳瘁之象，并不奇怪。但体力消耗太多这一

节，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说你突然下决心修习武功么？”

端木芙心中一震，表面仍然笑吟吟的问道：“国师何以会想到修习武功这一件事上面去呢？”

疏勒国师道：“以你的身份以及此处的环境，全无使你消耗体力的机会，因此之故，你除了修习武功之外，再也找不出一道理了。”端木芙道：“武功能使人强身健体，国师此一说法，仍然于理欠通。”

疏勒国师道：“习武既久，自然能强身健体。但假如是一向劳心之人，突然修习武功，往往会急于求功而累倒。”

端木芙笑一笑，道：“假如我早一点得聆高论，就不至于疲不能兴了。”

她这话等如已承认自己是练功过度而致，疏勒国师颇感骄傲，仰天一笑，说道：“你不比那些饭量如牛，无思无虑的小伙子，切切不可过度劳动，以致伤了身体。现在请你告诉我，什么功夫竟使你忽然大感兴趣，忽然勤修苦练起来呢？”

崔阿伯接口道：“我家小姐需要休息，如若是不重要的事，最好改日再谈。”

端木芙摆摆手，道：“不要紧，我就是为了要与国师密谈，才卧床称病的。”

疏勒国师大感兴趣，道：“小姐既有事见教，鄙人自当洗耳恭聆。”

他取出一个玉瓶，交给端木芙，又道：“此是鄙人费了无穷的精神气力，才配制成功的灵药，称为龙虎丹，不论是如何虚弱乏力，只要服用一粒，立时恢复如常。小姐放在身边，随时取用，纵是无事服用，也是有益无害。”

崔阿伯道：“如若此药是激发人体的潜能，表面上似是振奋精神，其实却斫伤元气，为害甚大，小姐须得小心验过，方可取用。”

疏勒国师回头一笑，道：“假如是那等亢奋之药，鄙人岂敢拿出来奉献端木小姐？此丹以七十二种药物配制而成，其中有三味灵药，乃是稀世之宝，崔老先生不必多虑。”

端木芙道谢过，倒出一粒，吞下腹中，霎时全身充满了阳和之气，精神大振。旁人眼中，但见她眼神突然变得十分充足，面色红润，容光焕发，方才的憔悴已完全消失。她轻轻赞一声“好药”，便珍而重之地藏了起来。疏勒国师道：“此瓶之内，共有二十八粒，待小姐用罄了，鄙人届时再行奉赠。”

端木芙笑道：“国师这等盛情隆谊，不知何以为报！我想这一瓶灵丹已足够了，我又不是拿来当饭吃，岂有那么容易用完之理……”

她话声一顿，接着又道：“国师这次东来中土，费了不少心机气力，想来不会这般容易就悄然归去的了？”

疏勒国师道：“鄙人正要向小姐请教，不知留在中土，有何用处？”

端木芙道：“以国师的雄才大略，加上手下猛将如云，如是宣弘伊斯兰教，以及拓疆辟土，在中原割据一方，这等功业，亦足以垂名史册了。”

疏勒国师道：“功业名位，有时候可使人感到得不偿失。不过端木小姐这个看法，却使鄙人激起了万丈雄心。”

崔阿伯冷冷接口道：“问鼎中原，岂是那么容易之事？依老朽看来，国师还是率众回去的好，你在贵国已有了现成的荣华富贵，何必发这等奇想？”

疏勒国师想了一想，才道：“端木小姐，崔老丈的话是什么意思？”

端木芙淡淡道：“那是他个人的意思，与我无干。你们乃是异国高手，他有排斥之心，乃是十分自然之理。”

疏勒国师又沉吟一会儿，才憬然大悟，忖道：“崔老丈敌视之言，出自真心，端木芙借他之口，暗示我若是全用西藏高手，逐鹿于中原，定必遭遇到至为坚强的阻力，必须有她出面，又召集一些中原人物，方可冲淡了这种敌意。此时才能以公平的起点，与别的敌手竞争。”

他向端木芙点点头，道：“承蒙小姐的指教，鄙人如拨云雾见青天，不胜感铭。”

端木芙道：“国师言重了，妾身岂敢当得指教之称。”

崔阿伯莫名其妙，全然不知他们在说什么。端木芙又道：“国师再想一想，过一两天，我们才再行讨论不迟。”

疏勒国师起身拱拱手，道：“此事非同小可，自应详加考虑，然后再向小姐讨教，鄙人告辞了。”

端木芙道：“恕不远送。”

疏勒国师没有移步，说道：“鄙人离开之前，端木小姐可肯以庐山真面目相示？”

端木芙还未开口，崔阿伯已斥道：“国师难道不知我家小姐向来不以全貌示人的么？”

疏勒国师头也不回，道：“也许端木小姐这回肯破例亦未可知。”

他口气中隐隐透出信心，使得崔阿伯大为不悦。谁知端木芙果然接口说道：“既然国师很关心我的容貌，我就让你瞧瞧。”

崔阿伯为之气结，心中隐隐感到这两个人恐怕将要联手。这个感觉，使他异常的不舒服。端木芙移开头发，露出全貌。还露齿一笑，这才重又照老样子，把那绺头发掩住口鼻。疏勒国师眼中有一度流露出失魂落魄的神情，他旋即振起精神，彬彬有礼地向她告辞。

崔阿伯送走疏勒国师之后，匆匆入房，问道：“小姐，你打算投靠西域之人么？”

端木芙道：“不是我投靠他们，而是与他们结盟而已。”

崔阿伯道：“不管怎样说法，事实还是一样。你将使中原变乱频生，这些胡人得以割据称雄，对也不对？”

端木芙点点头，道：“这又有何不可？”

崔阿伯道：“你这样做的话，我虽然不能怎么样，但中原武林，甚至举国之人，都将视咱们卖国叛祖之人，加以唾弃鄙视。”

端木芙笑道：“不必这么紧张，也用不着说得这般激烈。虽说中原武林之人，对我无恩，反而有极深的仇恨，但我也犯不上落个叛逆卖国的恶名。”

她停顿一下，又道：“阿伯，我们目下的处境十分危险，你可知道？”

崔阿伯道：“怎样一个危险法？”

端木芙道：“我们在这两天之内，倒也不必担心，因为此地有近百西域高手，加上罗公子、秦仙子等人，我们的仇家，决计不敢下手。但两日后一离开此地，纵然是嫁给雷世雄，也难保不被仇家狙杀呢？”

崔阿伯瞪大双眼，道：“什么？在独尊山庄保护之下，还不行么？”

端木芙道：“唉！现下情势已大有变化，说不定杀我们之人，就是严无畏。”

崔阿伯全然不知目下情势的变化，竟是因她诈得那块翠玉符而改。但好在他对端木芙计听言从。当下道：“只要你不是哄我，使我赞成你与西域这股势力结盟的话，老奴岂敢不信。”

端木芙道：“你已说过跟随我的话，我又何必哄你，我们再过两天，看疏勒国师如何回话？假如他愿意奉我为主，我们将使天下局面改观，变成鼎足三分之势！那时候，将是我们兴师复仇之时了。”

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端木芙虽然已经恢复了精神和体力，但仍然称病不出，命崔阿伯守住外面房门，不见任何客人。甚至连崔阿伯也不许入房。第二日也是如此，崔阿伯晓得必有古怪，但全然无从猜测，只好置之不理。翌日早晨，崔阿伯送热水给她洗时，只见她坐在窗边，朝阳从窗隙中照射入房，映出她苍白憔悴的面庞。那对澄澈的黑眸，也消失了光彩。

崔阿伯大吃一惊，道：“小姐，你可是很舒服？”端木芙摇摇头，道：“我没有事，我的面色是不是很难看？”

崔阿伯道：“是的，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

端木芙摸出疏勒国师所赠的药瓶，倒出一粒尤虎丹，回咽腹中。不一会儿工夫，她便容光焕发，恢复如常。崔阿伯霜眉紧皱，道：“前天你才服用了一粒，目下你精神欠佳，会不会是此药做成的后果？假如是这丹药的缘故，你还是不要服用的好。”

端木芙道：“不！这龙虎丹，有培元固本，增强体力的灵效。假如不是得到此药，我这两天来，决计不敢如此大量地耗费心神了。”

崔阿伯道：“假如你一味倚靠药物之力，也不是办法。这龙虎丹用完之后，如何是好？”

端木芙道：“等到这一瓶灵丹快用完之时，我已经得偿夙愿，再也不须倚靠药物了。”

这番话中，当然含蕴得有别的意思在内，但崔阿伯却不省得，点头道：“是这样才好，小姐你务须小心保重。”

端木芙洗漱已毕，崔阿伯道：“你可记得今日已是罗公子和吉祥和尚出手的日子么？”

端木芙笑道：“我焉会忘了？只不知罗公子已准备到何等程度？”

崔阿伯道：“他既敢宣称十招之内可以赢得那和尚，当然有这等把握的。”

端木芙撇撇嘴，道：“那也不见得。”

崔阿伯惊道：“什么？难道罗公子会输么？”

端木芙道：“假如没有十招之限，而是放手拼斗，罗公子当然稳可得胜。但若是限在十招之内击败吉祥和尚，罗公子再练上二十年也不行。”

崔阿伯摇摇头，道：“这就奇怪了，罗公子并非浮夸自大之人，如是没有把握，竟会当众如此宣称？但你的猜测向来又准没出错过，可知罗公子今日非败不可了！这真是使人难以置信之事……”端木芙没有回答，却陷入沉思之中，似乎有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使她觉得很伤脑筋。

在另一间屋子里，秦霜波做过早课，便走到院子里，花卉草尖上的露珠，在朝阳上兀自闪烁未消。一条人影走入来，步履矫健，秦霜波转头一看，见是邻院住的宗旋，当下互道一声“早”。

宗旋道：“秦仙子，罗兄和吉祥大师之战，不久就在那边的一块广场中举行。”

秦霜波道：“只有他们两人相斗，何须在广场中举行？”

宗旋道：“因为疏勒国师手下甚多，加上咱们这一小群人，又还有翠华城之人，不到广场动手的话，便无处容纳。”

秦霜波唔了一声，宗旋又道：“以你看来，罗兄此战可有问题？”

秦霜波道：“我这两天只见过他一次，不知他准备得如何了，是以难下断宗旋道：“他这两三天时间，最多也不过静下心来，蓄养精神体力而已，实在说不上准备二字。”

秦霜波道：“你有此想法就错了，假如不是有准备三天的需要，何须与对方如此约定？你说是也不是？”

宗旋道：“这话甚是，我们何不前去见他，有便即可相询详情。”

秦霜波道：“我正有此意。”

两人一同出院而去，走到罗廷玉的院落，也不须手下通报，长驱直入，罗廷玉大步从房中出来相迎，宗旋尚未落座，便问道：“罗兄，今日之战，秦仙子认为你已作准备，只不知结果如何？可有把握么？”

罗廷玉神采焕发，豪气地笑一声，道：“这两三天谈不上准备，因为一件意外发生之事，使我预定之计完全落空了。”

秦霜波虽是恬淡如仙之人，此刻也不觉微微动容，身略略倾前，问道：“然则你今天之战，只怕要败了？”

罗廷玉点点头，道：“老实说，在你们几位面前，虽然落败，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当着西域那近百高手眼前，这等结局，却不免使我感到难堪，”宗旋道：“这话甚是，但难道一点挽回的机会也没有么？”

罗廷玉道：“那吉祥大师的剑法和功力，你也不是不曾眼见。岂有那么容易能在十招之内，把他击败？”

秦霜波替他难过地叹口气，但她旋即生出一计，是以凝眸寻思。突然间，一阵步声传来，接着杨师道匆匆奔到。

他先向秦、宗二人见过礼，这才向罗廷玉报告说：“武当掌门程老真人率了四十余道人，要求参观少主这一场比武。”

罗廷玉一怔，道：“这四十余道人，想必都是武当派的高手了？”杨师道道：“是的，武当派这次派出将近两百人下山，自然皆是武功高强之士，程老真人在其中挑选出四十余人，必是那一批人手中的精英了。”

罗廷玉道：“程真人目下在什么地方？”

杨师道道：“他们在两里外道观中等候回音。”

罗廷玉双眉一皱，道：“你看如何回复才妥？”

他向杨师道问计，可知杨师道早已得悉今日之战，将必失败之事。杨师道没有立即回答，却道：“少林派广闻大师为首，人数超过一百，也要前来参观。”

罗廷玉耸耸肩道：“还有别人没有？”

杨师道道：“你与吉祥大师之约，想是已从独尊山庄传出江湖，这地点大概亦是他们透露。因此之故，尚有一批为数逾百的武林知名之士，以崆峒派掌门眠云山人为首，亦提出参观的要求。”

罗廷玉默然不语，宗旋大声道：“依兄弟之见，所有的人，包括西域之人在内，通通谢绝参观。”

杨师道道：“宗大侠这个主意干脆得很，少主当真可以考虑。”

他不啻已说出他的想法了，秦霜波接口道：“廷玉，你为何对此计迟疑未决？”

罗廷玉沉吟一下，道：“我身负重建翠华城的大任，许多事情，不能单从个人荣辱得失着眼。而今日已是必败之局，因此我只是集中力量寻思为害

较轻的途径。”

他露出深思的表情，接着说道：“在天下各方高人名家眼前，输了这一局，自然对我影响极大，别人自然会想到我连独尊山庄一个手下都斗不过，徒夸大言，对我的信心，定必大为减弱。我猜这正是严无畏何以特地传出消息，让天下高人名家都赶来看看之故了。”

宗旋道：“不错，这个影响太大了，你万万不可答应他们参观。”

秦霜波道：“依照我之见，还是请大家参观的好。”

罗、宗、杨三人都凝神望着她。秦霜波解释道：“既然廷玉希望两害相权取其轻，则今日之战，虽是失败，也不能不邀请大家参观。一则可以见出你的胸怀风度。二则你仍然可以使人感到那吉祥大师远不如你。”

她停歇一下，又道：“你但须在这十招之内，全力猛攻，不再顾及输赢一事，以你的气势，定可把吉祥大师杀得难有反击之力。这一来，你虽然不能在约定的十招之内取胜，但留给别人的印象，却是顶多再加数招就可得手，这岂不是远比谢绝参观，而又传出失败之讯的结局好得多么？”

罗、宗、杨三人一齐领首，秦霜波又道：“到时我或者还有一个法子，可以使你声名上损失减少许多。”

她不肯说出她的计策，众人也不便多问。当下决定邀请上述三路人马都来参观，他们抵达大厅，疏勒国师和几个西域高手，另外便是关彤等武林名家，一共有十多人，正在坐谈。

那胡女蒙娜，以罗廷玉的如夫人身份，指挥仆从，泡茶奉客。她很少露面，但像秦霜波、宗旋这些客人，她支使仆从招待得十分周到，似是在暗中讨好这些人，自然最重要的是秦霜波了。

当端木芙出现时，人人都把刚才集中在秦霜波面上的眼光，投向她身上。但见她虽是只露出半截面庞，可是容光焕发，神采照人，一望而知，必是明艳无双的美女，从而使人恨不得设法看看她全貌。

她坐在秦霜波与宗旋之间，疏勒国师与她泛泛谈了几句，宗旋低声向她询问道：“端木小姐，你认为今日之战，罗兄能不能如约在十招之内取胜？”

端木芙道：“宗大侠肚中有数，何必问我？”

宗旋一惊，忖道：“难道她已猜出罗廷玉必败之事？她若是具有这等才智，那当真是举世无双，难有比肩之人了！”

方在惊疑之时，疏勒国师突然当众向端木芙提出这个疑问，他道：“鄙人虽是对罗公子极有信心，但仍然愿意请教端木小姐的意见。”

大厅内所有的人，都沉寂无声，端木芙轻轻一笑，道：“妾身也不知道。”

众人都感到奇怪，基宁道：“端木小姐的神机妙算，天下第一，这等小事，如何会不知道呢？”

端木芙道：“这是因为目前罗公子与吉祥大师十合之战，还未定得胜负，所以我也无从奉告。”

杨师道内心泛起了一丝希望，问道：“照小姐这样说来，敝上和吉祥大师的胜负，尚在未定之数了？”

端木芙道：“不错，正是如此。”

杨师道道：“只不知何时方能知道？”端木芙道：“须得看看情势如何变化而定，但最迟也在那吉祥大师提出他的条件之时，便可以知道了。”

疏勒国师道：“照小姐这等口气，似乎罗公子他们这一战，胜负之数，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决定于别的外在的因素上面了？”

端木芙心想：“此人才智过人，一点点口风就被他听出了。”

当下应道：“大概是这样吧！”

她的答话连罗廷玉本人也很感到迷惑不解，旁的人更不用说了。众人交谈了一会儿，武当程守缺真人，率众抵达，他在四个道人随侍之下，入厅与罗廷玉及众人相见。然后便是广闻大师，也只有四个行人跟着。余的人，都在别的院落休息等候。接着又有一批名家高手抵达，为首的是崆峒眠云山人。这一座大厅，顿时座无虚席，济济多士。

武林之中，只有独尊山庄这一派之人未曾列席。另一位主角，就是吉祥大师师徒，迄今尚未现身。

人人都急于想看看这个和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武林中，有地位之人，已从武当、少林两派口中，证实了这吉祥大师剑术非同小可。罗廷玉问起程守缺真人，得知独尊山庄方面，以“不念旧恶”和“不得参加独尊翠华两派之争”这两个条件作交换，释放了他们。

这末后的一个条件，自然对翠华城大为不利，因为少林、武当两大门派，乃是目下武林中能使独尊山庄十分顾忌的对象。同时只要翠华城发展到可以重建之时，这两派在道义上，一定要支持翠华城。这一点最后决定存亡的关键上，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之故，罗廷玉心中顿时蒙上了一重阴影，前途的成败，局势的强弱兴衰，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但这在表面上可不能流露出来，程守缺真人和广闻大师，却都暗中表示他们的歉意。可是这些歉意，究竟对事实是毫无补益。

罗廷玉心想：“从现在开始，只有靠翠华城的力量，去对付独尊山庄了。”

杨师道接到消息，向罗廷玉耳语数言。罗廷玉便向大家宣布两件事：第一件是请大家到后面的广场去。

第二件是独尊山庄一行四十余人，已在广场等候。

这一路人马的出现，顿时使得局势大生变化，大厅中的气氛立呈紧张，场面也有点骚乱。各派之人，纷纷交头接耳，议论此事。罗廷玉已先行告退，不陪大家前往广场。

不久工夫，大厅中只剩下端木芙和崔阿伯。她端坐不动，若有所待。厅后忽后出来一个长身玉立的女子，她面上蒙着轻纱，使人生出神秘朦胧的美感。她走到端木芙面前，叫了一声“端木小姐”。

端木芙似是从沉思中惊醒，看她一眼，笑道：“啊！是蒙娜夫人。”

蒙娜道：“小姐万勿以夫人相称，我目前连姬妾的身份也未有，唉……”她轻叹一声，旋即振起精神，又道：“小姐为何尚不前赴广场？”

端木芙道：“独尊山庄之人已经抵达此地，我如果贸然出去，便得落在他们掌握中。”

蒙娜讶道：“你不是独尊山庄的军师么？”

端木芙道：“我曾经是的，但现在却难说了。”

蒙娜眼中射出喜悦的光芒，道：“那太好了！”崔阿伯霜眉一皱，冷冷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蒙娜道：“端木小姐既然脱离独尊山庄，我们翠华城就比较有点希望了！我说的是老实话，老伯你别生气啊！”

崔阿伯冷峻的面上，微露笑容，缓缓道：“原来如此，老夫倒是会错了你的意思。”

蒙娜道：“听杨先生以及国师爷他们说过，小姐是当世才智无双之人，

只要得到了小姐，就可望雄霸天下，无有敌手。”

端木芙道：“他们太过夸奖我了，其实我只是个弱女子，在天下英雄、豪杰之中，那能坐得这般高崇的位置？”

蒙娜突然跪了下来，道：“端木小姐，请你帮忙罗公子这一趟吧！”端木芙怫然不悦，道：“你这话怎说？”

她不悦之色，使蒙娜大吃一惊，道：“我见杨先生忧色满面，因此他们虽是没有告诉我什么话，但我却晓得罗公子一定遭遇了困难。”

端木芙颜色稍稍宽和，道：“他们没有告诉你？”

蒙娜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好像怕我会泄露秘密，唉！这件事也使我感到十分难过！但无论如何，罗公子已是我的主人，而我却感到小姐一定可以帮忙他。”端木芙为悦之色已经消失，沉吟一下，道，“你且起来。”

蒙娜不敢不从，站了起身。端木芙眼光投向厅外，大有茫然之色。

崔阿伯道：“蒙娜姑娘，我家小姐不懂武功，你又不是不知道的，她如何能帮忙罗公子？”

蒙娜道：“她一定有办法，据说独尊山庄最伯的是少林、武当两派都帮助翠华城。但端木小姐一施妙计，这两派已从此不能帮助翠华城了。”

端木芙身子一震，道：“阿伯，这件事使我三分天下的构想，遭遇上困难啦！”

崔阿伯道：“那是什么缘故呢？”

端木芙道：“少林和武当这两派如果袖手不管江湖之事，严无畏在短期之内，就可以击溃翠华城。罗公子虽是神勇盖世，但这不比擂台上印证武功，是以他最了不起和严无畏来个同归于尽吧，但独尊山庄仍然独尊于天下。”

蒙娜心心念念只在今日这一场拼斗之事上，当下道：“端木小姐，你可肯帮助罗公子这一趟？”

端木芙道：“他现下在哪里？”

蒙娜道：“就在后面的房间里。”

端木芙道：“好！我去看他。但有烦你暂时冒充我一下。”

她迅即把身上的外衣脱下，换上蒙娜的外衣，好在蒙娜只须坐着不动，身材方面，不成问题，她换上蒙娜的面纱，蒙娜解开头发，披垂下来，学端木芙那佯以一大绺长发，遮往下半截面孔。这一来，若不是迫到近处，实是无法看出破绽。

端木芙道：“阿伯，你得设法不让别人迫近，我去去就来。好在那些最多不过奉命遥窥我的动静而已，万一真有人偷袭，对方将大出意外，还以为我设下此计。”

那蒙娜武功甚佳，纵是遇袭，除非是雷世雄这等一流高手，除此之外，她定可争战百数十招。而崔阿伯由于不必保护她，可以放手应战，自是更为厉害，所以端木芙一点都不担心，袅袅而去。

她敲敲房门，罗廷玉道：“谁？”

端木芙推门开，径自进去。罗廷玉剑眉一耸，道：“有什么事？”

他还以为来人是蒙娜，是以口气并不客气。端木芙见他在房中踱来踱去，显然心绪烦闷。

事实上面对这等必败的局势，若是旁人，那就决不止烦闷而已。她缓缓走到他身后，伸展双臂，抱住了他的身体。但觉他那健硕的躯体，充满了力

量。罗廷玉感意外地一怔，柔声道：“你出去吧，我也得赴约去了。”

端木芙把面孔埋贴在他背部，使声音变得模糊不清，道：“假如公子你肯要我为妻，我就帮你赢得这一阵。”

罗廷玉默然不语，片刻才道：“你如何能助我？”

端木芙道：“我识得那吉祥和尚的魅剑。”

罗廷玉又沉默了一会儿，端木芙想道：“他一定被我弄得迷迷糊糊，想不通蒙娜如何通晓魅剑。”

“端木小姐，你出去吧，在下虽是曾经向你求助，但时移势改，你就算有心助我，我也不打算接受了。”

这时轮到端木芙心中一阵迷惘，不明白他为何如此？

她道：“罗公子，你生气了，是不是？”

罗廷玉动也不动，因为她那软绵绵温暖的身体，仍然紧贴着他。他道：“在下说过此时形移势改之故。”

端木芙道：“假如不是着恼，不是生我的气，这倒好办，请你告诉我，形势有何变化改易了？”

罗廷玉很想拱背把她弹开，但他终于忍住，道：“独尊山庄得你之助，已使少林、武当退出江湖纷争。在下自忖重建翠华城之举，已比从前艰难十倍。因是之故，今日的得失荣辱，已变成次要问题了。”

端木芙轻轻道：“你没见到我的面貌，如何晓得我是端木芙呢？”

罗廷玉见她把话题岔开，便也不再继续提那拼斗之事。说道，“你比蒙娜至少矮上半个头，而且她没有指甲，你的指甲却很长，但这些都非是主要证据，最重要的一点是，蒙娜一直与我保持着友好互尊的距离。她决不会这样子抱住我。”

第二十七章 雷霆刀法震天苍

言下之意，竟暗示他所认识的女孩子中，只有端木芙胆敢如此了。端木芙吃一惊，忖道：“这样说来，我在他心目中，竟是作风很大胆，行动放肆的女孩子了？我可不愿他对我留下这等印象啊！”

她恋恋地放开手，转到他面前，决然道：“罗公子，假如我能使少林，武当两派，不必谨守誓言。换言之，他们用不着退出江湖，则你便又如何？”

罗廷玉道：“在下看不出小姐有这样做法的理由。”

端木芙道：“这理由非常浅显明白，你亲眼看过之后，非相信我不可了。”

她招招手，带了罗廷玉走出来，悄悄匿藏在一道侧门之后。从缝隙中可以看到大厅内的情形。那崔阿伯拄拐侍立在蒙娜身后，双目炯炯，游视各处门窗。端木芙一面窥看，一面向罗廷玉耳语一些话。

罗廷玉迅即陷入于沉思之中，对大厅内的情形，宛如视而不见，谁也不知道他在沉思些什么。只过了顷刻，突然两条人影闪电般扑入大厅，把罗廷玉在沉思冥想中惊醒。端木芙用手肘碰他一下，耳语道：“瞧！这就是证据了。”

崔阿伯厉声嘿道：“什么人？”

这两个长衫汉子，面上都蒙着黑布。右面的一个，身材较为高大，身穿蓝色长衫。

左面的是一袭灰衣，动作都极是矫健迅快，一晃眼已迫近崔阿伯和蒙娜。崔阿伯举步出去，拦住这两人。那蓝衫大汉从袖中抽出一口短刀，倏然猛扑崔阿伯，右拳左刀，攻势极是凌厉。崔阿伯挥杖力扫，发出呼呼的风声，那蓝衫大汉身躯虽是雄健，却灵活之极，在杖影中进退自如，有攻有守。

这两人，一下子就陷入了性命交关的激斗中，那灰衣人掣出兵器，却是十三节亮银短鞭。只见他行动如风，霎时绕过激斗中的两人，直扑蒙娜。口中嘿嘿地吐气开声，健腕翻处，亮银鞭抖得毕直，有如锋锐的枪矛一般，劲急刺去。

假如椅子上坐的是端木芙，只怕万万躲不过这一记凌厉急袭。事关这两名刺客动作迅快，一入厅就展开暗杀的行动，一句话都不说。端木芙纵然有千谋万计，在这等情况之下，亦无法施展得出。罗廷玉勃然而怒，振衣欲起，但却被端木芙攥住衣袖。

说得迟，那时快，蒙娜身子向后一翻，有如一缕轻烟般突退数尺，避过敌人急刺而来的一鞭。灰衣人不进反退，口中招呼道：“快走！那是假货。”

蓝衣大汉在如山杖影中，怒吼一声，拳刀齐出，势道之凌厉威猛，连崔阿伯也措手不及，非闪避不可。他得此空隙，跃出战圈，跟着那灰衣人的背影，迅即飞跃出厅，霎时间已去得无影无踪。

端木芙透一口气，道：“罗公子，你已看见，这就是我非得使少林、武当两派能重入江湖不可的理由了。”

罗廷玉道：“那蓝衣大汉是阳将徐刚，灰衣人是谁？”

端木芙道：“相信是阴将宣碧君乔装的，换作别人，出手之时，不会具有如此凶狠毒辣的气势。”

罗廷玉何等聪明，一点便透，心知这是因为宣碧君对端木芙心存妒恨，所以才会这般凶毒。他们一齐入厅，崔阿伯眉开眼笑，道：“幸而小姐的神机妙算，从不落空。但假如蒙娜姑娘不肯帮忙的话，你又以何法消解此祸？”

端木芙把面纱还给蒙娜，与她各自换回外衣，这才说道：“你马上就可以知道。”

话犹未尽，厅门口出现一个高大之人，他身穿宽袍，腰束彩带，头缠布帛，正是西域第一高手疏勒国师。

厅外影绰绰尚有数人，端木芙道：“国师居然这么快就赶到了，我总算没有失望。”

疏勒国师大步入厅，道：“小姐恕我醒悟太迟之罪，只不知可曾发生事故没有？”

他一面说，一面向罗廷玉、崔阿伯等颌首为礼。端木芙道：“有罗公子在此，倒也未受惊吓，现在我们走吧，莫受千百武林同道翘首苦盼。”

罗廷玉看看他们，加上他们的对话，心中已涌上一层阴影、但目下非是研究此事之时，便不多说。后面那片广场中，已有数百之众，但壁垒分明，各不混杂，独尊山庄以雷世雄为首，率了十余高手，以及二十余霜衣卫队，占了一角。

少林、武当两派的僧道门下，合为一体，自成阵势。以崆峒眠云山人为首的武林各路名家好手，又是一阵。西域近百高手，结集于另一角，他们个个服饰怪异，中土罕见，大部份都以布帛裹头，身量平均比中土之人稍高。翠华城之人，没有结集在一起，所以并未成为一个主流系统。杨师道率了十余人，夹在少林、武当与眠云山人这两堆人之间。

罗廷玉一眼望去顿时泛起了天下三分的感觉。但假如少林、武当这两派退出江湖的话，则最弱的竟是自己这一方了。

吉祥大师师徒已在独尊山庄的阵营中，罗廷玉一走入场中，他也移步出来，这两人顿时成为所有的注视的对象。端木芙在崔阿伯、疏勒国师及基宁三人护卫之下，突然间也走入场中，使众人全都转移目光，向她望去。杨师道向秦霜波道，“秦仙子，这端木芙小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刻又不知使出什么翻云覆雨的手段？”

秦霜波微微一笑，道：“总是对廷玉有利之事，你拭目以观可也。”

杨师道讶道：“仙子从何得知呢？”

秦霜波忖道：“你不是女人，自然弄不清楚此中的奇妙变化，我故意不陪着廷玉，就是特意给他一个机会。”

但她却没有讲出来，只微微而笑。端木芙环顾全场一匝，高声问道：“雷大庄主，那阴阳二将何在？”

她声调之中，显有不悦之意。雷世雄叫道：“他们随侍家师，在下亦不知他们的下落。”

端木芙道：“但我却知道，他们眼下尚在此地周围数里之内，若不是我早有布置，请蒙娜姑娘假扮作我，加上疏勒国师及时赶来，我已死在他们手底了。”

此言一出，全场顿起骚动，议论纷纷。雷世雄虽是一时枭雄，这刻也为之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端木芙又高声道：“此事有人作证，谅你也不至于怀疑。在这等情况之下，我趁此机会，当众宣布从此脱离独尊山庄。”

雷世雄脑中“轰”一声，眼前发黑，彭典低声道：“大哥，别着急，小弟深信此事必可转圈，你交给小弟去办。”雷世雄此时六神无主，听得这话，宛如失足于长江大河之人，抓到浮木，登时安心不少。彭典其实全无办法，

只不过他亦是罕有的人才，深悉当前形势险恶，是以设词稳住雷世雄。

只听端木芙又说道：“程守缺真人，闻说您老人家即将退休，不管世事，只不知继此大位的，竟是贵派中哪一位才智杰出之士？”

她这话问得既突兀，内容又极是惊人，全场都诧异得静寂无声。武当派掌门程守缺真人踏前两步，徐徐道：“贫道虽是已有了腹案，但这等大事，定须经过某种程序，始能向外间宣布。因此之故，恕贫道未能奉复。”

他虽然未曾答复下一位掌门是哪一位，但却已证实他行将退休之事。全场之人尽管大感惊讶而议论纷纷，但谁也比不上雷世雄那么震动，这位当代之雄，竟掩饰不住而完全从面上流露出来。

彭典碰他一下，低声道：“大哥，你何故这般震惊？”

雷世雄道，“程守缺这一退休，则他与本庄所作的协定，岂不是完全落空了？此一金蝉脱壳之计，真是使人大出意料之外。”

要知其时少林、武当两大门派，在武林中有如泰山北斗，地位高崇，势力强大。因此以严无畏、雷世雄这等人物，也万万想不到对方竟以抛弃掌门名位之举，脱出所订条约的束缚。如若想得到程守缺并不恋栈掌门大位，他们自然不会接受程守缺以个人身份所作的誓诺了。

此刻端木芙已转过面望住那群少林僧人，高声说道：“广闻大师在不在？”

僧人群中，走出一个和尚，只见他面圆体胖，常带笑容，那一团和气，使人生出如沐春风之感。

他合什道：“贫衲在此，小姐有何见教？”

端木芙道：“大师好说了，这次贵寺派遣出数百之众，领队之人，即使不在此地，无由相见，但想必也是举世知名的耆宿长老。”

广闻大师道：“小姐猜得不错，这一次率队前来的，乃是敝寺的清风长老和香沙大师。”

端木芙笑道：“原来是贵寺大大有名的两老三师中人，只不知这两拉高僧，在寺中辈份地位，比之大师你如何？”

广闻大师道：“他们皆是贫衲长辈，小姐忽然下问及此，不知是何缘故？”

端木芙道：“没有什么，我是在想，大师你虽是贵寺一流高手，但那清风长老和香沙大师，既是名列二老三师之内，又率众前来增援于你，可见他们的才智武功，都不会比不上你。加以辈份较尊，你的话对他们不生拘束之力，相反的他们却可以否决你任何对外的诺言，你说是也不是？”

广闻大师大为服气，想道：“我自为这一番用心，极为玄奥，谁知她早已洞若观火。假如她当时继续为独尊山庄出力的话，我所作的诺言，定然通不过她这一关了。”

他口中应道：“贫僧倒没有想到这一点，且亦不明白小姐特地提了出来，有何用意？”

雷世雄又惊又怒，心想：“本庄好不容易使这两大门派，须得置身于江湖之外，谁知被端木芙她从中一搅，那一番努力就完全付诸流水……”

只听端木芙高声道：“这一次程真人和大师你一同误陷奴家所布的奇门大阵之内，无由脱身，是以被迫向独尊山庄有所承诺。但如若程真人隐退，大师你则权力辈份所限，则你们的承诺，亦等如白费工夫了。”

广闻大师就是要她当众说出，此时如若雷世雄反对，自有伶牙俐齿的她代为辩驳，不须自己开口，如果雷世雄不做声，有天下名家高人作证，以后

便不受承诺的拘束了。

他转眼向雷世雄望去，只见他面现颓丧之容。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彭典则横眉怒目，满面杀机。

端木芙缓缓行去，一直走到西域群雄阵中。所有的人，又不禁纷纷交头接耳，猜测她此举的用意。

罗廷玉朗声道：“吉祥大师，在下已在此候教，只不知在下出手之前，大师可有什么话吩咐没有？”

吉祥大师阴声细气地道：“罗公子说过能在十招之内，赢得贫僧的，是也不是？”

罗廷玉道：“不错！在下曾经如此夸口过。”

吉祥大师道：“你的条件是给你三天时间，以作准备。今日已是第四天了，贫僧已如你之言，妥为办到，这一点罗公子想必也能满意。”

罗廷玉道：“大师说的是，在下已尽力作了准备。”

吉祥大师道：“假如你十招之内，能够胜我，贫僧从此封剑闭关，永不踏入江湖之内，罗公子可感到满意？”

罗廷玉道：“大师的剑术造诣，别辟蹊径，成就之高，使人佩服。因此你如失手落败，从此封剑闭关，便等如严老庄主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在下自是极为满意。只不知反过来之时，大师有何条件？”

吉祥大师道：“假如罗公子未能在十招之内，赢得贫僧，则贫僧要求秦仙子退出这一场武林恩怨之外。”

全场之人，一听他这种条件，不但毫不苛刻，而且十分合理。虽说这吉祥大师的份量比不上秦霜波，然而主动挑战是罗廷玉，在这一场争斗中，自然是主动者有把握些。所以被动之人，条件略略超过一点，实是应该。

秦霜波突然插口道：“吉祥大师，蒙你提起了我，我可就不能缄默不言了，请问一声，假如我也向你挑战，以十四招为限，假如我侥幸得胜，不要你任何条件，反之，你对我有何要求？”

她此言一出，全场皆感意外，顿时静寂如死。端木芙含笑点头，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吉祥大师楞了一下，才道：“假如贫僧定要接下仙子的挑战，则贫僧纵或得胜，也不敢有所要求。”

秦霜波道：“大师不愧是出家修道之人，这等答复，公平之极，只不知我这个要求，大师接受不接受？”

她的话虽是征求对方意见，但口气很硬，充份流露出非接受不可之意，对方根本没有选择余地。吉祥大师忖道：“假如我拒绝的话，她当场闹了起来，则我和罗廷玉之战，便不能顺利举行了，由此可知，她竟是洞悉罗廷玉没有取胜之望，方始出头硬来。”

一念及此，顿时胆气大壮，徐徐说道：“假使贫僧不接受的话，仙子大失面子。如若接受的话，于贫僧体能气力，又大有关系，只不知仙子对此可有解决之法没有？”

秦霜波不经思索，应道：“你们可以展延到明天才比划，如此于大师并无影响可言。”

她越是坚持，就越是证明罗廷玉难有取胜的希望。

吉祥大师道，“如此甚好，贫僧有幸得会当世两大名家，实是生平之幸，不过……”

他略一停顿，才又说道：“不过贫僧与罗公子约会在先，况且这一场反非举行不可，何不让罗公子先行赐教？假如贫僧败了，从此封剑闭关，仙子能不能赢得我，已是无关紧要之事了，同时假如仙子坚持先动手，则不明内情之人，定必以为罗公子须得趁机观察贫僧的手法，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他直到最后才说出他的心意，老奸巨猾之处，许多人都自认望尘莫及，秦霜波难以措词，芳心大为着急。殊不知正是因为她关心太甚，扰及灵台的空澄明澈，以致虑事不周，远不似乎日那般睿智冷静。

罗廷玉直到这时才说道：“吉祥大师之言有理，好！在下这就向大师领教十招。”

他以雄壮劲朗的声音，结束了这一场纷扰，随即抱拳请对方移到战圈中。全场之人，莫不感觉到他信心极是坚强，直有气吞河岳之慨，登时掌声大起，热闹非常。

秦霜波至此，也只好放弃了牺牲自己的理想，惘然向罗廷玉望去，却无法从他那英俊的面上，看出胜败之兆。全场突然静了下来，原来那吉祥大师已掣剑在手，绕敌盘旋，伺隙而动，但罗廷玉屹立如山，血战宝刀仍然在鞘未曾拔出。

然而罗廷玉的强大气势，竟似有形之物，旁观之人皆能看得出来，吉祥大师与他相比之下，竟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一般。但在场观战之人，尽是行家，又无不知道罗廷玉虽然必可赢得对方，可是若然在十招之限内，却未必能胜。因此之故，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有些热心之士，已为那罗廷玉行将失去既得之威名，而扼腕慨叹不已！

只见吉祥大师脚下如行云流水，绕敌迅走，几个圈子走下来，他自形成了一股阴柔诡毒的气势。他手中的长剑，吞吐不定，隐现无常，大有鱼龙曼衍，变化无方之慨，这等极为诡异精妙的剑术，绝大部分之人，尚是平生首见，不由得都瞧得发呆。

罗廷玉突然大喝一声，血战宝刀蓦然出鞘，发出一下龙吟虎啸的响声，只见刀光闪处，迅若雷霆般向吉祥大师劈去。吉祥大师横剑封架，刀剑相触，火星迸射，同时发出震耳的金铁交鸣之声。罗廷玉这一刀非同小可，硬是把对方连人带剑劈退了六七步之远。

他虽然不曾一刀败敌，但那气势又增强了不少，只见他大踏步迫去，虎虎生威。临到切近，又是一刀劈出。

吉祥大师见他刀势如红，威勇难当，不敢硬接一招“飞星掷光”人随剑走。但见他动作如电，快如鬼魅，在刀光笼罩之下，忽左忽右的进退了三四次，这才从一丝缝隙中，倏然穿出了那一重刀幕。群雄见了他这等剑术身法，都不能不大为惊凛佩服。

罗廷玉虎躯一旋，血战宝刀上迸出千百道精光，耀眼欲花，追杀而去，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气势有增无减，冠绝当世。

他这一刀把吉祥大师迫得连退七八步，先后使用了四五种身法，仍然未能躲过这一刀之威。但正当这生死一发之际，吉祥大师不知如何突发一剑，诡奇无比，居然冲破了这道鬼门关，又逃出生天。

全场之人，但觉这一场凶险拼斗，千变万化，难以推测，个个都泛起了透不过气来之感。罗廷玉纵声长啸，震得众人耳鼓生疼。啸声中只见他挥刀续攻，连连劈刺，一招之中，竟含有两路进击的奇奥手法。

这一招“左旋右抽”乃是他七大绝招之一，后着变化，无穷无尽。吉祥大师长剑洒出百数十朵剑花，寒芒电掣，只听“铮铮锵锵”一阵连珠脆响，罗廷玉这一招奇奥刀法，居然未能奏功。饶是如此，吉祥大师竟已被对方的刀气迫得呼吸急促，汗珠沁出，损耗了不少真元。

因此他方才一面发剑抵御，脚下一面退个不停。假如他屹立强拒，说不定就被罗廷玉的刀气伤了心脉、经穴而当场伤亡了。罗廷玉继续施威猛攻，人人都恨不得罗廷玉一刀砍倒了对方，偏生那吉祥大师柔韧之极，虽是显明的敌不过对方，可是一直不曾失招落败。

疏勒国师直到此时才说道：“端木小姐，罗公子虽是勇绝当代，但十招之内，决计赢不得对方。”

端木芙略略提高声音，道：“我一向很佩服国师的才智眼力，不过若论中原武功，国师只怕尚有疏漏之处。依我看来，罗公子今日必可取胜。”

她的话立刻被那些懂得汉语之人，译为番语，传遍了众人之耳。她话声甫歇，吉祥大师恰好极为奇诡的攻出一剑，罗廷玉大吃一惊，长刀一抽一挑，光芒闪处，吉祥之剑已飞上了半空。而罗廷玉的宝刀此时已抵住了他的咽喉要害。全场寂静如死，都等罗廷玉结束了此僧，方能做声。

罗廷玉双目中光芒闪动，盯着吉祥大师，只见他神色如常，全无惊惶惧怕之色，只有胸膛因喘气而剧烈起伏。

疏勒国师大惑不解，问道：“端木小姐，你看罗城主会下手杀死对手么？”

端木芙道：“那得看吉祥大师的表现了，假如他一点都不惧怕死亡，罗公子定必下手取他性命。假如他恐惧的话，便放了他。”

疏勒国师点头道：“大有见地，换作是我，这对手的剑路如此高明，假如胆力强得不怕死亡，我也不得不下手取他性命，以绝后患。”

话未说完，罗廷玉已收刀退下。其实罗廷玉与吉祥大师的面上表情看得很清楚。

基宁道：“假如我没有看错，那和尚分明全无惧色，罗公子理应取他性命才是，何以反而释放了他？”

端木芙道：“那和尚其实很害怕，所以面上才装出不怕的样子，要知他并非江湖人物，不必讲究斧钺加颈也不皱眉这等过节，所以他如若真的不怕，反而会皱起眉头，表示他不耐烦对方拿刀抵住咽喉之举了。”

基宁叹道：“小姐的话教人不能不服，但小可这一来，也就知道罗公子实在是极为聪明睿智之士了。”

疏勒国师道：“这个自然，大凡是一代高手，定必有过人的智慧。”

吉祥大师在原地呆了一下，这才一拂大袖，向雷世雄高声道：“贫僧有辱使命，败于罗公子刀下，只好就此别过雷大庄主，返回佛门清修，老庄主面前，还望你代为致意。”

他合十遥遥行礼，转身行去。

人丛中的支林僧竟不跟过去，吉祥大师走了十多步，脚回头望了一眼，见支林僧还没有出来，自个儿沉痛地摇头叹息一声，很快就走出场外。广场中的主角虽是已经走了，但却没有人移动，仍然保持原状，成了数方对峙之势。这时候的局面，十分微妙复杂，假如大家各不表示，独尊山庄这一路可能立刻向翠华城挑战。

或者反转过来，翠华城首先启衅报仇。这两路人马，早晚须得拼个胜败存亡，因此目下先拼一阵，也不是奇怪之事。以双方目前的实力看来，独尊

山庄方面的高手有四十余人之多，在量的方面略胜一筹。但翠华城方面拥有罗廷玉和秦霜波这两个超级高手，是以在质的方面，又强于对方。

然而双方此时都按兵不动，自是大有文章在内。只因现下少林、武当两派，态度未明。是否守约退出江湖？抑或藉端木芙之言，公开支持翠华城？尚是未知之数。这两派的态度，自然于大局影响极大。

其次，西域这一路人马，已拥有端木芙这位才女。他们是离开中原，回返西域呢？抑是留在中原，掀起种种纷争？

第三是武林各派及许多名家高手，此一集团，显然是偏帮翠华城。但少林、武当两派态度未明之前，他们也不敢表示意见，因为他们各有背景基业，如若得罪了独尊山庄，后患无穷。

除了以上种种因素之外，那个一直未曾露面的七杀杖严无畏，也是足以影响整个局面之人。他越是神秘莫测，这些集团之间的关系，就更加难以弄个明白。

这一片广场之中，静寂了一盏热茶之久。端木芙突然纵声娇笑，使得全场的目光，都集中于她身上。

端木芙尚未开口，疏勒国师已挺身走出两步，洪声说道：“本人留在中原期间，决意率领部属，效忠于端木芙小姐。”

众人对此都不作表示，因为西域这一路雄师悍将，将替端木芙做什么事情，无人猜测得出。

少林群僧中走出一人，朗朗诵一声佛号，众人视之，原来是广闻大师。他那圆圆的面上，笑容全消，肃然道：“中原之地，纷争甚多，国师何不率众西返？如若不然，中土岂有容你们插足之地？”

疏勒国师冷笑道：“广闻大师此言差矣，想那端木小姐乃是世不一见的才女，本人率同部属多人，东来中土，行程万里，如芳就此离去，岂不是有如白走一趟？因此之故，我们打算辅助端木小姐，创一番事业。在中原武林中，占一席之地。至于我们这些人，落叶归根，终究要返回西域。因此在中土所创的事业，自是端木小姐所有。此理显浅之甚，想来中原的武林朋友，定能明白。”

他把立场用心说出，虽然真假莫辨，但却是言之成理，使人感到他们这一路人马，并非入侵中原。

广闻大师遥望端木芙一眼，心想：“此女真有一手，竟能使疏勒国师当众表示奉她为主之言。既是如此，倒也无话可说了。”

当即退回群僧之中。只见独尊山庄雷世雄走前两步，显然有话要说。全场之人，顿时鸦雀无声，形成极为紧张的气氛。

雷世雄环视全场一眼，才高声道，“罗公子，兄弟意欲请教一事。”

他们乃是世仇死敌，天下皆知，雷世雄说出“请教”之言，无疑是决战的前奏了，因此之故，气氛益发紧张。

罗廷玉高声道：“雷兄有何指教？”

雷世雄道：“假如没有不便的话，兄弟甚希望能借一步说话。”

罗廷玉毫不思索，毅然拒绝此议，应道：“在下平生光明磊落，凡事皆可对人言。雷兄如若有所指教，便请在此示知。”

雷世雄吃了他这一记闷棍，心下大怒，但又不能发作，还须装出很有风度的样子，说道：“罗公子既然这样说，兄弟亦不便多说了。”

他极力抑制住怒气，沉吟一下，才道：“请问罗公子的尊翁大人，近况

如何？”

人人都为之楞住，包括罗廷玉在内。雷世雄又高声道：“据家师说，当日之会，虽然已分胜败。但罗老城主未曾丧生，却是千真万确之事。只是他近况如何，却未有所闻，是以特地向罗公子打听。”

罗廷玉心乱如麻，耳中只听杨师道说了几句，这才依他之言，说道：“家父受伤不轻，这是无可置疑之事，只不知雷兄忽然提起家父，是何用意？”

雷世雄傲然一笑，道：“假如今尊大人伤势有复痊之望，敝庄的做法自然两样了，家师认为罗公子虽是一代人杰，名倾四海。但如若老城主尚有奋击之力，他愿意等候令尊赐教。至于罗公子这一方面，在未与令尊交代清楚以前，打算暂不相犯。”

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大有冤有头债有主的光棍味道。但罗廷玉却有了说不出之苦。

一来他自问刀道日高，大可以与严无畏一拼，如若由老父出头，暂时便没有这个机会了，可是当着天下群雄面前，又不能说出拒绝的话，因为拒绝对方之后，等如承认老父已无复痊之机，似是表示老父已不堪与严无畏一拼。这实在是个令他左右为难的陷阱，自然他可以说尚未与老父联络上。但那么一来，不免教天下英雄小看了翠华城主罗希羽，而在心中相信罗希羽的确比不上严无畏。

杨师道的声音在他耳边低响，道：“这话实是难以答应，亦无法拒绝，公子你不妨使用移花接木之计，小可建议你且把当前的注意力转移到你自己身上。”

罗廷玉恍然大悟，仰天长笑一声，道：“家父之事，暂时不提，雷兄乃是眼下独尊山庄的领袖，在下则是目前翠华城的主人，你我何不趁此机会，在天下英雄同道眼前，印证咱们两派的武功？”

全场之人，听了罗廷玉的挑战，都大感兴奋，纷纷低声议论起来。这回轮到雷世雄自家跌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中，若然只是窘一窘，倒还罢了。最可怕的是这等上阵交锋之事，生死攸关，实是非同小可。

他暗自忖道：“刚才我的话表明上一代之人的恩怨，由他们身上了断。因此罗廷玉提出与我印证功力，亦是利用此意，我岂能拒绝他的挑战？如若拒绝，独尊山庄只好从此认栽。”

他深知已骑在虎背上，当下一横心，朗声道：“罗公子既然有这等兴致，兄弟当得奉陪。”

全场之人，都想不到局势突然作此转变，竟掀起了高潮，都感到异常的兴奋。疏勒国师望了端木芙一眼，道：“这真是想不到之事，独尊山庄如若失去了雷世雄，等如减弱了一半实力，你说是也不是？”

他突然发觉端木芙陷在沉思之中，不禁暗觉奇怪，略略等了一下，才道：“端木小姐，你何以对这一场比划似是感到担忧？”

端木芙回眸一笑，道：“我也不必瞒你，我目下是替雷世雄担心。”

疏勒国师哦了一声，道：“你已脱离他们，何以还替他们担心？”

端木芙轻轻道：“我本来要嫁给雷世雄，这件事你不知道？”

疏勒国师点点头，道：“原来你对他尚有余情。”

端木芙摇头道：“不是余情，而是怜悯。雷世雄不失为当代豪雄，心地亦不好恶。因此之故，他行将丧生于罗廷玉刀下，不免使我怦然心动。”

疏勒国师不再说话，端木芙凝神望去，只见雷世雄已卸下长衫，手提怒

龙杖，浑身结束得十分利落，气度豪雄，虽然际此生死关头，仍然没有一点失常之态。对比之下，罗廷玉却更为惹人注目。他背插宝刀，英姿飒飒，虽然尚未上阵出手，但已有一股慑人的坚强气势。

由于罗廷玉曾经在淮阴出手击败了疏勒国师，已称天下第一高手。是以今日之战，雷世雄凶多吉少，已无疑问。

彭典趋前两步，问道：“大哥这一阵让小弟上场如何？”

雷世雄摇摇头，道：“假如愚兄不幸丧生，本庄领导之责，就落在贤弟身上了，你须得忍辱率众撤退，万万不可冲动，以致全军覆没，愚兄之仇，自然可在短时期内煎雪，你即管放心。”

彭典道：“纵是师父亲自出手，也未必能在短期内击杀罗廷玉，大哥何不忍一口气，今日别与他拼斗？”

雷世雄叹口气，道：“愚兄自幼蒙师尊收养，传以功力，授以权位，深恩如海，难以报答。今日如若死在对方刀下，也是以身报恩之意。”

他断然摆手挥退彭典，提杖大步走入场中。罗廷玉也从对面走出来，面含秋霜，杀机森森。这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纵是严无畏亲自赶到，亦不能加以阻止。

雷世雄已横心豁了出去，是以毫不犹豫，横杖作势，蓄聚功力。罗廷玉亦不打话，双膝微屈，上身略略倾前，作势欲扑。两人对峙了顷刻，双方的气势都是一般的坚凝强大，无懈可击。罗廷玉虎目一睁，口中大声叱道：“看刀！”

喝声中，人已跃起七八尺，向对方迎头扑下，便在此时，刀光如闪电般出现，耀眼生辉，迅猛劈落。雷世雄横杖封架，宝刀砍中钢杖，发出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但见雷世雄连退五步，方始稳住脚步。这一招虽说雷世雄乃是守势，而罗廷玉则是全力一击，故此雷世雄连退多步，不算十分稀奇。

然而若以双方的内外功行以及天赋膂力而言，雷世雄显然略逊一筹，终究不是罗廷玉之敌。全场之人，皆知这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出手的又是当今最震动江湖的两个顶尖人物。是以气氛特别紧张，当真是鸦雀无声，可闻落针。

罗廷玉停歇了一下，复又喝道：“看刀！”

只见他手中血战刀幻化为一片光幕，雷轰电闪般攻去。雷世雄挥杖一挡，又是“当”的一声巨响，雷世雄蹬蹬又退了四五步之多。

罗廷玉蓄势待发，人人一望而知，他第三刀一定更为凶猛凌厉。而且由于前两刀硬拼无功，这第三刀必定蕴含奇奥变化，好使对方须得分出心力，消耗在招数之上。此时如若再硬接一记，自是比前两刀较为吃亏。

只见他虎躯微微前倾，势道业已蓄满，在此欲发未发之时，一个人高声说话，打破了这一阵紧张的静寂。这人说道：“两位暂且罢手，我有一言奉告。”

声音娇软悦耳，可是清朗异常，全场皆闻。

场中的罗、雷二人，根本不必转眼瞧看，已知说话之人，便是端木芙。罗廷玉收刀退了几步，雷世雄这才透得一口大气，站直身子。

他们一齐转眼向端木芙望去，罗廷玉首先道：“小姐有何见教？”

端木芙道：“奴家阻扰两位的雅兴，甚感歉疚，但奴家也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只好仗恃着与两位都有点交情，作此不情之请了。”

罗廷玉心想：“这端木芙果然聪明得很，假如不是因为她传我两招剑法，

是以我能够在十招之内，赢得吉祥大师的话，她休想使我停手罢战，不过假如她以后再挟恩干扰我的大计，我决不加理会。”

雷世雄乃是被动挨打之人，如今端木芙把罗廷玉弄开，他立时明白此是因为端木芙看在曾有婚嫁之约这点情份上，暗助自己。

他们各自转念之时，端木芙又道：“从今而后，我们之间无恩无怨，奴家日后自然不会再做出这等行径。”

罗、雷二人听了此言，各自会悟于心。端木芙袅娜地走前三四步，仰天一叹，道：“江湖上仇杀之事，世世代代，无时或已，但却以现下最是激烈可怕，唉……闻话休提，言归正传，相信在场之人，都很奇怪我为何出头打岔，而又聒絮不休。”

罗廷玉道：“假如小姐别有妙思，在下甚愿恭聆高论。”

端木芙道：“罗公子好说了，奴家乃是忽然发觉一件事，想请大家前往瞧瞧。这件事定必使大家极感兴趣。”

她以智慧著称于世，既然这样说法，罗廷玉也不敢一口回绝，别的人更加触发了好奇之心，无人反对。

端木芙道：“假如大家都有兴趣，请随奴家前往，是什么事，诸位一礁便知。”

她当先走去，疏勒国师和基宁二人迅即赶上，加上崔阿伯，变成一个三人卫队。此时罗廷玉、雷世雄、秦霜波以及几位当今一流人物，也和她一同走去。于是次一级之人，都跟随在后面，组成一个浩荡的队伍。端木芙出得村庄，一马当先，向前行去。其他的人都缄默地跟着。

大约走了三四里路，端木芙实然停下脚步。她走到树荫下。似是躲避头上的太阳。除了崔阿伯之外，连疏勒国师也没有跟到树荫去。只见黑压压一条人龙，都麇拥在路上。

端木芙低头看着草地，似是在寻思一个重要的问题。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向雷世雄说道：“雷大庄主，你的眼力经验都不比寻常，请你看看这一片草地，不久以前，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雷世雄不能推辞，只好走上前去，低头观察地面。看了一会儿，说道：“此处似乎发生过一场格斗，有一个人被杀于此，事情发生并不太久。”

端木芙点点头，道：“大庄主眼力过人，果然有领袖之才。你观察所得，与我猜想的完全一样，唉！只不知那被杀之人，尸体到哪里去了？”

雷世雄道：“这一点却无法观察得出了，因为若非拽尸而行，决计不会留下痕迹。”

端木芙目光转到别人面上，道：“当咱们在庄中对垒之时，这儿也发生了一件凶杀血案。这实在是很奇怪之事。我希望能找出尸体，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当先行去，穿过对面那片稀疏的树林，正行之时，罗廷玉高声道：“端木小姐，难道你竟能找得到尸体么？”

端木芙含笑点点头，道：“有时候既然没有线索可供追查，那就只好全凭想象了。”

人人都觉得很奇怪，心想她若然全靠空想，就找得出尸体来，那就真是令人难信之事了。因此大多数人反而抱着看看她找得出找不出尸体的心情，对于那死者是谁，反而不大注意了。

端木芙走出不远，便又停下脚步。原来一条溪流，横亘在她前路。由于

她不是循路而行，是以没有桥梁可以通过彼岸。这条溪流至此恰好转弯，是以河面较别处宽大一倍，转角处河水颜色黝暗，显然相当的深。

端木芙站在转角处，离水面约有五六尺。她俯首下望，高声道：“此处河水甚深，咱们如若打算渡过此溪，断然不能在这儿涉水而过。”

崔阿伯应道：“这个自然，小姐如若要渡过此河，老奴可以搭一条便桥，不须多久时候。”

端木芙摇头道：“不！我们就到此为止。”

她回头一看，便向人群中一招手，顿时出来了四五个大汉。

她高声问道：“诸位想是向来在长江水上行走的英雄，是也不是？”

那些人纷纷点头，其中一个应道：“小可等皆是长江水上出身，但小姐万万不可称呼过当，使小可等汗颜无地，只不知小姐有何吩咐？”

端木芙眼见这条大汉长得方面大耳，气宇不凡，心中动了怜惜之念，当下询问姓名，得知他乃是长江相当有名的水道高手范龙，近两年来侠名甚盛，实是一个铁铮铮的英雄人物。

她微笑道：“奴家意欲劳范兄大驾，到水底捞出尸体来，只不知范兄可曾带着水衣水靠等物？”

范龙精神一振，道：“小可带得有。”

迅即从包袱中取出各物。

端木芙回头向崔阿伯低语数言，随即又向与范龙一同过来的数人说话，要他们在岸边接应。范龙很快就套上了水靠，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纵身跃入水中，竟然全无声息，点水不溅。过了老大一会儿工夫，水面上出现一串气泡，并且晃动旋转，紧接着一个人升起来，露出水面。

艳阳之下，但见三点寒星从岸上人丛中疾射入溪。人人都鼓噪起来，因为这三点寒星分明是暗器，并且快如闪电般射中冒出水面之人。岸上的人龙突然间出现打斗的场面，形成了一阵骚乱。但转眼之间，局势业已澄清，打斗之人只有两对，其余无关之人都避开了。

只见出手的皆是知名之士，两个是尊山庄的阴阳二将宣碧君和徐刚。另外两人一是青城青霞羽士，一是癡僧晏明。雷世雄浓眉一皱，怒喝一声，阴阳二将迅即跃出战圈。而所有之人，在许多人强力指证之下，都晓得暗器就是阴阳二将发出的。

人人都想知道的是：阴阳二将为何要用暗器袭杀范龙？范龙冒起来之时，可曾捞起了尸体？虽然无人得知内情，但有一点却是干真万确的，便是这河湾内的沉尸，必与独尊山庄大有关连。

端木芙发出一串银铃似的笑声，吸引了在场数百人的注意。每个人都深恐听不见她的说话，是以无不凝神噤声，这一来场面虽大，人数虽多，却是静寂无声。

端木芙笑声一收，道：“雷大庄主，贵庄的阴阳二将向来随侍着严老庄主，因此之故，他们今日所作所为，这笔帐不能记在你头上。”

雷世雄苦笑一下，道：“小姐之言对鄙人虽然有利，但底下的话，只怕就使人不大好受了。”

端木芙道：“恐怕正是如此，假如大庄主心中惧怕，不妨独自退开，我虽然很想袒护于你，无奈阴阳二将既然当众出手，这宗事我不能不向天下英雄交代个清楚。”

雷世雄哪里能独自退避，只好硬着头皮，道：“小姐的美意鄙人心领了，

你即管说吧！”

端木芙高声道：“我断定阴阳二将这次出手，乃是奉了严老庄主之命。不然的话，放着现成的一个雷大庄主在此，他们岂敢不先行请示，就妄自出手？然则严老庄主何以发布这等命令呢？自然不外是怕水底的沉尸捞了起来，被天下英雄眼见，无法狡辩。”

广闻大师道：“这就奇怪了，严老庄主乃是一代之雄，今古无双。他有什么事竟怕被别人看见？”

端木芙道：“这道理简单得很，严老庄主天不怕地不怕，却怕手下之人离心离德，如是那样的话，独尊山庄不击自溃，因此之故，他可就不想这河弯中的尸体被手下之人所见了。”

此言一出，议论之声大作。独尊山庄方面之人，以雷世雄为首，以至五大帮派的属下，都默然不语。过了一阵，恢复了极度寂静。

端木芙突然举手向田野那边指去，高声道：“严老庄主，你说是也不是？”

所有的目光都朝她手指之处望去，但见田畴中一望了然，杳无人迹。即使是三尺小童，也难隐起身形。

众人惊疑交集地查看了好一会儿，端木芙发出一阵笑声，说道：“严老庄主其实不在此地，奴家施此狡猾，愚弄了诸位一次，实是迫不得已之举。”

众人要听她的解释，所以仍不做声。端木芙道：“诸位向田野间张望之时，河湾内的沉尸，已经捞了起来。”

所有的目光向河边望去，但见水边的一块平坦岩石上，放着一具尸体，浑身水湿，但面目仍然可辨。

这个死者人人认得，竟是早先与罗廷玉作过龙争虎斗的吉祥大师。支林僧喇地跌落石上，望着尸体，全然楞住。只见尸体上有着刀剑伤痕，还有三枚银钉，钉在脑门上。钉尾光华闪闪，使人一目了然。

端木芙接着道：“我深信尚有别的高手混在人丛之中，假如不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范龙兄第二次冒出水面之时，仍然难免暗杀之祸。”

只要是稍有头脑之人，都判断出她这话乃是实请。因此之故，再也无人怪她施此狡猾伎俩。

端木芙又道：“我虽是晓得此事乃是严老庄主所为，但空口无凭，如何能使大家相信呢？这个问题，使我伤了不少脑筋。一直等到抵达此地，才找出解决之法，现在我说这吉祥大师乃是严无畏所杀，相信没有人说得出的理由了。”

她略一停顿，又道：“范龙兄不愧是水道名家高手，他捞到了沉尸，举出水面之时，竟能同时搅动河水，使人在河岸上看不真切。不然的话，阴阳二将岂知发出暗器？好了，言归正传，我要提到吉祥大师的死因了。”

雷世雄的处境最尴尬不过，他虽设法不让端木芙说下去。但目下在场的一流高手太多，如果授人以柄，群起来攻，独尊山庄这数十人，定必粉身碎骨，难有生还之机。因此他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只听端木芙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是古今奸雄如出一辙的手段。吉祥大师本是不可多得的高手，但他既是败于罗公子刀下，永远不入江湖，也就是再无利用的价值了。是以严无畏毫不犹疑就取了性命。”

雷世雄抗声道：“小姐这话未免过甚其辞了。”

端木芙道：“我哪一点过甚其辞了？”

雷世雄道：“就算你所说吉祥大师已无利用价值之言不错，但让他从此归隐，于本庄有何妨碍？”

端木芙道：“对你没有妨碍，但对严无畏却大有妨碍。这一点你有所未知而已。”

雷世雄道：“如何见得对家师便有妨碍？这妨碍因谁而生？”

端木芙又道：“因我而生。”

雷世雄一怔，说不出话来，端木芙又道：“假如吉祥大师仍然活在世间，令师怕我找他询问一些隐秘之事，因是之故，他便断然下手杀死了这个曾经卖命出手的手下。”

独尊山庄之人，表面上都没有一点反应。可是人人内心中都激起了阵阵波澜。但觉严无畏手段太辣，冷酷无情。这吉祥大师的遭遇，随时随地可以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不禁泛起了自危之感。古语有道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端木芙揭发严无畏这件暴行，果然已发生预期的效果了。

雷世雄高声道：“这件事即使是家师所为，其中亦必有重大原因，决非如端木小姐所言一般。鄙人认为无须哓哓置辩，目下就此别过。”

他传令支林僧归队，便即率众去了。端木芙向范龙道：“范兄已得罪了独尊山庄，今后行动务须小心在意，最好暂时不要单独行动。”

她又转眼望向罗廷玉，道：“吉祥大师的后事，就拜托公子派人料理，妾身另有私务待理，即须上路。”

罗廷玉心中十分感激，因为她捞起了吉祥大师之举，对独尊山庄的打击极大，可能是日后众叛亲离的种因。然而他满腔感激之言，却被她那脉脉含情的双眸给堵了回去，全然说不上口。端木芙想是因为众目睽睽，莫不注意着她的一言一动，所以只含情望了罗廷玉一眼，再也没有其他表示。

她接着向其他的人道别，然后率了西域近百人马，匆匆离去。武当、少林两派，也接着离开了。他们本有数百之众，都驻扎在十余里外的一座古庙中。当程守缺真人和广闻大师率众回到古庙，不久，一批批的僧道先后离开，分路而行。

这是因为人数太多，如果成群结队返回武当山和嵩山，太以惊世骇俗。所以化整为零，分批上路。到了晚间，偌大的一座古庙，已恢复了原先的冷落。又是少林派的主脑人物广闻大师，以为武当派掌门程真人，仍然留在庙中，未曾返山。

天色已完全黯黑，佛殿中的长明灯，照出静寂无人的大殿，一片宁谧的气氛，笼罩着这佛门净地。片刻间，一阵步声响处，几个僧人走入殿堂。灯光骤明，但见这七八个僧人有老有少，他们在佛前行过礼，便退到右下角，那边有几组几椅，灯烛也是此处最明亮。僧人们先后落座，其中一个年纪最老的灰袍僧人道：“广闻师弟，你何故尚不动身返寺？”

广闻大师道：“小弟打算等明朝方始动身，这一次有劳师兄大驾，率领一众同门，赶来搭救，感铭不忘。”

灰衣老僧道：“师弟说哪里话来，方丈大师说，独尊山庄横行多年，咱们乔为武林中大门大派，系天下之重望，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出头对付严无畏。如今借此藉口，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也是好的，愚兄奉命率队前来，做这等水到渠成之事，岂劳师弟挂齿。”

广闻大师那张一团和气的脸庞上，透出十分严肃的表情，环视坐着的六个僧人一眼，缓缓道：“小弟想请问师兄一言，假如罗廷玉公子竟不派人前

来，咱们其势又没有自告奋勇之理，其时师兄有何打算？”

灰衣老僧道：“若是如此，愚兄便领队返山复命，师弟以为如何？”

广闻大师道：“错非是师兄这等德行修养，焉肯就此返山复命呢，小弟也窃以为此计极妥。”他忽然住口，而所有坐着的僧人们，也都微露矍然注意的神色。那六七个侍立着的僧人，只有一两个若有所觉。

灰衣老僧向广闻大师点点头，广闻大师立刻提高声音，道：“何方高人驾到？现身出来谈谈如何？”

大殿门口顿时出现几条人影，当先跨入来的是身量高大头缠布帛的疏勒国师，后面才是白衣飘飘的端木芙。她身后一定是黄衫白发的崔阿伯，然后是基宁和另一个高手札布。

疏勒国师哈哈一笑，声震屋瓦，却在离殿门不远就停下脚步。基宁往左角搬了一张靠背椅过来，给端木芙落座。这等情势，一望而知，疏勒国师并非与端木芙合作，而是甘愿为她效力卖命。是以在这些细节上，处处显出他们对端木芙的尊重。

广闻大师淡淡道：“原来是端木小姐，只不知带了多少部属前来？”

端木芙道：“这一点请你向国师询问，便知其详。”

疏勒国师道：“我所有的手下都来了，假如有人擅出此殿，只怕不易生还。”

座中一个中年僧人哼一声，道：“那也不见得。”

疏勒国师望了他一眼，道：“大师既是不信，何不出去试一试？只不知你的法号怎么称呼？”

那僧人道：“贫僧铁灯，果然有一试之意。”

他站了起身，目光转向灰衣老僧，还未开口，广闻大师竟抢先道：“据我所知，西域诸国高手，必擅箭术。疏勒国师既然敢夸这等海口，必是利用强弓硬箭，遥袭敌人，若是如此，的确不易应付。”

灰衣老僧道：“广闻说得有理，铁灯你且坐下。”

端木芙发出一阵笑声，道：“广闻大师才智绝世，令人佩服，只不知你可猜得出我们的来意么？”

广闻大师道：“惭愧得很，贫僧无从猜测。”

端木芙道：“我们此来，有两个用意，一是动手拼斗，另一则是保护你们返寺。”

这两个目的性质完全相反，众僧都为之愕然。灰衣老僧道：“假如端木小姐存心开玩笑，贫僧等皆是无所事事之人，倒也不怕浪费时间。”

端木芙道：“您一定是清风长老了？我看此处除了广闻大师之外，尚有五位大和尚与您平起平坐，地位必定十分尊隆，只不知能参加贵寺长老会议的有儿人在座？”

她问得好生奇怪，而又十分深刻。清风长老沉吟一下，才道：“既蒙下问，老衲不必隐瞒。此处能参加长老会议的，只有我和广闻师弟两人。”

端木芙道：“虽是比我希望的稍为少了一点，但也可以了，现在我先解释一下我此来的目的。首先说到保护诸位返山这一点。”

另一个中年僧人插口道：“端木小姐提到保护二字，岂不嫌过于夸大么？”

端木芙问道：“大师法号如何称呼？”

这僧人道：“贱号凤尾。”

端木芙仰天一笑，道：“大师何故不敢说出江湖上人人皆知的名号呢？”

那凤尾大师一怔，端木芙已接着道：“你姓郭，名郭，人人皆称郭神拳的便是，我有没有弄错了？”

凤尾和尚道：“小姐说得不错，但贫僧向来不使用这个绰号，出家之人，亦不必提名道姓，是也不是？”

疏勒国师道：“原来阁下就是少林寺大大有名的神拳郭大师，名列两老三师之中，我真是失敬得很。”

郭神拳耸耸肩，道：“国师客气了，贫僧倒没有想到端木小姐探听得这般清楚。”

端木芙道：“假如你晓得我早就有了歼灭少林全寺的打算，你就不会觉得希奇了。”

她的话越说越奇，郭神拳左边一个僧人站了起来，他是在座中年纪最轻的一个，相貌清俊，只有三旬左右。只见他怫然不悦地道：“既是如此，多说无益。贫僧倒要看看你们有些什么手段？”

话声方歇，大袖一拂，发出劲厉的风声。

崔阿伯上前一步，横拐扫去。两下相距尚远，这一拐只是迎着对方袖风扫出，并非扫击那僧人。崔阿伯的九曲拐才扫出两尺，便碰上一股强绝无伦的潜力，竟把他的拐势迫住，不能再向前移动。

自然这一来对方的袖风也就不能袭到端木芙身上，疏勒国师等人皆知崔阿伯功深力厚，眼见他运拐扫出，竟也赢不得对方一记袖风，顿时心中大生惕凛，忖道：“少林寺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这么一个年轻和尚，居然如此了得，余人可想而知。”

札布掣出明晃晃的长刀，猛可遥遥劈去。郭神拳道：“好刀法！”挥拳一击，两股力道相触，发出“嘭”的一声，劲风激荡旋卷，甚是惊人。清风长老道：“师弟子们坐下，都别动手。”

端木芙道：“既然那一位也是长老的师弟，那么想必就是以不老之术著称武林的玉金刚大师了？”

那俊秀僧人道：“端木小姐果然是无有不知。”

端木芙淡一笑，道：“今日贵寺阵容之中，除了广闻大师之外，竟然拥有一老二师，其余的亦必是出类拔萃的高手，无怪听了我的保护之言，很是不悦。”

玉金刚大师道：“敝寺这些人纵然碰上什么危难，以致遭遇不幸，亦不会怨怪小姐袖手旁观。”

端木芙道：“据我所知，独尊山庄已全力调兵遣将，要把贵寺及武当派一网打尽，这一次我敢打赌，严无畏一定亲自出手，这个消息你们爱信就信，不过，在闯出独尊山庄这一关以前，还须先行突破我的包围。”

清风长老举手制止别人并口，徐徐道：“小姐何故要与敝寺作对？”

端木芙道：“贵寺在十六年前，也曾派遣了数百人手离山那一宗公案，如今自应了结。”

众僧面面相觑，尽是茫然不解的神情。

端木芙冷冷道：“清风长老，你是参加长老会议之人，那一次的调兵遣将，你断无不知之理，对也不对？”

清风长老道：“不错，老衲自然晓得。”

端木芙道：“那么我也不必再说什么了，血债血偿，今日不是你死，便

是我亡。”

清风长老站起身，众僧以他马道是瞻，因此全部站了起来。

端木芙尖声喝道：“广闻，昔年那宗公案，是不是你为首发动的？”

广闻大师略一迟疑，才道：“出家人不打诳语，那一次组军下山，乃是贫僧一力主张的。”

端木芙美眸中闪耀出奇异的光芒，冷得有如冰雪，毒处可比砒霜，这是她第一次流露出心中的情绪，竟是如此的强烈，广闻大师那么镇静之人，也不觉骇了一跳。只见她突然站起身，左手一挥。飕飕一阵破空之声连珠响处，百数十支劲箭从门窗间电射入来。

这一阵箭雨自然是对着群僧所发，但听惨叫之声频起，群僧都已跳起身拨打或闪避劲箭，但其中有四、五名僧人，业已中箭躺在地上。要知这些劲箭皆是高手所发，是以比之一般的箭手，又略有不同。这些武术高手不但手眼皆比常人高明，同时又深悉对方将会如何闪避，取准的方位暗中蕴有奇正变化之妙。因是之故，那七八个侍立的僧人当中，已有五人中箭倒地。即使是身份较尊，武功亦强而有资格坐在椅中的七名僧人当中，亦有两人受伤，只不过没有倒下就是了。

端木芙发出尖锐凄厉的笑声，阵阵箭雨，仍然连珠射到。群僧抡拳挥袖，或是以兵刃磕打，大都显得有点手忙脚乱。广闻大师屡次想硬闯过去，出手进犯端木芙。然而形势摆得很明白，端木芙有疏勒国师这个顶尖人物，再加上数名一流高手保护，无论如何，也近不了她的身。但这只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晓得此事大有蹊跷，须得找个机会说明白。假如他近身侵袭了她，此一公案，永远无法弄得明白。

基宁和札布都跃跃欲动，疏勒国师凝神望着对方，口中却发号施令，不许他们上前出手。转眼间一声惨叫起处，又有一名僧人倒下。

清风长老怒气填膺，厉声道：“她既下此毒手，咱们亦可放手反击，咄！速速各就各位。”

他发出号令，只见余下的八名僧人，突然间凑在一起，倏又分散。此时但见钢铲禅杖，以及宽袖戒刀，上下翻飞。八条人影兔起鹘落，互相照应。霎时间已完全抵住那阵阵箭雨的威胁。

端木芙深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转头向疏勒国师道：“他们是施展罗汉大阵中的三十六小阵，现在使用的是金刚阵，以八个人组成，压力越强，抗力越大。等到爆发之时，威不可当，有金刚降魔荡妖，无坚不摧之势。”

疏勒国师道：“那么咱们改变方式，不用劲箭遥攻。”

端木芙道：“好！”

举起右手，发出暗号，登时箭雨减少了一大半，却从殿门外涌入九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曾在中西大会上露过面，皆是一流高手。入得殿来，端木芙指示他们排列成一个三角形的阵势，尖端向着群僧，之后，她又下令停止放箭，少林群僧的金刚阵法也就停下不动。

清风长老暗暗大惊，忖道：“此女深悉我罗汉大阵的奥妙，这金刚小阵的威力尚未发挥，她就移除了压力，看来今日只怕凶多吉少。”

端木芙人在三角锥阵后面，稳如泰山，不虞受袭。她纵声而笑，笑声甚是可怕。接着说道：“清风长老，你在我面前施展阵法，无异是班门弄斧。我端木芙今夜誓必尽歼你们，方肯罢手。”

广闻大师高声道：“你岂可不分青红皂白，便下毒手，以暗箭伤人？”

端木芙狂笑一声，道：“十六年前，你们也曾起过慈悲之念么？”

广闻大师道：“慢着，十六年前，敝寺没有……”话未说完，端木芙已发出命令，那个三角锥形阵迅向前移。

广闻大师一看情势不妙，不暇再说，口中喝道：“师兄速占干位。”

清风长老功行虽深，但临敌应变，以及阵法之学，远不及广闻大师。因此广闻大师不得不出头领导。幸而清风长老道高德重，并不介意领导权转移之事，迅即依言占了干位，余众跟着变化，布下另一个阵势。假如是权力欲望较强，或是小心眼之人，当此要紧关头，还在讲究这等小节，那一定一败涂地，全无挽回劫运的机会了。

众僧阵势一变，端木芙道：“好啊！我们就斗一斗阵法，总要教你们死而无怨。”

她向基宁和崔阿伯吩咐了两句话，这两人齐齐抢出，在三角阵前占取两翼方位，此阵顿时变成另一种阵法。疏勒国师已得到端木芙的指示，以番语发施号令。只见那三角阵底线上的四个人，突然分为两拨，抄上前头，直扑敌阵。这两拨人马宛如两只利钳般攻去，余众亦随之而迫上，透涌出重重杀气，威势惊人。众僧的阵势不攻自破，广闻大师高喝一声，齐齐后撤了六七尺，结集成一个圆形阵势。

端木芙冷冷道：“我有三种奇奥阵法，可以对付你们，其中的一种，立时可以把你们切为四五片，然后以大吃小，逐一歼灭。”

广闻大师道：“端木小姐，请听贫僧一言。”

端木芙嗤之以鼻，道：“你就算跪下求饶，也不中用。我说过今晚定要杀尽你们，方能消心头之恨。”

此时广闻大师如若再说下去，便迹近求饶了。他终究是代表少林之人，如何能使人生出这等误会？换言之，他们纵是全军覆没，亦不能让江湖上有这等流言，耻笑他少林派不敌之时，苦苦求饶。

饶他广闻大师智谋过人，这刻也束手无策，连说话的机会也争取不到，他把心一横，朗朗诵声佛号，道：“诸位师兄弟同门听着，咱们以师门声誉为重，明知其中误会很大，也不能不出手应战。”

端木芙怒呸一声，道：“误会？有什么误会？你们罪该万死，还找出种种藉口拖延时间，真可耻！”

广闻大师肃然道：“贫僧平生只做错了一件事。”

端木芙道：“那一定是十六年前派遣全寺高手之时发生的，对不对？”

广闻大师一付，才道：“对的，但是……”

端木芙尖声道：“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早就宣布过，你们就算跪下求饶，亦难逃一死。”

广闻大师突然间大步走了出去，疏勒师看他大有直闯之势，冷冷一笑，下令部属开一条道路。广闻大师果然踏入他们的阵中，双手皆垂，全不防备，亦等如表示没有出手攻击之意。

疏勒国师喝道：“停下来。”

广闻大师应声止步，圆胖的面上，泛起一抹笑容。疏勒国师道：“你此刻已陷入重困，但我仍然给你一个机会，你可选择突围而出，或是与我放对独斗，但这两途，只怕都难有生机。”

他深知广闻大师不但武功卓绝，同时心智高于群僧之上。如若由他领导群僧，而群僧之中，又有清风长老、郭神拳、玉金刚这等高手，纵然能尽数

歼灭，也须得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因此他故意示以生路，以便先得击杀此人。一旦除去此僧，余下七僧，就容易收拾多了。

广闻大师道：“恕贫僧暂不奉告，因为贫僧心中有一个莫大疑团，无法解答。”

端木芙嘲声道：“你何必拖延时间呢？你希望谁来援救？罗廷玉？抑或是严无畏？”

广闻大师道：“端木小姐，那南海端木世家与你有何干系？”

端木芙道：“这也难怪你会疑云重重，因为你绝对猜想不出我与端木世家究意有何关系！”

第二十八章 金凤玉露对小窗

广闻大师道：“假如这个关系不怕别人知道，贫僧倒是诚心诚意的要向小姐请问。”

端木芙以冷冷的目光，注视对方，过了好一会儿，才道：“好，我告诉你，我便是端木世家唯一尚存于世的人。”

广闻大师身子一震，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端木芙仰天狂笑一声，道：“好，我已告诉过你，现在轮到你回答一声，你想突围而出？抑是与疏勒国师决一死战？”

那么宽广的佛殿中，悄无声息，只见广闻大师徐徐转身，遥向佛祖合十躬身，行了一礼。人人都知他是在面临生死之际，照例向佛祖行礼祷告，然后动手，是以毫不惊怪，亦不催促。

广闻大师行了一礼，头也不回，便道：“端木芙，你胆大包天，竟敢冒充端木世家之人，前来戏弄贫僧，又杀伤本寺同门多人，这等罪愆，已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得。贫僧已向佛祖请罪，要在这沙门净地，大开杀戒，第一个是你视为靠山的疏勒国师，他一则恃技横行于中原，居心叵测。二则助你肆意为虐，兴风作浪。因此之故，定须加以诛戮！此人一除，端木芙，可就轮到你……”

他的声音庄严有力，宛如万钧誓语，大有必能实现之势，纵是平生自负，目空天下的疏勒国师，也被这等奇异的气氛，以及沉重如山的无形力量，压迫得呼吸短促，心情大为紧张。要知他若是当面恫吓，做出种种恶形恶状，疏勒国师是何等人物，焉会被他影响？然而广闻大师却是向佛祖说话，并且是破戒之誓，这种情形，便产生出一种神秘奇异的力量。

端木芙怒声道：“住口！你虽是以为端木世家满门尽皆被害，但人算不如天算，我端木芙偏是漏网之鱼。如今已经长成，为了报这满门被害的血仇，才踏入这嚣扰尘世，你虽是擅长装神扮鬼，但今日想逃得一命，简直是梦想呖语她话声一出，疏勒国师也忽然感到压力尽除，恢复如常，当下厉声接口道：“小姐之言有理，此僧行动大有古怪，想是练有邪术妖法，不可不妨。”

广闻大师直到这时，才回头向他们望去，目光清澈如水，而又十分锐利，他观察对方两人一眼，才道：“贫僧自幼修习大乘佛法，那左道旁门之学，既不会亦不屑去学。咱们虽是决战在即，非生即死，但你们却不要以这等无稽恶言中伤贫僧。”

疏勒国师道：“本人平生足迹所经，不下数十万里，然而好像你方才那样使我心头发生异感的，尚是第一次碰上，这不是邪术妖法是什么？”

广闻大师道：“假如你心灵已经被异感所制，目下又岂能清醒如平常，向我质询？”

疏勒国师道：“那是端木小姐开口怒斥之故，她的声音一传入我耳中，顿时恢复如常。”

广闻大师道：“这样说来，端木小姐也懂得法术啦？”

疏勒国师道：“她博识天下百家千门之学，这法术一门，在她而言，自然算不了什么。”

端木芙仍是陷入沉思之中，竟不开口。广闻大师冷冷道：“疏勒国师，你且看看，她可是受贫僧所制，是以不言不动？”

疏勒国师回头望望，面上掠过迷惑的表情，旋即回头道：“本人一生专

攻武学，这等法术之道，全然不懂，但你不妨告诉我，她心灵是不是已受你所制？”

广闻大师嗤之以鼻，道：“你们如是想用这等手段，使我少林寺蒙上恶名，实在太卑鄙可耻了！”

他转眼向端木芙望去，高声道：“端木芙，贫僧要动手啦！”

端木芙眼珠一转，道：“你今日想不动手，已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我看你大概是准备以魔功催激起功力，同时以魔力应战，对也不对？”

广闻大师毫不迟疑，颌首道：“不错，目下你纵然生出悔意，有心求和，亦难使贫僧改变决心。”

端木芙冷笑道：“你放心好了，我早说过今晚定要把你们全部诛灭，我指出一点，你就明白我的决心并非空言，那就是你深诸魔功魔刀之事，并非秘密，我既要杀你，难道对此全无对策？”

广闻大师道：“虽有对策，但武功之道不比秤金量银那般算得出准确数量，以这件事而论，你焉能估计得出我的功夫到了什么地步？”

端木芙道：“这果是你唯一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然而据我所知，你如是全力施展魔功，激发全身的潜能，则纵然得胜，你自己亦难以活命，而你便是罪首祸魁，只要你活不了，别的事都不必计较。”

广闻大师冷冷道：“如此甚好，贫僧亦与你们有誓不两立之心，决计不惜同归于尽……”

他提一口真气，面色顿时变得血红，这正是他初步施展魔功的征象。忽听后面的清风长老高声道：“广闻师弟，在你行将出手以前，愚兄有一句话问你。”

广闻大师吐一口气，散去魔功，应道：“师兄有何话下问？”

清风长老道：“愚兄掌管本寺十大秘典多年，在我记忆之中，师弟你未曾借阅过哪一部魔刀典，如何竟通晓这一门功夫？”

广闻大师道，“难怪师兄感到奇怪，小弟是向明月师兄借阅的。”

那明月长老便是与清风合称二老的一位高僧，在武林中亦是无人不知的一代名家。

清风长老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明月师弟接管此职，既是从他手中借阅，难怪我不知道了。”

他掐指一算，又点点头，端木芙道：“清风长老忽然插口询问此事，竟是因何缘故？”

清风长老道：“贫僧算算时间，颇为正确，在未询问之前，的确不能置信他已练成这门功夫。”

端木芙道：“以广闻大师的天份资质，练成这门功夫，何足为奇。”

清风长老道：“那也不然，这一门功夫，如若要求有所成就，势必花上十年以上的时间，老衲长居山中，浑忘岁月，竟不知已把掌管秘典之职移交了十一年之久，假如未越过十载，广闻师弟就算练过这门功夫，亦未堪派上用场。”

端木芙一怔，道：“那么在十一年前，他竟不懂得这一门功夫么？”

清风长老迟疑一下，才道：“此事对小姐似是很重要，如此老衲不妨告，在我移交此职之前，他绝对不懂，同时亦不可能从任何同门前辈处学得，因为目下除了广闻师弟之外，敝寺上下同门，没有一人练过这门功夫。”

端木芙道：“长老你身份不比等闲，这种话不能乱讲，定要负责才行！”

清风长老佛然不悦，道：“老衲平生从未打过诳语，端木小姐既然相疑，以后休与老衲说话。”

端木芙对他的怨言浑如不觉，凝眸自语道：“既然如此，则十六年前之事，大有可疑了……”

她突然又向清风长老道：“您可知世上还有哪一家派懂得这一门功夫么？”

清风长老默然不语，显然他很介意端木芙刚才的态度，疏勒国师才智过人，一看这等场面，便知请将不如激将，当下哈哈一笑，道：“这个问题只怕他们也不知道，端木小姐何不自行查访？”

清风长老果然不服这口气，冷笑一声，道：“老衲焉有不知之理？”

疏勒国师故意装出大感意外的神态，哦了一声，道：“这话可是当真？是哪个家派呢？”

清风长老道：“是端木世家！”

端木芙一怔，道：“这话可是当真？”

她乃是情急而问，这话冲口而出，清风长老见她又是不信，面色一沉，其寒如冰，冷冷道：“你莫与老衲说话！”

端木芙这才晓得又得罪了这个老和尚，但现在她已无暇解释，沉吟自语道：“若是端木世家亦识这门武功，我如何会不知道？”

这个问题，别的人莫说不能回答，甚至更引起了重重疑团，只见端木芙泛起一抹冷笑，自语道：“假如又是此人一手布下的迷阵，这个人实在太厉害了……”

广闻大师朗朗诵一声佛号，道：“端木芙，你到底是什么人？”

端木芙道：“你怀疑我是什么人？”

广闻大师道：“昔年端木世家遭遇大难，贫僧费尽力量才得到敝寺方丈大师同意，派遣了数十高手，迅赴南海驰援，然而我们迟了一步，端木世家业已船毁人亡，无一幸免，可是你今自称端木世家之后，这话可以欺瞒天下之人，却瞒不过贫僧。”

他那圆圆胖胖的脸上，泛起一层煞气，与他平日的和蔼可亲，完全不同，正因如此，才特别的骇人。

端木芙慢条斯理的道：“这话好笑得很，既然你说是船毁人亡，那海上波浪万顷，茫茫无际，你如何晓得有没有生还之人？”

广闻大师道：“这一点你也不要装傻，端木世家上下活口，完全被杀而埋在一个大坟坑之中，贫僧详细点算过，怎会不知有无人生还？”

端木芙道：“那么你一向与端木世家很相熟的了？”

广闻大师道：“当然相熟啦，那端木夫人与贫僧乃是青梅竹马之交，及至她嫁到端木世家之后，我因她之故，也就认识了端木世家所有的人。”

端木芙道：“大师可曾想到那个杀害端木世家之人，为何不把尸体丢弃在大海中，却反而埋于坟穴，使别的人得以眼见，并且得以证实这件惨案？”

广闻大师道：“想是想过了，但难有满意的答案，你或者可以告诉我，对也不对？”

说罢，还冷笑一声。

端木芙道：“我不妨把刚刚想到的答案说出来，你自家斟酌估量一下，我认为那人作此安排，用意有二。第一点，这等满门诛戮之举，决不是一两人就能办到的，人数既多，则下手之时，定必极为混乱，因此他们规定每杀

一人，定须留下尸首，以使查核。”

广闻大师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道：“此理虽然讲得通，但听起来依然有怵目惊心之感。”

端木芙双眸中涌出泪珠，但她仍然继续说道：“第二点，这个主谋之人，才智绝世，老谋深算之处，天下罕有其匹，他故意留下这些尸体，为的是好教端木世家的朋友，死了报复之心。”

佛殿中除了噼噼啪啪的火炬之外，别无半点声息，气氛是异常沉重紧张，端木芙只停顿一下，又道：“端木世家的朋友，一看全都被害，心情立时两样，假如其中尚有一些人生死未卜，情况便不同了，何况端木世家非同小可，若非势力异常强大的门派，焉能办到？”

广闻大师凝眸望天，半晌无言。端木芙又道：“广闻大师，今夜不论你杀死我，抑或是我杀死你，但有一件事必须讲明。”

广闻大师道：“什么事？”

端木芙道：“你率贵寺数十高手前往南海之举，乃是确切不移之事，你虽说与端木世家乃是好友，但照事论事，你这一帮人马，却有力量向端木世家下这等毒手，对也不对？”

广闻大师面色一沉，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端木芙也瞪大双眼，厉声道：“我要你先证明你与端木世家是朋友！”

广闻大师初时很愤然，但他终究是才智过人之士，略一考虑，觉得这真是当急之务，自己只要洗清了嫌疑，可就轮到自己去对付她了。

他点点头，道：“贫僧与端木夫人不但是童髻时的好友，到了长大之时，更是知心良伴，但其时贫僧家道中落，甚是贫困，而端木夫人家中，却日益贵显，因此之故，我和她之间，已生出一道看不见的鸿沟……”

说到这里，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目光茫然投向殿顶，似是忆起昔年旧事，以致心中无限惆怅。他只停歇一下，又道：“贫僧弱冠之年，本应向端木夫人家中提亲，但其时已到门不当户不对，先父母都羞于攀附贵显之家，先父的一个朋友得悉此事，一方面介绍贫僧到少林寺学艺，另一方面，去探端木夫人家中的口气，他得到的答复是只要贫僧学武有了成就，能够立身扬名于世，即可论及婚娶。因此之故，贫僧日夜用功，勤修苦练……”

他娓娓道来，这等缠绵情史，出自一个高僧口中，实是份外动人。端木芙皱起双眉，问道：“难道讲定之事，也会发生波折么？”

广闻大师道：“不错，但贫僧若修了三年武功，打算下山，投身镖局，或是参军从戎，博取功名之时，回得家中，方知端木夫人已经亲自答允端木世家的婚事。”

他吸了一口气，又道：“这个消息，不啻晴天霹雳，贫僧当夜越墙入见端木夫人，问及此事，她居然当面证实，并且很残忍的告诉我，说端木公子风度翩翩，使她一见倾心，终于坠入爱河之中，不能自拔。”

端木芙双眉皱得更紧，道：“假如你的话不是虚构，则你的遭遇，实在太可悲了。”

广闻大师徐徐道：“是的，贫僧遭此打击，万念皆灰，回到少林，便削发出家，全心沉浸于武学中，一晃即过了二十余年，贫僧有事到金陵去，不想邂逅端木夫人，从那一次开始，贫僧时时到她家中，竟与端木公子结为好友端木芙道：“然则你心中对她移情别恋之举，竟能不记恨么？”

广闻大师道：“贫僧出家之后，深研佛法，专心习武，这等多数年前的儿女之情，早就已经淡忘了。”

端木芙道：“果真如此么？我猜你重见端木夫人之时，她已经又老又丑，对也不对？”

广闻大师摇摇头道：“恰恰相反，她比从前更加艳丽，岁月似乎不能在她身上留下一点痕迹，我其时深信自己真的忘怀了这一段恋情，谁知十多年后，她一封求援之信，才使我得知实是没有忘记她。”

端木芙道：“你率众驰援之举，乃是朋友之间的常理，如何能说是你未能忘情呢？”

广闻大师道：“但事实上我接到求救信之时，我心中涌起了恨意，决定不加理睬，装作不知此事，过了几天，我翻来覆去的想着这件事，方知自己从前以为业已四大皆空，看破了世情，其实却不然，这么一想，方始恍然大悟连忙去向方丈大师求助。”

端木芙厉声道：“假如你不延误了数日，端木世家便不致满门受害了！”

广闻大师满面更是悔恨之色，道：“是阿，贫僧如不延误，端木世家便可能不致全遭毒手了。”

端木芙冷冷道：“你既然怀恨于心，谁知道这凶手，是不是你本人呢？”

广闻大师哼了一声，道：“贫僧如果是凶手，则敝寺上至方丈大师，下至其他一些后辈门人，竟然皆是帮凶了？嘿！嘿！我少林寺就算再不成材，亦作不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端木芙道：“这话虽是有理，大可置信，然而端木世家与少林寺亦有过怨嫌，例如这一门魔刀及内功心法，端木世家乃是得之于少林寺的，对也不对？”

清风大师霜眉一耸，高声道：“你说过不知端木世家懂得这门功夫，但如今竟知道其中来龙去脉，岂不是奇怪？”

端木芙道：“我是数日前才听另外一人提及，但心中尚有存疑，未敢遽信，因此我用此法出言相探，以窥真伪，自然我现在已晓得那人没有骗我。”

广闻大师迫前两步，疏勒国师横身阻挡，道：“大和尚，你最好退开些！”广闻大师这才警觉地退了两步，这时端木芙便泛起一个感觉想道：“自从我一提到端木世家之事，此僧便时时做出了忘我之事，以他这等修养与才智，若然此事不是对他万分重要，焉会时时失态，因此，现在我大概可以相信这件血案，不是少林寺所为了。”

此念在心头一掠即逝，只听广闻大师道：“端木芙，姑勿论你是什么身份来历，贫僧只要请教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苦苦追究这一门功夫之举，有何用意？”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广闻大师，假如你放心得过，咱们到那边角落密谈几句如何？”

广闻大师道：“贫僧有什么放心不过的，然而此事非同小可，敝寺长老同门多人在此，如能一同听见，必是有利无害之举。”

端木芙冷冷道：“那就算了！”

广闻大师就长笑一声，迅即取下了戒刀，顿时寒芒杀气，充弥全殿，人人一望而知他已立下非常坚决的心愿，是以才造成这等慑人心魄的气势。端木芙低低道：“国师小心在意，看来这一场血战，势所不免了。”

话未说完，清风长老高声喝道：“广闻师弟，暂时不许动手！”全殿寂

然，都看广闻大师有何反应。广闻大师应道：“长老师兄，小弟深信此女必与昔年端木世家这一件惨案有关。小弟一想起此事，便愤恨填膺，热血沸腾……”

清风长老道：“假如你不把这件惨案的疑云澄清，本寺终是沾惹嫌疑，因此之故，师弟你务要暂抑个人之恨，多为大局着想。”

广闻大师叹口气，很勉强的道：“既然师兄如此说，小弟岂能违逆，好，端木芙，咱们到那边说话。”

他首先向佛殿另一角走去，此殿极为宽大，因此在那边说话，若是放低声音，这一边断断听不见。

端木芙也放步走去，一面向清风长老道：“奴家有一段时期错疑是贵寺，殊深抱歉。”

清风长老只哼了一声，目送崔阿伯护侍她走去，耳中听到一个僧人低低道：“咱们伤亡人数不少，难道一声道歉就可了事么？”

清风长老道：“当然不行，但等一下再说……”

广闻大师在另一角落中，等端木芙行近，双目射出比刀剑还锐利的光芒，盯视着。

端木芙道：“奴家确是端木世家唯一仅存之人，这是因为奴家出生未久，便过继与我亲娘舅因此我一直是姓周名芙。”

广闻大师一怔，道：“然则端木夫人从来不向外人提到此事么？”

端木芙道：“不但不向外人提及，连我自己也一直不知道，假如不是崔阿伯最近告诉我的话。”

广闻大师目光转到崔阿伯面上，道：“这样说来，老施主与端木世家的关系一定很深的了，只不知当贫僧时时与端木世家往还那一段时期，老施主可是在金陵？”

崔阿伯道：“老朽奉夫人之命，早在小姐出生之前，已随周老爷仕宦全国各地，负起保护之责，因此从未听闻过大师之事。”

广闻大师道：“原来如此，不错，端木夫人娘家姓周，此是外人绝对不知道的秘密，不过单凭这一点，贫僧仍然不敢全信。”

崔阿伯道：“若果你要证据，只怕很难很难。”

端木芙突然间移开面上的秀发，露出整个面庞，向广闻大师道：“那么你瞧瞧我的面貌。”

她已从武当掌门程真人口中，得知自己与母亲年轻时十分相肖，但她后来大为发福，所以看来便不相似。因此假如广闻大师只见过端木夫人后期的面貌，一定感到不似而生疑，岂知这一来他反而被证实所言皆伪了。广闻大师眼力非同小可，虽是光线黯淡，但仍然看得一清二楚，他起先皱起眉头，但旋即恢复如常。

双方都不做声，广闻大师似是陷入沉思之中，端木芙迫近两步，柔声道：“你想什么？”

广闻大师目光掠过她面上，随口应道：“没有什么。”

接着又道：“红药，你为什么老是喜欢知人家心中是想什么？”

端木芙仍然柔声道：“你不肯说就算了。”

广闻大师忙道：“我不是不肯说，而是……”

他话声突然中断，愕然注视着她，半晌才道：“相貌和声音都可以遗传，但难道连说的话也能遗传给你？”

端木芙道：“这一点不是重要的事，奴家只要知道，我像不像端木夫人？”

广闻大师道：“她年青之时，正是你这种样子，连声音神情亦无一不像。”

端木芙道：“那么你现在还信不信？”

广闻大师长叹一声，道：“信是信了，可是你已闯下大祸，连贫僧也不知如何方能收拾起来。”

端木芙不接这个话题，说道：“前些日子，有一个刀术高手萧越寒出现于江湖，他凭仗魔功心法，以及魔刀招数，杀得独尊山庄许多高手无法抵挡，这个人连结了海上六大寇，牵制着独尊山庄大部分力量，然后趁机向我下手，差点就被他达到心愿了。”

她非常小心地注视对方任何表情，接着道：“这个人是谁，大师可知道么？”

广闻大师道：“本寺在武林中，人数最多，遍布天下各地，贫僧每隔一两年，总是秘密行遍各处重要地方，次次都嘱咐本寺得力之人，密切注意刀法特高而又行踪奇异之人，因此海上六大寇一旦蠢动，而又有萧越寒此人出现，贫僧顿时得知，率领了五个帮手，迅即下山访查，可惜直到你已杀死萧越寒，我们才查出他的下落，假如他尚未死，贫僧定有法子叫他供出种种内情。”

端木芙道：“如果你与他全然无关，而此人又识得魔刀奇功，则可知必是袭杀我全家的仇人的手下。”

广闻大师道：“我亲眼见到那些尸体，其中有二十多具是凶手，因此推测得出对方果然是深谙魔刀心法之人，毫无线索，却如何猜得到呢？”

端木芙道：“我家的剑法武功，亦是秘传绝艺，天下各家派难有胜过我家的，这等杀尽全家之举，错非这一群凶手尽皆修习一种极为毒辣厉害的武功，如何办得到？初时我也不知，后来遇见萧越寒，方始敢断定必是这种厉害武功，我顺便问一声，我家的剑法，大师可知道？”

广闻大师道：“端木世家的武功来历，当今武林中知者有限，贫僧不妨告诉你，你家的剑法以奇诡克毒见长，只怕世称邪功魅剑就是了。”

端木芙道：“我亦作如此猜……”

她目光射向对方，又道：“大师想必也知道我家有一座武库，设在某一处极隐秘之所，对也不对？”

广闻大师道：“是啊！端木夫人也曾提及此事。”

端木芙道：“这座武库在什么地方，大师想必也是知道的？”

广闻大师道：“贫僧本可以知道，但我一听说端木公子嘱咐过她不可向外人提及，便不让夫人说出来，以免她破坏了家规。”

端木芙道：“换言之，你至今仍然不知武库的所在地？”

广闻大师道：“当然啦，昔年既然不愿知道，难道如今反而晓得么？”

端木芙道：“但这座武库之中，竟不见贵寺的魔刀神功，不知是何缘故？”

广闻大师道：“这等情事，恕我无法奉答了。”

端木芙道：“从种种迹象看来，只要查出还有哪一派懂得这一门功夫，几乎就可以肯定仇家是谁，对也不对？”

广闻大师摇摇头，道：“如果这般简单，那倒是好办了，试想这一门功夫既然敝寺尚有秘本，便仍有流传出去的可能。其次，那个仇家亦可能把这门武功设法转传给别的家派，这等嫁祸东吴的手法，岂足为奇。”

端木芙沉吟一下，在旁边的椅子坐下，说道：“是阿，萧越寒的出现，

除了真想杀死我之外，还有深意存在，相信大师的行踪，以为练成这宗绝艺之事，这个仇家早已晓得，是以故意显出马脚，假如萧越寒能杀死我，自是无事，如若不然，我迟早会跟大师你拼上，正如今宵的情况一般，幸而这祸事还未曾闹得太大，这却是那仇家失算之处。”

广闻大师道：“从那仇家杀害你全家的手法看来，此人心机之深，可能有这等本领安排下今日种种圈套，不过照事论事，你今日惹下的祸，不能算小了，贫僧虽然颇有份量地位，但这一件事情，只怕亦无能为力……”

端木芙举手阻止他说不下去，想了一下，才道：“我或者有办法解决，广闻大师，你既是我家故交长辈，关于复仇之事，自然须与你密切联络配合。”

那边清风长老已现不耐之色，其余数僧，亦是如此，疏勒国师一看躺在地上的七僧，只有两个转侧呻吟，其余的僵死不动，心中十分担忧，忖道：“如果弄明白少林寺非是仇人，这宗公案，不知如何了结，唉！假如端木小姐不是事先在箭簇上了毒药，这些僧人个个皆是功力极为深厚之士，虽然中箭，亦不至于丧命……”

他们又等了好一会儿，只见端木芙和崔阿伯迅快回到阵内。她的面上，似乎微微带着愁容。疏勒国师一面察看对方和广闻大师聚议的情形、一面向她问道：“你们误会固然冰尽了，但这一宗公案，却不易解决得呢！”

端木芙道，“是啊，我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了。”

疏勒国师马上发出号令，顿时又有七八名高手拥入佛殿，与早先这一班人，结为阵势。此时他们这方面可说是高手如云，猛将如雨。

少林寺虽然也尽是一流高手，但人数太少了，又有伤患之人，实在不能当场出手报复。清风长老高声道：“端木小姐，敝寺虽然已得到你的相信，不会是杀害你全家的凶手。然而今日伤亡之人甚多，这一宗公案，老衲也做主不得，只好返山向方丈大师报告。”

端木芙有气无力地道：“这事不是道歉赔罪就可以算数的，长老返山会商之举，乃是理所当然，还望长老及诸位大师为我美言一二，唉！这等误会之下，闹出如此惨剧，我心中实在极感痛苦。”

清风长老道：“正如小姐自己所说，这一场惨剧，虽然出于误会，可是人命关天，加上敝寺声誉等问题，实在不易处理。老衲等虽然同情小姐你的遭遇，但假使敝寺决议报复，老衲到时有缘相见，手下亦容情不得。这一点至祈小姐谅解。”

端木芙道，“假如贵寺认为非报复不可，长老便得执行命令，乃是理所当然之事。我岂敢见怪清风长老和诸位大师呢！”

清风长老向众僧摆摆手，他们迅即抱起那些伤亡之人，退回殿后。端木芙长叹一声，说道：“国师，我们走吧！”

大队人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座寺庙。在沉默中，这一支由近百武术高手组成的大军，不知不觉已走了十多里。

端木芙忽然停步，后面大队人马也跟着中止了前进。疏勒国师一直是骑马傍贴着马车，这时转向车厢望去，问道：“小姐敢是醒悟出一件很惊人之事？”

端木芙道：“虽然相当惊人，却不是突然醒悟的。”

疏勒国师道：“我对你身负血海深仇之事，全无所知，是以很难得帮助你推想，只不知你可曾确定了仇家是谁没有？如若已经确知，咱们眼下实力坚强，可以立时兴兵前往报仇雪恨。”

端木芙道：“你的盛情我非常感激，但目前还谈不到这一步，倒是有一场硬仗先得应付。”

疏勒国师大感兴趣，问道：“什么硬仗？几时动手？”

端木芙道：“以我猜想，少林寺诸僧必定又有灾难。咱们如若暗暗赶回去，便有一场硬仗好打了。”

疏勒国师道：“既然如此，咱们马上转回去。”

端木芙道：“我正在寻思可有法子形成一个合围之势，假如能通知罗公子这一路人马，再加上武当及武林各家派的名家高手，便能一举歼灭独尊山庄了。”

疏勒国师道：“你深信独尊山庄一定会等咱们离开之后，便去对付少林众僧么？”

端木芙道：“是的，我深信必定如此。”

疏勒国师道：“既然如此，我便派莲姬去通知罗公子。”

端木芙陷入沉思中，只点点头。疏勒国师立刻吩咐莲姬速速赶往那个村庄，通知罗廷玉。

他对她说道：“你可当面告诉罗廷玉，说是独尊山庄打算杀害少林众僧，嫁祸于端木小姐身上。这是正面打击独尊山庄的绝佳机会，我将挑选七八名高手，亲陪端木小姐赶去。余众驻扎于此。这样他翠华城大队人马，以及中原武林妖雄如是赶了去的话，便不会有意外冲突之事发生了。”

莲姬连连点头答应，疏勒国师又道：“我和端木小姐此去，人少势孤，定须翠华城这一路人马及时赶到才行。所以我限你半个时辰之内，必须赶到那村庄。这样罗廷玉便可于一个时辰之内率众抵达。如若误了时间，后果不堪设想，你听明白了没有？”

莲姬道：“主公放心，我已熟悉路途，半个时辰之内，必能赶到。”

疏勒国师挥手道：“速速去吧！”

莲姬勒转马头，催马疾驰。她的坐骑乃是西域名种良驹，脚程极快。加上莲姬骑术精湛，是以速度惊人。

在黑夜中策马疾驰，实是十分危险之事。一个蹶颠，摔下马来，纵是一身武功，亦有丧命之虞。大约驰行了七八里路，跨下的名驹曾经蹶颠了好几次。假如莲姬骑术稍差，早就得摔死了。又疾驰了数里，莲姬估计那村庄就在前面，相距最多只有三四里路，顿时大为放心，入放缓了速度。

她此时不必全心全意放在道路上，是以有余暇寻思别的事。她不想还没事，这一寻思，突然勒住坐骑。清冷的晚风，吹得她头脑十分清醒。

她暗暗忖道：“假如我不能及时召援，主公他们势必陷入险境。但主公武功通玄，敌人决不能伤得了他。固此最危险的却是那个端木芙了。”

想起了她，莲姬可就情不自禁的泛起满腔妒念。只因疏勒国师之所以帮助端木芙，既非为了正义，亦非为了厚利，自然是为了端木芙这个人。她轻而易举地就把莲姬击败，使疏勒国师甘心为她所用。在莲姬心中，当然十分怨恨难受。莲姬深知端木芙武功极有限，心想到了性命交关之事，疏勒国师他总是须得先顾自己，这一来端木芙必被对方掠去或是当场杀死无疑。

她细细思量此事能不能行，不知不觉已耗去一点时间。假如是别的女人，在妒火中烧之下，必定毫不迟疑地这样做了。可是莲姬终究是西域人氏。在西域诸国，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中，女人地位甚低，法律明文规定可娶多妻。因此之故，莲姬的妒火，比中国的女人远远不及，故此她才会迟疑不

决。她深深吸一口气，忽然推翻了早先的想法，催马行去，一面想道：“不行，假如主公事后发现我故意延迟，那时候我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时候她已完全改变了心意，决定如限赶到。当下策马行去，好在这三四里地，只是片刻工夫而已。才走了十余丈，忽见前面路上有一个人迎面而来。但见此人身量高大，穿一袭长衫，手中似是拿着一把特别长的折扇，只这么几步路，他已经打开扇凉，又合拢来的弄了好几次。

双方迎面而行，霎时迫到切近，莲姬戒备地望去，但见此人衣冠不整，衣敝履破，简直是个穷途潦倒的文士。她略为放心，但双目仍然紧紧盯住此人。那落魄文士突然伸手一拦，莲姬只好勒住马，问道：“你干吗拦住我去路？”

落魄文士道：“你一个妇道人家，如何在深更半夜中，独自骑马乱跑，咦！这匹马实在太神骏了，是你的么？”

莲姬没好气地道：“当然是我的啦，我爱怎样那是我的事，你管得着么？”

落魄文士道：“话不是这么说，假如你是中华人氏，犹有可说，但你分明是异国佳人，可就不由得不关心了。”

莲姬心知自己的装束衣饰以及面纱，已证明自己不是中国人。因此这一点既不必否认，亦无须惊奇。

她心念一转，道：“先生你是读书人，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所以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你回答得出，我就有问必答，如若你答错了，对不起，我不会再跟你讲话。你也不得拦阻于我。”

落魄文士敞声大笑，道：“好极了，你问吧！”

莲姬道：“你既是认为我是异国之人，那么请你指出我是哪一国之人？”

落魄文士没有立刻做声，似是被她问得哑口无言。莲姬嘲声而笑，道：“得啦，你快快让开，你这叫做自取其辱，可怪我不得。”

落魄文士摇手道：“等一等，谁说我认不出来的？姑娘你必是和阆国人，是也不是？”

莲姬一怔，道：“你怎会知道？”

落魄文士笑道，“我不但已读破万卷书，并且又行过万里路，能够认出你是哪一国人之举，在我来说微不足道，何须感到奇怪？”

莲姬突然恍悟，道：“你可是武林人物？”

落魄文士道：“不错，也算得是武林之士。”

莲姬道：“我在大会上露过面，怪不得你晓得了。”

落魄文士道：“我当时没有在场参观，竟不知你曾当众宣布自己的国籍。”

莲姬想了一下，道：“不错，我根本没有提及国籍，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

她虽然是十分聪明之人，但性格爽直坦白，是以竟照实说出。

那落魄文士欢然笑道：“既然你自己也承认了，那么我就开始发问啦！”莲姬没有做声，对方便道，“你半夜三更，还在路上行走，定是身有急事，对也不对？”

莲姬道：“对，但你如果问我那是什么事，我决不告诉你。”

落魄文士皱眉道：“你应该有问必答才是。”

莲姬决然道：“不行，别的问题我可以答你。”

落魄文士见她心意甚坚，没可奈何，道：“好吧，我且问你，你的目的地是不是前面那个村庄？”

莲姬道：“是的。”

落魄文士道：“假如我不许你前往，你便如何？”

莲姬冷冷道：“那就出手杀了你。”

落魄文士大笑一声，态度声音都十分狂放不羁。莲姬芳心暗怒，道：“你以为我不敢取你性命么？”

“那倒不是。”

对方答道：“我只是笑你这个外国佳丽未免太过夸口了，你既不知我是谁，自然也不知道我的功夫到了什么地步，怎敢如此夸口？”

莲姬点点头，道：“你这话倒是有理。”

那落魄文士道：“你不失为率真坦白之人，觉着我的话有理，便自承认，毫不狡辩。这种性格，真是使人欢喜。”

他停顿一下，又道，“我姓文名达，外号庐山狂士。你想必就是莲姬夫人了？”

莲姬道：“是的，我就是莲姬。文先生你的大名，我们也都听过。据说你武功相当高强，为人狂傲不羁，浪迹江湖，向来是一意孤行之士。”

文达不觉露出讶色，道：“你们连我也知道，真了不起，须知我浪迹江湖的时间不算长，也没有做过什么惊人的事业。”

莲姬估计时间已经是半个时辰之限，假如抵达那村庄中，见到罗廷玉，还得说上一阵话，时间便绝对不够了。

所以她突然着急起来，道：“文先生，我们有话以后再谈，现在我有一件要紧之事，赶着去办。”

文达道：“什么事，可是去见罗廷玉罗公子？”

他一言中的，使莲姬反而心生疑虑，忖道：“他为何容易就猜中了？敢是故意在这儿堵截我的？”

当下应道：“不，我另外有事。”

文达道：“你最好坦白告诉我，或者对你有点帮助。”

莲姬想道：“我与他从不相识，毫无关系，他怎会帮助我？说不定他已被独尊山庄网罗了去，所以要哄骗出我的真话。”

这么一想，更是不肯泄露机密。当下说道：“文先生，我要办的事，不愿别人晓得，这也是人之常情，你怎能强迫我非说不可？”

文达哈哈一笑，道：“这话虽是有理，无奈我已认定你欲办之事，与我大有关系，是以不肯轻轻放过了你。”

莲姬怒声道：“这样说来，我竟是非动手不可了？”

文达耸耸肩头，道：“悉随尊便。”

莲姬身在马上，也不见她有何动作，那匹骏驹突然迅快的连退七八步。但见莲姬迅即在鞍边摘下一根钢矛，大约是七八尺长。此时坐骑已改退为进，蹄声暴响，宛如驰雷掣电般向文达冲去。她手中的钢矛，在黑夜中精芒闪动，虽然此矛尺寸在马上兵器而言，算是短的。可是用来冲锋突围，自然比寻常刀剑的威势又大上许多倍。尤其是以一对一，这一根利矛，实是厉害之极。一眨眼间，她手中的利矛已迫近文达，矛尖力挑，迅如闪电。

莲姬这一记攻击，在气势速度上真能使千军辟易，凌厉之极。尤其是她胯下的良驹，脚程极快，如若冲过敌人，谁也休想追得上她。庐山狂士文达狂笑一声，但霎时间这阵笑声已随着奔马移退了老远。敢情他身子挂在矛尖上，并非自行跃退。那匹骏马奔行之势很快就减低了，终于停下，原来文达

举脚挡住它的视线，使它无法驰骋。

文达本是以折扇黏压着矛尖，那马一停，他双脚一沾地，立时传出一股绝强的力道。莲姬哼一声，自知抵挡不住对方的内力，目下只有从两条路之中选择其一。一是丢弃了长矛，一是跃落地上。但前者予敌人以趁势反击之机，后者则尚可借跃落之势，卸去对方一大半的内力攻势。顺此她被迫无奈的跃落地上，顺势撤回钢矛。

文达摆扇取凉，状至暇豫，口中说道：“莲姬夫人，你这一记强冲之势，如果换了一个武功稍差之人，目下定必肚破肠穿，被你一矛挑死了。”

莲姬道：“是又怎样？”

文达道：“人命关天，你难道竟无丝毫不忍之心么？”

莲姬厉声道：“谁叫你阻挡我的去路。”

她心中怒火熊熊，猛烈地燃烧起来。因为这个庐山狂士文达，已耽误了很多时间，就算现在马上让路，也未必赶得及了。其时受害之人，难以数计，因此她焉会为了杀死一个人而生出不忍之心？”

她绰矛欺近对方，突然一招“破壁穿云”，钢矛化作一道光虹，电急刺去。这一招又与马上出手时大不相同，比较起来，虽然没有那么迅急威猛之势，却多出灵活刁毒的手法，似是更难招架。庐山狂士文达一招“如封似闭”，折扇一敲一推，好像是毫不费力便化解了对方的予势。

莲姬运矛再攻，转眼间连发四招，招招皆是十分恶毒奇奥的手法，加上强劲的内力，威势凌厉之极。文达一面以奇巧手法破解敌矛招数，一面运起内功，从折扇上发出一道强大无伦的潜劲。

表面上仍然轻松地挡住她这一轮急攻。但他心中却十分沉重，隐隐觉得今晚之事大有蹊跷。他迅快想道：“此女的一身武功，固然十分不凡，如是寻常高手惹上了她，只怕难逃一死之危。但这还不是我最感忧虑的，因为她眼中的怒火，心中的杀机，竟是如此强烈，可见得我阻路之举，分明已触犯了她的大忌。”

他心念一动，手中折扇硬扫出去，“当”的一声，竟把莲姬连人带矛扫出五六步之外。他没有趁机欺入迫攻，反而退了数尺，高声道：“我可不想杀死你，然而你若继续苦苦相迫，我没法可想，也就只好放手反击了。”

莲姬骂道：“谁教你不放手反击的？”

文达呵呵一笑，道：“我向来是怜香借玉之人，你长得如此美貌动人，我怎舍得妄下毒手呢？”他向来放荡不羁，如今年纪虽大，故习仍然未除，因此这些话随口而出，根本不必考虑。莲姬怒道：“听了你这些话，就可以知道你不是正经人，自然也不是好人。”

话声中挥矛再攻，凌厉异常。

文达连退十六七步之多，一味封拆敌招，仍不反击。莲姬大怒停手，喝道：“有种的就放手与我一拼。”

文达道：“有种的人才不跟你拼命呢，请问这是哪一国的规矩？人家一挡路你就瞪眼睛杀人，幸好我没有讨到像你这种老婆。”

他的语调谑中仍有道理，莲姬气得大叫道：“你挡我的路，便会误了好多人的性命，我当然要杀死你了。”

文达吃一惊，道：“这话可是当真？”

莲姬呸他一口，道：“见你的鬼，我才不会嫁给你这种人呢！”文达道：“别的话少说，假如是关系到许多人命，那可真是开玩笑之事，只不知与

你匆匆赶路有何关系？”

莲姬道：“当然是去招救兵了，还用说么？”

文达道：“别开玩笑。”

莲姬被他迫出了实话，心中已甚是懊恼。而他居然还不相信，更添几分怒气，顿时拉长了面孔，道：“鬼跟你开玩笑。”

文达道：“别生气，有话慢慢说。”

莲姬跺脚道：“时间都让你误阻了，还慢慢说。”

文达道：“据我所知，你们西域这一路人马，实力之强，远超中原任何门派。因此如何会派你去找救兵？”

莲姬道：“我不能告诉你。”

文达道：“好吧，你不能泄漏机密，我也不怪你，但问题却是你向什么人求救？”

莲姬道：“这也不能告诉你。”

文达道：“假如你想找独尊山庄之人，那么你就走错了路。假如要找翠华城罗公子，亦走错了路。”

莲姬道：“胡说八道，我在那儿住了几天，此地路径都很熟，怎会走错路，你快快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文达笑道：“这样说来，你竟是去找罗公子求救了？真巧真巧……不过你说到客气不客气的问题，我却觉得好笑之至？你早先对我还算客气么？”

莲姬突然间丢掉手中钢矛，从身上拔出两把尺半长的短刀，刀身又薄又利，微微弯曲。

她眼中凶光闪闪，骂道：“混蛋！你迫我非拼命不可，死了只好怪自己。”

话声中但见好像一阵风般扑过来，双刀闪耀出寒芒。看她猛冲的势道，好像要直投对方怀抱之中一般。

当然任何人如是让她投入怀中，非得送掉性命不可。庐山狂士文达双足一点地，斜斜飞起，口中高声喝道：“夫人不必拼命，你即管前往求救就是。”

莲姬乃是跟踪追袭，就在这两三句话工夫，她在空中已向对方连攻了六七刀之多，却皆被文达挡住。

两人齐齐落地，文达又道：“你要去就去，可别赖我阻延你的时间，我们最多不过呆了一炷香之久。”

莲姬深深吸一口气，满头秀发无风自动，大有运功发威之慨。她口中怒斥道：“一炷香工夫在你不算什么，但在身陷重围之人看来，却比一年还长，你懂不懂？”

文达道，“懂是懂了，夫人既说时间不够，何以还不赶快动身呢？莲姬道：“反正已被你耽误了，赶去也是没用，所以今晚非宰了你不可！”她轻移莲步上前，却含蕴着无穷杀机。

文达道：“你的一举一动，都甚是悦目动人，可惜凶恶了一点，普通的人一定受不了。”

他还如此轻松和不在乎，使莲姬更为生气。只听文达又道：“据我所知，翠华城本身已经忙不过来，大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慨。因此你去向他们求援，不如找我帮忙更好。”

莲姬道：“等你变成恶鬼之后，你就帮得上忙了。”

她越迫越近，从她的神态口气，以及她刚才的刀招看来。她的双刀果然别具奥妙威力，特别擅长于近身肉搏。而尤其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形势中，

她这一对短刀实在十分骇人。

文达摇手道：“别动手，你听了我的解释，一定十分满意。如若不满意的话，再动手还来得及，对也不对？”

莲姬不表示意见，身子仍然向前移动，迫近文达。文达见她双眼中杀机极盛，顿时泛起了有刺的玫瑰之感，同时也觉察出不可再拖延戏弄，当下说道：“我告诉你，罗公子他们已不在那村庄之中了。”

莲姬果然一怔，茫然之色代替了森寒杀机，因此那对大大的眼睛，变得如梦如幻，甚是动人。

她道：“他们不在庄中？到哪儿去了？”

文达耸一耸肩头，道：“我若说不知道，姑娘不会跟我拼命吧？”

莲姬道：“假如他们当真不在，我赶去也是虚此一行，所以你等如没有耽误我，可是假如你是骗我，哼……”

文达心中好笑，想道：“若是放手火拼，你岂能奈得何我？因此这等恫吓之言，怎会使我害怕？”

但他却没有指穿这一点，更没有出言取笑，只道：“你不信的话，我可以陪你走一趟。”

莲姬点点头，往前走去，走到一株大树旁边，突然停住脚步，倚树叹一口气，烦恼地道：“他何故如此匆忙？他会到哪儿去呢？”

文达把她的坐骑牵过来，道，“到了庄里，你见到蒙娜姑娘，自然问得出来，对也不对？”

莲姬蓦然大悟，道：“原来你是从蒙娜口中，问知了我的国籍，对也不对？那么你当必也知道罗公子他们到何处去了？”

文达道：“你聪明得很，假使我还承认，那就显得太瞧不起你了，不错，我是与蒙娜姑娘在谈话中得知你的国籍，同时也得知罗公子的行踪。不过却恕我不能奉告。假如蒙娜姑娘认为没有妨碍，肯告诉你的话，那是她的事，与我无干。”

莲姬跺脚道：“但时间要紧啊，你到底帮不帮少林派？抑是帮助独尊山庄？”

文达面色一沉，道：“我在独尊山庄中一住十五年之久，你猜我会帮谁？”

莲姬立时流露出至为强烈的敌意，厉声道：“你一定得帮助独尊山庄啦，哼！想不到我竟被你戏弄了半天。”

她晃身欺扑上去，双刀幻化出慑人的寒芒。但文达只须绕到马匹后面，不必出手封架。

莲姬终是直性子之人，气得大声骂道：“你算什么东西，要用我的坐骑作掩护。”文达摆手道：“别忙，你听完我的话再生气不迟，我告诉你，我是在独尊山庄的石牢中住了十五年，直到秦霜波姑娘现身，方始恢复自由。”

他这话虽然难以证实，但如若不假，则他自然是独尊山庄的死对头了，因此莲姬当真不再动手，皱眉想了一下，道：“假如严无畏怕你碍事，则他定必一早就杀死你。假使他不必怕你，又何须多费手脚，把你囚禁了十五年之久？”

文达摇摇头，道：“我碍不碍事还是其次，他主要的是想从我身上迫出一件东西。”莲姬道：“是什么东西？”

文达道：“他要我献出我师门的秘传内功心法。”

莲姬道：“假如你这话是骗我，那么你一定天地间最会说谎的人了。”

文达讶道：“这又何以见得呢？”

莲姬道：“坐了十五年的牢这等谎话，岂是随口就编造得出来的？”

文达道：“很有道理，这一句坐十五年的牢，说来轻松，但我已几乎身心憔悴而投降了，唉！十五年大好时光，却拿来面壁。那些日子，真不知如何才熬得过的。”

他声音中流露出极深的恐惧和痛苦，这决不是可以假装得出来的。莲姬顿时大为感动，异常同情地凝视着他。但见这个高大的中年文士，双目茫然，似是回想起那空洞的十五年。

这个时候，莲姬虽然年纪很轻，而文达的年纪比她大上一倍有余，但她却触动了天性中的母爱，对这个男人，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怜惜情绪。她收起双刀，迅快走到他身边，柔声道：“别老是记住那件不愉快的事了。”

文达道：“我很想忘掉，可是却办不到。”

他已逾中年，竟对一个年轻女郎吐露出真心话，这真是令人几乎不敢相信之事。不过在那时候，这一切却显得十分自然。

莲姬伸手搭住他宽阔的肩头，又柔声道：“看了你这种样子，我也就体会得出这十五年时间，是多么的痛苦难熬了，然而你毕竟熬过了，你应该欢喜才是。”

她停顿一下，又问道：“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文达摇头道：“一个也没有，连老恩师也早已逝世。所以我坐牢之时，常常会想到一个人问题，那就是我为何不肯低头屈服？我为了什么而用我的青春和自由去反抗严无畏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答案。”

莲姬撇开这个话题，问道：“那么你以后干什么？”

文达耸耸肩，道：“本来我活着还有一个莫大的目的，那就是修习未成的功夫，将来好收拾下严无畏，然而目下局势大变，看来有罗廷玉崛起，加上秦仙子，严无畏终难幸免一死，所以我只好恢复漂泊天涯的生活了。”

莲姬听的心都软了，道：“你又何必如此消极？你现在还未老，大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呀！”

文达道：“不行，我已经老了啦！”

莲姬道：“胡说，你岂能算老？假如你不想在中国居住，你可以跟我到西域去。”

文达大吃一惊，道：“跟你回去？难道你不嫌我老么？”

莲姬也暗自吃了一惊，忖道：“我本是想叫他跟我回到西域，我负责介绍一些美貌的女孩子给他，但他却误会了我的意思……”

她不好意思直接的改正他的错误，只好含糊的回嗯一声，不过她可就忍不住仔细打量这个男人，只见他虽然是中年之人，但仍然保存朗秀潇洒的风度，相貌不俗，身体依然很健康。

当下暗自想道：“假如我不是被国师挑上了，与其嫁给那些粗俗之人，那就远不如嫁给他了……”

文达仰天一笑，恢复了不羁的态度，道：“你虽然不会当真和我怎样，但你这一句话，已给予我无限信心了。”

他停歇一下，全神贯注地看她一阵，又道：“唉！我还是赶快走开的好，不然的话，我只怕会情不自禁的爱上了你呢？”

他作了一揖，举步走去。莲姬当然很开心，目送他走出十余步，突然想起了一事，叫道：“文先生。”

文达停步回头，道：“叫我的名字就行啦，姑娘有何见教？”

莲姬道：“好，我就叫你的名字，但你也叫我的名字才公平，我还是要请问你，罗公子往哪儿去了？”

文达道：“蒙娜姑娘说不知道，看来似是实情。”

莲姬道：“那就惨啦，端木小姐和国师只带了十几人，驰援少林派之危。他们生怕带了大队人马，说不定会与中原武林英雄发生纠纷。我乃是奉命赶来搬请救兵的，因为只有罗公子这一股力量，可以消灭独尊山庄。”

文达道：“这样说来，现下端木小姐及少林派人少力弱，情况甚是危险了？”

莲姬道：“正是如此。”

文达道：“那么你回去吧，我虽然不算是什么人物，但我一个，总比没有好一点。”

莲姬决然道：“假如你要去的话，我也和你一道去，请你不要反对。”

他的声音表情，竟使文达无法出言反对。莲姬望一望天色，又道：“我们赶到那儿，天色差不多亮了。”

文达道：“咱们要不要向蒙娜姑娘说一声？”

莲姬摇摇头，道：“一去一来，加上许多说话，便又耽误不少时间了，况且即使留下了话，而罗公子亦很快回来，但在时间上赶不及啦！”文达心中虽然感到应该留个话，可是莲姬言之成理，也就不再多说。莲姬往东南走了七八步，突然停步，回头一看只见文达站在树边，尚未举步动身。莲姬格格一笑，高声道：“你一定感到很紧张，对也不对？”

文达反问道：“何以见得我很紧张？”

莲姬道：“据我所知，许多人心中一紧张，小则流汗，大则内急，你动身前竟要先行小便，可见得一定是内心紧张所致。”

文达哈哈一笑，道：“这话是不是夫人你的经验之谈，我却还是第一次听到呢！”

莲姬道：“不瞒你说，我自家当真曾经历过，在短短时间中，竟要小解多次，这并不是可耻之事，对不对？”

文达应道：“是的，这是人之常情，就算对生死全不放在心中之人，有时也遏止不住的内心的紧张。”

莲姬道：“我不是不怕死的人，你呢？”

文达道：“我和你一样，不过有时被迫选择之时，也得选择杀身取义之道，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莲姬轻轻唔了一声，接着道：“据我所知，你们中华之人，都很要面子，罕得说出真心话，但你却坦白承认怕死，可说是与众不同之人。”

文达道：“这也算不了什么，假如你不是性情率坦之人，我就未必会跟你讲真心话了，你信不信？”莲姬道：“你的话我无一不信，啊！我们快走吧，还有好一段路呢！”

文达道：“我竟没发觉耗费了不少时间，看来我一定万分紧张了。”

他的声音中，含有开玩笑的意思，似乎事实上并不是在小解，不过莲姬没有往这方面多想。

文达已举步走过来，一面说道：“有劳你久等了。”

莲姬在黑暗中静静的望他一眼，然后说道：“你家中还什么人？”

文达笑一声，伸手拍拍她的肩背，说道：“你问这个干什么？要我留下

遗言么？”

莲姬点头道：“正是此意，你不准备留下遗言么？”

文达收起疏狂不羁的神情，变得很认真他说道：“多蒙你的关心，但我看不必费事了。”

他长长叹一口气，又道：“我自幼就失去了怙恃，到出道之时，连老恩师也去世了。”

莲姬道：“这活你好像已讲过。”

文达道：“总之，我在这人海之中，竟没有一个亲人，不去想便没事，一旦想到，可就禁不住感到十分凄凉……”

他停歇一下，又道：“这些感慨，只怕不是你所能体会得出的。”

第二十九章 天罗地网血鸳鸯

莲姬道：“那也不见得，我也是个全无亲人的孤女！假如我不是忙着学你们的汉家言语和文字，又须修习武功，我一定很早就嫁人生子了。你可觉得，有时候感到很凄凉之时，便会害怕，恨不得赶快抓住一些什么？”

文达连连点头，道：“是啊！这样说来，你当真也是个孤女了！但你不是疏勒国师的妻子么？”

莲姬道：“假如能活着回去西域，迟早总会变成他的几十个妻子之一，现在只是名义上算是他的人而已。”

文达道：“当你生了孩子，安居下来，你就再也不会被凄凉孤苦之感侵袭了，我内心中真的有点羡慕你呢！”

莲姬暗暗一怔，敢情文达这些话，已引起了她心中的共鸣，因此泛起一阵强烈的同情，她不须回想，也能记得以往不知多少次亦曾如此地羡慕过他人，因此文达这种心情，她有极深刻的了解。

想不到这世上居然亦有羡慕她之人，莲姬叹一口气，举步向前走去，一面想道：“恐怕最可怜可惜的是他在独尊山庄的地牢内，白白虚渡了十几年光阴，假如不是遭此厄难相信他早已娶妻生子了。”

她一面想，一面伸手抓住文达手臂，拉他行去。两人默默走了一段路程，文达突然笑道：“莲姬夫人，假如别人见了咱们把臂同行，一定会胡乱猜想。”

莲姬道：“叫我的名字就行啦，说到别人胡思乱想那一层，根本不必放在心上，反正我们光明磊落，对不对？”

文达道：“我平生最不怕别人闲言冷语，这完全是为你着想而已。”

莲姬道：“对了，你的外号是庐山狂士，既是狂士，自应有不羁之行，不过我也不怕别人的闲话。”她表示这话非假，便勾紧一点，身躯贴靠着对方。这样，外人看起来，他们简直是亲密情侣了。

文达道：“别这样子，我受不了。”

莲姬格格一笑，道：“你没有亲近过女人？”

文达摇摇头，正要否认与亲近女人与否无关，但念头往这一点上转到，登时感觉出她那丰满和极富弹性的乳房，触压在他手臂上。说也奇怪，他早先虽也感到，却没有一点异样，现下一旦涉想至此，顿时浑身血液加速运行。他不想骗她，于是点点头，道：“我承认有多少关系，我的确没有亲近过女人。但我的原意是这种闲言风语，如若传入疏勒国师耳中，你只怕会有麻烦。”

莲姬忽然答非所问，说道：“你可想看看我的相貌？”

文达道：“想是虽想，但不必那样做了。我年纪比你大一倍多，咱们现在这等情形给人见了，人家一定会嗤笑于你。”

莲姬道：“别人爱怎样我可不管，说到年纪，你和疏勒国师差不多，而你长得那么清秀，风度潇洒，看起来比他年轻得多了。”

文达道：“你别鼓励我行不行？”

莲姬道：“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

文达道：“就算你没有，我却不得了。”

莲姬讶道：“这却是何缘故？”

文达道：“我一旦被你鼓励得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你，而你又回返西域，我岂不是自找那相思之苦？”

莲姬道：“你的想法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的看法是与其一片空白，全

无所有。倒不如有个人可以相思想念，哪怕是镜花水月，终属泡影，也是好的。”

文达高声道：“了不起！你的胸襟真不是常人所及。尤其是言论中皆含哲理，佩服……佩服！”

莲姬道：“谬蒙夸奖，愧不敢当。”

文达道：“不要文绉绉的说话，我的确是打心中佩服你，甚至崇拜你呢！”

莲姬道：“唉！国师爷虽然认为我和蒙娜都很出众，所以特地挑出来，带到中原。可是他却没有把我们当作一个有灵性的人，只是当作属于他的一件东西。试看他平时把蒙娜看得比我还重。但心中一高兴，就把她送给罗廷玉公子了。”

文达道：“这等事不但西域如此，连我们中原亦非罕见之事。有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发生此种事情，还被视为风流雅事呢！”

莲姬道：“不管世上是否有很多这种事情，但照事论事，国师爷根本不把蒙娜当一个‘人’看待，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对不对？”

文达道：“对的！他确实把蒙娜当作一件东西，唉！假如他也把你随便送给一个人，确会把我气死，”

莲姬欢喜地道：“真的？那我得谢谢你了。”

她把他的臂抱得更紧，又道：“假如是送给你？”

文达一怔，道：“有这等可能么？”

莲姬承认道：“恐怕没有这种可能，我只是假想而已。”

文达道：“如若他把你赠送给我，我一定派贴设宴，隆重举行婚礼，而你便是我的正式结发之妻。”

他的口气十分真挚和坚决，莲姬完全相信，因此欢喜得直蹦起来。他们直到现在，虽然都是假设和幻想，但心灵之间，已经暗暗相通，但觉互相非常的了解，也非常融洽。

莲姬哼着西域的小调。脚下跳跳蹦蹦，却很有节奏，好像是一种舞步。那对皮靴发出清脆的响声，别有一种动人的风味。

她叫一声：“文达”，文达道：“什么事？”

莲姬道：“你几时到西域来一趟可好？”

文达道：“我去干什么？我又没有别的朋友。”

莲姬道：“如果我不嫁给国师爷，我就可能领你到各地游玩，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族人跳舞歌唱。那真有意思，我们的歌舞，不像你们汉人那般文绉绉的，而是动作明快，铿锵有力，使人感到十分快活。”

文达道：“你可曾学过歌舞？”

莲姬笑道：“学过？我们都不必学，凡是维族人，都会唱歌跳舞。我们在大草原上，自由自在，可以大声的唱，大力的跳。”

文达点点头，道：“听起来真让人神往，你几时跳给我看看吧！”莲姬道：“使得，假如不是急着赶去，现在就可能跳给你看看了。”

文达道：“哎！我却忘了正经事。”他忽然停了一下，又道：“但我是真的忘记了？抑或是诈作忘记？”

莲姬道：“我也要同样的问问自己呢！”

两人一齐纵声而笑，脚下放慢，终于停下来，然后笑声也收歇了，双方都似是陷入沉思之中。

过了一会儿，莲姬轻轻道：“文达，天边已露曙光，这本来是使人欣喜

安慰的景象，可是我却觉得不是这样。大概是因为时间逝去，目的地已在前面不远之处的原故。”

文达道：“咱们除非不再举步，否则终究会抵达那寺庙的。”

莲姬道：“你自然也知道，我们到了那寺庙，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单独相处了。”

她话声之中，流露出浓重的伤感，因而在双方的内心中，产生出一种奇异的离情别意。

文达道：“无论如何，我都会记挂你，也很感谢你。因为今晚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夜，我猜这是因为我们能互相了解之故。”

莲姬道：“这话不免令我失望了，你对我只是了解而已么？”

文达吃一惊，道：“不要说了。”

莲姬道，“为什么不说不说？反正以后没有机会说了，我发觉已爱上了你，你信不信？”

文达道：“不要说了。”

但声音并不坚决。莲姬在曙光下，侧过身子，正面向着他。两人相距得如此之近，以致身躯也碰触得着。

她定睛凝视这个中年文士，似是要把他的容貌，镌刻在心版中。然后，她突然取下面纱。文达眼中出现一张艳丽的和热情的面庞，她看来很成熟，大概已超过二十几。他既欢喜而又激动，说道：“你不该把面纱取下来。假如别人知道，你的麻烦就大了。”

莲姬那双大眼睛眨一眨，微微而笑，道：“我们维族的女子，除了在丈夫面前，永不取下面纱。”

文达如何听不懂她言外之意，他一方面虽然十分欢喜兴奋。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难以置信。他暗暗想道：“我年纪已经不小，长得也不是英俊过人，再者相处时间如此之短，她有可能爱上了我么？”此念一生，顿时恢复了冷静，微微叹一口气，说道：“莲姬，你以前可有过爱人？”

莲姬睁大双眼，益发美丽动人，她想了一想，才道：“我不骗你，所以告诉你实话，我十五岁时，曾经和一个男孩子相恋过，但你为何要问这些事？”

文达道：“我以为你从来没爱上过任何男子，所以一发现和我很谈得来，就对我特别好，谁知我竟猜错了。”

莲姬眼中射出热情的光芒，突然主动地献上香唇，吻了他一下，然后才急促他说道：“是的，你猜错了，我也明白你的意思。”

文达望着她那两片樱唇，泛起了平生从未有过的感觉，最明显的是他忽然恢复了逝去已久的青春热情。他似是突然年青了很多，面色红润，双眼射出兴奋激动的光辉。

莲姬看得清楚，已经不必说什么话了，身子一软，整个娇躯投入他的怀中。他们拥抱在一起，热烈的互吻，难分难解。

要知他们心中都晓得一阵事，那就是他们这一段恋情，必定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再过须臾，一踏入那座古寺中，便大概永无相聚的机会了。因此，他们都万分珍惜这片刻相聚，文达紧紧抱住她，喃喃道：“莲姬，我太感激你了！”

莲姬讶道：“感激我？为什么呢？”

文达道，“因为如果不是你，我这一辈子永没有可能尝到爱的滋味！怪

不得古往今来，为情死之人，如恒河沙数。”

莲姬道：“这样说来，我也要感激你才对！自从我被国师爷选中，西域数十国的境域中，谁敢向我多望一眼？我以为此生已无机会爱上任何男人了。唉！如若活在没有爱情，也没有梦幻的世界上，那是何等悲惨啊！”他们突然沉默下来，面面相觑。他们并非无话可说，事实上彼此的腹中，都有千言万话。

只是眼下已耽误了不少时间，实在不能再拖延下去，由于双方都有此同感，因此陡然沉默无语。他们的目光纠缠在一起，一方面是热情如火，另一方面则是充满了离情别意，好像是在互道珍重一般。

文达深深吸一口气，似是藉此壮壮胆子，然后说道：“莲姬，你可肯留在中原，嫁给我为妻？”莲姬没有立刻回答，却流露出既欢喜而又感谢的表情。同时伸出柔嫩的手掌，轻轻抚摸他的面颊。文达道：“你为何不回答我呢？”

莲姬道：“我正在享受这个快乐，你也知道的，我本已失去被人求婚的希望。”

她的话声忽然变得十分抑郁，又道：“但可惜的是我虽是有心嫁为君妇，然而形势所限，不能留在中原。”

文达道：“为何不可留在中原？你怕身在异国，举目无亲，是也不是？”

莲姬摇摇头，道：“那倒不是，皆因国师爷眼下正处于危难之中，我若不得他提拔，焉有今日的地位？目下正是知因恩图报之时，如何能为了私情，舍他而去？”

文达肃然起敬，道：“这话说得是。”

莲姬又道：“再者如果得不到国师爷的允许，而与你私奔的话。他一怒之下，下令缉杀，我们纵然躲得过他的毒手，也变得偷偷摸摸的一对，有何趣味？”

文达大不以为然，道：“即使一辈子躲躲闪闪，不敢公开露面，但也胜过一生相思，对不对？”

莲姬道：“这一点我不坚持，甚至你如果一定要我私奔的话，我也心甘情愿。”

文达道：“趁他在危难之中，弃他而去则万万不可！我们这就入寺，尽力帮他，如若咱们都能无恙，则咱们已报过疏勒国师的恩，那时才离开他，便可以心安理得了。你道如何？”

莲姬吃一惊，道：“你不必牵涉在内，让我独自前去，也就够了。”

文达仰天一笑，道：“大丈夫恩怨分明，假如我不曾出力拼命，如何能代你还得清那教养之恩？你不要多说了。”

他的豪情侠气，莲姬也受到感染，黛眉一挑，凛然道：“好！我们走。”

此时天色已明，他们并肩向那寺庙奔去，一路上竟不见有人出现拦截。因此他们很顺利的抵达山门。

文达并不立刻进去，停步道：“莲姬，咱们已陷入独尊山庄的天罗地网之中，纵是有后退之心，也办不到了。”

莲姬四望一眼，不解道：“我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呀！你如何晓得我们已陷入罗网之中？”

文达道：“正是因无人出现拦阻，可知独尊山庄已控制了整个局势，所以才有许入不许出的命令，咱们如若现下退走，必定受到拦截狙击。”

莲姬这才明白，问道：“那么我们怎么办？”

文达道：“我们已经进无退，何必多心，以致徒乱人意。”

他伸手握住莲姬的玉手，缓缓道：“咱们进去之后，一定会分隔开，或者是立时陷入重围，奋力苦战。因此之故，你要多加小心才好。”

莲姬掉下两滴泪珠，道：“唉！这真像昙花一现的爱情，我觉得好像是在做梦一般，到底是真是幻，我也弄不清楚了。”

他们开始步入山门之内，在这大雄宝殿前的宽广草坪上，靠山墙边有许多古树，树后隐约可见一些白衣人，数目还真不少。这些白衣人自然是天下皆知的霜衣卫队。文达低声告诉莲姬，道：“这些霜衣卫队，人人受过严格训练，武功十分高强，剽悍之极，你千万不可轻觑。”

莲姬道：“好！我记住了。”

他们穿过大雄宝殿，亦无人拦阻。不过已可能听到随风传来的叱喝声，以及疏落的兵刃触碰之声。

文达、莲姬的心情都大为沉重紧张，加快脚步向前奔去，霎时已迫到厮杀声传来之处。突然间，五个白衣大汉，从墙角后冲出，封住去路。他们都提着大刀，寒光闪闪，自有一股慄悍气势。

文达冷冷道：“让开！”横身挡住了莲姬前进之势。那五个白衣大汉排成一字，每人相距只有两尺，俱是斜身侧闪，大刀在前。这等刀阵，甚是奇异罕见。

右边第一个白衣人也冷冷应道：“阁下有本事冲得过去，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嘿！嘿！只怕你们有心无力，徒然送了性命。”

文达大步跨上前去，右手的描金折扇，作势欲发，这正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他的扇招尚未攻出，那五名霜衣卫队都同感莫大威胁，不得不挥刀抵拒，顿时闪耀起一大片刀光。文达的扇招连变，对方五把大刀，也都不停的上下封拒，双方虽是没有接触，可是其实已互拆了许多招。

那个领头的大汉，嘿嘿一阵冷笑，道：“阁下身手虽是不弱，但似乎还没有资格参与那边的场面。”

文达突然间左手向前一探，竟攫抓住一把大刀。其余的四把大刀还未来得及援救，文达已狂笑一声，只见其中一名大汉，身形一歪，碰在同伴身上。文达右手折扇闪电般的攻去，另一边的两名霜衣卫队，站不住脚，踉跄直退。莲姬趁此机会，宛如一缕轻烟般从缝隙中穿过，闯入院内。文达双手分处，一招“大鹏展翅”，分袭左右两方之敌。他不论是掌指也好，折扇也好，都各各透出一股极为凌厉的力道。那五名霜衣卫队步步受制，迫得往两旁闪避，文达一举步，就迈入院内。

莲姬向他甜甜一笑，道：“啊！你真行。早先你如果用全力对付我，早就能把我杀死了。”

文达道：“当时就算是你无理取闹，我也不会做这等辣手摧花之事。”

他双眸中洋溢着热情的光彩，又微微一笑，道：“不瞒你说，我当时一见到你，虽然未曾见到你的全貌，但深心底已生出奇异的情意，那是我平生从未有过之事。”

莲姬甜甜的笑，轻轻道：“我也是，信不信由你，我的确是一见到你，就爱上了呢！”

文达道：“这样说来，我们竟是一见钟情了，我常以为世上根本没有这种事。”

那边的院门外传来一阵震耳的笑声，文达、莲姬转眼望去，只见一个五旬左右的青衣老者，手中拿着一对点穴镞，背后还有几个白衣大汉。青衣老者笑声一收，高声道：“敝庄主听说有高人驾到，特地命兄弟前来迎接，兄台贵姓大名？”

文达一望之下，已知道此人必是时下高手。他一旦碰上劲敌，那股狂傲性子就自然而然的涌出来。

当下狂笑一声，道：“你先报上名来。”

青衣老者面色一沉，冷冷道：“兄弟刘君瑜有个小小的外号是追魂镞。”

文达道：“这个名字没听过，你家庄主为何不亲自出迎？”

追魂镞刘君瑜气得双睛一瞪，怒道：“兄台如若再这般说话，别怪兄弟也用恶言得罪。”

文达道：“哦！我知道了，你家庄主必是迎敌之不暇，岂能分身出来，对也不对？”

刘君瑜仰天一笑，道：“现下那边的广场上，少林寺众僧和疏勒国师等人，全都陷身于本庄主天罗七煞大阵之中，无由脱身，敝庄主根本不须动手。”

文达向莲姬望了一眼，莲姬晓得他乃是准备出手硬闯，希望能够骤出不意，冲乱了敌人阵脚，但此举自然必是九死一生，所以用目光向她诀别。她突然柔肠寸断，双泪交流。文达决然掉转了头，大步向刘君瑜走去，一面高声道：“兄弟乃是籍籍无名之辈，不过刘兄的姓名在武林中似乎亦十分陌生，只不知刘兄出身于哪一家派？”

刘君瑜道：“兄弟罕得在江湖上露面，难怪兄台不知。说到兄弟的出身家派，由于早先曾经在各地访求绝艺，所以一时也讲不清楚是什么门派出身。”

文达已走到切近，突然狂笑数声，喝道：“哪一个当真询问你的出身了？看招！”

他一伏身，宛如奔雷掣电般攻出一扇。这一招凌厉之极，刘君瑜惊噫一声，一面挥镞封架，一面后退。这刘君瑜的动作如行云流水，双镞之上潜力如山。然而竟也挡不住对方一击之势，一连施展了四种手法，人也退了两丈。如若再向后退，文达就可以长驱直入，冲过那道门户了。

但此时四方八面刀光如湖，迅急劈到，原来是那四个霜衣卫队出手围攻。文达不但不能再迫攻刘君瑜，反而陷入狂风暴雨般的刀网之中。莲姬已知文达武功十分高强，所以并不十分担心他的形势，趁敌人全都集中对付文达之时，斜奔过去，唰的跃上了墙头。她放眼望去，只见那边是一片广场，当中有数百名白衣人，个个手提大刀，杀气腾腾。

在这数百霜衣卫队的重重包围中，也有二十余人。可是却有七八个和尚乃是躺在地上，看来非死即伤，因此实际上只有疏勒国师、端木芙这一方的十个人，再加上清风大师、广闻大师、等七个一共是十七个人而已。以十七个人对抗数百硬手组成的阵法，胜负强弱之势，不问可知。

莲姬只望了一眼，便已骇得花容失色。她还算机警，并不曾忘记了查看别处。这一望之下，便发觉在左方的西北角上，有一群人麇聚在一起，不与那数百霜衣卫队混杂。她的目光被几株大树树身所阻，看得不大清楚。但却不问而知，这一小群的人，必有那操纵整个阵法的首脑在内。

她回头一看，但见文达恰好一掌拍中一名白衣人，登时把那人震飞，碰撞在另一个同伴身上。这一来，对方合围之势已破，文达掌扇齐发，迫得那

追魂蕨刘君瑜连连后退，他也就趁势闯过此门。

刘君瑜唰地跃退七八尺，大喝道：“住手！”文达纵声狂笑，却依言停手，听他说话。

莲姬望见西北角那一小群人之中，已有两人奔过来探视。连忙大声告知文达，并且指出那儿必有指挥阵法之人。文达点点头，向刘君瑜道：“我打算过去会一会儿贵庄主，刘兄如要拦阻，那就出手吧！”

刘那瑜道：“你想前去谒见敝庄主，那也未尝不可。不过兄弟尚有一条道路，可供老兄你选择。”

文达道：“什么道路？”

刘君瑜道：“我下令开放一路，让你进入阵内，与被困之人会合，你意下如何？”

文达沉吟一下，莲姬已高声道：“那大阵之内被困的人，只有十七八个还站着，此外，还有七八个和尚躺在地上，想是伤亡之人。”

刘君瑜道：“姑娘是西域那一路之人，自然晓得这些和尚因何伤亡的。”

文达讶道：“这话怎说？”

刘君瑜道：“她难道没有告诉你？是他们最先与少林寺发生冲突，伤了七八个，现在躺在地上的便是了。”

文达回头向莲姬望去，问道：“他的话可是真的。”

莲姬道：“我们先与少林寺冲突过，也伤了他们七八个人，那倒是不假。但那些既已身死，少林寺诸僧受独尊山庄侵袭之时，何必也把他们带着？”

文达转向刘君瑜道：“是啊！假如躺在地上的僧人，早已死亡，余下那些未死的僧人，何必在受袭时带着他们，莫非怕你们会伤毁尸体？”

刘君瑜道：“本庄亦觉得很奇怪，当时诸僧果然背负着已经伤亡之人，边斗边走，直到此处陷入重围，方始把伤亡之人放下，结阵防守。”

他停顿一下，才又道：“照我所知，本庄至今已有数人受伤，但少林方面丝毫无恙，当端木小姐等人到达时，本庄大阵尚未布好，是以让出道路，而端木小姐等人也自愿进去。”

文达道：“你们实力强于他们百倍，何以不发动攻势？难道还要等待什么人不成？”

刘君瑜摇摇头道：“敝庄主的神机妙算，兄弟如何能测得透？总之他这样做，其中必有深意。”

此时有三个人大步行来，当先的一人，体格魁伟，气度豪雄而又沉稳，正是独尊山庄的大庄主雷世雄。跟在雷世雄身后的是一男一女，俱是中年以上之人，步态潇洒，却是鼎鼎有名的双修教主詹氏夫妇。他们走到切近，刘君瑜连忙后退，躬身道：“在下无能，不但未能拒敌于门外，还伤了一名弟兄，甚至连对方是谁，尚未知悉。”

雷世雄淡淡道：“这一位是昔年大大有名的庐山狂士文达，他已多年不在江湖上行走，目下认得他之人，确是不多了。”

他转向文达说道：“文兄想必还识得兄弟吧？”

文达瞅他一眼，道：“我只识得一个严无畏，至于他手下的门人，我不能说不识得，但却谈不到相识。”

他说话之间，那股狂傲之态，真是独家商标，别人就算竭力摹仿，只怕也学不到几成。

雷世雄面色不变，冷冷道：“你果是名不虚传，狂得可以，今日你只要

能活着离开此寺，那就的确有狂傲的资格了，咱们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你此来有何目的？是不是端木芙叫你来的？”

文达道：“我从未见过她。”

雷世雄道：“那么你竟是为少林寺诸僧而来的了？”

文达道：“我也从来不与和尚打交道，少林威名虽盛，但还不能使我低头巴结他们。”

雷世雄淡淡一笑，道：“这样说来，你竟是冲着我们而来的了？”

文达道：“我虽是狂傲自大，不把天下之人放在眼内，但要我一个人来碰你们数百之众，我也不至如此愚笨。”

雷世雄第一次泛起了疑惑的表情，想了一想，道：“那么你何故前来？难道只是为了瞧上一瞧？”

文达狂笑一声道：“你忘了我是因何得脱独尊山庄的石牢的么？”

雷世雄道：“秦霜波没有在此，与她何干？”

文达道：“她可不可以派我来呢？”

雷世雄道：“这一点我承认没有想到，但即使是秦霜波亲自前来，也教她来得去不得，你信不信？”

文达道：“这一点我可不能相信了。”

雷世雄迫前两步，道：“你对她万分尊敬，也怪不得你不肯相信，这倒不要争辩……”

他斜视墙上的莲姬一眼，又道：“你和此女一道前来，形迹亲密，这倒是使我甚感大惑不解之事呢。”

他们虽然是在说话，但里面另有作用。假如文达只是普通的人，雷世雄根本不要多说，正因他武功非同小可，连闯两关，所以雷世雄不得不另眼相看，设法先找出他的弱点，加以压力，使他斗志减弱或是分散，此时出击，方能较易奏功。

文达心中大吃一惊，晓得对方已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弱点，心念急转，装出毫不在乎地高声道：“你真是傻瓜，女人和食物一样，假如天天是大鱼大肉，日子久了，便想改食素淡的蔬菜，我平生还是我一次遇到异国女人，如何能不结识一番？”

这话对男人来说，实是万分可信，因此雷世雄也不由得高声大笑。莲姬当然也听见了，顿时心痛如绞柔肠寸断，心想：原来他只是存着玩一玩异国女人之心，并非当真爱我。转念又想到：“然而他并没有进一步占有我啊，虽说时间短促，但假如他想要我的话，也不是办不到之事，何况他当时何等真挚，何等诚意。”

文达也晓得自己的话固然可以瞒过雷世雄，使他不在莲姬身上打主意，向自己施以压力，但同时也真怕莲姬亦相信了，出言质询。他自然非设法向她示意不可，但雷世雄是什么人物？想瞒过他，实在难之又难，一旦揭穿了这个把戏，雷世雄只要拿下莲姬，便不愁制服不了他。因此文达只怕莲姬开口，以致授敌以柄。但他最害怕之事却偏偏发生了，莲姬尖声冷笑，道：“你说什么？”

文达向雷世雄伸伸舌头，但头也不回的道：“没有什么，你听不见最好。”

他心中直叫“老天爷保佑”，只望莲姬就此闭口，假如她果然不做声，雷世雄仍然不会发觉的。

但莲姬已高声道：“雷大庄主，你等一等才动手，可不可以？”

雷世雄很有风地点点头，道：“这又有何不可？”

莲姬道：“文达我告诉你几句话……”

文达连忙接口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请你省点口舌吧！”

莲姬道：“不行，我一定要告诉你！”

文达道：“我知道一定没有好话，何必多听？”

他不得已回转头去，向她使个眼色。

莲姬似是不懂得他的意思，根本不理睬他的眼色，大声道：“我告诉你，西域有数十国之多，男人可真不少，所以我也想换换胃口，你听见了没有？”

文达一怔，忖道：“她这话是当真的？抑是不解我的用心，才故意这样说的呢？”

但无论如何，他面上已流露出尴尬的神色，那是受到羞辱打击而生的表情，雷世雄看在眼里，顿时深信这两人之间，只是互相玩弄，并没有真情存乎其间，也因而完全打消了利用莲姬向文达施展压力之意。

莲姬又道：“雷大庄主，我可不可以会见国师爷？”

雷世雄立刻应承，道：“当然可以，你请吧！”

他下达命令，那座阵法顿时生出变动，裂开了一条数丈长的道路，但还不是一直通到中心，是以疏勒国师等人尚不曾看见莲姬。

文达冷冷道：“姑娘慢走，只怕你一踏上此路，便是香消玉殒之时。”

莲姬果然脚下迟疑，雷世雄仰天一笑，道：“我若要取她性命，何难之有。”

文达道：“你杀她不难，但活擒她却是不易，所以你得借重阵法，以达此目的，对也不对？”

雷世雄道：“只不知我如何做法，方能使文先生相信？”

他其实已经十分气恼，却又忍怒称他一声“文生先”，以表示他的风度，不同凡响。

文达道：“若是此路一直通到中心，可让被困之人见到莲姬行去，便足见你并无阴谋毒计了！”

雷世雄并不多说，挥手传令，但见靠近中心的人丛，立时也裂出一条道路，望得见其中被困之人。莲姬迅快奔去，文达默然目送，心中突然泛起一阵酸楚情绪，但觉她这一去，宛如人天两隔，难有再见的机会。

莲姬一面奔去，耳中却听见雷世雄充满了杀机的嘿嘿冷笑声，心知他已决意要杀死文达。因此她一抵达大阵中心，和疏勒国师等人会合，首先便低声向疏勒国师和端木芙报告那罗廷玉不在之事。

接着便向疏勒国师道：“外面那个人是庐山狂士文达，他乃是独尊山庄的仇家，所以一听独尊山庄有所行动，便陪我前来，若然不是他武功高强，我一定闯不过这许多关口，报上消息。”

端木芙道：“换句话说，独尊山庄一定要置他死命，是也不是？”

莲姬道：“是啊！看来雷世雄竟要亲自出手呢！”疏勒国师道：“咱们自顾不暇，如何能帮助他？”

莲姬晓得这话乃是实情，如是平时，她只好缄口不语，但文达与她一见钟情，非与陌路之人可比，因此她转向端木芙道，“小姐能不能想个妙计，救他一救？”

端木芙道：“文达孤身一人，面对雷世雄这等强仇大敌，果然是凶多吉

少，我也很想帮他的忙，可是……”

莲姬那颗心直往下沉，尤其是看见端木芙连连摇头，更觉不妙。如若疏勒国师不在此地，她一定急得哭出来了，目下她还须抑制着心中的焦急忧愁，强自装出平静的神色。

事实上，她胸臆中充满了愁云惨雾，芳心尽碎，柔肠寸断，恨不得再奔出阵外，与文达并肩拒敌，虽是死于当场，也是甘心。端木芙面上飘露出放弃寻思如何救援文达的表情，莲姬见了，一阵心悸，顿时悲从中来，涌出两行情泪。端木芙一眼瞥见，蓦然醒悟，忖道：“是了！原来她已和文达相恋，无怪文达肯陪她前来，然而在这等情况之下，我如何能救得文达呢？”

方转念间，众僧之中有人发话，却是广闻大师，他高声说道：“端木小姐，敌方把我们困于此地，久久未曾动手，不知是何缘故？”

端木芙道：“我也不明其故，反正拖延下来，与我们无损，是以懒得想它。”

广闻大师道：“会不会是因为独尊山庄须得分出力量去对付别的人？”

端木芙道：“我也是这么猜想。”

她突然招莲姬过来，低声说道：“我们的形势十分明白，已是瓮中之鳖，因此恕我无法可助文达先生了。”

莲姬点点头，洒下数点泪珠，好在她乃是背向疏勒国师，不虑被他看见。端木芙道：“但假如你的要求不同，例如你独自去助他，与他并肩奋战，这却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莲姬顿时化悲为喜，连连颌首。端木芙道：“他虽得你之助，只怕也无大用，你当真愿意舍命助他么？”

莲姬反问道：“难道我躲在这儿，就一定活得了么？”

端木芙道：“在这儿机会总是要较多……”

莲姬道：“即便是安然无恙，我也不予考虑，但望小姐设法使我出去。”

端木芙肃然道：“你想与他同生共死，此情可敬可佩，我替你想个法子。”

她移步走到疏勒国师身边，低声道：“看来独尊山庄一定是受某处外力掣肘，所以不能发动攻势，假如咱们能多挨些时间，便有突围而出的机会了。”

疏勒国师道：“莫非是罗公子那一路人马，牵制住独尊山庄么？”

端木芙道：“目前只好作此猜想，不过我却可以加强这种牵制力量，假如那文达的武功，在这十余年石牢生涯中，大有精进，说不定正是我们突围的好机会。”

疏勒国师道：“那敢情好，只不知你尚有何待？”

端木芙道：“我打算派莲姬出去，与文达会合，我将传授莲姬一种点穴手法，可使文达功力增强不少。”

疏勒国师微微一笑，道：“若然如此，小姐何须问我？”

端木芙道：“她是你的夫人之一，此行大有丧命之虑，如何能独断独行呢？”

她转过身去，在莲姬耳边又说了两句，然后高声向一名霜衣卫队说道：“快去报知雷世雄，说我要派使者出阵见他？”

那白衣大汉方自一怔，端木芙道：“快快前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这内层数十人的首脑么？”

对方果然转身行去，不一会儿工夫，便已回来，说道，“小姐打算派什么人作使者？”

端木芙道：“废话！当然是雷世雄必肯接受的人了，莲姬夫人，请你走这一趟。”

莲姬应声向那白衣大汉行去，疏勒国师以及广闻大师都注视这情势如何发展，他们虽然皆是雄才杰出之士，可是却估计不到何以派莲姬就能为雷世雄接纳？甚至为何端木芙派出使者，雷世雄竟肯接受。

莲姬随那白衣大汉消失在人群之中，这才微微一笑，道：“我们可以暂作休息，如果仍然全神戒备，很容易就会疲倦了。”

人人都露出松弛之状，却好像具有传染性一般，马上就使得内层那些霜衣卫队们，也大见懈怠。广闻大师和疏勒国师两人，都在先后听到崔阿伯的传声道：“我家小姐说，咱们明驰暗张，一有机会，立时全力突围，因为雷世雄既然一如小姐所猜，接受了这个使者的人选，可见得严无畏不在此地。”

那两人顿时精神一振，心想：如若严无畏不在此地，自然是突围逃生的大好机会。广闻大师向端木芙传声说道：“端木小姐，请问你何以晓得雷世雄必定接受莲姬夫人为使者？同时又怎知他肯接见使者呢？”

端木芙向崔阿伯低低说了，由崔阿伯传声答道：“我家小姐说，雷世雄对她尚未死心绝望，所以听说有使者派去见他，一定存有万一之想而予以接见，至于使者人选这一点，由于莲姬能够安然穿阵而入，可知她和文达在对方心中，并不和睦，可能是因为文达和莲姬二人做过什么把戏，由于她认为莲姬届时不至于拼命帮助文达，加以莲姬又是疏勒国师的夫人，他如若拿下了她，大有用处，因此之故，他心目中已选了她为使者。”

她说得轻松平淡，其实这等慧思灵想，已足以见出她的绝世才情了。广闻大师又问道：“小姐的高论远见，真非常人所能及，但这些答案中，还未指出哪一点显示严无畏不在现场？”

端木芙道：“简单得限，雷世雄乃是序有私心，希望我会向他投降，所以立时答应接见我的使者，如若严无畏在此，他一心一意要置我死命，只要有足够的力量，立刻就会动手，如何肯考虑接见我的使者之事？”

她一旦加以分析，事情便似乎十分明白简单，连当中传话的崔阿伯，也对这位小主人，连连投以佩服怜爱的眼光。

这时莲姬已见到雷世雄，也见到文达被二十余名白衣大汉围着，由双修教主詹氏夫妇为首。他身上已沾有血迹，一望而知已经过一番恶斗，肩上现出一道刀伤，幸而并不十分严重。她又发现雷世雄鬓发微乱，便知他已经出过手，正因如此，文达才会伤在霜衣卫队的刀下。她看过雷世雄的武功，晓得他已是当世间一流高手，因此文达此时还能够活道，实在是一件震动武林之事。雷世雄沉声道：“端木小姐有何吩咐？”

莲姬道：“她说假如你现在解散独尊山庄，她定以全力保你无事，以报答你肯接见我之情。”

她这番话很含蓄，实在不容易听得懂。前面的一部份，乃是表示端木芙已晓得严无畏不在此地，后一部份，则是暗示端木芙她甚为感激雷世雄念念不忘她的心意。

雷世雄只懂了后一部份，仰天长叹一声，道：“她若然继续恃才傲物，不把我独尊山庄放在眼中，我也只好放手与她周旋了。”

莲姬道：“假如是这几句后，那我就不用回去向端木小姐禀报了。”她目光向文达望去，摇摇头道：“罢了！我也不念旧恶，替你包扎一下吧！”说完，直向文达行去。

那一帮包围着文达之人，虽是以詹氏夫妇为首，但雷世雄既然不拦阻莲姬的行动。他们谁也不敢多说，不等詹先生下令，便自动让出道路。莲姬穿过人群之时，心中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忖道：“我这一入阵，不久便将死在这一群人的刀下。”

她脚下不停，一直走到文达身边，从怀中掏出一包药末，检视文达的伤口，发觉都是皮肉之伤，并非伤筋动骨，心中稍慰。

文达狂笑一声，道：“用不着劳驾敷药了，反正独尊山庄今日不管要牺牲多少人，亦定要把我留下，你何不省下一点药物？”

莲姬不理他，径自动手，先把药末洒在他伤口，然后撕开汗巾，逐处包扎好。

之后，她才抬头仰面，向他望去，四目相接，她眼色之中，充满了柔情眷恋，即使是局外之人，亦是一望而知。

文达一怔，收敛起狂放的神色，柔声问道：“你可是感到害怕吗？”

莲姬点点头，接着又摇头一笑，道：“我虽是害怕，但我决不退缩。”

詹夫人高声道：“大庄主，这个番邦女子，只怕不肯离开文达了。”

雷世雄心头一震，晓得自己判断误，白白放一个帮手给文达，但这刻错已铸成，悔亦无益，是以不露声色。

莲姬头也不回，说道：“你说得不错，我此来已下了决心，甘愿与他同生共死。”

文达忙道：“莲姬，目下的情势，可不是我泄气，的确是九死一生的局面。你与其陪我同死，不如离开这是非凶杀之地为是。”

莲姬甜甜一笑，道：“若然你战死此地，我纵能独活于世，却又有何趣味？”

文达伸手握住她的玉掌，长叹一声，说道：“你肯为我殉情，我固然十分感激，但事实上……”

莲姬接口道：“事实上怎样？莫非你以为我独存于世，还有快乐可言么？”

文达费了不少气力，总算不使眼泪涌出来，可是他那种无限感动而又感激的神态，已流露无遗。

雷世雄高声道：“文达，你如果再出言劝她，迫她不要殉情的话，连我们也看不起你了。”

文达目光不离莲姬双眸，口中应道：“你说得轻松自在，但教我如何舍得？”

雷世雄哈哈一笑，道：“人生如梦，数十年弹指即过，何须把生死之事，看得太重？尝闻你素有狂傲之名，如今方知乃是有名无实之辈。”

文达默然不语，双修教主詹先生连忙传声向雷世雄说道：“大庄主不可开导他了，最好是使他依依不舍，这一来，咱们如若向莲姬进迫之时，他为了抢救，必露破绽，这正是咱们较易击毙此人的绝佳机会。”

雷世雄也传声道：“我何尝不知此理，但咱们势力强大，不虑他们作困兽之斗。”

詹先生道：“但这文达武功之高，太以出乎意料之外，早先若非大庄主亲自出手，目下的情况如何，殊难意料，因此之故，咱们还是利用他这个弱点的好。”

雷世雄道：“我仍然觉得不必这样做，但你既坚持，那也罢了。”

詹先生立即高声向文达说道：“你们如若叨过，我方便要动手了！”

莲姬正要摆刀作势，文达又道：“我若是劝得动她，你们可肯让她安然返回西域？”

雷世雄尚未开口，詹先生已应道：“本庄不怕她报仇，如何不敢让她返回西域？”

詹先生一开口就答应莲姬返回西域，旁人最多感觉到他存心越权，应该先向雷世雄请示过才对。但雷世雄却了解詹先生的用心，乃是故予文达机会，让他劝莲姬，假如莲姬答应了，但其时又不让她出困，拼斗之时，文达自然处处须碍顾及她的安全，以致束手缚脚，武功大打折扣了。

总而言之，詹先生乃是设法使文达心中不能坦然接受莲姬殉情之举，只要他心中有所顾忌，即可藉莲姬的安危来牵制文达，也就是使得莲姬不但不能帮助文达，反而成为他的负累。文达低声与莲姬说话，她没有反驳答辩，只默然摇头，说了好一会儿功夫，詹先生已感到不耐烦了。

他提高声音说道：“我看如若不施点厉害手段，也许这位姑娘还不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呢！”

文达伸手揽住莲姬的香肩，纵声而笑，道：“詹教主，你的用心白费了，兄弟别无所长，却擅于截听千里传声，因此得知雷大庄主虽是助纣为虐，但胸怀磊落，不失为当今的英雄，你虽是开宗立派之主，但比起他来，远远不及。”

詹先生虽然承认比不上雷世雄，可是被文达当面讥评，面子上也挂不住，登时老羞成怒。他一挥手，数十霜衣卫队立时转动，刀光杀气，突然涌起，弥漫全场。但见数柄长刀，从四方八面向文达、莲姬袭去，招猛力沉，果然极是难当。

文达和莲姬同时一转身，背脊贴住背脊，出手抵拒，他们虽是不便迅速移动，却稳守有余。詹氏夫妇亦出手进攻，詹夫人的天女带上，小铃发出阵阵脆响，远攻之时，特别出色当行。霎时间，独尊山庄方面，已攻了二三十招之多，极为凌厉，可是文达他们守得极紧，全然无隙可乘。

雷世雄洪声道：“文达，你授她以联手紧守之术，果然不凡，本人已不能坐视，你们小心一点……”

喝声中大踏步走进来，随即加入战斗。数十兵刃之中，只多了一支怒龙杖，顿时声势大增，不到十招，这股刀潮，已冲得文达和莲姬数度动摇，差点儿就被冲散。

文达高声安慰莲姬道：“别怕！我们最多被他们乱刀分尸，但好歹也得捞回一点本钱。”

此时左方两把长刀先后劈砍而至，文达长啸一声，五指一拂，“掙”地拂开一刀，紧接着已攥住另一把长刀，使个“引”字诀，往旁边一带，那人立脚不住，斜冲一步，顿时防碍了两个同伴的攻势。莲姬刀势疾出，刺入敌人腋下，跟着又飞起一脚，踹中被文达折扇迫过来的人。

他们合作无间，守中寓攻，连毙二敌，可就激起了雷世雄的怒火了，他大喝一声，挥杖猛砸，杖风呼啸震耳，威势骇人。这一杖他是蓄势已久，全力发出，真有崩山裂地之威。文达自然立封硬架，竖扇疾点，一连使了三种绝妙手法，总算点中了敌杖，把这一杖之威消解。然而他腿上却中了一刀，鲜血迸涌。莲姬虽然没看见，却感到有异，问道：“你可是受伤了？”

文达哈哈大笑道：“只是少许皮肉之伤，不要紧。”

话声甫落，雷世雄卷土重来，一招“排山倒海”，杖风斜扫而至，这一招比之上次毫不逊色，文达心头大震，忖道：“严无畏功力必比雷世雄为强，看这等情形，我今生今世，休想与他拼斗了……”

由于文达、莲姬两人背脊相靠，因此之故，对于雷世雄这等迅若闪电、猛若雷霆的杖势，实是不便闪避，如若闪转腾挪，雷世雄乃是一流高手，底下的连环招数，更无法抵挡了。

是以文达咬紧牙关，摄神定虑，挥扇化解，这虽然说他们呆呆的站着不动，而是配合无间地踏步抢位，但对付起雷世雄之时，这等走位之法，等如站着不动，武功之道，千变万化，奥妙正在于此。“叮”的一声响处，怒龙杖所幻化的千重杖影，突然消失，敢情被文达一扇点中了杖头。

然而文达身上又中了一刀，这一次伤势较重，他身子剧颤了一下，却没有倒下去。莲姬大惊道：“文达，你怎么啦？”

她在这等情势之下，实在不该慌乱分心，恰值詹夫人的天女带娇矢卷到，把她的刀势挡了一挡，说时迟，那时快，刀光电闪中，她亦中了一刀，顿时鲜血涌出。

当此之间，独尊山庄方面，只须再施压力，这一对情侣万万难逃劫数，但雷世雄却发出命令，率众退开。

文达喘一口气，低低道：“我不妨事，你呢？”

莲姬忍住眼眶中的热泪，抛撇开马上就惨死刀下，而成永别的悲思，说道：“我也没事。”

雷世雄高声道：“我有一言，不知你肯不肯听？”

文达不如考虑，便道：“大庄主请说，兄弟是洗耳恭听。”

詹先生哈哈一笑，道：“文兄何前倔而后恭呢？”

文达瞪他一眼，道：“如是平时，我一定以不堪入耳之语，回敬于你，但目下我已亲身经历，晓得你们两位都有英雄气概，不曾向莲姬施威出手，这一点我岂能不领情？是以非用心恭聆不可。”

詹先生嘿然无语，只因他计策定得虽狠，而事实上他果然不肯向莲姬出手，一味攻击文达而已。说到雷世雄，自然更不肯向莲姬出手，他们都没想到，文达在这等兵凶战危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居然心中明明白白，并且表示出敬意来。

雷世雄道：“文兄，我跟你商量一件事，那就是你答应本庄以前向你提过的要求，我雷世雄一力担当，必送你们夫妇离山，以后亦不相犯，你道如何？”

文达不能说不动心，是以沉默了一下，才道：“对不起，兄弟未能遵命。”

詹先生插口道：“文兄这一决定，太以不智了。”文达道：“兄弟不合读书太多，所以养成了这一点骨气，是非善恶之间，十分分明而又固执，要不然的话，老早已是青紫富贵中的人了，何须沦落江湖，诗酒疏狂？又何须被囚于斗室，消磨了十多年宝贵时光？”

雷世雄道：“此一时也，波一时也，本人决无利用莲姑娘要挟之意，只是指出事实上你以前并无可恋之事，不妨轻生，但目下她的性命亦在你掌握之中，你岂能率意而行，置她于不顾？”

文达已有些招架不住，莲姬却接口道：“我虽然不是中华人氏，但也曾读过上国诗书，假如文达为了我之故，违心屈从，虽然能保住性命，但往后的日子，只怕也是落落寡欢，时兴苟活偷生之感，若然如此，今天又何必贪

生怕死？”

雷世雄目光在她身上转了一匝，点头道：“你定必与文兄是志同道合的一对，方能在危难之时，舍身相从，讲起来你这等情义，令人敬佩，我如果再饶舌的话，倒是我的不是了，今天为势所迫，我亦不能放过你们，只好成全你们殉情不屈之举，替武林留下一段佳话了。”

他话声方歇，詹夫人插口道：“莲姬姑娘，话可不是这么说，假如你们两情相好，誓愿同生共死，则身外之物，何须介意。岂能为了身外之物，反倒葬送了性命，白白辜负了以后无数的良辰美景呢？”

她的立论，又从另一观点而发，自然亦能言之成理。莲姬没有做声，文达亦默然不语，詹夫人觉得他们已有动摇的迹象，心念电转，连忙又道：“莲姬，你年岁尚轻，正是春光灿烂之时，如若此刻与文达退出江湖，携手遨游天下，尚有几十年好日子可过，假如你们有了儿女，那时更感到这短短数十年时光，实在真有值得留恋之处，你想想看是也不是？”

她的话显然极有说服之力，雷世雄他们眼看对方都迟疑寻思，当下耐心等待，希望他会屈服。

文达轻轻道：“莲姬，她的话你已听见了，你有何意见？”

莲姬道：“她的话使我泛起无限憧憬，那美妙的快乐时光，那安居乐业不再漂泊的生活，还有活泼嬉笑的孩子们，唉！教我如何能不动心呢？”

文达道：“为了你的缘故，我可以答应他人，永不后悔。”

莲姬握住他的手，热情流露，道：“你我对实太好了。”

文达道：“这算得什么呢？”

他们的神情举动，以至于对话，全都落在众人耳目之中，由于他们竟是如此的真挚坦诚，竟无人感到肉麻，甚至无人觉得不耐烦。

文达沉吟一下，又道：“那么我就答应他们了？”

四下之人，都松了一口气，但觉一切都十分圆满，既用不着再行拼斗，亦不必再担负这份同情之心。可是莲姬却道：“等一等，我觉得还是不能轻易答应他们，因为第一点，此事会使你感屈辱和负疚，就算你密藏心中，我也知道必会如此。”

詹夫人道：“你简直是自找麻烦，他难道如此舍不得别的身外之物。”

莲姬向她一笑，道：“还有第二点，那就是这一次他屈服之后，将来他不难再为我或是孩子而屈服，去做违背他良心之事，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詹夫人道：“胡说！难道你竟信不过本庄雷大庄主的诺言么？”

莲姬道：“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集团力量呀，何况雷大庄主目下对付的是强仇大敌，未必就能得胜，更不一定可保无恙。因此你们独尊山庄将来会不会找麻烦，实在难说得很呢！”

她话中已暗示出另外尚有西域集团的问题，再加上雷世雄可能战死，也可能严无畏推翻他的决定。总之，这些事情在阅历老练之人听来，实是有理。文达纵声而笑，道：“我文达有了这等红粉知己，这一辈子已经不曾白活了。”

他们已等如拒绝了独尊山庄的条件，许多心存同情之人，都暗暗替他们惋惜，眼看他们温馨的美梦，其乐融融的憧憬，完全化为轻烟泡影了。雷世雄一挥手，阵势再度合拢转动。

旭日已从山巅探出头来，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生机。可是在那灿烂朝阳之下，这一对同心情侣，却自愿步入死亡毁灭之境。战事再度发生，但见刀光潮涌，叱喝之声，响震四野。雷世雄并非普通之人，他尽管心存敬佩和同情，

但不打则已，一动上手，便以全力出击，毫不容情。

文达和莲姬已存下必死之心，所以虽是负伤在身，仍然极为厉害。看看激斗了数十招，方始呈现不支之势。正当此时，独尊山庄的大阵忽然起了一阵骚动，杀声大作。

雷世雄回头一瞥，厉声喝道：“敌人向何方闯逃？”

一个中年虬髯大汉，洪声道：“敌人杀向东北方，已伤了十余弟兄。”

他们所说的人敌人，自然是指少林僧众和端木芙这两路人马。雷世雄呼呼连扫三杖，迫得文达几乎失招丧命，幸而对方忽又放松了一点，并未乘势再迫。

只听那虬髯大汉又道：“报告大庄主，敌方之人，多达三十余名。”

雷世雄一面也出手，一面道：“如何会多了十几个？”

那虬髯大汉道：“阵中传出的消息，说是伤亡的僧人们，全都无恙起身，力量大为增强。”

雷世雄果然是雄杰之士，放目一瞥，便传令大阵数百部属，尽力围困端木芙他们。接着道：“端木芙诡计多端，早就排演了这一幕众僧返生的好戏。假如我们赶快增援，阻止他们突围，则必定两头落空。”

詹先生道：“大庄主的意思竟是放弃了端木芙他们么？此举只怕轻重倒置了吧？”

雷世雄道：“咱们先以全力收拾了文达这一对，再说别的。”

话声未歇，这数十人形成的小阵，攻势复又加强。尤其是当雷世雄的怒龙杖，连环攻出七招之时，蓦地里把文达、莲姬二人迫散。

莲姬耳听文达惨叫一声，回头望去，不由得心碎肠断。敢情她恰好见到一个霜衣卫队的大刀，戳入文达的胸膛。她一望而知文达挨不住这一刀，因此之故，顿时像疯了一般，狂舞双刀，硬是冲到文达身边。文达高高的身子摇摆了几下，满胸皆是鲜血，惨不忍睹，他向莲姬摇摇头，双腿一软，攒倒在尘埃中。

莲姬生像是灵魂出窍，理智消失，手中双刀坠落地上，双目发直，扑地跪倒在文达身边。四周之人全都不知不觉停下手。雷世雄浓眉一皱，心想：“此时不杀莲姬，更待何时？”

但一众手下，俱有不忍出手之意，雷世雄晓得如若下令，他们虽然不敢不从，但留下的印象，一定坏极。他数年来致力于领导部属，务求在部属心中，建立尊崇地位。所以不想因此小事而减弱了部属的崇敬之心，所以不肯贸然下令。他只迟疑一下，便率众迅快冲入大阵之内。这一角只剩下一个血淋淋的人，以及一个跪着的女子，看文达那种情形，实是伤势太重，无法挽救。端木芙等人往东北角突围，看看已将脱困。突然一股强大压力，迎面而生，阻止了他们前冲之势。她美眸一转，已见到对面的拦截者中，有雷世雄、五大帮派之首，以及其他许多高手。大阵迅快移动，转眼又使他们陷入重围之中。端木芙叹一口气，道：“我们不但冲不出去，反而白白害死了文达和莲姬！”

第三十章 金盆洗手黯神伤

疏勒国师道：“小姐怎说？”

端木英道：“实不相瞒，我心中一直以援救文达之事为先，突围之事还是其次。因此之故，我舍弃了可以脱困的南方，也就是文达他们所在之地，免得大阵涌起，把他们也卷了入来。”

疏勒国师道：“换句话说，假如不是被文达他们阻碍，我们可以冲出重围么？”

端木英道：“他们刹住此阵的生门，就算冲不出去，也有更多的斩获和胜算……”

崔阿伯忍不住插口道：“小姐不选此路，果然大是失策。”

端木英道：“我固然是失策了，但亦是故意而为，希望救得文达他们。谁知雷世雄才略过人，精干决断，竟甘冒被我们突围而出之险，务必先杀死文达，假如换了才识较差之士，必定先来对付我们，文达、莲姬即可乘隙遁走了。”

她轻叹一声，又道：“文达的武功，一定已臻一流高手的境界，才会使得雷世雄如此重视。如若能救了他们，独尊山庄也有好瞧的。”

她乃是站在最内的圈心，所以尽管四下激斗交锋，时时刀落血冒，十分紧张，但她却可以从容不迫，娓娓而言，不必出手招架。疏勒国师和广闻大师不出手则已，一出手总有敌人伤亡，使得敌方之人，极感忌惮。

若然不是雷世雄等十余高手入阵抵挡，迟早得伤亡过百之众。只听雷世雄洪声喝道：“端木小姐听着，本庄伤亡之人不少，足见你们的高明。但咱们乃是敌对之势，你们高明，则本庄自然吃亏，因此之故，本人要求你们立即弃械就缚。如若不然，我为了部属性命着想，只好施展毒着，当场全部杀死，休想一个人漏网。”

崔阿伯冷嗤一声，道：“冒什么大气，这话想唬谁啊？”

端木英却泛起忧色，道：“我们今日真是一着错，满般皆错了。”

她满腔尽是悔疚之情，这一点谁都不知，甚至连崔阿伯，亦不晓得她竟在自责不已。要知目下这等情况，原本是她所导演而成。她只为了一个私念，那就是如何找寻出血海深仇。因此，当她相信了少林寺没有嫌疑之后，便一步步依计而行。

最初时，她已防到有这种可能，是以那些劲箭上的毒药，只是一种奇异麻药，受侵之人，昏倒如死。事实上，当然不是死，此所以其后少林寺清风、广闻等高手，才肯轻易的放她走路。如若那十余僧人已死，广闻等不拼命才怪。端木英乃是要看看有没有奇峰突出的门派人物，前往侵袭少林余下诸僧。因为假如余僧皆亡，则少林寺一定把这笔血账，完全算到端木英头上。其时死无对证，端木英纵想否认，少林寺亦绝不相信。

她也算出独尊山庄最有可能出手，以便使少林寺和端木英干上了，江湖定然为之乱。果然不出所料，真是独尊山庄大遣兵马，想杀尽诸僧，行那移祸东吴之计。

这一来，她又生出新的烦恼。因为如果是别的宗派或集团，来杀少林众僧，则可以确证这一帮人马必是端木世家的仇人。但独尊山庄却有另一个莫大理由可以这样做，那就是由于少林、武当二派，已表示支持翠华城。则独尊山庄设法使少林和端木英火并，实是合情合理之事。

换言之，唯有独尊山庄这样做，可使端木芙无法断定他们是否与端木世家惨案有关。孰不知她含有私心，以致许多地方失算。因而如今陷入了险境。

疏勒国师道：“他们可是想使用暗器？”

端木芙道：“不错！我相信他们除了强弩硬箭之外，还有其他绝毒暗器，例如烈火、毒水这一类无法抵御的手法，便可以杀尽我们了。”

雷世雄又高声问道：“端木小姐，请一言立决。”

端木芙有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的软弱无力，她向来是以才智称雄，此刻既是感到计穷，自然难以支持了。她转眸一望，蓦然憬悟，忖道：“原来我时时觉得心灵空虚，竟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倚赖寄托之人，唉！说起来实是可怜，我一个弱质女流，身上竟担负如许重大的使命，面对着各种强敌，也只有独力奋斗。”

疏勒国师挥手传令，那七八名西域高手，立刻聚集全力，准备应付敌人的凶毒攻势。那边广闻大师亦向清风长老示意过，当即由他们加上郭神拳大师、玉金刚大师，四个人为主柱，排下一个阵势。

雷世雄厉声：“端木小姐，你本是当代第一才女，为何至今尚着不出生死胜败的契机？你尚不投降就缚，莫非甘心送死？”

端木芙长叹一声，正要开口。突然间，瞥见敌阵生出了动摇之势，霎时间由西南角传遍了全阵。这所谓“动摇之势”，只是一种极隐微的征象，只有像端木芙这种深谙阵法，具有慧眼之人，方始看得出来。

她立刻高声说道：“雷大庄主，我承认已无力与抗了。你把我擒去，也就足够了，对也不对？”

说话之时，举步走去。崔阿伯第一个大惊失色，其余如疏勒国师、广闻大师等，亦都骇得四肢发冷，为之呆住。只见她当真要走出这一群人布下的坚守阵势。崔阿伯横杖欲挡。

端木芙向他一瞪眼，严厉地道：“阿伯不许多事，亦不得多言！”

她自有一种尊贵气度，使得这个把她自小养大的崔阿伯，也被她震慑住，竟至全然做声不得。雷世雄本已举起右手，这一落下，即将有无数种奇异暗器，夹杂在劲箭中，疾袭敌人。他本来也不敢相信端木芙真会投降就缚，只疑是缓兵之计，可是她竟付诸行动，斥退崔阿伯，可就又不能不信了。因此收回了命令。

端木芙一步步走去，掠过最外面的己方之人时，似是大为伤感，回头向他们投瞥了一限。连雷世雄这般高明英武之士，也看不出她目下正在施展缓兵之计。因为她已付诸行动，再踏前数步，便落在雷世雄手中。而这数步的时间，只不过是转瞬之间，缓兵之计，决不敢如此施展法。

广闻大师厉声道：“端木小姐，你纵是自缚以降，但独尊山庄仍然不会放过我等。因此何不干脆留下，同心戮力，与他们决一死战？”

端木芙突然道：“好啊！这话甚是。”

蓦地一跃，快如飘风，已回到己阵当中。雷世雄方要含怒发令，但同时传来的警讯，使他不得不分散了注意力。说时尽，那时快，右侧人丛裂开，一股人马冲了入阵，刀光剑光，以及惨叫之声，一齐传送到双方耳中。这一股人马约摸是七八个人，领头的是翠华城少城主罗廷玉、剑后秦霜波。怪不得他们冲入来之时，快如闪电，势若破竹。许多方才被他们砍杀伤亡之人，

此刻才传来惨叫之声。

除此之外，四方八面都有警讯传来，显示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四方八面进攻独尊山庄。

雷世雄立时转动大阵，自己率领了七八名高手，在最内层，抵御核心中这一群高手强敌。他的阵法一旦受到敌人的牵制，疏勒国师及少林这大群高手们，便如归山猛虎，入海蛟龙一般，马上活跃起来，圈子倏然扩大，与罗廷玉、秦霜波他们会合，此时四下杀声大作，而这核心之中，独尊山庄之人更是伤亡累累。

端木芙在诸僧和西域高手环护之下，再加上崔阿伯贴身保卫，她的安全，一点不成问题。至于罗廷玉、秦霜波这一股人马，加上了疏勒国师和广闻大师等特级高手，纵横转战，威势强绝。只杀得独尊山庄之人，狼奔豕突，死伤惨叫之声，此起彼落，益发显出大势已去。

假如不是雷世雄率众奋抗，则伤亡之人，至少也得增加一两倍之多。双方混战良久，独尊山庄之人越来越少。好几次雷世雄竟是孤杖单刀，力拼两三名强敌。

这时罗廷玉方面之人，已有大部份突破敌阵，向核心迫近。霜衣卫队则越来越少，相形之下，比照更为强烈。罗廷玉的血战宝刀发出震耳惊心的风雷之声，每一招劈出，必有敌人伤亡。

他看准了独尊山庄大将之一的索阳，亦即是玄武帮帮主，外号追魂太岁。心想：“只要杀死这种等级的人物，一个可抵数十霜衣卫队。”

现下已没有阻手碍脚之人，他集中意志，奋起神威，虎目中射出森寒杀机，宛如两道闪光，罩定了索阳。追魂太岁索阳突然间感到一阵寒栗，毛发皆竖。转眼一望，恰好碰上罗廷玉炯炯的眼神，登时又是一惊。

罗廷玉挺刀疾进，脚下发出“哧哧哧”的声响。在这等乱军厮杀之际，本应无人听见。然而索阳却感到他这一阵步声，宛如天鼓雷鸣，震得他耳中生痛，斗智消萎。他乃是久历戎行，不晓得拼过多少次命的人物，此时已知道对方的坚凝强大的气势，已压倒了自己。

但见罗廷玉晃眼已自迫近，索阳待要逃走。殊不料罗廷玉手中宝刀，闪耀出千万点精芒，化为一道虹光，闪电般攻到。这一刀在旁人眼中，似十分简单平淡，可是在索阳眼中，竟然千变万化，查看不出来踪去迹。这等仗如何能打？索阳这般负有盛名之人，陡然骇得心寒胆裂，空自举起那一对跨虎篮，作势封架。

说时迟，那时快，精虹一扫而过。索阳人头落地，尸身兀自屹立未倒。

罗廷玉这一刀之威，把独尊山庄之人，吓走了七八个，余下二三十名霜衣卫队，也都溃不成军。混战了一阵，又伤亡了六七个之多，翠华城的子弟兵，以及各路武林人物所组成的大军，已形成了包围之势。核心之中，雷世雄只剩下四个高手，以及二十余霜衣卫队，雷世雄挥杖吼啸，余众全部集合起来，结成一个小阵。前后不到一个时辰，他已经从稳居上风，军容赫赫的主帅，变成了坟下的楚霸王项羽了。

罗廷玉压刀不动，因此余人也全部停下来。千百道目光，完全集中在他和雷世雄身上，雷世雄长笑一声，豪雄如故，接着说道：“罗公子，咱们非拼个生死不可了！”

罗廷玉道：“看今日的情势，正是如此。”

雷世雄道：“兄弟可以代表家师出手，但余下之人，都无甚关连，罗公

子你何不让他们安然离开？这样兄弟也可以专心奉陪。”

罗廷玉道：“以雷兄这等人品气概，兄弟心折得很，假如不是为势所迫，真想好好结交一番，可惜咱们是泾渭分明，势难两立。现在言归正传，雷兄今日想拼便拼，不想拼也得拼，没有选择之权。说到余众，兄弟可不能轻易放过。”

雷世雄还未开口，背后转出一人，厉声道：“罗廷玉，我彭典先代师兄斗这一场。”

他丰神如玉，潇洒不群。如今加上一份豪情胜慨，益发轩昂飞扬，使人生出爱惜之心。别人倒不怎样，剑后秦霜波不知如何，竟泛起袒护之念。当下扬声说道：“彭典，若然你是知恩图报，是以甘愿洒鲜血，掷头颅，为你师兄挡这一阵，这实在是无可厚非。”

她一开口，人人都不敢出言打岔。彭典见了秦霜波，马上就敛起那份杀气，恭容聆听。他变得如此模样，许多人都大感不解。

秦霜波略一停顿，便又说道：“但你当思你目下这一身武功，从何处习得？假如你没有忘记的话，我要你听从雷大庄主之言，马上退出。”

雷世雄道：“秦仙子之言甚是，二弟速去。”

彭典长叹一声面露痛苦之情。罗廷玉剑眉一剔，含怒说道：“彭典乃是独尊山庄之中的重要人物，霜波你放他走，岂不是要我好看？”

秦霜波了解他的心理，一则事实的确如此，二则他也不无吃醋之意。因此她并不拿道理反责，只道：“我要他允诺离此之后，有生之日，再不侵犯翠华城，亦永不卷入你们的是非漩涡之中。”

众人一听若是如此，罗廷玉当然没得话说了。

雷世雄朗声道：“我以独尊山庄主持人的资格，宣布彭典从今而后，非复是本庄之人，不管他愿意与否，此话已成定案。”

假如没有雷世雄这等大师兄，彭典当然不能答应秦霜波的要求。彭典听了这话，登时涌出泪水，跪倒在雷世雄面前，却已说不出话来。罗廷玉冷冷道：“彭典，咱们的公仇算是了断吧，但还有一段私仇，你可曾忘记了？”

彭典身躯一震，雷世雄趁势拉他一把，让他起立。

雷世雄道：“秦仙子，罗公子之言，你也是听到的，看来咱们都白费心机了。”

彭典高声道：“罗公子，咱们有何私仇？”

他故意立即接口，以免秦霜波答不上话来。

罗廷玉道：“舍妹因你的流言和毒计，断去了一臂。”

彭典仰天一笑，道：“要解决这件事，何难之有？”

只见他唰地拔出杖中之刀，往左臂砍去，刀刃一挥而过，整截手臂，落在尘埃。

罗廷玉跺脚道：“罢了！罢了！彭典，你我之仇，从此一笔勾销。”

此时已有人上前，替彭典止血上药，包扎停当。

罗廷玉上前两步，气势迫人，又朗声道：“雷世雄，你独尊山庄之中，竟也有不少英雄好汉，你可传令手下，如要离开，可随彭典出去，绝不留难。”

雷世雄道：“这倒要向罗公子致谢了。”

他仰天嗟叹一声，想起昔年攻破翠华城时，何曾网开一面？但对方毕竟是正派英侠，心胸手段，大异于师父严无畏。彭典在催促之下，举步走去，行了二十余步，回头一望，只见独尊山庄之人，全部跟着自己。

那边厢雷世雄独个儿站立在强敌群中，虽然显得英雄盖世，毕竟孤独得教人生怜。转眼间，彭典等人已完全走光，雷世雄面色变得十分肃穆，道：“罗公子，我今日纵是死在你刀下，也绝不敢有怨心。我相信假如我不是家师座下首徒，你一定会放过我，对也不对？”

罗廷玉颌首道：“雷兄说得不错，可惜时势迫人，使我不得不倾全力与君决一死战。”

雷世雄哈哈一笑，道：“罗公子如此看得起兄弟，今日之战，虽死无憾。”

此时众人已散布作一个圈子，外层尚有数百人之众，布防严密。要知道早先分兵突破独尊山庄那座大阵之人，乃是杨师道，此入深谙韬略，通晓兵法。因此，这刻又是由他指挥布阵，雷世雄纵然不要脸，突然逃走，亦不易突破外面的阵法。

自然雷世雄不是这种无耻之徒，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等贻笑天下之事。他的目光扫过秦霜波等人，发现竟没见宗旋的影踪。他微感奇怪，因为在这等时机中，他应该在场，方可收呼应之效。

现在也不容他多想了，因为罗廷玉这个敌手，非同小可，自己不论是在招式功力上，或是心灵智慧上，有一丝的空隙，便将陷入被动捱打，以迄万劫不复之境。因此，他急忙收拢心神，贯注于敌人身上。

罗廷玉提刀向他迫到，顿时全场被一股强大劲厉的杀气所弥漫，令人不寒而栗，斗智大见减弱。旁人的感受，竟也如此，身处局中的雷世雄，所受到的压力之大，自是可想而知了。

雷世雄也挺杖反迫，见机出击。他存下了必死的决心，那股气势之强大，自然亦不在话下。除了这股气势之外，他手中的怒龙杖，招式间也增加了一股凶厉之气。

这是因为他不必过于讲究自己的安全，形势已迫得他作全力出击的打算，所以凶威特盛，亦使人望而心寒胆裂。两人相距丈许，便绕圈寻觅对方可乘之隙。这一刹时之间，全场静寂如死，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见。

后面大阵中走出一人，悄无声息地往前走。但目下已没谁注意到他。自然假如他是敌方之人，决不会无人置理。他走到秦霜波身边，踌躇了一下，忽又挪动脚步，向端木芙走去。

雷世雄突然出手，怒龙杖“轰”一声，当头砸落。这一招果然具有翻江搅海之威，又如迅雷横击。但见罗廷玉宝刀一挥，人随刀走，一下子就穿出对方杖影之外。两人忽又凑上，互攻了一招。刀杖相触，迸射出无数火星。

雷世雄此时显示出他绝强的实力，怒龙杖挥舞如风，抢占先手，连接攻了五六杖之多。罗廷玉并不一味与他硬拼，宝刀施展出精妙奇奥的招数，封拆敌人杖势。他使得如此灵活奇巧，使人泛起了鸢飞鱼跃，活泼之极的感觉。双方着着激斗了二十余招，罗廷玉的宝刀威力渐强，不似刚才一味避重就轻的打法。

雷世雄全神驭杖，尽力猛攻。谁知忽然间一眼瞥见了宗旋，心中顿时一怔，精神略为分散。这一下，在一般人看来，全无异状，但在罗廷玉眼中，却等于已开放了门户，任得自己长驱直入。

他的宝刀上又蕴蓄了足够的真力，但须砍劈出去，定可立毙敌人于刀下。然而他竟没有这样做，反而收刀退了两步，冷冷道：“雷兄有何心事？不妨早做安排。”

雷世雄自己何尝不知方才的一怔神，已陷入了必死的境地？因此罗廷玉

突然收刀而退，使他几乎难以置信。不过他随即勃然大怒，厉声道：“罗公子，你这话当真可笑得紧，你焉知不是我诱敌之计？”

罗廷玉哑口无言，虽然他心中知道他乃是强词相挾，非是事实。雷世雄怒气勃勃，又道：“罗公子，若然再有这等情形，休怪我雷某言语得罪。”

话声方歇，“呼”的一杖扫去。罗廷玉大吼一声，血战宝刀使出一招“霆斗雷驰”此是“君临天下七大招”之一，也就是罗廷玉仗以称雄天下的绝艺。但见宝刀化作一道强烈精虹，倏然射出，“锵”一声，架开了敌杖，直取雷世雄胸口要害。这一招已分出了胜负，雷世雄虽然不是立毙于这一刀之下，但败势已成，此后一连尽力封拆了七八招，越发显得危殆，难有反败为胜之机。猛然间人影倏分，雷世雄曳杖连退七八步。而罗廷玉却如影随形，落在雷世雄身前，挺刀欲刺。雷世雄不知是受了内伤，以致无力封架，抑是自知终难匹敌，是以放弃了困兽之斗，自甘送死！但见他杖垂地上。门户大开。众人无不动容变色，只等罗廷玉一刀毙敌，便爆发出欢呼之声，当此千钧一发之时，猛然间一声断喝，竟迫得罗廷玉煞住刀势，回眸望去。他刀尖已抵住雷世雄胸口，只要往前一送，即可立毙敌人。这一声断喝，竟是出自宗旋之口。罗廷玉已得过秦霜波警告，是以对他特别留心。心知必有大变，加以另有一个原因，这才会煞住刀势，竟不立毙对方。人人都向宗旋望去，只见他左手抓住端木芙，右手已掣出了长剑，满面杀气，凶厉迫人。崔阿伯已被他推开了七八步，此时面色如灰，手中的九曲拐欲待发出，却又投鼠忌器，不敢出手。

宗旋望也不望他一眼，厉声道：“罗廷玉，我用端木芙一条性命，换回雷世雄的，你怎么说？”

所有的人完全楞住，只有秦霜波和罗廷玉，神色如常，似乎并不因此而震惊。

雷世雄道：“宗旋，你走吧，我的生死已无关重要。”

他的声音已远不若早先雄壮嘹亮。端木芙心中大是怜悯，想道：“他身上已负重伤，但仍然生怕罗廷玉不肯答应这条件，以致害死了我，唉！想不到他对我竟然恁般多情。”

宗旋道：“不行！以我看来，端木芙的性命，珍贵无比，谅他罗廷玉也不敢不答应。”

罗廷玉没有回答，双眸中流露出为难之色。全场鸦雀无声，众籁俱寂。所有的人，都等候罗廷玉说出他的决定。不管是放人抑或不放人，那都是足以震动江湖的大事。

崔阿伯厉声道：“宗旋！你是什么人，何以忽然帮助起独尊山庄来了？”

正因宗旋侠名极盛，因此之故，他走近端木芙身边之时，崔阿伯不加注意，仍然注视着那一场激斗。

宗旋哈哈一笑：“好教天下英雄得知，兄弟便是独尊山庄嫡传门人，那雷大庄主，正是区区的大师兄。”

这话顿时震惊全场，使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秦霜波轻叹一声，缓缓道：“这样说来，那一次江上追逐，你竟是那个使鞭老人了？”

宗旋道：“是的！”

他长长透一口气，又道：“我今日当面向你承认了，心中顿时十分舒坦。”

端木芙接口道：“这是因为你天性尚不恶，不喜这等作伪行奸之事，才

会心中耿耿，恨不得早早恢复本来面目，我可有说错你么？”

宗旋道：“不知道。”

停歇一下，又道，“你最好别多嘴插口。”

崔阿伯惟恐小姐遭受不测，忙道：“他说的是，小姐你别惹他。”

端木芙心中一笑，忖道：“我指出他天性并不邪恶一事，已足以使严无畏听了，心中不舒服，因为他会想到也许有那么一天，宗旋会改邪归正。”

秦霜波接口道：“宗旋！目下端木小姐乃是另一派的领袖。你如若伤了她，势必激起这一路人马的仇恨，向你寻仇作对，至于罗廷玉这一方面，他没有多大关系。”

宗旋冷冷道：“仙子之言差矣，我深信端木芙和罗廷玉之间，有某种微妙关系，谅他非答应我的条件不可。”

秦霜波微怒道：“端木小姐不识武功，你竟向她下手，真是鲜廉寡耻之行！”宗旋道：“我承认应该向你下手，可是一则你具有预知危险的本事。二则我那大师兄已露出了破绽，聪明如你，岂能不觉？所以我临时变卦，改向端木芙下手。这也是无可如何之事。”

秦霜波道：“我看罗廷玉未必会答允。”

宗旋道：“他如不答允，则端木芙之死，责任由他担承，与我无干。”

崔阿伯终是直性子之人，闻言勃然大怒，道：“我家小姐若是死了，必是死于你手，如何反倒与你无干了？”

宗旋冷冷道：“假如罗廷玉答允，她便可无事。他不答应而迫得我下手的话，自然是罪在他身上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你少跟我顶撞的好，不然的话，我将使端木芙先吃点苦头。”

崔阿伯果然忍住一肚子乌气，不敢做声。

罗廷玉高声道：“看来我除了答允放走雷世雄之外，别无他途可以使端木小姐保存性命了？”

宗旋道，“到目前为止，果是如此。”

罗廷玉摇摇头，无可奈何地皱眉寻思。

宗旋大喝道，“快点决定，我可不能久候了。”

空气立时变得十分紧张，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罗廷玉身上。罗廷玉虎目一转，落在端木芙面上，只见她那一大绺秀发已经垂下来，露出那张甜美之极的面庞。她星眸中并无畏惧害怕之色，似是深信自己一定不会遭害。但也似乎蕴含着别的意思，教人难以测度。雷世雄也见到她的真面目，眼中光彩陡增，精神大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洪声道：“宗旋！我尚有一拼之力，你速速放了端木小姐。”

他的话声震耳生疼，威风凛凛。使得全场的目光，又向他望去。宗旋坚决地道：“大师兄！你负伤甚重，小弟焉有不知？古语道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咱们兄弟今日脱身出困，很快就有卷土重来之日，请你现在不要干涉我。”

秦霜波摇摇头，道：“宗旋！你最好再想一想，须知罗廷玉一旦下决心拒绝了，你便面临抉择。纵然你杀死了端木小姐，但你将不得好死。”

宗旋狂笑一声，豪气冲霄。许多人见了他这等英雄气概，再加上雷世雄和彭典所留的印象，都不觉大为惊诧疑惑，想不通以严无畏这等奸雄，如何会收录这许多的英雄人物为弟子？

罗廷玉被迫不过，只好道：“罢了！我答应今日放过雷世雄便是。”

他这话一出，崔阿伯首先透一口大气，高声道：“公子，老奴这厢行礼感谢了。”

罗廷玉道：“老伯别多礼，端木小姐曾经助我多次，我岂能忘怀？”

宗旋纵声而笑，道：“罗廷玉，我谅你也不敢不答允，现在要我放了她也行，但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假如我一放手，第一个发难的人……”他的目光转到崔阿伯面上，却摇头表示不是，又道：“第一个出手之人不是你，而是疏勒国师。”

罗廷玉道：“我岂能限制疏勒国师。”

宗旋道：“若然如此，有烦你和秦仙子一同护送我们出去。”

一个中年大汉厉声喝道：“宗旋！你这话未免欺人太甚了。”

宗旋望他一眼，道：“你是谁？竟在这儿大呼小叫的？”

罗廷玉道：“这位是我秦三叔秦绍。”

宗旋道：“原来是翠华三雄之一，失敬失敬，但你最好少开口，因为你目下非是做主之人。”

他转眼向秦霜波望去，又道：“秦仙子怎么说？”

秦霜波蓦地发觉他眼光之中，含有一种悲怆、失意与激动的意思在内，心中自是明白，暗自忖道：“他早已深深爱上了我，但后来又知道永远不可能胜过罗廷玉，所以妒极生恨，决然公开了他的身份。然而事到如今，他却不免有悲凉凄怆之意，唉！人生的奇幻莫测，实是使人感到心寒！”她轻轻叹息一声，不禁又想到自己本有超凡脱俗之志，但如今亦在这人海中，与芸芸众生共浮沉。正如陶潜诗中所谓“误入尘网中”的感慨相似。宗旋又高声问了一次，秦霜波把缥缈感慨的思绪收回来，淡淡一笑，说道：“宗旋兄，这个问题不该找到我的头上。”

宗旋道：“你肯不肯与罗廷玉一同护送我们。”

秦霜波仍然淡淡的道：“你难道不知道我乃是不想与世人相争的人么？换句话说，大凡是涉及感情之事，我都不打算沾惹，所以我说你找错人了。”

宗旋听了固然惊讶，连旁人如罗廷玉、疏勒国师他们，亦大感惊异不置。谁也料不到，她忽然变得如此淡漠，起因竟是看见了宗旋刚才眼中的神情。崔阿伯厉声道：“罗公子，你怎么说。”

他护主情急心切，一看秦霜波不管此事，大为着急，立刻向罗廷玉追询，要他表明态度。

罗廷玉摇摇手，说道：“崔阿伯不须着急，在下定必尽力顾及端木芙小姐的安全。”

宗旋突然间仰天长笑，豪气迫人，同时放开了端木芙，退开六七步之远。崔阿伯连忙上前，横身护住她，免得她再度受袭。

宗旋笑声一收，朗朗道：“端木小姐，适才多有得罪，使你受惊，还望宥谅。”

端木芙道：“宗大侠好说了，只不知你何故忽然放开了我？”

这话正是在场之人无不想问的，因此人人竖起耳朵，聆听宗旋的答复。宗旋慨然道：“我宗某奉命混入各门派之中，充当奸细，虽然有欠光明正大，但对垒为敌之事，亦不得不行此道。今日我宗某既然恢复本来面目，小姐你又是天下皆知不懂武功之人，我挟持你为人质，日后定被天下英雄嗤笑。因此之故，宗某决定放开了你。”

罗廷玉高声道：“宗旋兄，本人刚才的诺言，仍然有效。”

他自从出道以来，碰上巨大的场面，处处皆须顾及声誉大体，得事定必光明磊落，如此方足以领袖天下群雄。因此他毫不迟疑的重申前诺。宗旋一挑拇指，道：“罗公子气吞河山，志比天高，更兼一诺如山，真是当今人杰，兄弟在此谢过。”

那疏勒国师直至现在，仍是一言不发，使得这局势十分微妙紧张。群雄眼见宗旋如此豪迈磊落，虽然未减敌视之心，但以目前而论，却也很难说得出自己究竟希望他安然撤走？抑是被疏勒国师拿住？

宗旋转头向雷世雄说道：“大师兄，眼下不宜久留，您先走一步，小弟断后。”

雷世雄点点头，曳杖而行。他走出十余丈，忽然停步回头，向端木芙投以深深的一瞥，这才继续行去。

他本是一时之雄，这刻却已是负伤在身的败军之将。而最可悲的，莫过于他在情场上，他完全溃败了。还是不久之前，他正为着能娶得端木芙这等绝色才女而窃喜不置，孰知人间之事，翻云覆雨。现在端木芙不但永远不会是他的妻子，甚至变成了死对头，再也没有释嫌修好的机会了。这心上的创伤，使他激起了无限伤感，怅怅而行，心神大是迷惘。

端木芙如何不知？但她也无能为力，纵然她能像观世音般化身无数，遍度世人，可是由于血海深仇，她其势亦不能嫁与雷世雄为妻。

雷世雄的曳杖声和雄壮身影，渐渐的远去。穿行于敌阵之时，无人出手拦阻。之后，宗旋开口说道：“在下也要走啦！”

他脚下未动，分明是等着瞧瞧可有人反对没有？罗廷玉没有表示，秦霜波亦不开口。众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疏勒国师面上，看他有何反应。只见这位异国名家，当代高手，竟然也全无表情，甚至在那深邃的双眸中，露出一丝奇异莫测的笑意。

宗旋见他没有反应，不觉一怔，正要开口，只听一个和善而圆朗的声音响起来，说道：“宗旋！你为何不问一问我？”

人人都向发话之人望去，但见竟是少林寺戒律院的广闻大师，无不大感奇怪。

宗旋笑一笑，道：“大师有何见解？”

广闻大师胖胖的脸上，突然换上严肃的表情，说道：“贫僧代表武林受害之人，除了翠华城之外，今日要尽力留下了你。”

宗旋道：“大师说得很清楚，好的，宗某亦同意大师有这等资格，请吧！”他长剑举到胸前，左手复按腰间，摆开门户架式，既高深凌厉，而又甚是怪异。因为他的左手按在腰身，不知有何用意？广闻大师正要出马，身后闪出一人，朗朗诵一声佛号，说道：“师兄等小弟无法取胜之时，方始出手不迟。”

此人声音响亮雄壮，强劲震耳。众人视之，原来竟是少林寺大大有名的二老三师之一，人称郭神拳大师的便是。

他的身份不比等闲，说到在武林中，声望极高，远超于广闻大师。若不是由于淮阴中西大会的一役，江湖中几乎无人知道广闻大师，竟是如此厉害的人物！

以目前而论，郭神拳的威望仍然高于广闻大师，因此人人都认为他的话只是谦词，其实他乃是主力，如若不能取胜，广闻大师也不必上了。广闻大师高声应道：“师弟愿意代劳，自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愚兄却有几句向你交

待，那就是你动手较量之际，如若试了多招，仍然没有取胜把握的话，便须即退，免得武林朋友们误会咱们使用车轮战法，消耗对方的体力，请你记住这一点。”

郭神拳道：“小弟记住了。”

说罢，大步行了出去。但见他举手投足之间，虎虎生威，一望而知，他的硬功，实在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宗旋双目如隼，等他行到切近，剑式突然撤回，横护己身。左手一扬，已掣出一条钢鞭。众人这时方知他左手按腰之故，但见他舞动钢鞭，发出呜呜劲响，声势惊人，迫住了对方行来之势。

郭神拳曳拳坐马，吐气开声，蓦然发出，遥攻敌人。拳头出处，发出一片推山撼岳的劲力，砂飞石走，威势之强，真是一时无两。众人见他拳力如此威猛强大，可隔空遥袭敌人，方知他不必使用兵刃之故。

宗旋钢鞭从侧面反击，右手长剑一划，破去敌人拳力。但见他这一剑不快不慢，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轻轻松松就化解了敌拳威力。郭神拳不敢怠慢，双拳连环劈出，也自荡开了敌鞭，兼且继续远攻敌人。这真是一场剧烈刺激的龙争虎斗，双方一上手，就各尽全力。宗旋施展的剑法，博杂异常。但没有一招是没有出处的。而当他陷于危险之时，所用以力挽狂澜的剑法，更是诡奇莫测，玄奥之极。

端木芙一望而知，他竟精通好多招魅剑，而当他施展这等剑法之时，也显示出他的邪功修行深厚，真能发挥那魅剑的威力奥妙。

因此他虽然未曾完全学会了魅剑，但仅是这偶尔施展的奇招，已足以在剑道中称霸逞雄了。除了剑术之外，宗旋的钢鞭，也练就了惊世骇俗的能耐，虽是多节的软鞭，却时时可见大开大阖，强攻硬取的招数，远攻近缠，威力无穷。只见这两人一个是剑气鞭影，有如狂风骤雨，蜃楼海市，真是变幻无方，无法测度。

另一个则是拳力重如山，岳，气势雄浑威猛，天下罕睹。酣斗之下，可说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众人眼看那少林三师之一的郭神拳，居然也久攻不下，又见宗旋武功如此高明，因此更加想早早知道这场搏斗的结果。那两人免起鹬落的激战良久，郭神拳一直是攻多守少，只因他所练的拳法路数，乃是以进手攻敌的招式为多，所以他破拆敌人反击之时，用的亦是攻式；所以显出他攻势特别凌厉，很少有防守的手法出现。

一般的高手，直至此刻，仍然看不出双方胜败的契机。有些人偷觑广闻大师或清风长老的面色时，却看不出端倪。只能从他们凝重的神情上，看出这一仗实在十分激烈险恶而已。

郭神拳攻出第九十招之时，猛可让出圈外。宗旋盘鞭压剑，屹立原地，竟不曾追上进犯于他。

郭神拳把掖起来的僧袍放下来，拍拍衣上的皱纹，这才稽首道：“宗施主武功高明之至，贫僧自知难以取胜，就此告退。”

宗旋道：“大师好说了，在下已竭尽全力，幸而支撑下来，实在大感不易。”

他说的是由衷之言，由于他以前一向不把少林寺放在眼中，而今日一战，方知这一派能稳居武林中泰山北斗的地位，实在有它真正的潜力。因此大改观感，承认这一派亦是难斗的劲敌，乃生敬重之心。

广闻大师道：“郭师弟辛苦了，看来愚兄非得出丑不可了！”

他向众人扫瞥一眼，又道：“假如贫衲留不住宗施主，那也是无可如何之事，贫衲只要尽过心力，也就是了。”

人丛中许多声音升起，都是慰答他的话。广闻大师含笑频频稽首，表示感谢众人的支持鼓励。当他迈步上前之时，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呈现出一片出奇的静寂，使局势显得格外的严重和紧张。

宗旋前此见识过广闻大师的武功，心中有数，因此不敢怠慢，沉身坐马，运集全身功力，迎击大敌。广闻大师提刀迫去，但到了相距寸许之时，已感到对方的剑气鞭势，威凌烁射。除非是出手攻去，否则便难再欺近去。

他脚步一停，道：“宗施主，你与我郭师弟动手之时，耗费了不少气力，目下自应让你稍作调息，以便恢复，以免传出江湖，人人都在心中笑我少林恃多为胜。”

宗旋傲然道：“不必了，宗某自信还经得起这等考验，大师即管放手赐招。”

广闻大师微微一笑，道：“既然宗施主这样说，贫衲如是坚持，反倒变成看不起你了。”

他刀势一起，顿时一股刀气，猛扑过去。宗旋长剑一挥，喝一声“好刀法”，身子不退反进，哧哧哧一口气连迈数步。双方已近乎短兵相接，但谁也不曾出招攻去。这是因为双方皆是一流高手，防御严密，无隙可乘。如若鲁莽出击，失去先手，那时要扳回劣势，只怕难之又难。

他们虽是对峙未动，但已教众人觉得形势紧张之极，连眼睛也不敢眨，生怕错过了任何一招。

秦霜波忽然轻移莲步，迫进战圈，说道：“广闻大师，我替你押阵。”

此言一出，宗旋大受影响，心思浮散。广闻大师却精神抖擞，心想：“这回宗旋插翅也休想逃得出此地了。”

此时朝阳如轮，光照大地。这座古寺四下的殿院顶盖，在阳光下都绚烂增辉，别有一番气象。广闻大师戒刀起处，化做一道耀目精芒，朝宗旋电射而去。这一刀，去势不特迅急无伦，兼且闪烁变化，灵劲无匹。招式之奇幻多变，使人有叹为观止之感！

宗旋正因心神浮散，气势稍懈，招来敌人出击。连忙挥剑舞鞭抵挡时，已感到敌人刀势威不可挡。他脚下一连使了六七种步法，双手的剑鞭更是绝艺全出，无奈广闻大师紧紧抓住那一丝空隙，不肯轻放。直迫得他绕圈疾退不已。霎时间，他已退了六七个大圈，众人但见刀光剑气，弥漫全场。其间的招数变化，有些快得连影子也看不见。

广闻大师一口气迫攻了十六七招之多，但见敌人虽是落在下风，然而要收拾下他，却非易事。他为了少林寺千余载威名，目下在天下群雄眼前，正是打击独尊山庄，恢复少林威望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名列少林三师之一的郭神拳，已经当众承认无法取胜。此举早已把宗施的功力造诣，以及声誉提高了不知多少倍。

假如自己一举而击败了他，少林威望，不但不会因郭神拳而稍减，反而大力增高无疑。此念掠过心头，立下决心。当下迅即提一口真气，催动魔功。

宗旋募觉对方刀上锋煞陡增，压力如山。这一惊非同小可，晓得他已施展魔功，激发体内潜能，由此可知，他实有击败自己的决心，所以不惜耗损宝贵无比的真元。他深知情势危急，如无惊世骇俗的突出奇峰，今日定必惨遭败亡之祸。说时罗唆，其实只是念头一转而已。他也深深吸一口气，面色

顿时变得十分苍白可怕。

广闻大师方面，竟感到对方的功力亦随之而当长加强，虽然仍然落后了一步，但尚须化点时间硬拼。他情知若是硬拼下去，双方都可能固体内潜能完全催发，因而精枯力竭，结局就算不死，亦须大病一场。可是目下已成了骑虎之势，双方均是全力催动魔功，贴身搏斗，凶险之处，简直教人不敢相信自家眼睛。

广闻大师一直占了优势，刀刀都如狂风骤雨，电劈雷掣。宗旋坚持苦守，已显得势穷力蹙。两人翻翻滚滚激斗了五六十招，广闻大师突然大喝一声，刀光如电掣般划过，把宗旋手中长剑击落尘埃。宗旋一跃而退，停在两丈之外。

他一来剩下左手钢鞭。二来施展那魔功之后，气力衰竭，自知无法闯得出群雄的大阵。所以他并不作突围的打算，屹立不动。

广闻大师已下了决心，定要杀死宗旋。一则绝去后患。二则杀死此人的话，严无畏的最后一条臂膀，亦等如断去，变成孤掌之势了。

他本应趁势上前取他性命，可是问题却出在当他击落敌剑之时，突然一股森寒剑气射来，把他罩住。他乃是少林中超凡脱俗的高手，见多识广，立时晓得这一股剑气非同小可，已等如有人把一柄长剑，抵住自己咽喉一般。如若再行上前，那是非死不可。

最使他吃惊的还不是这股剑气，而是他晓得这个发出剑气之人，乃是为他押阵的剑后秦霜波。

他自然不敢迈步，只好放弃杀死宗旋的机会。但亦不转眼向秦霜波瞧看。心想：“假如你不自动向我解释个明白的话，我也决不询问。”

宗旋喘了几口气，眼见广闻大师并不过来动手，心中大为惊诧，心想：“他实在没有理由放过我啊？”

743 只听秦霜波冷冷道：“宗旋，你目下真元伤耗，几近枯竭，因此广闻大师本着我佛慈悲之心，并不当场手刃了你，你可知道？”

宗旋哪知自己一命，竟是秦霜波打救，心中仍然大为忿怒，道：“宗某并不怕死，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想叫我宗旋摇尾乞怜么？”

秦霜波淡淡一笑，端木芙已高声说道：“哟！好大的口气。你就算不怕死，也用不着顶撞秦妹妹，因为秦姊姊决不会与你计较，这一来，你岂不是反而显得量小，太没有丈夫气概了？”

宗旋瞪她一眼，道：“谁要你插嘴的？”

端木芙道：“如果你讲道理，则我便有插口的资格了，只因目下为我出力之人中，包括有天下第一流高手疏勒国师。早先如果我要留下你，他亦可办得到。”

她摆摆手，阻止对方辩驳，又道：“这些话都不必提了，单论眼前之事，我亦有理由插口。”

宗旋哼了一声，道：“你最多事。”

端木芙面色一沉，双眼射出冰冷的光芒，道：“假如你全家被杀，而那血海深仇之人却在眼前，你能缄默不语么？”

宗旋厉声道：“我可不是杀你全家的凶手。”

端木芙没有做声，但也没有别人说话。因为在她未指出凶手是谁以前，气氛情势十分紧张。

谁都不敢插口，以致沾惹上这件事。她凝视着宗旋，目光异常的冰冷。

宗旋皱皱眉头，道：“你看我作什？我与你的仇恨有关么？”

端木道：“当然有啦！我试问你一声，你踏入江湖以来，经历的战阵不只一次，尤其是上一回在淮阴中西对抗大会上，你为何一直不施展这魔功绝技？直到今日，实是迫不得已，方始施展？”

宗旋道：“此是家师严令，我如何敢违？”

端木笑道：“当时严无畏还说过，假如必须施展，亦定要在无人得见之处，同时一定要杀死对方，对也不对？”

宗旋昂然道，“不错！这又如何呢？”

端木笑冷冷道：“这就是足以证明严无畏很怕被外人晓得你懂得这一门功夫。”

宗旋道：“是又怎样？”

端木笑冰冷的目光中，又透出一股忿怒。宗旋突然感到不妥，暗暗倒抽一口冷气。在这等场面中，宗旋无论如何，也得隐藏起心中情绪，因此没有人看得出他内心波动。

只听端木笑冷冷道：“宗旋，你一定想知道其中的过节和隐秘么？”

宗旋应声道：“小姐想听我的真话？还是假话？”

端木笑道：“自然是真话，你说好了。”

宗旋环顾四下一眼：缓缓道：“若然我说真话，那么我的答复是：在这等情势之下，我不想知道贵府被害的经过和隐秘。”

众人都觉得他实是有理由这么说，但罗廷玉却仰天大笑，道：“宗旋兄，假如换作是我罗廷玉，处于此境，纵是血溅当然，也不能说出不想知道之言。”

自然他的大笑，含有讥嘲之意，所以并不会与端木笑目下的悲恨抵触，因为此笑非是得意快乐之意。宗旋厉声道：“现在你别说风凉话，总有一天，我会有机会向你提出相似的问题，那时节可就晓得你究竟如何答复了。”

端木笑高声接口道：“宗旋，我们言归正传，刚才我的一番话，已解释清楚我为何有权插嘴之故。假如你感到满意，恕我暂时退出此一事件。”

崔阿伯急急道：“依老奴之见，干脆现下就取他性命，免得日后多费手脚。”

在场的人，但凡是同情端木笑以及偏向翠华城的，莫不有此同感，因此崔阿伯此言一出，便有不少声音发出，附和这个说法。

端木笑摇摇头，道：“今晚的局势乃是属于翠华城罗公子，假如他愿意放过他，我决不干涉。等到有一天，轮到我造成这种局面之时，别人亦休想干涉。”

她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她已认为自己的力量，足够与罗廷玉比拟，同时亦有击败独尊山庄的信心。到了那时，严无畏将是她俎上的鱼肉，不许别人分一杯羹。换言之，她也有她的血海深仇，到时决计不肯把宰杀仇人的机会，让给罗廷玉。

众人的目光，先是集中在罗廷玉面上，但随即又跟着他的目光，完全转移到秦霜波的身上。显而易见，罗廷玉已把这个权力，交给了她，才会望着她，等候她的决定。

秦霜波淡淡道：“多行不义者，神人共愤。宗旋！我真希望你能大彻大悟，从此放下屠刀。好在你年纪尚轻，以前的积孽，与你没有太深的关连。有的也只是感情上，觉得不能放过你而已。”

宗旋终于叹息了一声，说道：“我现下才放下屠刀，不觉着太迟了？”

秦霜波道：“不迟！不迟！只要你有这等决心，没有办不到之事！你眼下但须当着天下英雄之面，向天立誓，正式脱离独尊山庄，不再承认严无畏是师父。然后，假如有人保证你永远退出江湖，尚有何仇不能解得？”

他的目光，最先扫向端木芙。这自是看看她对这个意见，有何反应之意。但端木芙却避开了她的目光，不给她一点答案。秦霜波心中有点不自然起来，转头向罗廷玉望去时，但见他剑眉紧皱，似乎亦很不满意，只是没说出就是了。她心中暗暗一叹，忖道：“这两家对独尊山庄的怨，竟是如此之深，真是可怕啊！”

她再向宗旋望去，但见他器宇轩昂，长相英俊，站在当地，宛如玉树临风。真是一表人才，可惜他命运不济，却被严无畏网罗去了。

人人都瞩目宗旋的神情动作，等候他的答案。假如他径行拒绝，后果如何？谁不想知道？即使他应承起誓叛出师门，但所发生的结果，亦是众人及欲得知的。

宗旋沉吟了片刻，才道：“好！秦仙子，在下愿意从此退出江湖，跳出这是非恩怨的圈外。假如因此而遭独尊山庄诛杀，那也是罪有应得，前生孽债使然。不过在我立誓之前，你最好还是先征求过别人的意见，因为以我看来，只怕你扛不起这件事呢！”

他的话表面上听起来，完全是依情照理而说。但事实上他乃是使用纵横捭阖之术，设法使对方内乱。只要秦霜波被拒，她势必要履行她的许诺，变成了非与他联手不可之势。那时他已非复是人孤势单，何惧之有？

秦霜波凝视着他，缓缓道：“你应允退出江湖之言，若是真心，我自然会向有关之人征询，但你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呢？”

宗旋道：“当然是真心实意。”

秦霜波道：“若是真心，那么你一身武功，留之无用，我也可以为你废去了？对也不对？”

宗旋一横心，咬牙道：“对！武功留之何益？”

秦霜波淡淡一笑，回头向罗廷玉道：“廷玉，我已用不着再说一遍了，你同意不同意？”

罗廷玉寻思一下，才道：“同意！”

全场之人，都觉得“同意”两字，有如雷霆施威之时那么响亮。有些人甚至怪他答复得太容易了。以他们的想法即使答应，也应该提出一些条件来，例如斩去宗旋一双手之类。

秦霜波很迅速的扫瞥众人一眼，目光又转回罗廷玉面上，道：“你居然同意了，一定有你的道理，可不可以说出来听一听？”

罗廷玉道：“这又有何不可？我有两点理由。第一，此举既可劝人及时回头向善，又可减弱严无畏的实力。以我想来，功德与报仇，应是同样重要。因此，既可劝人向善，立下功德，又可削弱仇家力量，便于报仇。一举而两者兼得，如何不可？这是第一点理由。”

人人都听得呆了，尤其这只还是第一点理由。他们都猜想不出尚有什么理由，所以格外留神聆听。罗廷玉歇一下，又道：“第二点，我不是基于私人感情而对霜波你卖帐，而是由于信赖你的智慧，坚信此举不至于被宗旋出卖，使你无法向天下之人交代。”

这真是别出心裁的理由，同时又极具说服力，人人莫不颌首连连称是。秦霜波目光移到端木芙那张轻纱半掩的面上，慢慢地而又十分清晰地道：“端

木小姐怎么说？”

端木芙仰天长呼一声，说道：“秦姊姊，你此举太过冒险了！宗旋乃是一代奸雄之才，举世罕有其匹。你如何能轻信他的话？”

秦霜波道：“我说过要废去他一身武功，人人听见，如何有假？”

端木芙道：“秦姊姊，我劝你还是别迫我答应的好。”

宗旋冷笑一声，道：“端木芙，你不答应就是了，何须闪烁规避？”

端木芙道，“我不会被你激怒的，因为我能看透你的用心。”

秦霜波道：“你倒是说说看，为何劝我别迫你答应？我只是征求你的意思而已！假如你别具慧眼，看破了他的阴谋，何不当众说了出来？”

端木芙道：“假如我解释出来，你就很难找到藉口，更改此意了。”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不妨事，你即管说出来。”

端木芙被迫无法，只好道：“宗旋虽然废去了武功，但他仍然是有过人的智慧，又熟知天下武林的情势和隐秘，有他运筹帷幄，尤其是不须出手，集中全部智慧以筹划大计的话，实在比现在还可怕些。”

端木芙必是一语中的，因此以宗旋这等深沉多智之人，竟也不禁变了面色。众人这时方始从恍然中，钻出一个大悟来。这个道理，在以往也许无人相信。尤其他们皆是练武之人，岂肯承认智慧比武功还厉害可怕？然而端木芙的异军突起，以一个不懂武功，荏弱娇躯，居然能崛起江湖，成为一大力量之首。以前又在淮阴中西大会上，露过锋芒，教人亲眼见到智慧的力量，是以现下无人不信了。

秦霜波沉吟了一下，缓缓道：“不妨事，我可以看守着他。”

端木芙道：“这还不够糟么？他以一个武功全失之人，却能羁绊了剑后，使之无法分身对付独尊山庄，这已经是莫大的成就了。”

众人听她这么一计算，都不禁纷纷出言表示同意她此说。秦霜波默默沉思，端木芙：“你也知道无法可派别人看守他，因为一则不能囚禁他，二则他诡谋甚多，城府之深，单看他能在你们这一方混迹这么久，尚未败露，便知道了。”

她吸了一口气，又道：“但现在你已来不及了，他只要愿意被你废去武功，就算我不同意，徒然使他阴谋得逞，使我和你做上了对头而已。”

崔阿伯怒声道：“那小子真狡狴可恶不过，讲来讲去，他都不是真心悔过，秦仙子，你何用护着他？待老朽过去一杖砸死，一了百了！”

这倒是十分干脆的方法，人丛中有七八起大声赞成。端木芙认为问题已交给秦霜波去处理，没有自己的事了。因此她趁这余暇，打量罗廷玉的表情。只见他沉静如常，似乎不甚关心这件事。但自然亦可以解释为他相信秦霜波必有解决之法，所以才如此从容镇定。

端木芙不觉吃了一惊，忖道：“不好了，我一定有哪一处失算了？待我想想看。”

宗旋忽然高声道：“秦仙子，你无须为难啦！在下岂是如此贪生怕死之人？假如你认为我没有诚意，那么我可以自动撤消此一约定。或算是我拒绝武功被废，你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秦霜波原来很沉静安详地思索，但听了宗旋之言，突然泛起懊怒之色，美眸一瞪，射出比刀剑还要锋利的的光芒。

她冷冷道：“宗旋，你太辜负我一番真挚用心了，我原本望你能够及时

猛然回头，那时终然我必须跟定了你，以资保护，我亦不辞这等辛劳，可是，我体察至今，你仍然自以为高明得很，相信我已钻入了圈套之中，泥足深陷，无法自拔了，哼！哼……”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恼意，又道：“刚才我乃是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可是你却轻轻放过。”

宗旋道：“你别恼火，我几时放过了自新的机会呢？”

秦霜波道：“你的作伪，我也不得不承认很高明，如要指出，须得费上许多唇舌，现在我们直接了当的解决这个问题吧！”

她严肃地扫视全场，好像想找一个什么人似的，看了老大一会儿工夫，这才继续开口，道：“宗旋，目下要提到废去武功与否的问题，我且问你，你能找到竟以身家怕命担保你的人没有？”

宗旋顿时呆住，这正是他唯一的弱点，而他根本没有想到。甚至连端木芙也忽略了，早先才会认为秦霜波自陷于泥淖之中。全场寂然无声，没有一个人开口表示愿意保证宗旋，这自然是由于身家性命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事，再者，纵然这一大群武林各方高手之内，有那暗中与独尊山庄通声气之人，可是眼看独尊山庄已碰上了极强大的高手，失去了稳赢之势，又岂敢开口而暴露了自己？

一片静寂中，突然一阵大笑之声升起。人人皆向笑声发出之处望去，只见宗旋兀自仰天长笑不已。等他笑声一歇，秦霜波道：“你这一笑，必有道理。我恪奉门规，不能不让你说个明白。也许你说得出一个道理来，只要真的合理，我决不会故意为难你。”

她的身份非同小可，话当众说出，便须负责。因此宗旋露出欣慰之色，高声道：“既然如此，在下更不能不直说了。”

秦霜波道：“你有话请说，此处天下英雄云集，皆可作证。”

宗旋道：“我提出一个问题，秦仙子如能答复得令我满意，那便死而无怨。”

秦霜波道：“我早已准备好了，你即管问。”

宗旋朗朗道：“此处人数甚多，又皆是武林中知名之士，这都是不容置疑之事，并且我也相信他们皆能公平评论是非。”

秦霜波道：“你知道就好了。”

宗旋道：“可是他们纵然谈不上个个与独尊山庄皆有仇恨，但既然参加翠华城的行列，算是敝庄对头！试问他们哪一个肯替我作保证呢？”

崔阿伯厉声道：“住口，这是你自家的事，谁教你找不到人相信你呢？”

宗旋打个哈哈，道：“我不妨打个比方，假如拿名望高如罗廷玉，就是他吧，放在敝庄的人当中，要我们的人作保，只怕也找不到一个人。”

全场之人，但觉他这话既雄辩，又合理。在这等场合之中，无人肯为他作保，那自然是合理之事。

秦霜波道：“即使如此便又如何？”

宗旋道：“你如是承认此地必无人为我作保，而你却又提出保人的条件，则足以证明你从开头就是在愚弄于我。事实上你不肯放过我，只不过趁机表示一下仁义，其实呢……”

他冷笑一声，才又道：“别的话不必多说了，秦仙子，你能在此地找出一个可能替我作保之人么？”

秦霜波道：“我纵能指出来也没有用，因为你现下已不相信我的话了。”

宗旋道：“你纵然作弄我，但你若是指得出来，我仍然相信的。”

秦霜波道：“承蒙你信得过我的人格，那么我就说了。”

宗旋环顾四周，这刻太阳几乎移到头顶，光线强烈不过，所以把所有的人都看得十分清楚。在人丛中，他发现不到一个肯用身家性命以及声誉来为他作保之人。甚至连端木芙，本是完全不可能之人，也考虑过。

因此他很有把握地道：“好，秦仙子请说。”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这个人就是我。”

宗旋大吃一惊，刚才由于处于针锋相对的情况下，所以没有想到是她。而现在一想，却很合理。四下升起喧闹之声，当然都是承认秦霜波有此资格。人人都觉得她这一击，真正把宗旋打垮了。

过了一阵，众声稍歇，秦霜波才道：“宗旋，我还得证明一下我的话不假。”

她转眼向广闻大师望去，道：“广闻大师，请问刚才你对宗旋可曾起了杀机？”

广闻大师一怔，却不得不点头道：“罪过，罪过，老衲确曾是满腔杀机！”秦霜波道：“那么，其时如果你没有其他意外的话，必定挥刀直进，把宗旋当场杀死了？对也不对？”

第三十一章 含威审敌逞舌簧

广闻大师点点头，心中已略略明白她问这话的动机。然而在场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感到十分迷惑。

秦霜波又道：“是不是因为我发出了剑气，才阻挡了你攻去之势？”

广闻大师道：“是的！”

秦霜波高声道：“宗旋，你听了我们这番话，料必也肯相信是实情。因此，可知我乃是有心助你改邪归正，不惜冒犯少林派广闻大师，亦不惜引起了罗廷玉的误解，给予你一个最后机会。”

宗旋真是哑口无言，现在秦霜波已用各种方法，证明她的真心用意。也证明他并没有悔过之意。在这等情况之下，他若是被杀，纵是找来天下最善辩之人，也无法责怪对方的辣手。

他长叹一声，道：“在下认栽了，唉！我一向自负得很，总以为才智与武功，哪一样都不比你差，孰知竟然不是你的敌手。早知如此，我该早早把你和罗廷玉制住，便可免去今日之祸了。”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那也不见得，须知我们第一次见面之时，我便对你有了奇异的感觉，我怀疑你就是千面人莫信，莫信这人既然帮助严无畏，加害武林中许多名家高手，则自然是严无畏的手下。”

她停了一下，又道：“但我的感觉只能使我存疑于心而已，直到我当真抓到证据，那是在淮阴中西大会以前不久之事了。”

宗旋一怔道：“你已抓到证据？什么证据？”

秦霜波道：“罗廷玉的行踪，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故意试探，便告诉你，佯称有几个人知道，一面派人通知罗廷玉。果然发现有埋伏狙击之情，可知这消息从何处泄漏了。”

众人一听此计，都不能不信服。但宗旋却仰天一笑，道：“这话太勉强了，试想，敝庄其实已用全力侦查罗廷玉的下落，难保不会被我们查到。”

秦霜波淡淡道：“他已易容乔装，又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或者你说他虽是易容乔装，仍然逃不过你们手下的耳目。可是我索性告诉你，一则他是十分机警之人，二则他连身材也改变了，你的手下们，绝对无法发现他。”

宗旋仍然有话可以反驳，道：“然则你又如何能保证那个派出之人不被我们跟踪到？何况他可能泄漏机密，你只要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就不能硬指是我通风报信的了，对也不对？”

他反驳得头头是道，众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有理，何况他还补充说明当时独尊山庄，动员了庞大的人力，监视每一个跟秦霜波接触之人。后来她进入秃鞭孔翔家中，所有孔府之人，凡是出来的，皆受监视限制。以独尊山庄的力量，此举毫不困难。因之，众人更觉得宗旋的理由十分充份。虽说目下他已承认是他报的讯，但以事论事，秦霜波在当时考虑到这些可能性，不能硬说是他。秦霜波虽毫不在意，等他详细说完，这才道：“我派出通风报讯之人，根本不知对方就是罗廷玉。而这个人，绝对可以瞒过你们的眼目。”

当下把那小婢紫玉之事说出，大家一听，又回心转意，深信秦霜波果然算无遗策，的确能瞒过独尊山庄。宗旋到了这刻，也就无话可说。

于是挺一挺胸，道：“好吧！秦仙子可以让广闻大师上来，取我性命。”

秦霜波道：“广闻大师如今岂肯再度出手？尤其是我让你休息了这么久，

使你几乎完全恢复了功力。”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宗旋身上，似是仔细观察他可是已经恢复了原气，而广闻大师却频频点头，大有首肯斯言之慨。

宗旋皱起双眉，道：“随便你们让谁出手都行，我不必参加意见。不过在下却得想知道秦仙子，你我既然是对头冤家，你又何故给我这个机会？”

他问得很尖刻厉害，假如秦霜波答得不妥，自然对她的为人，将生出微词，换言之，宗旋已向别人暗示说秦霜波喜欢他，至少有这等倾向。

秦霜波不悦地哼一声，道：“我乃是念着你以前一直没有向我下手，以及你刚才挺身而出，在强敌环伺之下，气概迫人，算得是英雄行径，才给你一个悔改自新的机会。”

她的答话，又是无懈可击。宗旋不再开口，端木芙噗哧一笑，道：“宗旋啊！宗旋！你后来种种所为，都适足徒自取辱，说你聪明，还不见得。”

她美眸一专，又道：“你要不要我告诉你，哪一个将要跟你拼斗？”

在眼前来说，一共有好几个高手，都有资格与宗旋一拼的，因此之故，人人皆在心中暗暗猜测。

宗旋摇摇头，道：“多谢你的好意，在下早就晓得是谁了。”

端木芙笑道：“不见得吧？像你这般愚笨之人，哪能猜得出对手是谁？”

宗旋面泛怒色，道：“哼！哼！假如不是在目下这等环境之中，你敢这样说，我必定要教你感到后悔。”

崔阿伯怒道：“放屁！凭你也配？”

端木芙忙道：“阿伯别吵咀，我说宗旋哪，你敢不敢与我打赌？”

宗旋道：“赌什么？”

端木芙道：“你若能猜得出向你下手之人，我担保让你安然离去。但若然输了，你就得用一些秘密来交换了。”

宗旋道：“好极了，我赌定啦！只不知你要知道什么秘密？假如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端木芙道：“你一定知道的，不必多虑，现在我把这个人名写下来，以免罗嗦，然后由你当众宣布，再对证我纸上写出的人名。”

宗旋道：“如若我猜不中，你必须有强固的理由，解释其故，而这个理由，又必须强于我所提之人。”

端木芙道：“这个自然。”

她随即拿纸笔写上了人名，那枝笔只是一根枯枝，用火烧了一下，变成一小截炭。不过写在纸上，仍然十分清晰可靠。

疏勒国师突然道：“端木小姐，这一赌有百害无一利，大可不必。”

广闻大师亦道：“你还未获罗公子的同意，贸然行了，只怕到时你万一输了，无法履行允诺。”

众人也纷纷议论，十之八九，都认为端木芙十分不对，因为必须说出强有力的理由，则她其势不能随便乱写一个人名。这么一来，宗旋在三五人当中，很容易碰对了。

端木芙等议论之声减低，这才说道：“你们不必担心，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假如我万一输了，而罗公子又不肯放他之时，我也就只好陪宗旋一道闯关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

罗廷玉高声道：“那也不必，如若你输了的话，只须你听我指挥，我就不出头作梗。”

端木芙道：“我不会输的，我们就如此约定好了。”

宗旋当下闭目凝思，看他样子，分明已开动了脑子里全部的力量。在眼下的高手中，严格算起来，只有四个人须得予以考虑，首先自然是翠华城少主罗廷玉，其次是秦霜波、疏勒国师、广闻大师等。

要知宗旋适才的一番激斗，虽然已经落败，但所显示的功力，非同小可。放眼天下，也只有这寥寥数人，可以与他动手相拼。

宗旋最先考虑到罗廷玉，心想：“此人出手拦阻于我，乃是天公地道之事，无须置疑。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亦可能不是首先出手之人。”

第二个考虑的对象，不是秦霜波，而是疏勒国师。此人乃是西域第一高手，武功之强，无人不知。他到中原之后，所向无敌，只曾略挫于罗廷玉的宝刀下。因此，他不但足有资格出手，定能制胜。而且由于他是与端木芙的宾主关系，也是非出手不可。

第三个才轮到秦霜波，她的剑术造诣，目下已公认为没有对手的了。自然剑道以外的高手，她能不能完全赢得，那是别一回事。秦霜波已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悔改生还的希望。而宗旋却轻轻放过，这是她亦会出手之故。不过，宗旋衡量一下种种关系，秦霜波出手收拾他的可能性，并未到了使他担心的程度。

最末一个是广闻大师，本来他曾经出手相拼，应该数他最有可能。但由于当时是秦霜波发出剑气，迫他罢手。这么一来，他已尽过心力，对师门及武林同道，皆能交代。加以施展那催发潜能的魔功，十分损耗真元。他除非万不得已，焉肯再度出手。所以广闻大师出手的可能性，已降到最末的一位。宗旋细细一想，可能只剩下了罗廷玉和疏勒国师两人。

他并非没有考虑过端木芙本人，而他亦知道端木芙此女有鬼神莫测之能，虽然一向不懂武功，但说不定只是伪装而已。以她身世上的血海深仇，出手自是极有可能。不过宗旋早就把她剔除，因为她手中放着一个几乎必能取胜的疏勒国师，何须自家出手？这一点，他考虑得异常周详深刻，即使端木芙已练成了邪功魅剑，她会不会出手，实在甚感疑问。至于罗廷玉，出手的可能性当然极大，尤其是他的血战宝刀，已经具有刀君之象，几乎可说是握有必胜之势了。宗旋的脑海中，浮现着罗廷玉英姿飒飒，以及疏勒国师的粗豪雄健的面影，此起彼落，一时难以决定。

只听端木芙格格娇笑一声，道：“宗旋，你的对手虽然只有四个，可是实在不容易决定，对也不对？”

宗旋含怒瞪她一眼，道：“你想以说话搅乱我的思路么？”

端木芙道：“我可是如此阴险之人？”

宗旋咕嚕一声，没有说话。端木芙又道：“你既然那样说了，我决不能让你有藉口，甚至心中不痛快也不行。你可以说出两个人来，只要这两人之中，有一个是我所写下的，就算你赢。我就站在你那一边，保你必然脱困。”

这话一出，连罗廷玉也微微动容，余人更不必说了。只有秦霜波神色恬淡如常，好像目下之事，与她全不相干。

宗旋道：“我不必占这等便宜。”

端木芙晒道：“就算这是便宜，但你仍然要败于我手中。”

宗旋虎目一睁，厉声道：“你当真如此有信心么？”

心中暗暗忖道：“她故意给我多猜一个人，但其实正是用计，想哄我舍下热门人物，哼！哼！我才不上这个当呢，必定是罗廷玉和疏勒国师之一，

我说出来，包管她哑口无言。”

端木芙道：“自然是真的，我几时说话不作数？”

宗旋道：“好，请你把那张纸交给别人。”

端木芙道：“交给谁呢？”

宗旋四顾一眼，目光最后停在秦霜波面上，秦霜波心中泛起一阵难过，暗暗想道：“他在此地孤立无助，宛如在世上挣扎求生的孤儿一般，看来我只好答应为他保管那纸条了。”

当下向他点点头，表示愿意。

宗旋道：“那就请你交给秦仙子吧！”

话才说完，突然也感觉到自己的孤单可怜。此处人数可真不少，然而在他来说，却似是荏弱的孩子，处身于苍茫的旷野之中。这等孤零凄凉的感觉，在他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自小就没有父母，一直是挣扎着往上爬，力图成为人上之人。每当他偶然午夜梦回，四顾茫茫之时，便不由得被这无依无靠之感，压得透不过气来。他须是赶快抛开感伤情绪，但仍然不禁叹了一口气，向秦霜波道：“谢谢你了。”

秦霜波只淡淡一笑，没有做声，却立刻打开纸条，见纸上写着不少字迹，顿时为之大奇。但见劈头第一句是“秦姊姊”三个字，心中一怔，还以为端木芙写的是她秦霜波将会首先出手。可是往下看时，方知这张纸条乃是写给自己看的。换言之，端木芙大大的露了一手，早在写下此纸以前，便推算到宗旋必会把这张纸条，交与她收执。

只听宗旋朗声说道：“在下深信首先出于，以拦阻我安然离会的，必是……”

话未说完，秦霜波已高声说道：“等一等。”

宗旋愕然道：“秦仙子有何见教？”

秦霜波走过去，递了纸笔给他，说道：“你还是写在纸上的好，免得口说无凭。”

宗旋道：“此处证人多如牛毛，何须写下？”

秦霜波道：“写下来时你有何损失？”

宗旋道：“好吧！我写就是。”

取过纸笔，唛唛写好，交给秦霜波。秦霜波看也不看，便道：“现在何以开步走了，瞧瞧看谁会挺身而出，拦阻你去路。不过我先此声明，假如大家自问赢不了宗旋的人，可千万不要出手。”

她这么说了，谁也不敢冒失上前。一则这是性命声誉交关之事。二则胡乱上前的话，可能反而坏了大局。

宗旋道：“此计甚佳，如此一试，便无作伪的事情了。”

当下跨开大步，向缺口行去。他连跨了四五步，尚无人出面拦阻。全场之人，都觉得十分紧张，一来怕他乘机真个逃掉。二来又担心端木芙失败，被宗旋猜中。宗旋晓得只要再走上十来步，就有突围逃命之望。不过他目下可不能透露心中的紧张，依然稳定地大步走去。看看又跨出了四五步，人人都有着透不过气来之感。可是谁也不敢开口，全场竟是鸦雀无声。突然间，一道人影，如奔雷闪电般纵掠上前，拦住了宗旋去路。众人急急定睛打量，只见那人一身灰布僧袍，面圆体胖，一团和气，正是少林高手广闻大师。他自是有资格出手拦阻宗旋，并且表面上亦很有道理这样做。宗旋脚下一停，冷冷道：“大师此举，实是大大出乎在下意料之外。”

广闻大师道：“何以见得呢？”

宗旋道：“论起公恨私仇，定必是罗廷玉或者疏勒国师出手才对。”

广闻大师呵呵笑道：“那也不见得吧？”

崔阿伯高声道：“宗旋，你的纸条上有没有写下广闻大师的名字。”

宗旋冷冷道：“如果有的话，如何算得是意外？”

崔阿伯道：“那么你已经输了，何必多言？只要广闻大师有这资格，你就得认栽。”

宗旋道：“放着许多比他更应该出手之人在此，他起个什么劲儿？何况秦仙子也说过他不会出手的。”

崔阿伯道：“那只是秦仙子说的，与广闻大师何干？他刚才没宰了你，现在继续努力，岂不合情合理？”

但全场无人做声，亦即是无人附和他的意见。宗旋仰天笑道：“广闻大师，你得说出个道理来？”

广闻大师转眼向秦霜波问道：“秦仙子，端木小姐纸上写的，可是贫衲么？”

人人都凝神聆听，看看端木芙可曾猜中？假如猜不中的话，宗旋即使输了，亦不须履行诺言。只听秦霜波说道：“是的！正是大师之名。”

广闻大师翘一下拇指，道：“贫衲不得不佩服端木小姐高明了！”宗旋高声道：“广闻大师，我怎知她有没有示意你上前拦阻于我？因此闲话休提，你且把其中道理，当众宣布，看看旁人信服不信服？”

广闻大师道：“使得！贫衲所以急于出手，实在有莫大的理由。假如不是我生怕坏了端木小姐的事，早在你跨出第一步之时，就出手了。”

他停歇一下，才又说道：“贫衲定要留下你之故，有三大原因之多。第一点，是敝派既已介入漩涡，独尊山庄决不会忘记，必图报复。所以我有机会削弱严无畏力量的话，焉能放过？”

崔阿伯喝声彩，道：“说得真好！”

广闻大师向他点点头，又道：“第二点，是你我皆曾施展神功，催迫体内潜能，激战了一场。此举当然大耗真元。目下你功力未够深厚，所以不能取胜。但你年青身壮，根骨极佳。而贫衲则渐趋老迈之境，难以复元。假如今日让你安然脱身，下次相逢，定必两败俱伤，贫衲难逃你毒手。因此之故，非留下你不可。”

这一点原因说完，博得许多人的附和首肯。而宗旋也似乎无言可对，可见得广闻大师绝不是强辩的。广闻大师又缓缓道：“第三点，亦是最重要的一点原因，那便是你居然精通敝派秘传的六大绝招，虽然经过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化作另一套剑法，但贫衲岂能看不出来？因此贫僧必须追究此事，假如追究不出来，能杀死你，也差强人意了。”

宗旋道：“武功之道，原无定着，难道不能巧合么？”

广闻大师道：“这六大绝招，虽然化为一套剑法，但由于须得具备很多条件，方能施展。因此之故，连敝寺之人，亦很少练得成功。你的武功招数源出严无畏，风格路数完全相反，还须一些特别条件才行，他如何会创造出这一套剑法来？”

这是武学上的辩难，有理可循，宗旋答不上来，众人一听，便知广闻大师的确很有道理。广闻大师又道：“假如贫衲不是识得这六大绝招，早先的一场拼斗，结果可能与现在不同了，那便是说，贫衲可能早已杀死了你，或

者反而遭遇败亡。”

宗旋摇摇头，道：“可惜我没有要你把这道理写起来，现在人人都听见了，包括端木小姐在内，可就无法测验得出她根据什么理由，会推测是广闻大师出手的？”

疏勒国师高声道：“宗旋兄，你这话未免把端木小姐的智慧估得太低了！”

宗旋剑眉一耸，朗声道：“疏勒国师，你却未免把端木小姐看得太高了，我现在请问罗廷玉公子一声，你认为端木小姐知不知道这些理由？尤其是第三个原因，她会知道么？”

罗廷玉道：“宗兄何以找到兄弟头上？”

宗旋道：“你乃是当今翠华城的主人，为天下白道的表率，当然得凭良心说话了。”

罗廷玉道：“承蒙你看得起我，这么一来，我可不能不答了。若论端木小姐的智慧，当世几无人能及，因此，她可能猜测得出。但这第三点，却非智慧之力所及，所以她没猜到，亦是理所当然。”

宗旋道：“你不觉得这话有欠公平？”

罗廷玉正要回答，秦霜波已插口道：“宗旋，你何必多言，赶紧认输就是了。”

宗旋道：“大丈夫一诺千金，决不抵赖。不过把道理弄清楚，亦是应该的。”

秦霜波道：“既然你这么说，我只好宣布出来了，端木小姐不但写对了广闻大师，同时更推算出你定必把此纸交给我，是以在纸上写下几个字给我，其中包括得有何会是广闻大师出手之故。”

宗旋震惊地望着她，露出一派难以置信，而又不能不信的样子。秦霜波又道：“她写得虽是简略，可是这三点原因，都指了出来，其至次序都没有弄错，她写的第一项原因是‘削敌实力’。第二项是‘双方年龄’。第三项写的是‘秘传武功’。平心而论，她短短的四个字，已经逐项指得明明白白了。”

宗旋道：“给我瞧瞧不行？”

秦霜波举步走过去，把纸条交给他，此时两人相距只有三四尺，极为接近。宗旋看得清楚，但见秦霜波那对清澈如湖水的双眸中，透露出怜惜之情，以及一种爱莫能助的感慨。

他双眉轩竖，突然兴奋起来，心想：“我能得到她当真为我动心，虽然难逃大劫，也是甘心瞑目了。”

秦霜波轻盈地退了开去，宗旋精神陡然兴发激昂，豪迈地仰天大笑，道：“广闻大师，咱们说不定要再拼一场了。”

广闻大师双眉微皱，道：“你拿过纸条，竟不瞧看，突然间流露出视死如归之慨，此是可怪之一。你忘记了与端木芙打赌之事，此是可怪之二。宗施主，你必须解释明白，不然的话，贫衲也要使点手段了。”

宗旋道：“我向来不把生死太放在心上，此刻豁了出去，有何可怪？说到打赌，我不是忘记，而是不曾听见端木小姐开口，懒得再等而已。”

他转眼向端木芙望去，又说道：“你想问我一些秘密之事，只不知我说过之后便又如何？”

端木芙笑道：“我有我的打算，不便在事前泄露。”

宗旋道：“但你却忘记一点，那就是我反正已活不了，何苦做出背叛师

尊，使他蒙受损害之事？你说对也不对？”

这话分明想抵赖，不过说得好听，还有几分歪理而已。端木芙道：“我不要跟你争辩，只提供一個办法，你认为觉得可以接受，便那样去做，好不好？”

宗旋道：“你且说出来听听。”

端木芙道：“我可求罗公子和广闻大师以及其他的人，把你放过，不过却须受我禁制，使你武功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令你不能帮助严无畏，亦即是不能伤害武林同道。”

人丛中有人大声道：“万万不可，小姐不是说过，他的智慧就足以使咱们大受其害的么？”

端木芙轻笑一声，道：“诸位放心，我定必尽力顾及多方面，以我想来，宗旋那时一定没有余暇去管别人的闲事。”

另一人问道：“端木小姐的锦囊妙计，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测度，假如于大局没有影响，还望小姐详细赐告。”

端木芙晓得这话虽是出自一人之口，但却是群雄的心声，不便违拗，当下爽快地点头同意了，道：“这是由于我懂得一种极为奇奥的秘传禁制手法，施展之后，宗旋若要恢复功力，必须痛下苦功，勤修苦练。若然稍为偷懒，便有完全失去武功之虞。因此之故，他焉有余暇分心去助严无畏害人？”

这一番话，听起来只不过是很有道理而已，但传入大行家如广闻大师、疏勒国师等人耳中，却不由得都大感震惊。原来这禁制武功手法，乃是至上乘的武学，不但深奥无比，且很少有人得窥此道。同时更须本身武功高强，方能施展。

换言之，单是这一行上乘武学，已经足以震世骇俗。更何况还要讲究至出神入化之境，使得对方必须苦苦用功，方足以保存得住武功不失？广闻大师缓缓道：“这真是旷代罕闻的绝艺，只不知小姐施展之时，可许贫衲在场，一开眼界？”

端木芙道：“这又有何不可？届时不但大师须得在场，罗公子和秦仙子姊姊亦不可缺席，方足以昭示天下。”

她停顿一下，又向宗旋说道：“你不须暗暗希冀严无畏可以出手解救于你，如果我没有这等把握，岂敢向天下英雄豪杰讨这个人情？”

宗旋仰天一笑，道：“那是我自家之事，我爱怎样想，你管得着么？”

端木芙微微笑道：“管得着管不着，那是后活，将来你自然知道。”

她的目光扫掠过罗廷玉等人，说道：“我们走吧！”

疏勒国师上前两步，伸手抓住宗旋臂膀，以免他忽生歹心，复又劫持了端木芙，使得局势大变。于是一行七人，穿过广场，由广闻大师带头，走入一座禅院中。升阶入室，那是一间宽敞明亮而又极为洁净的房间，有一张罗汉床，还有方桌、椅子等物。

广闻大师向端木芙道：“这儿可能用么？”

端木芙颌首道：“适合极了，多谢大师指引。”

广闻大师道：“小姐不用客气，你肯让贫衲大开眼界，已经感激不尽了。”

端木芙道：“此项小事，何劳挂齿？大师未免太客气。”

她转眼向疏勒国师望去，说道：“有劳国师先使宗旋暂时失去知觉，我们说几句话之后，才让他恢复如常。”

疏勒国师本已抓住对方臂上脉穴，此时内劲一发，宗旋便已全身软瘫，

噤口无声。他纵然受人如此摆布，但目下已没有抗议的机会了。疏勒国师出手一点，宗旋身子一震，便垂头阖目，失去了知觉。

端木芙教疏勒国师把他放在罗汉床上，这才向众人笑道：“刚才提及禁制功力之时，想必诸位都感到不易置信。因为我纵然知晓禁制手法，但此举必须本身功力高绝，才得以施展。”

罗廷玉等人都微微颌首，表示同意。端木芙又道：“我不擅武功，大家都是知道的，因为我邀了诸位进来，你们中多半会怀疑到，会不会我要借重你们之力行那禁制之法？”

罗廷玉道：“然则小姐会不会这样做呢？”

端木芙反问道：“严无畏的想法，与诸位可会一样呢？”

广闻大师道：“这个自然，他又岂能例外？”

端木芙道：“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了，眼下可以代我出手禁制宗旋的，连崔阿伯也算上，共有五人之多。每个人的武功、家数、心法皆不相同。严无畏想找出破法，短短的一年半载之内，只怕全无可能。”

广闻大师道：“原来如此，这个疑兵之计，虽然佳妙，甚至还可以因此一事而使严无畏分心，令他有疏于兼顾之失，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大的败笔。”

端木芙道：“还请大师指教？”

广闻大师道：“小姐好说了，也许贫衲只是过虑而已，但诚如小姐早先所言，贫衲如果眼见小姐没有可靠的把握使宗旋有一段时期无法练功的话，贫衲为了本身利害，非得取他性命不可。”

崔阿伯怒道：“你敢？我老头子先杀了你！”端木芙摆摆手，阻止阿伯说话，道：“就算我没有把握，难道大师就当真不给我这个面子么？”

广闻大师沉默了一下，这才叹口气，道：“好吧！小姐看着办就是了。”

房中除了广闻大师之外，别人都没有什么异议。端木芙走到床边，看她那袅娜步态，如弱柳摇风，谁都不敢相信她自己有本事禁制宗旋。端木芙回眸扫掠众人一眼，说道：“广闻大师还未把那漏洞说出来呢？”

广闻大师道：“贫僧想到假如严无畏出手破法之时，他随便先挑选我们之中的一个，却恰好碰对了，这一来，最多也不过三两个月时间，宗旋即可恢复自由。”

端木芙道：“有三两个月时间，你还未能完全恢复功行么？”

广闻大师道：“这时间当然不够啦！”

端木芙道：“那么我唯有亲自出手，教严无畏大出意外。他一时从你们五人身上着想，寻求破法。等到他查明不是你们五个人的家数心法时，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诸位认为此计行得通行不能？”

秦霜波淡淡道：“以严无畏的狡诈多智，说不定他第一次出手，就拿你作对象！”

端木芙道：“多谢秦仙子提醒，不过这也够他受的了，因为这么一来，严老贼更加大上其当。”

她得意地笑了一笑，又道：“寒家的武功心法，严老贼也深悉。因此现在虽是由我动手，但事实上我仍然是代别人出手，因此之故，严老贼万万想不到这里面如此曲折复杂，竟然有枝外生节的奥妙在内。”

罗廷玉关心地望着她，说道：“你既然自认不谙武功，因此即使是施展贵府的心法绝技，亦未必办得到。何况还是代别人出手，你办得到么？”

崔阿伯立刻顶撞过去，道：“我家小姐有什么事办不通的？你等着瞧好了！”端木芙忙道：“阿伯，您老人家万万不可替我得罪人，等见到严老贼时，你狠狠的骂他一顿，方合道理。”

罗廷玉微微一笑，眼中透出温柔的神色，说道：“端木小姐即管施为，旁的事不用挂心。”

疏勒国师看了他的神色，忙又转头去看端木芙，但见她怔了一怔，心中便暗叫不妙，想道：“看这情形，端木小姐迟早会投入罗廷玉怀中。”

幸而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秦霜波乃是罗廷玉的伴侣，天下皆知。假如秦霜波当真肯嫁给罗廷玉，则端木芙仍难夺得罗廷玉。饶是如此，也足够使疏勒国师惴惴不安了。

他迅速转念道：“假如我暗助严无畏一下，使他不致立刻被这一干人击溃，则端木芙倚赖我的时间加长，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获得她的芳心了！目下最简便之法，莫若暗暗泄去七成内功，让宗旋能运集一点力量，抗御她的禁制手法。如此，则宗旋事后不须多久，即可修炼复元……”

这也就是说，宗旋早日恢复功力，则严无畏仍有这等有力臂膀，便不至于很快溃败了。心念转动之时，指尖已透出一缕劲力，击中宗旋。由于他原来就站在榻边，加以四肢不动，因此他发出过劲力之事，谁也无法觉察得出。但听端木芙说道：“疏勒国师，请到这边来一下。”

疏勒国师心中有鬼，骇了一跳，忖道：“难道她竟然高明到这等地步？能够看出我的心思？唉！这个女孩子的智慧，实在太高，可真说不定已经猜出我的用心和手段。”

他迟疑了一下，才走上前去。众人只道他是端一端身份架子，免得好像奴仆似地让端木芙呼来喝去。是以特地迟一点才上前。因此谁也不曾多想，自然料不到疏勒国师为了私情，竟有这等想法和行为。更想不到他在这俄顷的迟疑中，已转过不少念头。

端木芙似乎没有疑心，笑着向全屋之人说道：“奴家请诸位听从我一事，但事先声明，此举绝对不含半点恶意。希望诸位不要生出误会才好。”

她停歇了一下，又道：“请诸位转面向着门口，不要瞧看我如何出手法？”

大家都依她之意转头向门口望去。约摸过了半盏热茶时分，端木芙笑道：“行啦！”

声音中透出疲乏之意。

众人转头望去，但见她坐在床上，崔阿伯站在一旁，伸手轻轻拍向她背上。大家都看出崔阿伯乃是以本身功力，帮助端木芙血气运行，以便恢复体力。她那对明亮澄澈的双眼中，神色大见憔悴。

罗廷玉首先说道：“这等上乘武功手法，极是耗损元气，无怪端木小姐显得如此疲乏了？”

言下之意，大有怨她不该亲自出手的怜惜味道。端木芙投他以感激的一瞥，道：“不要紧，我歇上一阵，便能恢复了。”

她转眼向疏勒国师望去，温柔地道：“国师，请把宗旋穴道解开，以便进行询问。”

疏勒国师虽然也充满了怜惜之意，但他却没有表示出来，依言走过去，出手解开穴道禁制。宗旋在榻上转侧一下，睁开了双眼。

端木芙向广闻大师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这位少林高手，毫不客气，迅即走到榻边，面色凝重地望住宗旋。

宗旋已暗暗运功测探，但觉丹田间一片冰冷，完全提聚不起那口真气，当下叹一口气，道：“我的武功已受禁制了，是谁下的手呢？”

他的目光从广闻大师看起，一直看遍了全屋之人，又说道：“只有端木小姐鬓边额角热汗未干，同时又显得十分虚弱，相信必是端木小姐亲自动手的了，对不对？”

人人都默不做声，端木芙乏力地道：“我们不会告诉你的，现在还是请你留心听那广闻大师的问话，迅予答复。然后就轮到我了。”

宗旋道：“不错！一定是你了？唉！我可万万想不到你竟有这般本事呢！”端木淡淡一笑，道：“你不知道我的事还多着呢？”

广闻大师重重咳了一声，引起对方注意，这才说道：“宗施主，贫僧请问一声，你方才施展催发潜能的神功时，所施展的剑法，当初修习之时，严无畏老施主可曾对你有所告诫么？”

宗旋道：“有的！”

广闻大师道：“他的告诫是什么？宗施主可肯坦白说出来？”

宗旋寻思片刻，才道：“不是我背后大胆议论师尊，事实上，这件事是他做错了，假如他把这剑法以及神功的来龙去脉完全告诉了我，则我在这种有关的场合中，决计不曾使用。这么一来，今日的局势，便不至于演变成这等地步了。”

广闻大师道：“这话很有道理！”

宗旋道：“当日家师传艺之时，只说这门武功和剑术，除非在生死存亡之际，方可施展，平日行走江湖，万万不可抖露。”

他苦笑一下，又道：“这话只不过使我慎于使用而已，并不曾多想，哪知其中关系重大，竟然变成了某种重要证据……”广闻大师道：“宗施主还未透露这一路剑法，其中含着敝寺的六大绝招，如何会到了令师手中的？”

宗旋道：“你心中一定会想得出来，如何才能到了家师手中，那便是答案了，何须我再饶舌？”

广闻大师不满地摇摇头，道：“阁下这话未免太玄虚了，假如我心中有两三种想法，便如何是好？”

宗旋道：“实不相瞒，连我也不知道贵寺的绝艺，如何会到了家师手中的？家师为人沉默寡言，而又有通天彻地之能。在我心目中，他老人家莫说区区一点武功，就算是更困难之事，亦能办到。”

广闻大师立刻退开，道：“既然你这么说法，贫僧已不便再盘诘了！但愿将来贫僧不能证明你确知此事才好！如有证据显示阁下晓得此事的底细，那时对不起，贫僧可要把阁下视为一钱不值的卑鄙之徒了。”

宗旋不做声，谁也不知他心中转些什么念头？是不是他本来知道，所以广闻大师这几句话，使他悚然而惊？抑或他的确不知，而故作这等神态以淆惑别人？疏勒国师突然哈哈一笑，使众人都讶异地向他望去。

他接着说道：“广闻大师，你究竟是真的想知道么？”

广闻大师道：“自然是真的了。”

疏勒国师道：“既然当真想知宗旋有无说谎作伪，为何不向端木小姐请教？普天之下，只怕只有她回答得出来。”

广闻大师纵然不想听这等猜度之言，然而疏勒国师既然这样说了，他自是不便拒绝。否则便变成不相信端木芙有这等智慧，无形中得罪了她。当下稽首道：“端木小姐也听了疏勒国师之言了，只不知你可肯赐教？”

端木芙道：“大师好说了！以我想来，宗旋一定不知道内幕，事实上，严无畏正是故意使他不知，以致出现了今日的局面。”

这话大是惊人，因此广闻大师和宗旋都愕然的望住她。广闻大师眼中露出敬意，道：“请问小姐，严无畏此举有何作用？”

端木芙道：“他要你追究绝技外泄的责任，此举一定可以使你少林寺纷扰不安，甚至酿成门户内的流血惨剧。”

宗旋哼一声，道：“端木小姐这话不觉有点耸人视听么？家师如何料得到有今日的情势呢？”

端木芙道：“不错！他料不到今日的情势中，加上了我在内，所以能指破他的阴谋。如果按照当日的情形来看，你早晚会在少林派高手之前，露出了这路剑法，而对方追究下去，便得引起了他们寺内的巨变大祸了。”

广闻大师悚然而凜，忖道：“不错！不错！假如我追究下去，势必要召开长老会议，对方丈大师有所指责，甚至使他蒙上嫌疑，演变下去，可能会迫令他退位，而方丈大师的左右亲信，势必耸恿他反抗长老会议，本寺这一场大祸，最后变成什么样子，殊难逆料了。”

广闻大师想到了这一点，不由得冷汗直冒，神色也微微变化。屋中诸人皆是智计双全的当世奇人，一闻而知，都晓得端木芙果然指出了关键点，切中少林派内部的弱点，所以广闻大师方会如此震惊。宗旋至此无言可驳，心想：“当日师父竟不曾早早除去此女，以致今日如此势穷力蹙，真是大大的失算。看来师父十数年辛苦经营的基业，只怕终不免会毁在年青的端木芙，以及翠华城少主罗廷玉手中了。”

屋中静寂了片刻，端木芙说道：“宗旋现在轮到我来问你了。”

宗旋道：“以你这等才慧，事事几乎有前知之能，何须再费口舌下问于我？”

端木芙道：“这话你太过奖我了，其实我只不过事事留心，肯向深处着想而已！哪里能像神仙一般，有前知之能呢！”

宗旋道：“凭良心说，你的聪明才慧，正是你薄命的根由。”

话未说完，崔阿伯已怒喝道：“什么薄命？闭住你的狗嘴！”

端木芙眼中现出笑意，摆摆手，道：“阿伯别生气，且让他说下去。”

宗旋才道：“试想以你这般聪明伶俐，复又长得美丽之极，哪一个男子，在你跟前不会生出自惭形秽之心？所以我敢断言一句，你今生今世，休想嫁得出去。”

秦霜波接口道：“宗旋，你的话虽然不能说是全无道理，但这等歪理，不足为凭。而且你这等说法，让人家听了，倒像是你在咒骂人家一般了。”

宗旋道：“我只是实话实说，把心中的感想说出来而已！以我而论，向来颇也自负不凡，可是若然要我娶她为妻，非不愿也，而是不敢。”

崔阿伯道：“不要脸，我家小姐怎会嫁给你？”

秦霜波又接口道：“你不敢是一回事，别人如何，你怎得知？例如你大师兄雷世雄，他若非投拜严无畏为师，则亦是一代之雄，他不是很希望娶得端木小姐么？除了他之外，尚有不少人亦有此念，所以我要指出，你的话太主观了，实在不能成立。”

端木芙眼睛虽然还是笑咪咪的，可是这刻已笼上一种凄迷怅惘的神情，使人看了，不禁心软。她或许也暗暗同意宗旋的说法吧？抑或是她所看中之

人，虽非因不堪匹配之故而不能结合，但却是不能结合，所以她心中惘然，惹起了无限情思？

宗旋叹了一口气，道：“秦仙子，在下心中一万个不想反驳你，可是从这一宗，在下却如骨梗咽喉，不得不说。”

他向罗廷玉瞧了一眼，又道：“假如此屋之中，唯有罗廷玉堪作她的夫婿，或者他不会自惭形秽吧？但他会不会娶她呢？我认为不会，因为……”秦霜波摆手道：“这是别人之事，何须多作评论？”

宗旋道：“你怕听见我说出其中之故，对不对？”

秦霜波淡淡道：“那么你就说吧！”

宗旋提高声音，道：“罗廷玉和端木芙之间，有了秦仙子你在当中，他们这一辈子，休想结合。”

疏勒国师面色阴沉，心中不知转些什么念头，罗廷玉则显得有点尴尬，端木芙眼中凄迷之情更浓，可见得她的心事，果然如此。屋中寂静下来，旁的人如广闻大师，是不便开口。所以这气氛变得十分奇异。

秦霜波轻移莲步，走到床边，微微一笑，道：“宗旋，你本来也知道，我虽然没有出家，但其实却是出家之人一般，从不作婚嫁之想的。”

这话一出，疏勒国师面色更为阴冷，端木芙则似乎稍为振奋。这等感情上的事，自古以来，总是牵扯不清。

任是才人智士，英雄豪杰，陷入其中，不但如常人一般昏头涨脑，甚至有时比常人更为迷乱。这是由于这些出类拔萃之人，本身条件甚高，因此，能够使他们也陷入情网的对方，自然亦是出众之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一动感情，便既真纯而又深刻，难以抛撇。

宗旋的诡计是点出罗廷玉与端木芙之间的关系，希望一来可使秦霜波呷醋，以致对端木芙不利。二则此举定可使疏勒国师心怀贰志，要知如果端木芙一定不可能嫁与他的话，疏勒国师还有不中途打退堂鼓的么？他一看目下的情况，秦霜波神韵超逸，风怀淡远，似是丝毫不把儿女柔情，放在心上。

不过她这一宣布自己的立场，等如已制造罗廷玉和端木芙碍以结合的机会。由于此故，疏勒国师果然显得很不自在。设若弄到有那么一天，疏勒国师突然率众离端木芙而去，则端木芙本身无拳无勇，只靠一个崔洪，济得甚事？其时独尊山庄能把握机会的话，必能把端木芙生擒活捉，予以利用。最低限度亦可趁机击杀了她，除去一个莫大的心腹之患。

他看出这一情势，立刻不让他们有化解机会，高声说道：“端木小姐，既然已轮到你询问，不必多费时间，在下已准备答复任何问题。”

端木芙目光一令，流露出无限怨恨悲愤之意，说道：“我且问你，严无畏这数十年来，搜括聚敛，财富已有多少？”

宗旋心中大是奇怪，忖道：“他忽然提起财富之事莫非她竟是个爱财贪得之人？若是如此，我亦不妨指出一两处库藏之地，她获得这些财宝后，固然可以增加某种力量，然而只怕得不偿失……”

原来宗旋年来浪迹江湖，阅历已深，晓得人的欲望，永远无满足之期，尤其是当他某一大欲望获得相当成就时，使会产生出更大的欲望。这样一来，所冒的险自然更大了。还有一点，在财富而言，贪得之人，如若获得相当的财富，将会更加沉溺在如何罗致更多财富方面。宗旋看准了这一点，才要送她一两座库藏，以便使端木芙成为真正的贪财聚敛之人。

他应道：“确实数目，我可不知道，但举国中难有与他比肩之人，却是

可以断言之事。”

罗廷玉道：“这个自然，他可以不择手段的敛财，连当今的天子，只怕也没有他那么方便。单说钱塘附近那一座宅院中，所珍藏的尽皆是珍贵古玩书画，其中有不少是价值连城之物。”

端木芙道：“他既是不义之人，则我们占夺他的财富，亦可算得是替天行道了，宗旋，你可知道他的库藏，在什么地方？”

宗旋道：“在下一旦说出，小姐你就得到贪得爱财之名了。”

他乃是欲进故退，情知对方一定逼过来。因此心中暗暗得意，付道：“财富可以使人大为改变，不但是衣食住行，都异于从前，即使是为人和思想，也会被铜臭所薰，变成了鄙俗之人。”

端木芙回眸望了罗廷玉等人一眼，但见他们都露出不大自然之色，想了一想，才道：“你这话甚是，现在有些人心中已不大看得起我了。”

疏勒国师道：“小姐岂愁没有资财，以供部属行动之需？这一点我可以负起全责，无须多虑。不过说到严无畏的财富，咱们若是夺了来，周济贫苦之人，却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

端木芙颌首道：“是呀！我也是这样想法。”

她找出几张白纸，道：“你把库藏地点画在纸上，我就可以按图索骥了。”

宗旋道：“在下只晓得两个库藏的地点，但库中藏有多少金银，在下可不敢说了。”

端木芙道：“我进去瞧一瞧，就知道曾经藏过多少金银，假如全无痕迹，那自然是你所说不确，对不对？”

宗旋道：“在下答应过小姐，有问必答，答必不欺，因此小姐不必多疑。”

他拿过纸笔，便画起来。罗廷玉等人，望也不望，因为端木芙似是不想旁人分惠，所以他们犯不着插口，更不可张望。

片刻间，地图已经画好，端木芙拿过来一看，想一会儿，才道：“听你的口气，这两个库藏，乃是独尊山庄时时开启动用的。瞧最近的情形看来，只怕所剩无几了？”

宗旋道：“这一点，在下无法得知。”

端木芙道：“你越是不知，就越可以证明库藏有限得很，让我想想看……”

她突然有所悟，点头道：“有了！这两处库藏，均是窖存金银之类所用。但既然那千面人莫信，乃是严无畏凭空创造的人物，而此人几乎盗夺了天下武林各家派的宝物，正如那钱塘附近的那座小楼一般，必定是另有专设地点，收藏种种价值连城的宝物！你总不至于一无所知吧？”

宗旋沉吟了一下，道：“在下不得不承认你门槛之精，实是不易瞒过，不过那一座万宝洞府，是家师常时驻足之地，你若是前往，只怕不大顺手呢！”

端木芙一笑，道：“我正要与严无畏斗上一斗。何况罗公子亦必有此意，他为了想见到严无畏，非陪我走一趟不可！现在请你画一下地图，其他的事情，让我们自己担扰，不劳你费心了。”

宗旋咕啾一声，提笔便画。顷刻已画好一图，交给端木芙，说道：“在下已交过差，小姐可以让我走了吧？”

端木芙道：“急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我须得借你之口证实一下。”

宗旋道：“那是什么？”

端木芙道：“在金陵有一个人，姓萧名越寒，乃是从来不在武林中露面高手，你认得他么？”

宗旋道：“就是那个给你和罗公子杀死的刀术高手么？我听他们提起过这等事。”

崔阿伯厉声道：“你识不识他？答一个字就够了。”

宗旋冷冷道：“不识！”

端木芙大感惊讶，道：“严无畏高明到这等地步么？连你也瞒在鼓中？”

话声未歇，转而莞尔，道：“对了，你未见过他，他未见过你，自然不识了，但你可曾听严无畏提起过这么一个人？这人是不是严无畏培养出来的？”

宗旋道：“是的，他是家师精心训练出来的高手。”

端木芙道：“除了他之外，尚有别的人没有？”

宗旋道：“有，还有两人，比萧越寒只高不低。”

端木芙道：“雷世雄知道么？”

宗旋道：“恐怕不知。”

端木芙道：“我也是这样猜想，假如雷世雄早知他师父尚有奇才异能之士，未曾调用，他有一些做法和态度，便不会如此激烈了。”

宗旋道：“那是敝师兄的天性，只怕不易改变得了。”

端木芙道：“不然，他早点知道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的话，定必忍辱负重，正如你一般，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对不对？”

宗旋道：“小姐观察世相，洞若观火，在下不承认也不行。”

端木芙问道：“那两个可以比得上萧越寒的高手，姓甚名谁？此刻住在何处？”

宗旋道：“说来姑娘也许难以置信，在下仅只听过还有这么两个人物，至于他们的姓名住址，全无所悉。”

端木芙道：“那么他们擅长什么武功，你绝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

宗旋道：“这个在下倒是知道，他们皆是擅长魔刀神功，当世之间，只怕唯有少林广闻大师足以一拼。”

疏勒国师洪声一笑，道：“难道罗公子、秦仙子都不行么？”

宗旋道：“在下是指使用这等功夫刀法而言，国师幸毋误会。”

房内笼罩着一层紧张的气氛，这全是由于宗旋的话所引起。因为早先他们皆以为严无畏麾下一流高手，尽皆损折，是以必可加以摧毁。谁知事实殊为不然，那严无畏既是特等高手，既然尚有奇才异能之士为辅，加上他旗下还有不少高手如阴阳双将这类的人物，要彻底摧毁他，岂是易事？

端木芙不知何时，双眸中涌现出泪水，厉声道：“是了！昔日加害我端木世家的，乃是擅长魔刀神功之人，既经证实与少林无关，而你又年纪太轻。我早就猜到必定另有其人。而你供出共有两名之多，可见得这两人正是当日加害我端木世家的主要凶手。”

罗廷玉高声道：“端木小姐，你可别忘了罪首祸魁，乃是主使之入。”

端木芙道：“我不会忘记，谅那两个精通魔刀的高手，也无法加害我全家，当然严无畏曾亲自出手，方克如此。唉！我定要当面问一问那老贼，为何竟要把我这与世无争的一家，全数置之死地？”

这个答案，只有严无畏可以答复。因此，屋中之人，包括宗旋在内，都默默的望住她，不敢做声。过了一会儿，端木芙稍为平静了一点。

宗旋向秦霜波道：“假如端木小姐不是遭此祸大难，她可会像今日这般

震惊天下么？”

秦霜波道：“这话问得真好，我也正在想着此事。以我想来，她如非有此等身世遭遇，只怕终是平平凡凡过了一生。她的才智，诚然非常人所及，但没有机会给她发挥，亦是徒然。”

广闻大师也点头附和，后来又道：“贫衲直到此时，总算是心头一块大石，放了下来。假如端木小姐不弄清楚严无畏手下还有擅长魔刀之士，她虽然相信敝寺，但贫僧亦难心安。”

端木芙环视屋中一眼，说道：“我打算先行占夺严无畏的库藏，然后夺取万宝洞府。照我的估计，严无畏在短期间便将展开反击。那部署之地，必在万宝洞府无疑。”

广闻大师应声道：“如果小姐判断无讹，贫衲这十数人定要前往的。”

疏勒国师道：“假如这回碰得上严无畏，又得以决一死战，那真是最痛快之事，免得找来找去，反而中了他的陷阱。”

宗旋掩耳道：“在下不拟听见诸位大计，端木小姐可肯履行诺言，让在下离开？”

端木芙挥手示意他别耳掩，才道：“你只要再耽延两三日工夫，等我们实行过占夺库藏的计划，才放了他。”

宗旋皱眉道：“在下是问无不言，言无不尽，小姐自该立刻释放在下才是。”

端木芙道：“你能保证当严无畏问你之时，不提及万宝洞府和库藏之事么？如果能够保证不提一字，我放了你又有何难？”

宗旋沉默片刻，才道：“在下可以过两三日才与家师方面之人接触……”

端木芙笑一笑，道：“这话虽是有理，但既然你三两日不能公开露面，则在我部属监视之下，又有何不同之处？”

宗旋目下身下在牢笼之中，纵想不从，亦是有所不能，于是只好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说道：“既然如此，我也只好听你，只不知要受监视多久？”

端木芙屈指一算，道：“快则三日，迟则五天，你且忍耐一时，我自然放你归去。”

她转回头向基宁说道：“此子甚是狡猾多智，唯有请将军你出马，看守着他，我方放心。”

基宁见她如此看重自己，不胜之喜，说道：“属下自当尽心尽力，不负小姐所托。”

端木芙说道：“你的形相外貌，至易启人疑窦，当作话柄传出去，因而严无畏一查便知。所以你不可到城里去，只有暂居于无人之所。例如这座佛寺，甚为合适。五日之后，你释放了他，可往南行，大概一昼夜的路程，即可见面。”

她指示机宜，竟是当着宗旋面前，不禁使人想到这话一定靠不住。一定是疑兵之计，方会宣泄。

端木芙吩咐过之后，转头向罗廷玉望去，道：“罗公子，你可愿同行一趟？”

罗廷玉心中忖道：“你枉负聪明之名，但这一问太不识相了，自然应该先问霜波才对。”

这话只能在心中想想，可不便说出来。甚至他自己也搅不清楚，到底对

端木芙已生出了何等样的感情？莫非真的爱上了她？抑是由于屡曾受恩于她，有了图报之心，以及想利用她的聪明才智，以消灭独尊山庄。再加上怜悯她身世凄凉，以致组成了一种复杂的感情。

他既不能且亦无时间分析，当下缓缓道：“小姐的邀约，与鄙人的目的正是相同，自然无有反对之理，不过，目下情势相当微妙，我也不瞒小姐你说，咱们的目的虽是相同，然而你我都想手刃仇讎，到时只怕会有争执。”

端木芙道：“这个问题，等到我们拿住严无畏时，再说不迟，你说是也不是？”

秦霜波一听而知，罗廷玉十分尴尬，既想答应，又怕自己反对，因而不敢肯定的答复。她觉得很有意思，淡淡一笑，说道：“不错，目下宜合而不宜分，自然以同路为是。”

她替罗廷玉解围后，并不着他，反而把目光投向疏勒国师，又说道：“国师有万人之敌的威势，勇冠三军，这一趟前往，若然只带上三两个高手，以供指派差遣，也就够了。”

疏勒国师毫不迟疑，说道：“秦仙子这话，正合我意，我那一批人马，留驻在那村落中，最好不过。本人孤身随侍端木小姐，谅亦足矣。”

大家都没有任何问题，疏勒国师当下向另外几名手下，发了号令，用的是他们的语言，说得又急又快，谁也不懂。那十几个手下，恭容听完，立时走了。他们一去，端木芙道：“我们已无人在外面把守，不如回到广场，免得被人窃听我们的计划。”

她回顾基宁一眼，道：“有烦将军留在此地，小心看守此人，我们这就动身去了。”

基宁道：“小姐放心，这厮休想逃得掉。”

端木芙等人回到广场中，此时那遍地尸体，皆已收埋。天下的名家高手，以及无数门派之人，都在等候。这百余武林人物，有一大半以上是翠华城的子弟兵。其余的品流甚杂，难以查得清楚。

杨师道过去把那些武林同道分作三队，授以机宜，说道，“第一队的前辈同道朋友，一直渡江，直赴黄山。第二队与第一队保持一段距离，但不可脱节。两队皆在山脚的金家村等候。第三队以及其余所有之人，都分散开单身上路，暗中监视一切异动，最后，皆在金家村会师。”

第三十二章 雄风不再落平阳

他望望众人，见他们都点头领会，便又道：“这一次前赴黄山，目的暂不宣布。但独尊山庄将会骚扰阻截，乃是必然之事。所以第一、二两队密切联络，不可走散，但却有如一面网子，假如第一、二两路受袭，立时收紧此网，务必一举歼灭敌人主力。以在下愚见，咱们第三队除了好多位前辈高手之外，还包括了数十翠华城的壮丁，行动迅捷，力量强大。你们一旦有警，这一路援兵不须片刻，便源源开到。敌人势力再大，亦难免被歼之祸。”

众人中发出兴奋的欢呼，杨师道又道：“为了不让敌方看得出咱们第三路的人究竟是哪一个，届时恐怕大半会蒙起头面，专捡荒僻小径而行，亦不骑马，以免引起注意或泄露踪迹，现在第一路请起程吧！”

直到第二路也离寺而去，杨师道挥挥手，翠华城数十壮士，迅即去了。当地只剩下二十余人，其中包括得有少林的广闻大师等四僧，以及各路一流高手，自然尚有端木芙、疏勒国师等人。

他们在场中伫立了老大一会儿工夫，端木芙突然轻叹一声，向罗廷玉说道：“罗公子，你手下竟有杨先生这等人才，为你策划布置，看来我想赢过你的心愿，恐怕很难达到了。”

罗廷玉虽然才智过人，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还弄不大清楚杨师道葫芦中卖的什么药？虽说当他从囚禁宗旋之处，回到广场时，杨师道向他请示过，要求全权便宜行事，他也答应了，可是杨师道其后种种安排指令，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他实在不甚明白，说到别的人，自然更不会了解，只道翠华城这一股人马，乃是使用分队之法，疾赴黄山而去。

端木芙的话，透露出另有文章，也几乎只有罗廷玉一个人听得出来，秦霜波可不是比不上罗廷玉聪明，而是她完全不注意这件事。罗廷玉连忙谦谢道：“端木小姐过奖了，事实上，眼下小姐才是主持大局之人，功过毁誉，皆在小姐你自己的身上，与杨师道干系不大。”

端木芙道：“罗公子这样说话，岂不是把杨先生的功劳都抹煞了？不过现下不要再讨论此事，我们走吧！”

大家都觉得她的话，似乎有点头尾，但谁也不曾探询，当下随她出寺行去。这一群人，很快的就消逝于大道远处。这一处废坍多处的古寺，经过一昼夜的龙争虎斗，饱尝了热血和死亡之后，现在在阳光之下，屹立如故，恢复了往昔的荒凉冷寂。

宗旋在那禅房内，偶尔扫瞥基宁一眼，便又瞑目打坐，宛如老僧参禅，这间禅房中，虽然有两个人之多，却没有一点声音，寂静得可怕。基宁打醒了十二分精神，目光须臾不离宗旋，他乃是疏勒国师这次远征中土的大将之一，论才智武功，皆是上乘之选，因此，在他如此严密监视之下，宗旋休想有逃脱的希望。

直到日落西山，斜晖欲灭之时，宗旋睁开双眼，下榻在房中走动，舒展筋骨。他最后停步在基宁面前，首次打破这死寂的气氛，说道：“我一直认为端木小姐的计谋，全属虚构，否则焉有让我听见全部计划之理，可是如今方知她说的竟是真话！”

基宁似乎无意与他交谈，只在鼻孔中哼了一下，没有开口说话答腔。宗旋道：“你难道不想知道我这一结论，乃是从你而得的么？”

基宁耸耸双肩，表示他听不听也无所谓的意思。宗旋微微一笑，又道：

“你不想知道，那就算了，但有一点我却忍不住得告诉你。那就是端木芙虽然算无遗策，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目下我已把握着她的误失，正设法使她走上灭亡之途。”

他仰天哈哈一笑，回到榻上坐下，他的笑声，充满了得意开心之情，任何人一听而知，决计非是作伪。基宁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听你的笑声，似乎不是装假，可是我深信端木小姐不会给你抓到把柄，再说，你虽是有千谋百计，目下也无所施其计，她就算千虑一失吧，你又如何使她怎样？”

宗旋道：“不瞒你说，我已经在进行我的计谋了。”

基宁回望一眼，才说：“胡说！我的目光没有虽开过你身上。”

宗旋道：“你当然看不见啦！”他举手指着自己脑袋，又道：“这个计划都在这里进行着，你如何能够看见？”

基宁哂笑一声，道：“你算想破了脑袋，也不中用。”

宗旋正色道：“你这样说就错了，须知智慧之为物，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

他说得如此肯定和自信，使基宁也不禁有点心动，暗自疑神疑鬼起来，小心地琢磨他话中涵意，最后忖道：“这家伙有点古怪，早先端木小姐就曾为了怕他以智谋帮助严无畏，端木小姐尚且得防范着他，可知此人当真有过人之才。”

宗旋望望天色，随口道：“啊！天快黑了，真是光阴似箭，转眼又是一日逝去了。”

基宁道：“我听说有人能以心灵传递消息，你们中土可有这一门奇功？”

宗旋道：“当然有啦！但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可不懂这一门功夫，据我所知，这种心灵神术，虽然须得后天训练，但最重要的，还是先天具有这种特殊心灵才行，决不是人人都练得成功的。”

基宁唯一的假想被他推翻，这自然指他相信对方之言而说，如果他不信宗旋之言，当然仍可继续怀疑下去。但毕竟他闯过天下，行过千万里路之人，见多识广，对于这门心灵妙术，亦颇闻一二，看来看去，那宗旋果然没有一点懂得的迹象，所以不能不信。

房中已渐渐朦胧黑暗，宗旋躺下去，舒舒服服的伸个懒腰，道：“你得看守我两三天之久，这真是十分辛苦的一件差事呢！”

基宁道：“那还用说，不过我也不是没有解脱之法。”

宗旋大感兴趣，道：“哦！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回答，只不知你如何解脱法？”

基宁狞笑一声，道：“我出手杀了你，岂不是一了百了，可以安心睡大觉了？”

宗旋道：“我不合低估了你，其实你较我们许多人都毒辣得多了，在下不能不佩服，只是有一点，那就是你此计为时已晚，我的生死，已不足以影响大局，等到端木芙等人完全中伏被歼，也就轮到你了。”

基宁冷冷道：“你可是想设法恐吓我吗？”

宗旋道：“信不信由你。”

他望着门外昏暮的天空，又道：“假如你不向我动手，那么对不起，我等到天黑以后，便将扬长而去，你大概也不信我这话吧？”

基宁睁大双眼，看了他一阵，然而天色越发暗黑，终于变成漆黑一团，他的目力，虽然仍可看见宗旋，但自然感到很吃力，远不如白天之时那么容

易盯住他，因此，他突然向方桌走去。

宗旋道：“等一等，你想干什么？”

基宁道：“太黑了，我要把蜡烛点燃。”

宗旋笑道：“烛光外泄，极易被人看见，你没想到么？”

基宁一怔，道：“这话有理！”

便停止了点燃蜡烛的动作。但过一会儿，仍然点起烛光，然后退到门边道：“真是笑话，此烛光度有限，又只有这一道门可以泄光。但门外却是高墙围堵，焉得见？我差点中计了。”

宗旋道：“我劝你在门槛坐一会儿，不然的话，你不久就得累死了。”

基宁果然坐下去，过了一阵，他靠着门框，感到万分疲倦，沉沉欲睡。他虽是极力抖擞精神，与睡神挣扎，然而却不自觉的会发出鼾声，连他自己听了，都骇一跳。话虽自此，基宁终是内外兼修的高手，依然撑得住那沉重的眼皮，不让它们落下盖住眼睛。

宗旋很安静地说道：“喂！基宁兄，你远适异国，与故乡有千山万水之远，只不知你有时可会想家么？”

基宁勉力睁大眼睛，道：“想家么？哼！从来也不，大丈夫四海为家，何须怀恋家乡。”

宗旋道：“这话不是当真的吧？我有时很怀恋儿时的情景，但那却一去不回，永远找不回来了。”

基宁道：“你倒是很坦白，咦！奇怪得很，我为何这么困倦呢？”

他停了一下，又道：“你提起想家，我竟不禁记起一首很有名的歌……”他接着就咿咿唔唔的唱起来，声调十分悲怆感人，宗旋侧耳而听，竟不知如何，大有感触……

基宁的歌停歇之后，宗旋道：“好极了！可惜不懂得歌的意思，但我猜一定是很非哀凄凉的，对不对？”

基宁道：“是的！凄凉极了，我可以试译出来，这首歌有两段，第一段大概的意思是：常常在静夜里，当睡神尚未来临，灭孤灯，听细雨，忆从前快乐光阴……”

外面夜风吹树，发出萧萧之声，真像是细雨飘潇光景。宗旋感叹一声，基宁又道：“童年哀乐依然如昨，情话缠绵诉衷肠，眼波流盼如今暗淡，欢心已碎剩悲伤，因此在静夜里，当睡神尚未来临，灭孤灯听细雨，从前事反作销魂宗旋叹一口气，道：“好一个从前事反作销魂，你译得真好，第二段又如何呢？”

基宁缓经道：“情感浓，来往密，想当年多少良朋尽，凋零都逝去，似黄叶不耐秋风，时常觉得，我如同行过，旧时堂宇静无人，灯光已灭，花冠久谢，空余孤客自伤神，因此在静夜里，当睡神尚未来临，灭孤灯听细雨，从前事反作销魂……”

他靠着门框，目光茫然，有着一一种惆怅迷惘的神色，宗旋觉得这歌词实在极为感人，也直着眼睛，沉入无边无际的思绪中。不知过了多久，宗旋突然坐了起来，此时门口传来响亮的打鼾声，原来那基宁竟已沉酣大睡了。

宗旋笑一笑，目光转到蜡烛上，忖道：“我要不要带走此烛？如若不带走，可能会被对方认出我在烛上弄了手脚。但带走的话，药力一减退，基宁很快就会回醒，而我现下又走不快，或会被他追上……”

他决定不带走蜡烛，走到基宁身边时，歉然一笑，低语道：“对不起！我使你心思分散到思乡上去，不然的话，你便会提聚功力抵御瞌睡了，无论如何，你那一着歌词，我须得谢谢你……”

说完之后，从容跨过门槛，隐设在黑暗之中，只剩下阵阵鼾声，陪伴着基宁留在禅房中。天亮之时，宗旋已坐在一辆马车中，迅快地向西北驶去。虽然宗旋坚信业已脱离敌人掌握，但他仍然前后顾盼，查看四下的动静情况。

车行甚快，一路上全不停顿，但最阻延时间的，却是那些河流，有的有桥，有的便需摆渡过。午刻，只耽搁了一会儿打尖，便又匆匆赶路，大约在未申之交，一条相当宽阔的河流，横亘前路，摆渡口已有七八个人在等候渡船，宗旋从车帘后望出去，只见其中有大半是乡下人，还有两三个是行旅商贾模样之人。

他锐利的眼光一瞥之下，已察觉这些人甚为正常，这时大家都不凑在一起，所以更不须多虑。过了好一会儿工夫，路上来了两个道士，一老一少，那些乡人都跟这两道打招呼，意态间相当恭敬。宗旋望过去，但见这两道似是师徒，相貌平凡庸俗，大概擅长装神弄鬼，拿妖捉怪，所以博得乡民尊敬。

又顷刻间，另两人走到渡边，却是一个中年的儒生，后面跟着一个苍头，一望之下，这主仆二人，步伐间皆有蹒跚疲乏之态，可见得不是走惯路之人。宗旋暗自揣摩这个儒生的来路，最后断定他必定命运不济，致取不到功名出身，所以过那游幕生涯。接着又来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服装束，都不脱农村朴素的气味，却甚是齐整。

宗旋微微一笑，忖道：“这对母女一定是到亲戚家去，而且一定是在附近，不然的话，这大闺女就不会抛头露面的出来了。”

那艘平底渡船，缓缓的撑过来，宗旋早就注意渡船上不少渡客之中，有三名骑士，俱皆劲装疾服，带着兵刃，完全是江湖豪客之状。

这等人，宗旋以往如何会放在心上，可是目下武功全失，但须是稍通武功之人，即可收拾他。因此，他特别注意观察，不过，在江湖上这种装束之人，实在是太多了，如在平时，何须多疑察看？渡船终于靠了岸，船上之人往岸上走，要渡河之人，则向渡船移去，因此双方在那狭长的石砌码头上相遇，几乎是摩肩而过。那三名骑士最先牵马下船，掠过最后面宗旋的马车，这才各自上马，飞驰而去。

宗旋回头看看那三骑蹄下扬起的烟尘，嘴角泛起了微笑，突然感到有异，连忙回头查看。只见那车把式被一个黧黑的壮汉，用明晃晃的利刃，顶住咽喉，因此双手高举，动也不敢动。

宗旋正是因为马车忽然停顿，所以才感到有异，现下见到此情，不禁眉头一皱，忖道：“假如这是端木芙布下了的罗网，那么她实在太高明了，我受擒而死，亦不能不服气而瞑目了……”

方转念间，又有三四个人拥上来，都掣出刀剑，看来竟是包围马车，防范车中之人出手反击他们。那一众要跨上渡头的人，无不停下来回头察视，由于相距达两丈以上，所以他们不怕那些强人们会误伤他们。

以刀抵住车把式的黧黑壮汉厉声道：“你若懂得江湖规矩，便没你的事。”

车把式忙道：“大爷说的是，小人绝对听话。”

黧黑壮汉道：“你可是受雇往铜山？”

车把式一怔，道：“是呀！你老怎知道的？”

黧黑壮汉喝道：“老子怎会知道？但假如你是前往铜山的，那就是我们

要找的人了。”

他利刃一推，把车把式迫得退后老远，他双目一瞪，向这辆马车打量，接着仰天冷笑，道：“小子！趁早给大爷滚出来，躲也没用！”宗旋掀开帘子，向那壮汉点头道：“阁下说得不错，大丈夫敢作敢为，何须躲藏？”

那黧黑壮汉瞪大了双睛，不但如此连渡口上那一群人，得见宗旋如冠玉的人品，神采矍然，都不觉呆了。

宗旋接着又道：“阁下奉了何人之命，阻截于我？”

黧黑壮汉双眉一皱，道：“你可算有点本事……”

宗旋冷冷道：“什么有点本事，你也配在我面前讲这种话？”

黧黑壮汉挺刀作势，露出戒备之色，宗旋目光一闪，道：“哦！原来是五虎断魂刀门下。”

他又扫瞥众人一眼，说道：“武功方面，不必多说，但你却具有一点过人之处，那就是这一身打扮，宛似乡农，真能瞒过老江湖的眼睛呢！”黧黑壮汉哼了一声，道：“朋友！此刻吹牛冒大气也没有用，我镇三江李昆可不是随便唬得住的。”

宗旋扑哧一笑，道：“想不到我今日竟栽在无名小辈手下，真真可叹！”他虽是带着讥刺的笑容而言，但话中却真的有无尽的感慨。此刻，他当真是虎落平阳，竟被犬欺，如何能不感慨系之？”

那镇三江李昆怒气上冲，利刃一晃，便要扑上，忽听后面有人长笑一声，接着朗朗道：“李老哥，别忘了见者有份这句，你可不能不讲点江湖规矩，是也不是？”

话声中一个人快步走来，宗旋放眼一看，原来是那三四个行商之一，此人面目庸俗，体型肥胖，使人但觉满身铜臭，尽是市侩之气，真想不到竟是武林中人。

他心中微凛，忖道：“以我的眼力，在江湖上可算数一数二的了，何况目下处境不同，事事留心，如何还看不出这些人皆是武林之士？”

这么一想不禁大为嘀咕，镇三江李昆已回身望着来人，冷冷道：“朋友是哪条线上的高人？”

那胖子笑道：“兄弟横竖是个无名之辈，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何必白费唇舌？”

他的目光转到宗旋面上，又道：“兄弟看这位仁兄，器宇轩昂，丰神俊朗，必定不是等闲之士，李兄如果冒失大意，上前动手，只怕得要吃亏呢？”

镇三江李昆厉声道：“废话少说，先露两手瞧瞧。”

挺刀汹汹迫去，步声“嗤嗤”，竟有一股凌厉煞气。那胖子退了六七步，身子回旋摇摆，颇见轻灵。

宗旋道：“李昆，你想必已认出此人是谁了，对也不对？”

李昆道：“没你的事，闭嘴！”

那胖子笑道：“这就表示他认不出我是什么路数。”

宗旋向他一晒，道：“听你的口气，似乎相当自负，深信不致被人看出来，可是这样。如果我没猜错，那么我就让你别自私自傲，你施展的擒风步法果然相当精妙，必是得自真传。因此，你乃是相当隐秘的锡印门中之士，我猜得如何？”

李昆脱口道：“不错！一定是锡印门。喂！你自家报上名来？”

那胖子讶异地直瞪着宗旋，好一会儿才恢复原状，笑道：“这位仁兄真

是高明不过，兄弟姓逢名应时，李兄和这位朋友多多关照。”

李昆厉声道：“逢应时，算你也有点神通，竟能赶到此地，目下我虽然人手较多，但想当年锡印门亦是其中之一，照道理说，不能撇开了你。”

逢应时道：“李兄既然这么说，兄弟岂能不从，咱们快点把这厮除掉，也就是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李兄尊意如何？”

宗旋一听，这问题相当棘手，大感头痛，也泛起了面对死亡的冰冷之感。李昆和逢应时的目光，齐齐转到宗旋面上，都流露出森森的杀机。宗旋道：“光天化日之下，又在渡口旁边，两位竟也不觉着太以扎眼惊人么？”

逢应时诡谲阴毒的笑了一笑，道：“别的我们可不放心上，倒是阁下这般眼力，使兄弟大为震惊，这些年来，你已学了多少？”

宗旋道：“鄙人有一句话，说出来只怕你们不易置信。”

李昆道：“说出来听听也不妨。”

宗旋道：“鄙人默察两位的来势，以及交谈的内容，乃敢大胆判断你们乃是认错了人。”

逢应时呵呵一笑，道：“真是滑稽透顶，李老兄，你对他的话有何高见？”

李昆哼了一声，目光四闪，这时正在四周包围的数名壮汉之中，有一个向他递出了暗号。他冷笑道：“逢兄，姑不论这厮怎样说，但以我浅见，此人神气不定，就算练过武功，亦非高人，倒是有一件事，兄弟须得提醒逢兄一声的。”

逢应时道：“什么事？”

李昆道：“在那渡口的一群人之中，已有人露出了形迹，不是什么好道路，咱们是宰了这小子呢？抑或是先对付其他的人？”

逢应时淡淡道：“假如来人只是打算与李兄你们过不去，兄弟可就不愿意招惹了。”

他的老奸巨滑，以及不留一点情面的表现，连宗旋那般见多识广之人，亦不由得大为惊异，正因如此，他反而大感兴趣，就算今日死在他们手中，也得把这些人的来龙去脉，弄个明白。这些人个个武功不俗，心思阴毒，才智过人，此所以刚才竟能瞒过他的双眼，以为只是普通之人。

然而他们在江湖上，不但籍籍无名，就连他们这些家派，亦是在武林中徒有其名，已无其实，这一点是宗旋十分清楚的事，谁知道五虎断魂刀一派，以及锡印门，皆有高手在世，这已是极不寻常之事了。他们销声匿迹多年，不为世人所知，但事实上又不是不踏入江湖，相反的他们的装束和举止，一望而知，乃是在江湖上闯荡，这才会把乔装匿形之术，练到如此到家，连他宗旋也输了眼。

自然他们必有一个莫大的图谋，方会如此的苦心孤诣，整个门派都队江湖中销声隐迹起来。此外，从他们对话中，宗旋知道这一事件，牵连范围不小，总有两三个门派以上脱不了干系。现在，他们已发现渡口上有了形迹可疑之人，对宗旋的处境来说，亦喜亦忧，喜的是情势更为复杂混乱的话，他必有反击的机会，但忧的是对方已漏出口风，可能会先取他性命，方始对付别人。

他想不懂的，李昆既然认为他武功有限，亦有杀他之心，何以不径行下手，还须征求逢应时的意见。说到逢应时的反应，也令宗旋甚是迷惑，照理说，假如他们认定宗旋是他们的共同仇人，亦有速速斩杀之心，则当此怀疑

会有敌人之时，何以不赞成李昆的意见，反而推诿拖延？

现在他就只等待李昆的决定了，他如若猛然出手攻击，看情形逢应时不会出手阻止，而且自己又无法招架，那是必死无疑。只见李昆双睛内凶光四射，大有运集全力，突然出手杀死宗旋之意。

宗旋背上升起了一股冷气，心想：“可怜我称雄一世，今日却栽在这小子手中。”

饶是自分必死，但面上神色如常，毫未改变。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宗旋可就瞧见渡口那边，连续有不少人移步过来，但这些人都不像是有赶来救他之人，是以动作并不迅快。李昆杀气腾腾，连迫三步，闪了闪长刀，已堪堪够得上宗旋的胸口。

所有的人都静寂无声，相信人人皆是等候着他刀落血现，了却此事，方始有所行动。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居然维持了好一阵，镇三江李昆的长刀，竟始终未曾吐出杀人。

宗旋夷然自若，面露一丝淡淡的笑容，他虽是不曾惊惧变色，但亦没有出言激怒对方。

相持了一阵，李昆冷冷道：“你的胆色，世上罕见，兄弟虽是佩服，却还不至于被你唬倒。”

宗旋摇摇头，很优雅地笑了一下，道：“鄙人无故卷入这个旋涡之中，此刻既无相唬之意，亦不畏惧，人生迟早难免一死，结局皆同，何足畏惧？”

李昆感到此人气概胆色，实在难有其匹，因此心中暗暗嘀咕，忖道：“他的不怕死，虽然言之成理，可是问题也正出在此处，因为他决计不是寻常之士，如若误杀，别人都可以撇得干净，受罪的只有我这一派。”

后面一个女子口音喝道：“姓李的，你似乎尚未问过人家的姓名，对也不对？”

宗旋望去，发话的乃是那两个女人之一，这两个女子，一老一少，形似母女，又似附近乡人，谁知竟然也是武林中人，而且发话的还是那个年轻女子。她长得不难看，略显黧黑，完全是村女蛾眉模样，但见她发话之时，已从衫底掣出一条软鞭，看上去似是以蚊筋拧成，同时当她动手之时，衣袖翻褪一下，露出手腕上的两枚金镯。

宗旋恍然大悟，忖道：“原来她乃是飞环派之人，这一派亦久已无人继起，门户衰微，谁知竟亦是隐迹江湖之中，不知作何勾当？”

现在他已晓得这个年轻女子，方是正主，那个中年妇人，只不过是她的随从之人而已。

逢应时嘻嘻一笑，道：“李兄固然未问过对方姓名，但我们也还未向你请教呢？”

那村姑道：“小妹杨燕，只是凑巧在此经过……”

逢应时道：“咱们不妨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杨姑娘的芳名，我们虽然未曾听过，但决计不会是外人，对不对？”

杨燕冷冷道：“那得看情况如何发展了。”

换言之，他们之间，既可为友，亦可为敌，这个答案，恰与宗旋的猜测相同。

李昆哼了一声，说道：“还有什么人马赶到了，何妨过来，报出万儿？”

在那杨燕右侧远，是那两个道士，他们早先曾与过路乡人打招呼，使人不疑是外地之人，哪知仍然是这些诡秘行动的门派之一，只不知他们是用什

么法子，竟取得乡下人的尊敬？

那个年长的老道说道：“无量寿佛，贫道师徒过来开开眼界，施主们别恼才好。”

他话虽说得似乎很怕事，其实早就拔剑在手，分明这一趟浑水，他们是非趟不可的了。

宗旋一直小心观察这些人，当然更不会放过这两名道士，逢应时突然道：“李昆兄，你可不可以把刀子挪开一点？”

李昆道：“这算是干什么？”

逢应时道：“兄弟想请教那位仁兄几句话，所以你的刀子须得稍稍拿开一点儿。”

李昆料他所问之言，必有道理，当下退了八步，宗旋暗暗松了一口气，感到好像已从鬼门关回来一般。

逢应时诡谲的目光，在他面上转来转去，打量了老大一会儿工夫，才道：“朋友请报上名来？”

镇三江李昆道：“唉！我竟忘了询问他的姓名。”

宗旋泛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目光环视众人一匝，这才说道：“鄙人绝难相信诸位当中，竟无一人未见过我的。”

逢应时道：“抱歉得很，在下竟然有眼无珠，未见过你这位当世高人。”

他虽是讥笑的口吻而言，但却迅即察视众人的脸色，直到确定大家都是未见过他的表情，才道：“朋友真会演戏，在下险险相信你是当世名人呢，哈！哈！”那中年道士接口道：“逢施主何妨让他道出姓名？也许我们虽然未与他见过面，但却听过名字，若是如此，他便不算是撒谎了。”

宗旋冷冷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用不着多费心思，耍种种手段，以观察我待会儿说出的姓名是真是假。”

杨燕接口道：“那么你就说吧！”

宗旋道：“你们可有人到过淮阴中西英雄大会参观的没有？”

众人皆不作声，宗旋立时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你们这些家派，必是为了一件隐秘重大之事，倾全力以赴，所以多少年来，虽然身在江湖之中，却与武林脱了节，这便可以顺带解释你们这些家派，何以会门户衰落，几乎完全消灭的原因了。”

他停顿一下，又道：“正因如此，你们才没有到淮阴参观哄传天下的中西大会，你们没有见过我，亦是理所当然，不足为怪之事。”

杨燕忍不住插口道：“到底你姓甚名谁？”

宗旋道：“鄙人姓宗名旋，乃是独尊山庄门下。”

但见这群人的表情都有了变化，可知他们虽然与武林脱节，然大同小异势力遍及全国的独尊山庄，他们仍然晓得，至于他对独尊山庄会否畏惧，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逢应时哈哈一笑，道：“原来阁下是独尊山庄的重要人物，无怪一直不大把我们放在眼中了。”

李昆接口道：“逢兄信不信此人真是独尊山庄的？”

逢应时道：“兹事体大，兄弟不敢下断语，要嘛就大家一齐表示意见。”

中年道人哼了一声，说：“他若是猜得出贫道的门户派别，那我就恐怕非相信不可了。”

别人尚未征询宗旋意思，宗旋已应声道：“这又何难之有，道长必是阴

山剑派的高手，鄙人一看你们手中的淬毒之剑，便已知道了。”

那中年道人神变色沮，似乎极感意外，因而震惊得自动承认了。”

杨燕笑道：“那么宗兄一定也看得出小妹是出身于何家何派的了？”

她口气中，颇有自负之意，好像深信宗旋决计认不出她的来历一般。宗旋道：“飞环派本是女界大宗，鄙人虽是孤见寡闻，也不至于认不出。”

杨燕一愣：“唉！我可不能不服气了。”

宗旋道：“你服气也没有用，鄙人今日有八成须得丧生于此。”

杨燕道：“你眼力如此之佳，必是出自当世无双的高人门下，既然如此，如何会丧生在我们手中？难道你发过誓不架动手的么？”

亏她居然想得出这等理由，宗旋只笑一笑，说道：“这事内幕牵涉太多，恕我不多费唇舌了。”

逢应时退开几步，道：“既然如此，兄弟便把你交回给李兄。”

李昆双眉一皱，道：“我已把他交给逢兄你，如何又还给我？劳你驾处置到底吧！”

他当然不想独自背上加害宗旋的罪，是以有此说法。眼看大家都想把宗旋交与别人处理，而宗旋在这等矛盾的局势中，露出了大大的生机。他心中暗喜，连忙利用这等有形情势，高声道：“既然诸位都很客气，不想动手。那么鄙人不妨告诉诸位一个秘密……”

那些人不知何事，无不矍然注视。宗旋又道：“那便是鄙人的性命，本已危于累卵，你们动不动手，都是一样的结局。”

杨燕啊了一声，道：“怪不得你不怕死。”

宗旋晓得如何对付她才有效，当下双眼一瞪，很不客气的道：“胡说！我宗旋就算不是如此，亦从来没有怕过死的时候。”

杨燕感到他话声中怒气勃勃，不由得大为歉疚，道：“对不起！那是我失言了。”

宗旋傲然一笑，道：“如果鄙人不是中了剧毒，无能抗拒的话，你们区区数人，几曾放在我眼下。”

李昆怒道：“闭嘴！吹牛皮也得有个谱儿，你简直大言不惭之至。”

宗旋冷嗤一声，向余人逐一望去，说道：“还有没有不服气的人，快快说出来。”

逢应时哼一声，道：“算我一份。”

中年道人也道：“贫僧没有亲眼目睹过阁下神技，万万不能心服。”

只有杨燕，默然不语。宗旋把她这种反应研究了一下，胸中已有成竹，这才说道：“你们不能服气，乃是自然不过之事。如若你们不怕耽误时间，我倒要设法教训你们一顿了。”

逢应时首先呵呵笑道：“好！好！这点时间，兄弟还匀得出来。”

他向中年道人望了一眼，又道：“道长怎么说？啊！我还忘了请教法号呢？”

中年道人应道：“贫道姜济世，说到时间，尽有得多，如何能错过机会？”

李昆厉声道：“宗旋，我先向你领教。”

宗旋道：“使得！不过我目下中毒甚深，不能动手，只好改用一法代替出手。但相信你们也不会不服气的。”

他故意说是中毒，这里面大有文章。

李昆道：“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

宗旋道：“不但有法子，而且有两个之多。第一个是请杨姑娘代表我出手。第二个法子是我用口头喊出招数名称之法，克敌制胜。”

他瞄了对方一眼，又道：“以阁下的五虎断魂刀而言，最多是三十招就得躺下了。”

他的声音态度，以及说话的内容，越来越发张狂。就算是心中眼气，面子上亦下不了台，而非得应战不可了。

李昆长刀一摆，道：“我才不上当，让别人代你动手呢！既然你用口说，那就开始吧！”

宗旋道：“五虎断魂刀一共有六十三手，开头时不必说它，斗到第二十余招时，我使一招你本门的刀法‘风起云涌’，你其时势必要应一招‘穿林过岭’，好！我此时剑势化为‘白鹤亮翅’，但脚步伸前半尺，恰好赶得及从你右侧攻入，搠入肋下要害。”

他的话声戛然而止，而李昆的面色也顿时变得有如一张白纸，姑勿论对方动手时能不能使用那一招，但最低限度，有三个条件是正确无误，令他不能不震惊。一是他说出二十余招之数，此是最适当的时机，足以使他那一招“穿林越岭”，会露出破绽。

第二点是这一招“穿林越岭”，善于攻而弱于守，乃是他本门刀法之中，一大弱点。这自然是李昆所深悉的。第三点，对方选择的还击招数，竟是十分平凡的一招，人人皆识，然而他本身浸淫多年，却反而无所悉。还不知道用这一招就可以要命，如今被他一语道破，假如研思不出补救之法，那是永远休想跻身一流高手之林了。

宗旋摆摆手，道：“换一个上来。”

逢应时果然如言上前数步，道：“咱们还是用刚才的法子，你看如何？”

宗旋道：“当然可以，以你的锡印门武功而言，最怕的最隔空指力。因为贵派的擒风步法，以回闪见长，讲究的是在敌人剑尖指端掠过，以不容发称为上品。所以一碰到有隔空伤人的指力的高手，你就随时随地有败亡之虞了。”

逢应时不置可否，道：“世上练成这等指力之人，寥寥无凡，你这番话岂非白说了？”

宗旋冷冷道：“那么你竟是迫我当众说出，一个代替指力之法了，是也不是？”

逢应时果然不敢立刻回答，考虑了一下，终于不敢冒此大险，因为对方固然可能是吹牛恫吓，但假如对方真有这等本事，说出了代替指力的妙诀，则他锡印门认为无上奇幻的擒风步法，岂不是从此失去了价值？饶是宗旋尚未说出代替之法，但单单以透露了这一秘密而言，逢应时亦已生出吃不消之感了。他叹了一口气，道：“宗兄果然有着常人不及的真才实学，只须寥寥数语，便足以制胜于疆场。兄弟佩服之至！”

宗旋一摆手，道：“换一个上来。”

这时自然是轮到了阴山剑派的姜济世了，人人的目光，都转向他身上。但见这个中年道人提剑屹立，既不开口，亦不上前。

宗旋仰天一晒，道：“姜道长，鄙人已猜出了你的心意，你可是想措词迫我亲自上阵较量？如果我不能办到，你亦免了比试这一场，对也不对？”

姜济世含含糊糊的道：“宗旋主适才已大露才华锋芒，贫道焉敢小觑。”

宗旋道：“假如你认为口头相试，没有意思，那么咱们就此作罢。时候

不早，我也得上路了。”

娄济世收剑入鞘，应道：“宗旋主请吧！你的真正来历，想来不难打听出来。”

宗旋向杨燕投以一瞥，心想：虽作村姑娘装束，但身段之佳，仍然可见。独惜面貌失于粗俗了一点。

他向她点点头，便欲回身登车。逢应时哈哈一笑，宗旋中止了上车的动作，回头道：“逢兄有什么高见么？”

逢应时道：“宗兄何不先问一问李昆兄？”

李昆冷冷道：“娄道长虽说不难打探出阁下的真正身份，但兄弟却觉得不大妥当。”

逢应时道：“这个自然，宗兄才智过人，这一登车而去，便好比鸟脱樊笼，蛟断金锁，如何还能找得到？”

他们同声同气的对付宗旋，其实却是由于他们皆吃了亏，但那娄济世却躲过了，心有未甘，所以联成一气。

宗旋心中雪亮，然而此刻势无再迫娄济世动手之理。况且目下他本身武功尽失，娄济世一旦老羞成怒，一剑杀死了他，更是划不来。

他眼珠一转，向杨、娄二人说道：“他们两位的意见与他们不同。鄙人只好请你们大家协商之后，始可藉以依据行事了。”

他此计非常厉害，目的是制造一种情势，使得杨燕、娄济世不知不觉中站在自己的一边，以对付逢、李二人。这等敌对之势一旦形成，演成鹬蚌相争之局，宗旋他便是渔翁，可以从中得利脱险。

杨燕似是被他一双俊眼，望得芳心迷乱，应声道：“对！他们阻你离去，须得先向我们交代。”

娄济世老奸巨猾得多，只哼了一声，不表示意见，使人无从猜测他的心意。

李昆怒视杨燕，道：“我打算留下宗旋，你怎么说？”

杨燕自然也不是简单之人，她深如若是冲突起来，己方倘无娄济世支持，必遭杀身之祸。

因此她摇摇头，道：“李兄别生气，如果娄道长点头答应，小妹无可如何，只好也答应了。”

李昆向娄济世道：“道长定已听见杨姑娘之言了。”

娄济世道：“当然！当然！贫道又不是聋子，如何会听不见？只不知李、逢两位施主，留下宗施主何用？岂不是徒然与独尊山庄结仇积怨么？”

逢应时道：“道长这话，真是问到节骨眼上，但我也请问道长一声，难道就此放过了他，便可以天下太平了么？我看也不见得吧？最低限度咱们的秘密行径，霎时传遍天下。”

他提出了一项连杨燕也动容的理由，宗旋一看，便知己脱自不得。当下干脆说道：“诸位无须为区区在下，致失和气。这样好了，区区跟你们走，好不好？”

娄济世道：“假使咱们带他同行，岂不是更不方便？又将有更多的秘密泄漏？”

李昆厉声道：“一刀杀却，干手净脚！”

宗旋仰天微晒，并不搭腔。杨燕心知宗旋处境险极，因为李昆的意见，允称确当。她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问道：“宗兄何故冷笑？”

他希望藉问话而拖延时间，以便筹思救他一命之策。宗旋答道：“哪一个问我，我只告诉哪一个。”

杨燕险急得一跺脚，因为他这一句话，无异已封闭了门户，一线生机，已告中断了。李昆果然提刀迫上前去，大有出手杀他之意。杨燕一看时机危急，尖喝一声，人随声起，眨眼间，已落在宗、李二人之间。

她回头向李昆道：“待小妹听过他的话，你再动手不迟。”

逢应时高声道：“只怕到时杨姑娘仍然不肯走开呢？”

李昆道：“是啊！杨姑娘让开他，如若不然，可别怪兄弟无礼得罪了。”

杨燕道：“李兄何必中了别人之计？我们先斗一场的话，得利者决非我们当中之一，你信不信？”

李昆认为很有理，皱眉道：“很简单的事，被你们弄得十分复杂，真是何苦来呢？”

杨燕已转身与宗旋说话，宗旋向她讲了几句，她眉宇神情间，显而易见，露出异常佩服之意。

娄济世心想：“这机会岂可失却？”

于是也一跃上前，一面说道：“贫道也请教请教宗施主的卓见。”

他走近宗旋，又道：“宗施主可肯赐言一开茅塞？”

宗旋压低声音，道：“道长好说了，鄙人要说的是诸位若杀死了我，有损无益，徒然树强敌，添麻烦。假如我是诸位，定必利用我博识天下各家派武功的长处，以对付你们共同的敌人。”

他微微一笑，又道：“以我猜想，你们必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的强敌，方会销声匿迹了数十年之久。自然，其中尚有别的隐秘，但那已不干我事，无须精测。”

娄济世可也忍不住连连点头，向李、逢二人投以一瞥，目光之中，大有认为他们愚蠢的意思。李昆搔头抓耳，逢应时耸肩冷笑，两人的内心中，都充塞满了惊讶和疑惑！无论怎样，也想不通宗旋说的什么话，竟能使杨、娄二人如此信服？

娄济世高声道：“李兄和逢兄当真不想听听这位宗旋兄的高见么？”

逢应时感到话中有刺，当下说道：“假如我们不听，娄道长有何打算？”

娄济世道：“嘿！那时我们自有打算，但目下恕难奉告。”

李昆道：“不说就不说，老逢，你怎么说？”

他征求逢应时的意思，乃是准备出手。逢应时正想招呼他一齐出手，以他的估计，娄、杨二人，当非敌手。然而念头一转，突然冒出了一身冷汗，道：“李兄你敢是忘了？宗旋兄说过如想知道，便可问他！因此咱们何须与娄道长多说？直接向宗旋叩询，不就明白了么？”

李昆一看他不支持自己，心中泛起一股恨意，但眼前情势已是以三对一，他再狠也不敢发作，只好说道：“逢兄这话有理。”

逢应时心中忖道：“何止有理，简直是救了你一条狗命。假如我们上前动手，娄、杨二人在宗旋指点之下，自然毫不费力的取了我们性命。”

他移步上前，宗旋又道：“既然你们两位都想知道，兄弟就可以公开的说出来了。刚才我向杨姑娘、娄道长建议，不妨利用我博识天下各家派武功之能，以对付你们共同的对头。”

逢应时一怔，道：“是啊！此法大是高妙，但我早先竟没想到。”

他随即向娄、杨等人说道：“不过咱们必须做到一点，那就是不能让宗

旋兄与独尊山庄之人接上头。如若不然，咱们不但无法控制他，只怕反而蒙受其害，变成两面受敌的形势。这也是兼顾咱们秘密的妙法。”

姜济世道：“逢兄说得是，目前咱们必须使宗旋兄与独尊山庄的关系切断。”

宗旋道：“好吧！反正我已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回头四顾，又道：“咱们老是逗留此处说话，只怕不大方便吧？”

杨燕道：“我们这一干人，会在此处碰上，正是因为要在此地等候一个人。”

宗旋道：“可是等候你们的共同对头么？”

她点了点头，宗旋瞄了她那么动人的身材一眼，心中不禁又叫声可惜，心思迅即转向这件事上，问道：“你们怎知他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呢？”

姜济世道：“详情不便奉告，但总之一定会经过此地。”

宗旋道：“好！那么我们在这儿等着吧！”他回身登车，这回无人拦他，因为大家都瞧出他神色不大妥当，好像是疲劳过度一般。他说过已中剧毒，是以大家都让他休息去。

宗旋在车中坐了好一会儿，竭力凝神定虑，好不容易才恢复如常。转眼向车外望去，姜、逢、李等人已失踪迹，恰好见到杨燕独自走来。她走动之时，风姿绰约，甚是动人，但可惜的是面貌庸俗，使宗旋看得直摇头。她迅即跨入车厢，向宗旋笑了笑，道：“车子停在此处，不大妥当。但我们又怕扰乱你运功，所以竭力忍耐。你现在已醒，那就最好不过了。”

马车忽动，原来是那中年妇人，把马车拉入路边的树木后面。宗旋向大路张望，目光仍可从枝叶间隙透过。

他道：“那车把式呢？”

杨燕道：“我不知道，大概是被他们宰了。”

宗旋道：“好毒辣的手段！相信这正是你们几派，数十年来能够保持秘密的缘故了。”

杨燕道：“你这句话，可以证明你当真是独尊山庄之人了，如果侠义道中之人，一定会有谴责的意味。”

宗旋欣然一笑，道：“我直到现在，总算恢复了真面目，用不着假惺惺作态。但可惜刚刚享受到这等自由自在的人生之时，马上就要结束了。”

杨燕露出关切的神情，问道：“你中的剧毒，无法医治么？”

宗旋道：“能苟延残喘上几天，已经很不错，不要说是治愈了。”

杨燕道：“多可怜！这个下毒手之人，一定恨你入骨，才使你多受几天活罪。啊！我知道了，下手之人，一定是个女孩子，否则不会使出这等恶毒手段？”

宗旋并不否认，道：“每个人总须一死，只不过迟早而已，所以我不想讨论这件事。告诉我，女子的心肠当真如此狠毒么？”

杨燕笑一笑，道：“假如是与男女之情有关，便会变得万分狠毒，当然这也不可以一概而论。”

她细细打量宗旋一会儿，才又道：“你真是侠名甚著的宗旋么？为何又会是独尊山庄之人？我记得江湖上传说，共有三个人敢正面对抗独尊山庄，你便是其中之一，但你如今却变成独尊山庄之人，岂不奇怪？”

宗旋一笑，道：“原来你对江湖之事，仍然知之甚详。你们的对头究竟是谁？”

杨燕道：“我们欲得之人，是个老太太，但我们忌惮的，只是她的儿子。”

宗旋道：“那很简单，你们动手之时，我从旁观察，提醒你们用什么手法，克敌制胜。只要杀死那厮，我也没事了，对不对？”

杨燕道：“不错，但我却怕他们事后竟不放你走。”

宗旋道：“那倒不怕，只要你肯帮我，谅他们亦不足为患。”

杨燕道：“就算你能指点我，使我获胜，但他们人多势众，只须分出一人，便可加害于你了。”

宗旋道：“你能不能送个讯，通知独尊山庄？”

杨燕沉吟一下，道：“本来并无不可，但我现下分不出人手替你办事。”

宗旋算来算去，知道自己处境果然相当危险，但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事，只好暂时搁下了，问道：“你们一直监视着对头们的行踪么？”

杨燕道：“是的，他们多少年来，都住在固定的地方。但由于该处有奇门大阵封闭，加上她的儿子武功高强，我们不敢入侵，故而不得不时刻刻提防被她儿子搜杀。”

宗旋哦一声，道：“这样说来，你们这几派已有不少人死在那厮手中了？”

她点点头道：“是的！我们都难与他对抗，因为他深悉我们各派的武功，所以我们见到了他，只有逃匿的份儿，你说可笑不可笑？”

宗旋道：“可笑倒不，奇怪才真，因为你们既然斗不过那老太太的儿子，今日又如何敢在此截击？”

杨燕道：“因为这一次那老太太也出门了，她乃是生病甚重，所以要上铜山求医。”

宗旋道：“原来如此，那么这一处渡口，竟是必经之路了，你们可是打算船到河中，始行动手？”

杨燕道：“是的！那李昆水中功夫很好，不在话下，别人我不深知，但至少我自己下过苦功，自信尚可与任何高手一拼。”

宗旋道：“如果是在水中，那就没我的事了。”

杨燕道：“但假如渡船未开，已经被他发觉动手，则我们非倚靠你不可了，因为我们虽然不难以老太太来挟持他，但万一那老太太一怒自尽，我们就惨了宗旋听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们之间究竟有何仇恨？说到这些门派之间的关系，亦很微妙，有时似是早有默契，有时则似是从不相识。而现在，他们却任得这个似乎对自己颇好的杨燕，看管着自己，难道一点都不害怕她会纵放他？或者是与他连成一气？”

宗旋一面研究这些奇怪的问题，一方面则寻思那一对母子是什么来历？以这几帮秘密的家派如此忌惮小心的情形来观察，这对母子，必定来头不小，兼且武功过人无疑。

此外，杨燕还提到过这对母子的家宅周围，布有奇门阵法，使他们突窥伺多年，都无法攻入。由此可知，这对母子除了武功强绝之外，还是博学多才的世家。但居然与许多家派结了怨仇，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宗旋越想越感到奇怪复杂，因而好奇之心更强，渴想一见这对母子之心，益发迫切。

杨燕凝视着他，表情有点奇怪。宗旋刻刻留心，如何不知，当下问道：“杨姑娘奔走于江湖上，只带着那名女仆？”

杨燕道：“是的！陈大婢名虽是仆，实际上等如我的母亲一般。”

宗旋点点头，道：“这等情事，世间甚多，既然如此，我可就解去一个心中的疑团了。”

杨燕讶道：“什么疑团？”

宗旋道，“我先前曾经疑惑不解，那李昆、逢应时、姜济世等人，如何肯让你单独监视我？难道他们不怕我们合力。”

杨燕道：“你武功已失，命在须臾，他们何须怕你？况且我们合力干什么事呢？”

宗旋察觉她这话有语病，若是指认出来，准能把她羞个满面通红。但目下不是开玩笑的时机，当下道：“你借重我的眼力学识，可使你顿时强过他们甚多。而我则可借你之力，恢复自由。至少不受他们威胁，对不对？至于我中毒垂危，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纵然看得出，嘴巴上亦不肯承认。”

杨燕不禁泛起佩服之色，道：“正是如此，但你如何解得此疑？”

宗旋道：“由于这位陈大婶，在你而言，虽仆犹母，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她为要挟，例如在她身上施了什么手脚，使你不敢背叛大家。”

杨燕道：“你的才智，真是世间未有，我想不服气也不行。”

宗旋随即发觉另一些疑问，所以没有做声。杨燕道：“你又在想些什么了？”

宗旋道：“你为何不怕他们事后反悔？如果他们都不管陈大婶的死活，你岂不是太吃亏了？”

杨燕笑一笑，道：“这是我个人的难题，我自己想法子解决就是了，总不能每件事都麻烦你，对也不对？”

宗旋道：“你这一说，我倒是真的莫测高深了。”

杨燕道：“这些事你不必费神了，倒是你所中的剧毒，究竟如何？难道全然没有法子可以解救么？假如可以，我甚愿能帮得上忙。”

宗旋沉吟一下，才道：“你只要替我联络上独尊山庄，我就死不了。”

杨燕很勉强地道：“好吧！我尽力就是了。”

宗旋大为讶异，问道：“此举对你有何不妥么？”

杨燕笑道：“没有不妥。”

宗旋见她不说，便暂时丢开此事，问道：“你和陈大婶两人混迹江湖，照理说很难隐匿踪迹！但你们居然办到，真了不起！”

杨燕低头玩弄衣角，轻轻道：“我们擅长易容化装之道，所以武林之中，谁也未见过我的真面目。”

宗旋不知何故，竟泛起了喜出望外之感，说道：“那么你现在的容貌，亦不是真面目了？”

杨燕道：“是的！假如我恢复真面目，你纵然对面相逢，也认不出我。”

宗旋道：“好极了！只不知我能不能要求你让我瞧瞧真面目？”

杨燕瞅他一眼，道：“你喜欢什么人的样子，我变给你看就是了。听说你很倾慕剑后秦霜波秦仙子，对不对？你把她的容貌细细描述出来，我可以变成她，以安慰你的渴想。”

宗旋微微一笑，道：“我不必瞒你，我对秦霜波的确很倾慕！甚至对端木芙，亦是如此。但幸而我开始之时，就认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我不会对她念念不忘的，假如你不想以真面目示我，那就算了，我决不会怪你。”

杨燕轻轻道：“我心里很想恢复真面目，唉！我的苦衷，你决计猜不到。”

宗旋忽又暗感高兴，道：“听你的口气，似乎你之所以不能恢复真面目，乃是另有隐衷，而不是为了相貌太丑陋的缘故了。”

杨燕点点头，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她这一声叹息，立时激起了宗旋的

无限同情。他几乎也在同时之间觉得自己这一股同情，来得很奇怪。所以寻思道：“让我想想看，我为何会对她如此同情呢？啊！莫非是因为我知道她长得不错，所以有此怜香惜玉之心么？这未免太那个了吧？”

杨燕也一语不发，蹙眉在想心事。宗旋此时方发现她虽然不美，却自然而然有一种高雅和楚楚的风姿和味道。这是一种很少有，又很吸引人的气质。他猝然道：“给我看看，我的好奇心好大。”

杨燕吃一惊道：“不！你将会后悔的。”

宗旋道：“为什么？”

杨燕停了一下，才似是鼓起勇气，道：“因为我有一个秘密的誓愿，那就是我的真面目，除了至亲之人以外，第一个看见的，必是我的夫婿才行。”

宗旋一笑道：“原来如此，但假如你老是不露真面目，除非是借重媒人说亲，否则焉能嫁得出去？”

杨燕道：“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谁教我如此薄命，迫得要在江湖上混迹呢？”

宗旋听她说得可怜，加上他本身亦是在危险之中，生死凶吉，殊难逆料，因此未免轻率了一些。当下说道：“那么你不妨赌一赌命运，反正我尚未娶妻，假如你露出真面目，说不定会嫁给我，当然这是不死的话，才能娶你，如若活不成，一切都不必谈了。”

杨燕睁大双眼，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双颊也飞起红晕，道：“你会娶我么？假如我容貌还过得去的话。”

宗旋道：“为什么？我又不是打算做和尚。”

她咬牙道：“那么我就卸去化装了。”

宗旋道：“卸呀！我在等着呢！”

杨燕迅即动手，只见她把头发放松，双手在脸上按按抹抹，然后又取出一瓶药水，倒了十多滴。转眼之间，她的皮色首先变得十分白皙，接着眉毛鼻了以及整个面型，都生出变化，变成一个瓜子脸的娇俏佳人，登时把宗旋看得呆了。

他道：“这就是你的真面目么？啊！真美！”

杨燕娇羞地道：“我只是蒲柳之姿，你不嫌弃，我已经喜出望外了。”

宗旋贴近她面孔，细加察视，似乎连多少毛孔都数清楚，这才迅速地在她颊上亲了一下，道：“对了！这回决计不是易容化装的面目。”

宗旋虽是亲在杨燕面颊上，但杨燕已经如痴醉，意乱情迷，原来当她第一眼看见宗旋之时，便已被他的俊朗的丰姿打动了芳心，及至得知他便是名满天下的宗旋，更是倾倒爱慕。她可以说得上是对宗旋一见钟情，但自忖配不上这等赫赫人物，所以简直不敢想到他也会喜欢自己。

宗旋在严无畏训练之下，善测人心，此时一望而知，她已衷心迷乱，不禁窃喜，想道：“不管我事后娶不娶她，但眼前这场浩劫，最低限度找到可靠的援手了。”

为了要使她更加死心塌地的帮助自己，宗旋不惜玩弄感情，向她说道：“以你这等容貌，还怕见到你的人，竟不拜倒你的石榴裙下么？你以前的忧虑，未免庸人自扰了。”

杨燕满面娇羞，道：“也许别人这么说，我还能相信，但你是见过世面的人，秦仙子和端木小姐，皆是绝世才女，我在她们跟前，只不过是萤火之光而已，教我如何敢自以为了不起呢？”

宗旋握住她的柔荑，道：“不同！不同！她们的武功才智，固然各擅专长，天下无双，可是你却有她们所不及的温柔，况且，谁愿娶一个比自己还高明的妻子？”

杨燕瞟他一眼，道：“你不会哄我欢喜吧？”

宗旋道：“我何须哄你，我相信就算我不说娶你，你也会全力帮我的，对不对？”

她衷心表示这话确实不假，道：“唉！我不知怎的，见了你之后，就恨不得帮你的忙。”

宗旋道：“现在你告诉我，对头是什么人？”

杨燕道：“那位孟夫人，原是我飞环派的前辈，听说她长得十分漂亮，又风流成性，所以先后和许多家派的高手，有了不寻常的关系。”

宗旋道：“她若是杨花水性的女人，这等事情，也不足为奇。”

杨燕道：“话虽是如此说，但问题却出在凡是与她有关之人，总是很快就去世了，因此之故，这些门派的人，都要查究其故，以及真正的死因。”

宗旋道：“哦！原来那些人死后，外表上都很正常，所以大家才要查究，假如明知是横死的，有刀剑或拳掌伤势，何用查究？”

第三十三章 心授口传控刀枪

杨燕道：“是的，不仅槛派如此，连我们本派中，也有一位前辈，去找她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影响本派声誉，一番交涉之后，没有什么结果，回来宣称要纠众前往捉拿她，治以应得之罪。谁知这位前辈，过了几天，就得病卧倒，不久，便病殁了！”

她露出哀伤的表情，想了一下，又道：“这已是三十年前之事了！她就是我的姑妈，先父因此悲郁了好多年，我还记得先父的神情……”宗旋拍拍她手背，安慰她道：“既然你要报仇，这些往事，就不必多想了。”

杨燕道：“我姑妈殁后，本派群龙无首，过了不久，相继有人病逝，家师立刻隐遁别处，数年光景，本门之人，全部死光，只剩下家师，总算还保存着我飞环派一脉。”

宗旋皱起双眉，道：“这样说来，那锡印派等忽然衰微，绝迹江湖，也是由于各派的人先后死光之故了？”

杨燕道：“大概是吧！详情我虽不知，但有一点我确知的，便是有不少门派，皆是执掌门户之人，被她迷住，以致酿成无数风波，最后这些门派主脑病逝，而该派的信物、至宝，也不见了……”

宗旋道：“照你所说，这位孟夫人简直是个谜一般的奇女子了？她本人的武功如何呢？”

杨燕道：“当然很高啦！要不然早就活不成了，但据我所知，她这个唯一的儿子，武功比她当年更强。”

宗旋大感兴趣，道：“她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你们如何得知他武功的深浅，他学的是哪一门的武功？”

杨燕道：“他名叫忆侠，精通各家派的武功，这当然是他母亲亲自传授的

她停顿一下，又道：“我们这些家派，近十年来，几乎完全死光，都是上门找那孟夫人的晦气，被那孟忆侠所杀。因此，如今已有些家派，真的死绝了。”

宗旋道：“我记得你说过她住宅四周，设有奇门大阵，所以你们不敢硬闯，再加上孟忆侠这等高手，当然更不敢侵犯了。”

杨燕道：“是的！这便是何以我们都销声匿迹，等候狙击报仇的机会了。”

宗旋微微一笑，道：“你们这些尚存的家派，只怕有些不是为了报仇而隐藏起行踪的？”

杨燕承认道：“是的！包括我在内，都不敢露面，生怕被孟忆侠上门来赶尽杀绝，事至如今，我们与他孟家已成势不两立，如果不能消灭他们，就是我们通通被毁。”

宗旋沉吟一下，道：“那位孟夫人可说得上是一代才女了，假如你们不是打开开始时就秘密行事，则孟夫人的声名，必定远在当今许多高手名家之上。”

杨燕道：“但她的行为太可恨了，使本门蒙羞含垢，凋零殆尽，又使许多门派从江湖上消灭，这等人物，再高强也不能叫人佩服。”

宗旋一怔，道：“世间上之事，不外是明争暗斗，强存弱亡，强者自应得到众人敬仰。”

杨燕道：“照你这样说法，我怎么办？向她投降而等她加害么？”

宗旋道：“如何自处是另一个问题，我只说强者应该得到万众敬仰。”

杨燕道：“如果是行侠仗义的强者，当然天下归心，谁能不服？”

宗旋突然陷入沉思之中，他竟是无端想到，独尊山庄摧毁了翠华城之后，威镇天下数载，可是事实上并非如他所想，天下间之人，多是惊畏而非敬仰，难道说强者也得服从正邪之道的定律么？他所想的是属于哲学的问题，牵涉及道德价值，但假如他是天性邪恶之人，自然永远不会想到这些问题了。

杨燕又道：“据先师说，本派由于失去了武功秘籍，所以武功难臻深奥上乘之境。她说这本秘籍，就在那孟夫人的手上，所以冲着这一点，我也非得夺取回来不可。”

宗旋道：“原来如此，无怪你早先说过，很怕那孟夫人一怒而自杀，不错，她如果自杀了，孟忆侠无所顾虑，加上仇恨，定以全力追击你们，而且他单身一人，行踪飘忽，你们连影子也找不到，莫说向他夺取失宝了。”

他们谈论之时，突然外面车身有人轻敲两下，杨燕露出紧张之色，道：“他们终于来啦！”

宗旋道：“你们究竟有何妙计？”

杨燕道：“还是依照原定计划进行，那便是先上渡船再说，假如能在河中动手，便不必劳你的驾了。”

宗旋道：“假如你们在河中动手，必定遭到惨败，只怕找不到生还之人。”

杨燕惊道：“这却是何缘故？”

宗旋道：“试想以孟夫人这等人物，难道没考虑到这一点么？要知道江南地面，溪河湖泊遍地皆是，她如不深信儿子的水性造诣极深的话，岂肯放他出门？”

杨燕笑道：“那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我们多年来窥伺不懈，确实没见过孟忆侠离开孟家庄，到河中修习水底功夫。”

宗旋道：“越是如此，越发可虑，这一定是孟夫人布下的陷阱。”

宗旋说得如此肯定，杨燕已见识过他的才智，委实是她平生仅见。因此之故，可不敢全不置信。

她沉吟一下，才道：“假如你猜中了，我们该如何才好？”

宗旋道：“这句‘我们’，可曾包括所有与孟家母子作对之人？”

杨燕道：“包括便如何？不包括又如何？”

宗旋道：“如果不包括，就比较好办，你只要不上前去，任得他们在河中动手，便知我言之不虚，顺便亦可使孟家母子，以为奇计得售，一网打尽了仇敌，便不再森严戒备，此时，我自然有法子使他们俯首就范。”

杨燕心下茫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宗旋虽然没说出另一种情况，但可想而知，如果她须得顾及李昆等人，则他必有困难，亦不敢说出必胜之言了。她一点也不怀疑宗旋是否说得出做得到，她深信他单凭才智，即可屈服对方。然而，她能坐视这许多人通通被孟家母子所杀么？

马车身摇晃了两下，杨燕一惊，低低道：“孟家母子已走近啦！”宗旋道：“我知道，此所以陈大婶不敢弄出声响，而改用摇撼车身之法……”

自然他的话声亦很低，不虞已迫近的孟家母子听见。此时大路上传来蹄声，以及沉重而急促的脚步。

宗旋低语道：“孟忆侠骑着马，孟夫人则乘坐软轿，你不妨看看我的预测可对？”

杨燕望出去，目光透过枝叶间隙，果然见到一匹键马，鞍上是个华服公子，后面有一顶软轿，轿后又有两名家仆，都十分键壮，挑着行李杂物。

她大为佩服，道：“你猜得不错，只不知如何知道的？”

宗旋道：“那两名轿夫的步声，一听而知，这本是十分简单易知之事。”

杨燕愁聚眉峰，叹一口气，自语道：“我该怎么办呢？唉……”

宗旋已看见那华服公子，此人自然就是孟忆侠，一个名不见经传，而却是一流高手的杰出人物。

他仔细打量了一眼，便伸手抱住杨燕，贴着她耳朵说道：“你快点决定，我敢保证，孟家母子早已成竹在胸，此行乃是故意诱敌狙击，以便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杨燕娇躯一震，道：“唇亡则齿寒，如若只剩下我这一派，势孤力弱，实在可虑之至！”

宗旋笑笑，道：“这不是唇亡齿寒，因为他们纵然死光，但我助你，比之他们只强不弱，你只可说是免死狐悲物伤其类……”

杨燕道：“请问你一声，假如我发出暗号，阻止他们施展水中擒人之计，因而无人伤亡，你会不会不高兴？”

宗旋道：“没关系，但你这一手我承认很漂亮。假如你不先征求我的意思，那么我就会怪你了。”

人生原是如此微妙奇怪，往往措施略有不当，顿时局面全非，宗旋的态度，正是复杂的人性好例子。杨燕立即发出暗号，渡头的那一群人，全部接到这个暗号。

然而李昆却冷冷一笑，径自率了数名手下，踏上渡船，一些乡人和行路商贾，也都上船。孟忆侠随后便至，他飘身落地，牵着缰绳，把坐骑拉上船去，软轿和两名家人亦都登舟。娄济世师徒和逢应时这两路人马，都借故走开，竟不登舟。那渡船离岸之后，远远还可以看见那镇三江李昆，面含冷笑，似是讥嘲他们怕死。

渡船到了中流，李昆一声令下，顿时有六个人，齐齐拔出明晃晃的长刀。其余的搭客都骇得尽力躲开，有一个人惊叫一声，扑通掉落河中，原来他退得太急，一脚踏空，遂失坠于河中。

李昆厉声大笑，道：“孟忆侠！你是束手投降，听候发落呢？抑是要我出手？”

孟忆侠神色如常，淡淡道：“俗语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十分心折此言，向来奉行不误，然而你只是不值一顾的小人物，岂能使我望风而降？”

镇三江李昆怒笑数声，道：“好！老子宁可得不回失宝，也要宰了你这小子。”

孟忆侠道：“别发火，我可以解释何以认为你是不值一顾的小人物的道理。”

李昆果然暂按怒火，道：“你说！你说……”

孟忆侠道：“在那渡头上分明尚有仇家两三起，但他们似是接到什么暗号，就不敢鲁莽行事，只有你这草包，才自以为是上船来动手……”他冷冷一笑，又道：“那个发出暗号之人，方是我的对手，因为他单单从我的从容神情之中，判断我确是有恃无恐，是以当场改变计划，这头脑、眼力和判断，可以算得是一代高手了。”

他如此推许宗旋，李昆不能不承认大有道理，不过，他其势也没有被人一唬就逃跑之理，当下仍然狠狠的道：“那都是废话，老子深悉你的武功很高明，待我看看是否徒有虚名？”

孟忆侠泛起微笑，然而一点也不和善，反而是一种充满了杀机的笑容，他抽出一把长约尺许的漆黑折扇，道：“很好！欢迎你指教。”

李昆左手在怀中摸出一物，孟忆侠摇摇左手，道：“等一等，你手中的可是专门凿沉船只的特制利器么？”

李昆道：“是又如何？我出手即可凿穿许多个破洞，河水涌入，此船非沉没不可。”

孟忆侠道：“我早就知道无法阻止得住你沉船之举，所以根本并不试图阻止你，只是有一宗，家母乘坐的软轿，经过特别设计制造，下水不沉，稳如舟船，加以轿夫皆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水中能手，一转瞬间，即可送达彼岸。”

李昆道：“我人手众多，亦皆是水中健将，不愁汝母逃得掉。”

孟忆侠道：“笑话！我的家人和轿夫，已足以抵敌有余，何况尚有我呢？”

李昆道：“废话！难道我听了你所说的话，就罢手不理了么？”

孟忆侠道：“你最好是罢手不理，还可以多活几年，因为我仍不放过你，总得废了你的武功，然后再去找那个堪以与我匹敌之人。”

他双肩一摇，只见红衣甩落地上，里面竟是十分齐整伶俐的水靠。单是这等装束，可知他早就准备水战，镇三江李昆虽是凶狠脚色，见了这等情形，也不禁踌躇起来。

但他旋即厉声大笑道：“好小子！真会唬人啊！你分明怕我凿沉此船，致令汝母落水。”

他左手一扬，光芒疾射船底，但听一连串的爆响，船底已现出了六七个裂沿，河水直涌进来。

孟忆侠道：“即然你活得不耐烦，本公子索性成全你，免得日后絮聒。”

他一欺身，宛如飞絮般逼近李昆，折扇递上，疾点他胸前大穴。

李昆挥刀封架，一面往旁边闪避，只听孟忆侠大喝一声：“下去吧！”

折扇一挥，果然把李昆迫得跳落河中。说时迟，那时快，孟忆侠旋风般卷掠进退，顿时已击毙了两人。其余的数名持刀大汉，无不胆裂骇汗，只因他们久走江湖，俱有过人眼力，一看之下，已明白孟忆侠的武功，实是强出他们甚多。

陡然间风声劲厉，两条人影扑到，李昆的手下们方自警觉顾视，那两人兵器挥扫，又有两人应声跌下河中，如若受伤得重，无能泅水，自须遭受灭顶之祸。那两人乃是挑着行李的孟府家人，使的兵器便是那两根扁担，身手迅捷，功力甚深，是以一出手便击败两敌，扫落河中。孟忆侠仰天一笑，唰的跃入河中，破水潜入，竟不曾溅起一点水花。

此时镇三江李昆已在两丈外浮起，他眼见孟忆侠入水时的身手，便知他的水底功夫当真强绝一时，全然没有吹牛，不禁迟疑一下，旋即改变了攻敌之心，一心一意只求活命，转身鼓浪疾泳。霎时间，孟忆侠已浮上水面，他似是远远就看见了李昆逃走动作，是以身子一浮上水面，便向李昆迅快追去。

李昆双臂挥划，去势极快，孟忆侠则是全身浮在水面，远望好像只有肚皮一点点地方沾水而已，就这样如疾矢劲射，速度显然比李昆快出不少。两

人追逐了七八丈，但见孟忆侠突然腾空飞起，向李昆背上扑下，折扇一戳，人已趁势退开数尺，“砰”一声落在水中。李昆身形突然沉没，以后便一直没有浮现，想必已受创身死。

岸上之人看完这一幕，无不暗暗咋舌，心想幸好听从宗旋之言，放弃了水中擒他的打算，如若不然，以他在水中的功夫，所有人上了渡船，终究亦是白送性命，徒然被孟家母子一网打尽而已。

马车内的宗旋和杨燕看得清楚，骇然叹道：“哎！这厮水中的功夫，竟大大强过镇三江李昆，真是使人难以置信了！”

宗旋道：“你信不信都行，但与他动手交锋之时，可千万不要鲁莽，最好是避而不斗……”

他们都看见李昆的手下，先后被孟家之人杀尽，一个个打翻水中。宗旋叹了一口气，道：“这些人不听我的警告，白白送了性命，真是可怜可恨之事，假如旁人愿意照我计行事，未必就完全无机可以取胜……”

恰在此时，那阴山剑派的姜济世道人在车厢旁边说道：“杨姑娘，你和宗大侠都看见了么？”

杨燕道：“都看见啦！”

姜济世道：“他们通通被害，那孟家之人，手段实在太狠辣了。”

宗旋哈哈一笑，道：“姜真人居然抨击人家手段毒辣，真是可笑，试想，人家的老太太身罹重疾，你们却趁机截击，这等行为，难道就很忠厚么？”

姜济世也禁不住面上一红，怒声道：“你说话小心点，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

宗旋道：“我反正活不了几日，你如果向我下手，这倒也省点事，而我相信不须多久，你们就会到泉下来与我相见的。”

姜济世吓了一跳，道：“大吉大利，谁和你在泉下相见……”

宗旋道：“不管你们是否再行截击好，或者忍气吞声的逃走也好，人家懒得多想，立刻要回转来对付你们。”

姜济世回头望去，但见那艘渡船已渐渐下沉，那顶软轿，到了水中，居然浮立甚稳，毫不晃动，由于去远来近，所以孟家之人，果然是回转来。姜济世虽是老练江湖，但眼看这情形果然如宗旋所料，毫无差错，由此可知，他种种推测，纵非绝对准确，也有八成可能，因此大大变色。换言之，他所说“泉下相见”之言，很可能变成事实，这教他如何能不惊凛震撼，以致变了颜色？

他一面望着轿子浮向岸边，一面想道：“此人计谋百出，看来唯有向他求教，方能免去今日杀身之祸了。”

当下说道：“宗大侠，咱们谈谈条件如何？”

宗旋道：“可以，假如我能使你们反败为胜，你们事后不但不许伤害我，还得赶紧使我与独尊山庄联络上，这样，我也许尚有活命的机会！”姜济世不假思索，道：“贫道同意。”

另一人接口道：“兄弟亦然，一言为定，”原来那锡印派的逢应时，不知何时已到了马车旁边，接口说了这一句。

宗旋道，“这当然要有点保证，对不对？”

姜济世道：“对！只不知宗大侠要我们如何做法，方能相信得过？”

宗旋道：“这很简单，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我只相信杨姑娘，而杨姑娘之所以能单独看守我，必定亦有某种使她顾虑的情势，现在你们的保证，就

是取消此一情势，她便可以放手保护我了。”

娄济世道：“杨姑娘想必同意宗大侠所说了。”

杨燕道，“为了解救目前危机，我等已无法选择了。”

逢应时接口道：“宗大侠真是高明不过，短短时间之内，就把整个局势翻转来，以你这等才智，兄弟就算当你的部下，只怕还没有资格呢！”他的话极意奉承宗旋，虽是说的很巧妙，但明眼之人，立时可以看出他是个道地小人，不可信任。

娄济世说道：“杨姑娘，你看看这位老太太，这样可以了吧？”

杨燕伸头出去，问道：“陈大婶，你觉得怎样了？”

陈大婶道：“好啦！好啦！唉！其实你不必管我……”

宗旋高声道：“现在大家听着，两军交锋，务必知己知彼，避敌之强，攻敌之弱，方能克敌制胜，你们可看出敌人的弱点何在？”

娄济世道：“自然是轿子中病得很重的孟夫人了。”

逢应时也附和此意，连杨燕也频频点头。

宗旋道：“错了！敌人的弱点表面上诚然是抱病的孟夫人，但事实上却不然，他们既然有意诱你们出现，加以歼灭，则孟夫人的安危，一定有极妥善的按排，很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杨燕忍不住道：“时间无多，你快说吧，别急死人了。”

宗旋一笑，道：“好！我告诉你们，目前的弱点是孟忆侠，但这得制造形势，方能使他变成弱点。”

逢应时道：“但你说这是目前的弱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过后又变成非弱点么？”

宗旋道：“对极了，我先告诉你们如何制造形势，那便是你们集中力量，先出手对付孟忆侠，群起围攻，有我指点招数，当能稳占上风，但必须分出一个好手，在树后造出动静，似是埋伏不少人，打算攻袭那顶轿子一般，因此，起初孟忆侠以为你们全力攻他，用意是想诱开护轿之人，所以绝不肯下令让手下助战，如果你们能在这时，解决了，那是上上大吉。”

逢应时道：“假如不能解决他呢？”

宗旋道：“那就只好再制造形势，使对方的弱点移到孟夫人身上了。”

他的话奇妙多变，使人心神迷乱，莫能测度，娄济世问道：“咱们如何能使情势作此变化？”

宗旋淡淡一笑，道：“天机不可泄漏，你们若是依赖我的智谋，那就不要多问。”

娄济世和逢应时对望了一眼，一时难以委决得下。杨燕吃惊地道：“快点！那孟忆侠已经上岸啦！”娄、逢二人被形势所迫，再也无法多作考虑，娄济世首先道：“贫道手下虽然只有一人，武功还过得去。”

逢应时道：“在下则有三个随从，武功还可对付对付。”

宗旋颌首道：“好的！连你们一共是六个，再加上杨姑娘两人，本来还不够用，但现在已无选择余地了。”

他目光扫过杨燕，道：“你和陈大婶不要露面，那孟夫人的轿子停在那里，大婶就设法绕到附近，露出一点头迹，而杨姑娘则在这儿，俟机行事。”

逢应时道：“请问宗大侠一声，我们上去应付硬仗，而杨姑娘则好不轻松，岂不是显得有点不大公平么？”

娄济世道：“也许宗大侠锦囊之中，另有妙计。”

他赶紧替逢应时打圆场，免得宗旋一怒而撒手不管。

宗旋道：“我必须有个人在身边，以便传达命令，你们动手之时，我看出他的破绽弱点，须得有人以传声之法，转告你们，对也不对？”

娄、逢二人无话可说，当即转身奔去。河岸上孟忆侠拿着折扇，身上的水靠把身躯裹得紧紧的，虎背蜂腰，英姿飒飒。宗旋等在车子上，几乎可说是居高临下，是以看得特别清楚。杨燕轻轻道：“这厮虽说是谋定而后动，但是不免太自负了。”

宗旋道：“一点也不，他深知你们各派皆是暗中行事，武林中人全无所知，因此，他只须确有把握，能够对付你们各派，即可布下这斩草除根之计。”

杨燕道：“他有何把握可言？”

宗旋道：“他孟家之仇，皆由他母亲所引起，因此，你们彼此之间。容或尚摸不清楚一共有多少人要对付他们，但孟夫人心中有数，所以，只要孟忆侠已尽悉这些家派的武功之妙，即可放心大胆，行此毒计了。”

杨燕点点头，道：“你真了不起，本来全无所知之事，现在却比我还精楚。”

宗旋只淡淡一笑，大有“何足道哉”之慨，他凝视了一阵，叹道，“真是好一表人才，假如我不是日暮途穷，可真想与他结交一场。”

杨燕哦了一声，道：“他果然胜于常人，可是与你相比，却是差得太远了。”

宗旋摇摇头，道：“不然！此人如玉树临风，另有一种出尘拔俗之慨，我宗旋若是仍如往日，武功尚在，定要与他结交，认他这一个兄弟。”

杨燕讶道：“听你的口气，竟是十分倾慕心仪，只不知他比起罗廷玉来，便又如何？”

宗旋笑一笑，此时那轿子早已上岸，却停在岸边，似是有所等待，但所有的随从家人，都已围护四周，分明已无可等之人。

他摇摇头，道，“这孟忆侠自有清新俊逸之气，与罗廷玉的英姿骏发，威视当世的气概，又是另一番光景况味，不可混为一谈……”

他话声略歇，又道，“此轿停歇不动，必是孟夫人的意思，实在教人莫测高深，单单是这一着，已可知道这位孟夫人胸藏甲兵，才智过人，无怪她能调教出如此俊拔的儿子了。”

杨燕道：“你这么一说，连我也觉着那孟忆侠果然很不错，你真想与他结交么？”

宗旋道：“为了你的缘故，我只好放弃此念了，如若不然，我能结交上这么一个朋友，好处还真不少呢！当然我并非想利用他才生结交之心的。”

杨燕道：“你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很遗憾呢？”

宗旋道：“是的！我今日非得设法助你杀死孟家母子，真可说是平生之憾了。”

杨燕冲口道：“那么你可以改变主意，我决计不会怪你。”

宗旋皱眉道：“假如我那样做法，你便如何？”

杨燕道：“我为势所迫，不得不出手对付他们。”

宗旋道，“那就算了，我虽然觉得孟忆侠不错，但人家肯不肯交我这个朋友，还大有疑问呢！看，他们现身了，想是眼见对方好久没有动静，所以沉不住气。”

逢应时和娄济世，率领四名手下，齐齐向孟忆侠走去，他们全是兵刃在手，一望而知来寻晦气。孟忆侠回身向他们望去，此时那顶轿子，被轿夫扛起，移到大路侧，看来他们的用意是要离开河流稍远，以免变成了“背水为阵”的局面。

宗旋低声吩咐道：“叫陈大婶将车把式遗下的毡帽拿着，绕到轿边的树木后，用树枝顶着毡帽，略略露出形迹，此是最要紧的一着，万万不可被对方晓得尚有你这飞环派在场。”

杨燕吩咐那陈大婶去做之后，问道：“你从何认为此举乃是最重要的一着？”

宗旋道：“这道理说破了很简单，换作你是孟家之人，一旦发现尚有敌人潜伺左右，而又从头发或衣服上察看出是女人，当然知道必是飞环派，因此，他们也一定会想到人数不止一个……”

杨燕见他戛然住口，然而心中仍不明白，只好问道：“就算不止一个人便又如何？你不是说利用此举，护轿之人不敢插手云助孟忆侠之阵么？如此岂不是人越多越好？”

宗旋道：“那是指第一阶段而言，但到了第二阶段，我们打算攻破对方的弱点时，这作用就大了！你应当还没有忘记，第二阶段的弱点是孟夫人，换言之，当孟忆侠认定陈大婶是疑兵之计，因为他只搜索到一顶破毡帽时，那些家人，便将放手过去帮助少主人了。”

杨燕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假如我或陈大婶露面的话，孟家便将认定我们尚有一人潜伺在侧，因而不许家人离开轿子了？”

他们说话之时，那边厢的孟忆侠已经与逢、娄二人交上手。逢、二人见识过他的武功，是以虽然现身截击，可是竟是采取守势，严密招架，全是但求无过的作风。但见孟忆侠在这六人围攻之下，一柄短短的钢骨折扇，指东打西，灵活而狠毒，尽皆是致命招数。谁要是挨上一下，绝无幸免于死之理。假如娄、逢二人，不是如此的小心翼翼，此刻定然大有伤亡。敢情那孟忆侠诸晓他们的武功路数，每能抢制先机，施以反击。对方虽然这般小心，却也招招有人遇险。这真是一场很奇怪的搏斗场面，娄、逢等人，本是主动截狙的一方，但一上来就从未进攻过，一味防守。相反的，孟忆侠却是威风八面，连连猛攻。

看看激斗了数十招，免起鹞落的人影中，突然有一个横飞七八尺，摔在地上，只惨叫了半声。那是逢应时一个手下，穿着得一如庄稼汉，但武功却真不弱。却被孟忆侠一扇点中穴道，震出圈外，当场毙命。

娄济世耳边突然听闻杨燕底微弱的传声，顿时精神一振，振腕连攻三剑。朵朵剑花，竟压制住孟忆侠的气势，原本十分危殆的局面，登时改变。逢应时亦听到了传声指点，但见他身法一变，长刀幻出夺目精芒，也是一连三招攻去。恰好是紧接着娄济世顿挫下来的攻势，直把孟忆侠迫得连连后退。战局突然变得如此奇异，不但孟家四名仆从大为失色，连孟忆侠亦茫然不解。暗念：他们的武功路子怎的忽然都改变了？他长眉一皱，扇招也忽然改变，同时折扇末端伸出了半尺长的一截利刃。只见他施展贴身肉搏的招数，凌厉反击。娄、逢等五人招架不住，阵脚大乱。

要知这孟忆侠功力深厚，何况兵刃招数都突然变了，使人有莫测高深之感。因此娄、逢等人抵敌不住，合乎情理。

孟忆侠手底狠毒异常，一望而知，他已有杀尽这些对头的决心。这实在

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办得到的，莫看是两阵交锋，生死立决。但杀人取命之举，终属残酷可怕之事。

要下决心杀尽所有的人，真是谈何容易？即使是久走江湖的豪客，杀死一两个人，也必定会泛起厌倦后悔之念。此是由于举世之人，皆在有形无形之中，受到当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影响之故。其时的观念，如果认为杀人是伤天害理，必有报应的坏事，则下手伤人之际，定然有所顾忌不安，由此可见，孟忆侠心肠何等冷硬，手段是何等狠辣！假使不是他母亲自小教导灌输以不怕杀人的观念，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此的铁石心肠。

宗旋一方面看出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也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立即低低吩咐杨燕传声指点众人。刀光剑影中，娄、逢二人神色十分紧张凝重，显然是感到大祸临头使然，当杨燕的传声一送入他们耳中，两人的神情便先后改变。这都是弹指间的事情，娄、逢等这一边，虽然又有一名手下负伤。可是娄、逢这两个首脑，已展开反击，着着争先。孟忆侠反而惊险万状，动轧有丧命之虞。孟忆侠仗着极强的内力，硬是封架住对方的攻势，一面高声吆喝。登时有一名家人，提刀向树丛后绕过查探。

片刻间那家人已经回来，大声道：“只有一顶烂毡帽，并无敌踪。”

孟忆侠道：“都上来助战。”

孟家四名手下，立时呼啸而上，四口长刀，闪耀出眩目的寒光，个个矫剽彪悍之极，霎时已把娄、逢等人迫得只剩下招架之力。这战局变来变去，使人莫测端倪，无法猜测结局是哪一方大获全胜。

这时一道人影宛如流星般惊入大路上，直扑轿子。由于来路角度，已经算准，所以鏖战中的人，无法拦阻。这道人影一眨眼已掠到轿边，正是中年农妇装束的陈大婶。但见她一手拨开帘轿，另一手的长剑，刺向轿中。根据他们多方求证所得的情报。轿中只有一个身染重恙的妇人。谁知帘起剑落之时，一只纤美皓白的手，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疾然伸出，架住长剑。陈大婶惊噫一声，却因数方似是要起脚踢出，不得不退。

轿中跃出一名侍婢，全身紫衣。挥动那短短的匕首，狂风骤雨般向陈大婶攻去。她的手法路数，阴毒异常，兼且恰好克住陈大婶的剑路，是以益发显得高明凌厉，把陈大婶杀得险象环生。正在这时，又是一道人影掠入场中。众人目光都不禁扫瞥过去，但见来人是个荆钗布裙，但姿色动人的少女，甚是陌生，前此从未见过。这个村女装束的美女一下子从大婶身边闪过，跳到轿前。紫衣侍婢回身欲扑，谁知陈大婶雌威突发，剑洒寒芒，凶厉反击，迫得那紫衣侍婢不得不回手招架。

这一来那美丽少女便无人阻截，一径以软鞭扯掉帘子。

只见轿内一个中年妇人，雍衾倚枕而坐。两人目光相触，那少女为之一怔，忖道：“据我所知，孟夫人年逾五十，为疾病所缠侵，早已霜雪满头，又老又丑。但此妇风韵犹存，似是三十许人，怎会是她？”

其实那妇人绝对不仅是风韵犹存，如若落在男人眼中，那简直是风华明艳，姿色动人。美妇人首先开口，说道：“姑娘一定是飞环派中后起之秀了，芳名可许见示？”

语声悦耳，言词雅致，再配上她的仪态姿容，使人敌视之心顿时大减。那荆钗布裙的美女道：“我姓杨燕，你是不是孟夫人？”

那美妇人微微一笑，道：“既然是以乌名排行，那么你是飞环派第七代弟子了？不错，我就是孟家王氏，本名一个瑶字。这玉字旁的排行辈份，此

你高了一代。”

杨燕冷冷道：“你还好意思提到本门辈份？哼！”

孟夫人徐徐道：“孩子，这人生复杂无比，许多事都不是局外之人，所能了解。我这一生……唉！”

她叹了一口气，又道：“总而言之，一言难尽。你回去吧！我不愿再伤了你。”

杨燕见她双眼清澄光朗，言笑自如，丝毫没有病容，顿时气馁心怯，想道：“她如果没有生病，那么我决计不是她的对手，殆无疑义。”

此时她不必回头去瞧，也知道那紫衣侍婢的攻势并不凶狠，反而陈大婶为了缠住她，正舍苦命斗，这是从兵刃的风声上可以听得出来的，杨燕迟疑了一下，实在不敢出手，当下连退两步。

孟夫人道：“孩子，快回去吧！这儿的事你最好置身事外，我决不找你的麻烦。”

杨燕点点头，神情大是迷惘。突然间一阵脚步声传来，转头望去，却是宗旋大步走来。他那虎跃龙骧的英姿，虽然是武功全失的情况之下，依然气势迫人，威风凛凛。转眼已到了她身边，先向轿中投以一瞥。

孟夫人讶道：“你是谁？”

宗旋好像没有听见一般，径自向杨燕道：“你如果今日不杀她，定必招来被害之祸。”

孟夫人接口道：“笑话，难道我今日就不能对付她么？我不过是……”宗旋打断了她的话，但仍然是向杨燕道：“你只须挥鞭扫去，她就没命了。”

杨燕道：“我看她的神情，可真不似有病的模样。”

宗旋道：“你如果不信我的话，日后可别怨我。”

杨燕银牙一咬，道：“我当然相信你。”

立刻欺进轿门，软鞭抖得毕直，凌厉点去。她的鞭势才发，宗旋突然喝道：“住手。”

杨燕反应倒也迅速，猛可煞住鞭势。喘一口气，才道：“怎么啦？”

宗旋道：“你杀她无益，我只不过试一试你听不听我的话而已！咱们走吧！”说罢，当先转身行去。杨燕愕然回头张望，猛可手腕一紧，顿时全身乏力，全然动弹不得。原来她的一双手腕，已被孟夫人扣住。她顿时吓得花容变色，但已无法挣扎，而别的人自保尚且未暇，如何才能来救她？

那边厢惨叫之声迭起，娄、逢两人的手下，完全死在孟忆侠的手中，他们当然也狼狈不堪，尸横就地，也只是早晚之事。要知他们早先力拒强敌之时，全靠宗旋指点。此一优势失去，马上就完全溃败了。

孟忆侠跃出战圈，因为他四名手下，已足以对付娄、逢两人。他两个起落，已到了宗旋身边，同时发出号令，那紫衣侍婢迅即退到轿边，用匕首抵住杨燕腰间。陈大婶满面皆汗，面有惊怖之色，茫然望住杨燕。

孟忆侠朗朗大笑，道：“我早知道有一个高明之人，替这些人策划，原来就是阁下，甚愿请教几招。”

宗旋冷冷道：“你不是我的对手。”

孟忆侠虎目一睁，光芒四射，但旋即恢复如常，显然已抑制住自己的脾气。他淡淡道：“我崇尚实际，最恨空谈，你说孟某非你对手，那就抖露几招看看。哦！对了，我还未请教你的高姓大名。”

宗旋道：“兄弟的姓名早已忘去，不必提了。”

孟忆侠定睛望着他，但觉此人怪异之极，当真是平生仅见。要知他自从懂人事以来，便无日不在提防仇家加害的情形下，所以他养成了特强的观察力，世上各色人等，几乎尽皆见过。

然而面前这个俊逸而又气度威猛的青年，分明百体乏力，双目无神，此是没有武功之征象，但他却大言不惭，兼且不肯说出姓名，好像一说出姓名，就能把人吓跑似的。他实是付测不透，但说什么也得出手试他一试，当下摇晃着手中钢骨折扇，末端上的利刃，闪闪生光。

杨燕已骇得闭上双眼，耳中只听那边厢连续惨叫两声，不由得又睁目望去，心想：“娄、逢二人如何会反败为胜？”

她乃是听出惨叫声并非娄济世或逢应时，而她又知道娄、逢二人，由于激斗孟忆侠，耗力极多，所以敌不住孟家四人的围攻。照理说他们应该在苦战之下，先后送命才对。假如孟忆侠不是看准这一点，焉会走开？

只见娄、逢二人已经冲出一战圈，落荒而逃。而剩下的两名孟家手下，可不敢继续追赶了。他们一转眼间已失去踪迹，孟忆侠目射凶光，怒道：“饭桶！饭桶！”

轿中的孟夫人突然道：“忆侠，且慢下手。”

孟忆侠退一步，道：“什么事？”

孟夫人道：“这一位先生必是武林名人，但为了某种原因，所以不能出手。可是以他这等人物岂能示弱屈服？所以他不会理睬你的。”

孟忆侠道：“你可猜得出他是谁么？”

孟夫人道：“何须猜测，问问杨燕不就知道了？”

杨燕道：“我不告诉你。”

孟夫人道：“要迫你回答的方法可多着呢！倒不如我教忆侠拿下了你的随从，问你一句，不答就斩下她一双手指……总之，法子多的是。”

她微然而笑，甚为艳丽迷人。不过杨燕可看出她眼角已有几道浅浅的鱼尾纹了。

宗旋道：“你居然没有生病，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孟夫人道：“何以见得呢？”

宗旋道：“当令郎危急之际，你居然不下令手下上前助战，实在太冒险了！我凭这一点，才认定你非是有病。”

孟夫人媚笑道：“照你的说法，你早就怀疑我是诈病的了？但他们都曾经窥见我病骨支离之状，各种细节也无不注意到，如今会启你疑窦？”

宗旋道：“你本是飞环派的前辈高手，这一派擅长易容之术，我亲眼见过杨姑娘的功夫，所以在你说来，不难使人看见你病得要死，使之深信不疑。”

孟夫人道：“果然高明得很，不过信不信由你！你的每一步棋，都被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着着抢制了机先呢！”

宗旋大不服气，道：“夫人这话不觉着太夸大了一点么？若是叫人评理，只怕断断无人能信。”

孟夫人道：“我早知这话不易使你相信，这样吧，你到三十步以外，跟我一个家人，讲十句话。然后回到这儿来，我即可取出证据了。”

宗旋心中大惑不解，但此事一试便知，费不了多少时间，于是迈步走去。孟府的一个家人跟了去，走到三十步外，宗旋停步，一看这距离，若是低声讲话，那边定然听不见，这才天南地北的扯了十句话。

回到轿前，孟夫人抢先道：“宗大侠，你且听听杨姑娘的证言，她必能

向你承认相信我能抢制一切机先。”

宗旋惊异地向杨燕望去，但见她点头道：“孟夫人说得不错，她果然有每一步都抢制了机先之能，对此我是坚信不移的。”

宗旋忖道：“她也许受制于对方，不得不这样说。”

念头才自转过，只听杨燕又开口说话。这一回真使宗旋为之瞠目结舌，因为她说的正是他刚才所讲的话。

孟夫人道：“你不必多所惊疑了！这是因为我精心设计了一样奇异听器，能把数丈远的声音，摄入耳中。因此你刚才对我那家人说的话，杨姑娘完全听个清楚明白，也就是等如我把你们早先的对话，完全听见了！试问我还能不每一步都抢制了机先么？”

宗旋恍然道：“原来如此。”

他的脑筋也动得很快，马上又接口道：“不过你仍然有三几句没听清楚，所以对付我之时并不十分理想，对也不对？”

孟夫人泛起媚艳的笑容，道：“唉，好聪明的人！那么我们谈一谈条件可好？”

宗旋道：“夫人请提出来，在下当必欣然接受无疑。”

孟夫人笑道：“我相信你一定会接受！因为我打算释放你和杨燕，条件是第一点，不许向任何人谈起今日之事，包括令师在内。第二点，你负责替我在短时间内，运用独尊山庄的力量，诛杀那逢、娄二人。”

宗旋冷冷道：“现在情势已有变化了，逢、娄两人逃得性命之后，一定会把今日之事泄漏出去。因此，我独尊山庄之人，不出三日，定能找到营救于我，假如我被害的话，你们母子亦休想活命。”

孟夫人笑容一敛，道：“那么你意思是拒绝我这两个条件了？”

宗旋道：“我只是指出你不能要我付出如许代价，这跟做生意谈价一样，早晚时价不同。”

孟忆侠怒道：“宗旋兄，你再多费口舌的话，我先杀了你，让你知道我们不惜招来大麻烦！但那时你本人后悔可来不及了。”

孟夫人道：“孩子，别说气话，宗大侠之言不是没理，只不过他没有想到我们真敢杀死他而已！”

宗旋迟疑一下，才道：“好吧，我接纳这条件，但你们如何始能相信我呢？”

要知一旦释放了宗旋，让他与独尊山庄接上头，那时宗旋如虎归山蛟龙返海，别说他可以不履行诺言。甚至可以反转来把他们孟家杀死泄恨。因此，宗旋得听听对方，提出何等保证条件。

孟夫人微微一笑，道：“宗大侠，常言道是‘狡兔有三窟’，独尊山庄诚然已具独霸天下之基业。但你个人难道不可以多营一窟么？”

宗旋竟味深长的哦了一声，仰天寻思。这孟夫人之言，可当真打动了他的心。以孟家已具备的实力，以及隐居匿迹的经验，若然将来发生了大变，自己非将觅地匿藏不可之时，孟家当然是最理想不过之地。

他点点头，道：“好吧，咱们一言为定。”

孟夫人放开杨燕，含笑道：“真是太好了！假如你有意思的话，我甚愿做媒，得见你和杨燕结为夫妇。”

杨燕听得一怔，但内心却十分兴奋和喜悦。因为她情知自己虽然与宗旋似是很不错，但其实只是萍水相逢，他一走之后，可能从此天各一方，至死

亦不再重逢。而她本人却又无法提出婚嫁之言，所以孟夫人这一开口，杨燕真是几乎感激涕零。

宗旋目光转到杨燕面上，忖道：“她既长得清丽可爱，又在危难之中帮助我，假如她的身世，再无其他牵缠的话，娶她为妻，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他双眼中透出柔情，虽然并不热烈，亦不深刻，远比不上他瞧着秦霜波时的目光。但在宗旋来说，这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他微微一笑，道：“只不知杨姑娘会不会嫌弃我？”

杨燕虽是江湖儿女，也不禁娇羞起来。

陈大婶连忙道：“她哪里有嫌弃公子之心。”

这件亲事，居然如此就说妥了。孟忆侠态度大变，上前和宗旋叙礼攀谈，两人早已有了惺惺相惜之感，所以谈得非常投机。宗旋这时才知道孟夫人果然有病在身，不过她懂得很多希奇古怪的手法，所以在紧要关头，能够借助药物和刺穴秘法之力，振起精神体力以应付。所以现在孟夫人必须立刻赶回去，细心调养。

宗旋跟杨燕和孟夫人一商量，由于他恐怕这头婚事，不易通过师父，必须从容设法，方能令他同意。再说，目下独尊山庄正是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加以宗旋本身武功失去，急待恢复。这些问题，都使婚事无法进行。因此最后决定杨燕和陈大婶随同孟夫人先返府等候，孟忆侠则与宗旋同行，将来如有需要，孟忆侠便能引领宗旋逃返故居了。

大家道别之后，宗、孟二人坐上马车，由一名家人担任车把式，驱车前进。孟夫人等则往回走。渡河后到了一处市镇，宗旋命马车停歇在一间酒帘斜排的酒肆门口。此肆相当宽敞，前面虽是临街，但后面门窗洞开，却可以望见树木田野，景致可观，颇有雅趣。

他们步入肆中，孟忆侠打量过肆内的七八个客人，无一足异，落座后便说道：“此处景致尚佳，桌椅洁净，大哥的眼力真不错。”

原来他们已以兄弟相称，宗旋与他同年，却大两个月，所以做了兄长。宗旋低声道：“我不是为了欣赏景色，或者是为了饮酒解渴的，而是得见此肆树有本庄至为隐秘的标记，所以进来，将命他与本庄联络。”

孟忆侠道：“原来如此，听大哥的口气，似乎此肆的标记，竟不是普通的人所能辨认的。”

宗旋道：“不错，本庄的标记分很多种，我可以一望而知此人的身体等缀。假如太过低微，便办不了什么事，此处的本门属下，乃是相当高级的联络站，可以直接与本庄的高级人物接头。”

他们要的酒和花生米卤牛肉等小菜，已端上来。孟忆侠等了一阵，低声道：“假如小弟猜得不错，大哥至今还未发出暗号，对不对？”

宗旋道：“是的，你眼力真高明。”

孟忆侠道：“只不知大哥为何迟迟不作联络？”

宗旋道：“本来很简单，我只要把筷子和酒壶一摆好，他人就会过来叩见了！”

孟忆侠道：“然则大哥为何不动？难道尚有其他事情，使你觉得顾忌么？”

宗旋道：“是的！我刚才正要发出暗号，但突然间想起两大疑点，所以中止了，细加思索，以我看来，我已经走入一条预先布好的路上，但我焉肯中计？”

孟忆侠道：“谁能布置一条路让你行呢？这个人一定十分了不起！家母曾经极口推崇大哥的才智、据小弟所知，家母平生还未这样的佩服过任何一个人。”

宗旋道：“那是伯母的过誉而已，愚兄其实也不过尔尔。说到目前之事，我首先考虑及的是那逢应时和娄济世二人，武功虽佳，但当时你已深信家人们可以困住他们，才放心走开的，是也不是？”

孟忆侠道：“是呀！”

宗旋道：“然而他们却能够突然冲出了重围，分头窜逃，这岂不是很奇怪之事么？”

孟忆侠不解道：“就算是很奇怪吧！但与大哥目下处境，难道会有关连不成？”

宗旋道：“当然有啦！照理说，那逢、娄二人，即使是舍命突围，威力倍增，但以双方实力而论，由于你的家人们皆熟知他们两派的武功路数，所以不易被他们逃走才对。退一步说，这两人之中，能逃得一个就很了不起了！所以照我的看法，这逢、娄两人，忽然十分惊人的冲出了重围，必定是有人暗中传声指点。正如愚兄曾经指点他们一样，使他们武功威力突然倍增，脱身逸去。”

孟忆侠啊了一声，惊异得说不出话来。宗旋又道：“第二点可疑的，便是我自从设法逃脱之后，至今已有一段相当的时间。端木芙岂是易与之辈，虽说她已经率众前赴江南，但留守之人，亦应该是精明能干之辈，断无至今尚未有人追搜到幽处之理，除非他们根本不想追搜！”

孟忆侠由于不大详知他的经历，所以听到这刻，才略为明白，道：“那么大哥乃是认为端木芙实是故意纵放你，而又在暗中派人跟踪你么？”

宗旋道：“不错，她想从我身上，查明家师的下落，可见得她的大队人马，其实还没有开拔。”

孟忆侠笑一笑，道：“那么大哥只要将计就计，引她误入歧途，岂不是妙得很么？”

宗旋叹了一口气，道，“自然是上上之策，但端木芙在我身上使了手脚，迫使我非得尽快找到家师求救不可！不然的话，不但目下武功全失，而且随时有死亡之虞！此所以我虽然明知有诈，仍然不得不想法子速速找到家师之故了。唉！这个端木芙，真是又可恶，又可怕！”

孟忆侠寻思顷刻，道：“小弟倒是有个计较，那便是大哥使个金蝉脱壳之法，暗暗溜掉。由小弟把对方引入歧途，俟机再行溜掉。”

宗旋好像没有听见一般，喃喃道，“假如现在让端木芙和罗廷玉这两批人马，找到师父，这胜负之数，可就难说得很了！因为他们实在是实力强大，拥有超级高手多人，反观本庄，力量已削弱极多，元气大耗。”

孟忆侠道：“金蝉脱壳之法，便可以瞒过对方了，大哥何不加以考虑？”

宗旋惑然道：“只不知这只金蝉，以何法脱了壳儿？”

孟忆侠道：“家母原先出身于飞环派，是以最擅长易容化装之道！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分为许多等级，到了高手境界，真是能化媼为妍，甚至变易雌雄，外人无法觉察。”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小弟得家母传授，亦有相当造诣。所以假如大哥同意使用‘金蝉脱壳’之计，我们便互相变化，你变作我，我变作你。敌

方之人，一旦失察，咱们便可达到目的了。”

宗旋眼露喜色，道：“想不到贤弟竟有这等本事，这真是天意如此，合该端木芙妙计当败。不过此举对贤弟而言，十分危险，端木芙抓获你的话，必将杀你泄愤。”

孟忆侠笑道：“小弟自信还有这个本事，突然间变易了容貌，使她虽是对面相逢，亦不识我，如此她焉能抓得到我？”

宗旋点头道：“如此当然最是理想不过了！但我们首先安排一下，以便在无痕迹之中，分为两路离开。但你必得切记一事，那便是你切勿露出丝毫有武功的痕迹，否则就露出马脚了。至于咱们日后如何会合的问题，待我想想看。”

孟忆侠笑道：“大哥不必多费脑筋，等你回到老庄主身边，恢复了武功，自然会现身于江湖，其时我白会找上大哥。”

他想了一想，又道：“小弟溜走之后，连家母那处也不回去，免得把敌人带到家中。所以你得把家人孟行带在身边，将来只有他才有法子带你找到家母。”

宗旋点头道：“此计甚妙，只是如此的连累贤弟，真教愚兄心中不安。”

孟忆侠道：“大哥这么说法，岂不是太见外了？”

宗旋道：“以贤弟的人品风标，愚兄恨不得能多多盘桓，但目下为势所迫，事与愿违，那也是无可如何之事。”

他略一停顿，又道：“要知道这一回对方这三路人马，假如找到了家师，便将是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本庄不是继续称霸天下，就是垮台灭亡。所以必须让家师早点得悉整个形势，及时准备才好，唉！这一场最后决战，已是迟早之事。但越拖延些，就越对本庄有利。”

孟忆侠道：“以老庄主的武功才智，纵然目下就接触上，非得决战不可的话，亦必有胜算，大哥何须忧虑？”

宗旋道：“不，假如现在就举行决战，家师所召集的最重要的人手，尚未到来的话，实力就要差了一半。”

孟忆侠便不做声，宗旋寻思了一下，道：“我们将使用‘反调虎离山’之计，使敌人在匆促之中，无暇多所辨识和布置。”

他把桌上的筷和酒盅动了一下，转眼间那掌柜亲自拿了酒菜过来，而肆中原有的伙计不知到哪儿去了。

这当然是那掌柜的见了暗号，特地先行遣开伙计，以便亲自去招呼客人，不致惹起了别人疑心。宗旋以切口暗语向他说了几句，那掌柜的也答了几句。双目中透出了恭敬的意思。

宗旋又迅快的低声说道：“你一面报上去，一面准备好马车，在那旅店后面等候接应，切勿有误。”

那掌柜唯唯应了，迅即退下。

宗旋向孟忆侠解释道：“此镇相当繁荣，所以有一间旅舍，我们待会出镇，在车内易容化妆后，驱车入林，一连做三次，最后你在第三座林内下车，我则乘车出林，回头返镇。到达那旅舍之时，我预计已是暮夜时分，我一径入客舍，家人孟行等上一阵，假装听到车内的指示，回答一句，这才入店。其时我已在店后的车上。他只须一直穿过，到马车与我会合，迅即驰起，然后改由本庄其他交通方法，把我迅即带到家师那儿。”

孟忆频频颌首，宗旋又道：“我要使敌人误以为我真个调虎离山，等到他们发觉车内无人，相信其时发现你潜行出林的消息也传到了。因此，纵然高明如端木芙，这时亦将急急赶去，所以我和孟行的溜走，她已无法再行追查了。”

孟忆侠赞叹不已，道：“这一条计中之计，真是绝妙不过，无怪你称为‘反调虎离山’之计了。好！我们决定如此进行，我相信端木芙这回非得栽个跟斗不可了。”

他猜得一点不错，端木芙因为估计不出孟忆侠竟擅长易容化装之道，所以果然入彀，栽了一个跟斗。宗旋按照计划，在黑夜中，坐上了本庄特备的马车，稍后又改搭快艇，一路上，落舟车之时，皆由那孟行扶持着。孟行想是得过吩咐，所以非常小心，也善体人意，所以宗旋很快就欢喜这个稳重而又伶俐的家人，决意让他一直跟在身边。

第二日的晚上，宗旋虽然舟车劳顿，疲困不堪，然而终于见到了师父严无畏，也见到了内伤相当严重的雷世雄。

严无畏听完他的逃亡经过以后，便皱起那两道已经灰白的浓眉，径自陷入了沉思之中。

当时在这座气象雄伟的大殿中的人，尚有雷世雄、阴阳双将等三人，大殿之外，另有不少人麇集，他们或是走动，或是坐在另一个房间内，那家人孟行亦在其中。严无畏的手段非常厉害，当宗旋的消息传到他耳中，马上就安排好交通工具，舟车不等，但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便是坐在这些交通工具内的人，根本无法晓得行踪何处。所以连宗旋也不晓得目下是在什么地方，那个年约三旬，相貌清秀的家人孟行，更加不会知道了。

他在外面的房间中，等候宗旋谒见老庄主之时，四下打量，但见这屋宇高大宽敞，规格形式极似是丛林古寺，不过他可没有见过和尚，亦未见到一尊佛像，他嗅不到香烛的气味。至于在周围与他一同等候着什么的人，他看了之后，心中也有了数，敢情这些人皆是武林中赫赫有名之士，地位尊崇，例如双修教主詹氏夫妇，很容易认得出来，由于他们与其他的人，态度上似是平等地位，可见得其他的人，皆是与他同级的。

孟行在这些枭雄魔头之间，身份当然是低之又低，不过那些人对他都很客气尊重，这大概是因为他服侍宗旋，以及护送他回来之故。

殿内的严无畏想了好一会工夫，才道：“阿旋，你已中了端木芙问路之计了！她假作要前赴万宝山洞，派兵遣将之时，又让你窥出踪迹，使你信以为真，她定须如此，方能坚你之信，你果然是坠入了彀中，设法逃走，把本庄所有的敌人，全都引来此地。”

宗旋这一惊非同小可，瞠目不语，雷世雄却插口道：“既然如此，咱们须得速速作迎敌的部署了。”

严无畏道：“那也不必这般着急，为师派出舟车去接你，一路上都安排了许多圈套，就是天地间第一流的追踪高手，亦无法一直盯得住阿旋而不误入歧途的，等到他查明是假，回头再追踪时，已耽误了许多时日，能不能成功地查到此处，甚成问题。”

宗旋吁一口气，道：“师父算无遗策，徒儿这就放心了。”

严无畏冷峻的日光，从雷世雄面上转到宗旋面上，停留了片刻，突然流露出慈祥的光芒，虽然是一现即逝，可是雷、宗二人，都感到十分惊异，固然这并不是他们随侍多年来第一次见到，可是这等情形，实在太难得了。他

颌首道：“你们一共本是四个师兄弟，但这次完全伤折铙羽，为师心中的悲痛，实在不下于你们本身……”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最难得的是你们都如此忠孝尽义，这使为师心中许多想法，竟不免有了若干转变，例如为师以前一向不肯倚赖这等感情及道义上的因素，此生从不相信任何人，除非确能掌握了他生死之权，然而，你们几兄弟，却使为师十分感动，改变了许多看法，此刻为师见了你们狼狈败归的情形，不但没有谴责之心，反而生出了父子之情，为你们而难过……”他说到这里，雷、宗二人竟禁不住涌出了泪水，内心中情绪激荡，感动非常。严无畏又道：“本庄目下尚未溃败，虽然在各方面，受到了不少挫折打击，可是，这等情形未尝不可以说是我的圈套，等对方低估了本庄力量，可能在最后的决战之中，一举而歼灭了他们，这正如那位孟夫人一样，故示弱点，诱敌现身而加以一同打尽。”

雷、宗二人都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他们向来极度的信仰这位师父。

雷世雄道：“本庄的耳目遍布天下，消息灵通无比。然而世雄却从未听过孟氏母子，以及那些家派斗争之事，只不知师父可曾听过那孟夫人的来历么？”

严无畏徐徐道：“为师不但听过，甚至与她见过面，与她相当熟悉。”

宗旋愕然道：“然则她为何不曾向徒儿提及？”

严无畏道：“难怪你会感到奇怪，那是因为孟夫人并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姓名。”

他想一想，才道：“她也识得翠华城主罗希羽，或者这是我不肯让她得知我的姓名来历之故吧！”

宗旋道：“孟夫人的武功一走很高明，现下看来仍然很美丽，绝对不敢猜她是过了四十之人。”

严无畏道：“她已经超过五十岁了，我听说飞环派有驻容秘术，以前以为只是传说，加以我们身为男人，不大留心这等事情，如今看来，这个武林传说，竟是千真万确了。飞环派之所以对她十分仇视，或者是因为她盗走了驻颜秘法……唔！也许是一件宝物，才会发生占夺已有的情形。假如只是修炼秘诀，便不会酿成祸端了。”

雷、宗二人，对他的推论折服无已。在严无畏身后侍立的阴将宣碧君，可禁不住露出艳羡之色来。

严无畏没有回头看她，却有如亲眼得见，说道：“碧君！你不准动脑筋，因为孟夫人与我既是旧识，同时，这次她的孩子，帮了宗旋一个大忙，使得端木芙还未陷入我的疑阵以前，就已经失去了宗旋的去向。”

宣碧君吓了一跳，道：“属下遵命。”

严无畏淡淡道：“再说！这位孟夫人不但深谙那些与她对敌的诸派的武功，还曾得过罗希羽及我的指点，武功精深博杂，你们虽然造诣很高，可是远不及她老练多诈，说不定反而被她所杀，这话我先说在头里。”

众人皆不敢做声，只见严无畏严峻的面上，露出追思逻辑的表情，这使他看起来似乎是慧样可亲的老人。宗旋几乎是第一次发现他还有这么近乎常人的面目，不但生出孺慕亲近之心，同时又怔了一怔，因为严无畏双眉松弛，面孔不再板起来之后，使他突然记起了孟忆侠。严格说起来，孟忆侠并不肖他，不过那眉限和神情，却很像他。

严无畏沉默了片刻，才道：“阿旋！你可以运用你的智慧，与你大师兄共商破敌之策。现在先去休息一会，晚上为师替你检查一番，瞧瞧敌人用什么手法禁制住你的武功？假如没有特别棘手的情形，相信三两个月内，你就可以恢复如常了，我先告诉你那时候怎样做，首先你要把少林的广闻秃驴杀死！他是少林寺仅余的对那魔刀神功造诣甚深之人，只要诛除了他，这一门功夫，就只有你独霸天下了。”

宗旋一怔，道：“师父以前不是说过，连那萧越寒一共还有三个精通此道的高手么？”

严无畏道：“不错！但他们天资远不及你，虽然目下造诣火候皆胜过你。可是本质稍差，兼且目下年纪已老大，施展之后，难以迅速恢复元气。”

第三十四章 回眸舔犊斥条强

严无畏虽然没有明说出来，可是雷、宗二人都十分明白，这两个魔刀高手，再碰上一次硬仗的话，就没有复元的希望，此所以严无畏会说将来这门功夫，只有宗旋独享的话。

严无畏转眼向雷世雄望去，又道：“你内伤不比等闲，虽然要不了命，却不易痊愈，但你不必着急，更不可急于要修炼复元，以致反而变化，好了，你们兄弟会谈谈，为师也到了做功课的时间啦！”

雷、宗二人辞出，外面的人都围上来向他见礼请安，这些高手们，至今还是第一次向宗旋行属下之礼的。

从前宗旋行侠江湖，与独尊山庄作对，天下皆知，其实宗旋与这一批黑道高手，数有冲突，照理说如今相见，应该有点不大自然才对，殊不知这些人无一不是老奸巨滑，表现得异常恭顺崇敬。因此，当宗旋和雷世雄独处之时，只有孟行守在外间，宗旋便向雷世雄说道：“大哥，前有淮阴佛寺的一役，后有今日的一幕，依小弟之见，这一帮人，皆不可寄以心腹，托以重任。”

所谓前之一役，便是指雷世雄吩咐属下可自由随彭典离开之事，那时人人都跟彭典走了，只剩下雷世雄独对强敌。

雷世雄叹道：“是的，我自同一向对他们恩厚而威重，必有以身殉主之士，孰知生死关头之际，个个都是贪生怕死，毫无骨气之人。”

宗旋沉吟一下，才道，“怕只怕罗廷玉挟其声威清誉，扬言饶此辈不死，要他们离弃本庄，他著行此计，本庄立时烟消瓦解，冰山倾倒了。”

雷世雄至然道：“这话甚是，待我明天点醒师父。”

宗旋摇摇头，道：“师父他老人家生来自恃自傲，决计不肯相信有这等事。”

雷世雄道：“那就更加可怕了，这一帮人如若倚为主力，而到时阵前变节，忽然通通逃走，大局不可收拾，这真是本庄最致命之伤/宗旋道：“大师兄只说中其一而已，其实本庄向育一大危机/雷世雄讶道，“还有么？惭愧得很.我竟没有想到/宗旋道：“这L怪不得你，原因等会儿再说，亢讲这”危机，那便是师父的内伤，恐怕目前尚未痊愈，此所以他老人家一直容忍着.不与罗廷玉正面作...诀故之故，你由于对师父信仰过甚，所以看不出来/甫肚雄压低声音，道，“师弟这沽有欠考虑，难道你不是对师父全心信仰/》吁”

宗旋道：“小弟...卡】亦与大哥一般。从未想及师父内伤未愈这一点，目下由于武功已夫，是以寸得以冷静客观的思考，以小弟猜想那两名擅氏魔)J的高子，早已到了，但师父却不得不假借等候人手的藉口，拖延时间/他说到此处，两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相对叹息，雷世雄过了一·会儿，才道：“你所畜甚是，以愚兄这件内伤，虽然相当严重，可是假如师父不是功力未复，实在不难运用他的深厚功力，助我迅即复元，以前彭师弟亦是如此，师父根本无法以本身功力助他/他突然悄悄起身，猛然掀帘向外间查看。但见外面杳无人迹，不觉大奇，回头道：“噫！孟行何故不见了/宗旋道：“或者在外面吧？”

雷世雄走出去，旋即回转来，道：“不错，他在外面巡视，看来对你相当忠心和卖力/宗旋道：“以我看来，他比本庄别的人还要可靠，小弟想不通的是师父何以要把此地坐落位置连我也给瞒着？”

雷世雄道：“这一点我也问过师父，他说此举实是防范那姓孟的家人，

假如他想留下略号，势须多费气力，并且易于侦破，好在经过填密的观察之后。此人并无留下暗记之事。”

他们谈到很晚，才各自归房安寝。

过了三日，宗旋已依照师父的指点，运功破禁，但必须要个把月之，方知此法对不对，如果错了，又得改用他法，同时又得化上个把月时间，方试探得出有效与否。这正是端木英当初设计，她说要使严无畏误入歧途，最快也须一年以上，才能使宗旋复元。

在这数日之内，孟行寸步不离地照顾着宗旋，足迹罕得踏出院落。因此，这天晚上，雷世雄到宗旋处闲谈时，提起了孟行，便道：“师父经过连日填密调查察看，这孟行果然忠心可靠，他只知道服侍你，全然不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一路上也不曾发现有孟家人来的踪迹。”

他停歇下来，先出去巡视一会儿，但见孟行在屋外巡守，距内间甚远，纵是高声谈论，他也听不见，雷世雄返室后，这才向宗旋道：“师弟，你所担心的两件事，我已告诉师父，他老人家虽然不说什么，但看那意思，竟也是承认真是两大危机。”

宗旋道：“如果师父不能在短期内修炼复元，只怕军心日渐涣散，敌势则日渐强大，再过一段时间，纵然师父得以修复，但形移势改，主客易位，那时候才举行决战，胜败之数，又完全不同了。”

雷世雄道：“你说得是，但我目前只担心一事，那便是罗廷玉当真放出声气，指出师父内伤未愈，同时他又放过本庄所有叛庄逃走之人，风声一旦传到，这局面便无法收拾了。”

宗旋仰天沉思一会儿，道：“好在这等风声不易传到此间，这是小弟连日来唯一的安慰，不过既然大师兄提起，小弟想了一想，觉得仍然不可徒赖地方隐秘，必须先发制人，套住手下诸人之心，使他们有了先人之见，便不为言语所动了/雷世雄道：“无怪端木英会怕你设计筹谋，以愚兄看来，你如不分心武功，革用才智的话，定然不输于端木英。”

他提起了这个绝世美女的名，神情间掠过黯然之色。

宗旋道：“小弟一心一意只对付这批仇敌，自然容易得多，不比她思虑百端，事情大多，所以或者尚可与她较量一番/他略略一顿，又道：“这个先发制人之计，亦须以谣言方式出之，咱们巧妙地透露给他们知道，内容是师父其实早已复元，只不过特地示敌以怯，好教对方误以为师父内伤未愈，所以此举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故意造就罗廷玉英名威誉，又示之以怯，以便试探本庄之人的忠心，再者，把罗廷玉培养起来之后，才一举歼之，即可奠独尊山庄万世之基业，天下再无足以抗衡之人了/雷世雄击掌赞叹，道：“妙极了！此是上上的攻心之计，如若施行得妥当，包管无人胆敢叛离。”

他匆匆出去，只见孟行站在靠院门那边，当·i厂命他过来，嘱他入屋小心服侍宗旋，这才直去见师父，献上宗旋之计。翌日，尚未到中午时，所有的高级部属，莫不听悉了这个消息，人人皆以为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守口如瓶，不向旁人透露，自然在他们心中，已决定育事之时，务须效忠舍命奋战，才不致被严无畏以为不忠。

又过了两月，这天的上午，严无畏在阴阳双将以及数名霜衣卫队的护法下，步入了这座院落。他步入房内之时，孟行正在替宗旋整理衣服，宗旋连忙起迎，严无畏吩咐他坐下，环顾室中一限，宣碧君看见屋内有一张太师椅，连忙去端过来，给严无畏坐用，雷世雄也闻讯从邻室过来，叩见师尊。严无

畏问过他们两人的情形，又闲谈了数句，这才咳了一口痰，此是他快要说到重要事情的习惯。

他伸手指一指痰盂，孟行赶紧去捧了过来，严无畏等他放下痰盂，看他一阵，淡淡道：“你如此忠心服侍阿旋，老夫心中甚喜，将传你几手绝招，使你能跻身高手之林，现在你可先与碧君放对，斗个二三十招，让老夫先看一看路数。”

阴将宣碧君面上掠过一丝讶色，旋即恢复如常，走将出去。

孟行大喜叩谢，严无畏道：“你们先徒手相博数招，然后使用兵器不迟。”

宣碧君等他活了，才道：“你小心了，我虽不会伤你，但你若是败得太容易，不免乏味。”

孟行道：“小人尽力而已，请姑娘指教。”

他的功力如何，一时尚未显露，但招数手法却精奇奥妙，变化甚多，因此连宣碧君这等身份之人，亦不敢贸然轻进。她连绕了三匝，这才发掌拍去，猛觉指风拂腕，心中微怔，赶紧变招，但见孟行乘势抢攻，使出连环三招，一气呵成，竟是有攻无守，凌厉之极。

宗旋微微而笑，心想那孟家母子可真不简单，在她手下的家仆当中，居然有这等惊人高手。宣碧君对拆过这连环三招，蓦地欺身迫人，纤掌齐飞，展开反攻。但见她手挥目送，身形飘忽，招式奇奥变化，立时把孟行迫得连退六七步之远，但孟行阵脚未乱，分明尚可支持一些时候。

严无畏突然道：“够了！你们都停战罢手。”

声音虽是不高，但字字如锤，敲击两人耳鼓，宣碧君首先跃开三尺，孟行自然也赶忙住手，严无畏面上的表情全无变化，可是说出一句话，内容却十分惊人，假如是旁人处他地位，一定多少会有点表情上的变化无疑。他道：“阿碧，与我拿下这个奸细。”

宣碧君喇声欺近，伸手擒拿，这一回她不但用上全力，同时亦因为早就得到严无畏的暗示，所以准备停当，反应之快，骇人听闻。孟行莫说事出仓促，即或不然，但在宣碧君全力擒拿之下，能不能抵挡得住，亦成疑问。此刻他几乎是京手就擒，被宣碧君扭转了右臂，分筋错骨，是以霎时疼得热汗滚滚，流了下来。

他抗声说道：“小人如何变成奸细？”

严无畏望了宗旋一眼，缓缓道：“阿旋，你心中一定大惑不解，因为你也曾小心考察过此人，认为全无疑念，方敢予以信任。”

宗旋道：“弟子正是如此，这孟行乃是孟家家人，当初弟子曾经小心查过，始敢无疑。”

严无畏仰天冷笑一声，道：“假如这是端木芙的手段，那么老夫就不能不后悔没有早早把她诛除，以致招来无穷后患了，不过，我看端木芙还没有这等本事，”

孟行虽然痛得宜冒汗，但他一声不哼，神态倔强，使人测不透他的深浅和心思，宗旋转眼向他打量了一会儿，缓缓道：“看了他这等神态，果然使我信心动摇，假如他只是一个家仆，无论如何，这刻亦将分辩数言。”

严无畏道：“为师在一些小动作中，看出他不是久执贱役，惯于眼侍人之辈，例如我们进来，他如果真是仆从出身，一定会立即搬过椅子，所以我后来故意要吐痰，试他一下，果然他直等我示意，方始去把痰盂端来，由此可见他根本不是厮仆出身的/孟行虽在疼痛难忍之中，闻言亦不觉一怔，但接

着便高声道：“小人在家中之时，日日勤修武功，根本没有眼侍夫人少爷的时间。”

严无畏冷冷道：“假如我不是指出使你心慌的马脚，谅来你至今还不会开口的，者夫告诉你，那就是不管你是否冤枉，一径把你处决了，你也无可如何，倒不如从实供出，落得一个光明磊落，岂不更好/孟行哑然无语，宗旋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先前是有了先人为主之见，所以总不觉察有异。现在看他的反应和态度，脑筋一转，已猜出了他是谁，当下说道，“孟行，以你的道行，挟着恩德之力，瞒过我则可，但在家师如电神目之下，你还得很修炼个三五十年，才有点希望可以得售阴谋，我劝你从实说出一切，还不失为英雄好叹/孟行哼唧了一声，道：“你教她放松一点。”

阴将宣碧君道：“你肯直说，我自然会放松。”

严无畏道，“那也不妥，此子已练成了通臂功，阿碧你施展的分筋错骨手法，别人诚然痛不可忍，但在此子而言，只是小意思而已。”

宣碧君怒道：“好啊！这个小畜牲还想趁机脱逃走么？”

她五指上内力一发。孟行面容骤变，眼珠鼓突，当真是痛不可挡之状，宗旋摆摆手，道：“照刚才那样就行啦！”

宣碧君见他说话，只好收回后来发出的内力，孟行大大的喘一口气，抬头向宗旋望去，但见对方眼中露出怜惜同情之色，当下已硬不起来，道：“老庄主，你当真是才智杰出，绝世无双的人，虽然我对目下的情状，早已有有了准备，但还是瞒不过你的法服。”

严无畏道：“闲话休提，你已发出消息了没有？”

他对对方的一切，似是完全了然于胸，使那孟行回答之时，大感踌躇，不知应该保留多少才恰当。他因此沉吟了一下，才道：“小人这一回答，眼看就是死路一条，唉！回答与否还不是一样么/严无畏道：“不然，你如果叭实直说，应该尚有一线生机。”

孟行道：“小人不信有这等奇事。”

严无畏向宣碧君点点头，只听一声惨叫起处，孟行已昏了过去。原来宣碧君奉到命令，硬生生把孟行的一只胳膊扭折了，她先使了分筋错骨手法，所以这一扭断对方之臂，不但永无复元之望，同时那阵剧痛，亦比平常断臂之痛要大上许多倍，因此孟行虽然武功高强，身子强壮，也熬不住而痛昏过去。

过了一阵，他悠悠醒转，发现一切仍未改变，他依然被宣碧君抓住，直立房中，面对着那个称尊天下的七杀杖严无畏。他确知的一件事是自己的右臂，永远变成残废，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点可以安慰自己的，那就是此臂虽然残废，但总算还长在身上，不至于像断去一条臂之人那么难看而已。

严无畏冷冷道：“须知古人出道以来，均是说一不二，如果怀疑老夫之言，这人一定要感到后悔莫及。”

宗旋忙道：“孟行，快点说吧！”

孟行道：“我早已讲过，实说或不说，还不是一样么/“咋喳”一声，紧接着孟行又发出一声惨叫，原来他的左臂，又被宣碧君扭断了，这回大概是较为习惯，是以没有昏死过去。事实上他这一次远不及上一回痛苦，这是因为宣碧君未及施展分筋错骨手法所使然。

宗旋高声道：“忆侠，你还是识时务的俊杰，假使你有杀身保密的理由，我可以为你求情，早了断，如若没有足以舍身的原因，你还是早早说出来

的好。”

孟行一怔，抬头向他望去，道：“你已知道我是孟忆侠么？几时知道的？”

宗旋道：“刚刚才发现的，你家不是擅长易容化装之术么？所以我恍然大悟，你竟然就是孟公子孟忆侠。”

严无畏道：“孟忆侠，汝母现下在什么地方？”

孟忆侠道：“恕我不能奉告。”

严无畏道：“如若你母亲前来，向我求情，你或者可以保住一条性命。”

宗旋听出话中有因，顿时记起严无畏说过，他与孟夫人乃是相识。但他怎样才能点醒孟忆侠呢？

孟忆侠惨笑一声，道：“在下生平别无他长，只会孝敬母亲，假如此地有险，在下宁可死一百次，也不会把她请来。”

宣碧君怒骂一声，起脚一踢，“膨”的一声，把孟忆侠肿骨踢断了。孟忆侠跌倒地上，痛得身子连连翻动，但他两臂已废，连伸手去摸摸这双断了的脚，也办不到。照这等情形下，孟忆侠自然只有死路一条。宗旋向严无畏说道：“他既然不肯说，干脆杀了他，免去他的活罪，师尊意下如何？”

严无畏讶然望他一眼，道：“你武功失去以后，突然变得面软心慈起来啦！”宗旋叹一口气，道：“假如他们孟家并非端木芙之人，则不论此一刺探本庄之举，是何等可恨，但在弟子来说，他终究救了弟子一次。”

他停顿了一下，又道：“再说，孟忆侠气质颇不平凡，令人生结纳之心，弟子实是深惜这等人才。”

严无畏晤了一声，忽然仰头寻思，过了一阵，才道：“孟忆侠，你还能说话么？”

孟忆侠咬牙忍住诸般疼痛，道：“能够。”

严无畏道：“你父亲是谁？”

——只又问孟忆侠道：“今日之事，与先父全然无涉。”

严无畏道：“阿旋说你识时务，果然不错，你难道至今还看不出老夫的为人，乃是言不轻发的么，我对你已经是最为优容，你可知道？”

孟忆侠道：“我仅有四肢，已废其三，还算得是优容的话，那真是千古奇闻了。”

严无畏第一次微现怒容，但旋即恢复常态，冷冷道：“带他出去，收押起来。”

宣碧君讶然向他注目，似是感到难以置信，及到被严无畏瞪了一眼，这才赶忙动手，把孟忆侠挟了出去。严无畏挥挥手，阳将徐刚大步走出房外，在附近巡视。

严无畏深思地坐了一阵，才轻轻叹息一声，道：“奇怪，我对此子生出不忍之心呢？”

宗旋道：“这自然是因为师父您识得他母亲之故了。”

严无畏道：“也许是吧！”

他向雷世雄道：“你一直没有做声，不知心中作何想法？”

雷世雄道：“这孟家母子假如不是端木芙之人，为何要潜入本庄，刺探秘密？”

严无畏道：“那孟夫人乃是有胆识，才智杰出之人，她葫芦中的药，不易猜中。”

他停歇一下，又道：“我屡屡给予孟忆侠的机会，但他却轻轻放过了。”

宗旋道：“难道孟夫人来此求情的话，师父当真会放过他么？”

严无畏道：“只怕很难拒绝她的要求。”

宗旋道：“好，那么弟子负责把孟夫人找来，但弟子实在不大相信您肯轻易的放过他们呢？”

严无畏摇摇头，这动作使人莫测高深。宗旋本想再向师父求情，以便马上替孟忆侠接续断折了两手一脚，假如现在就动手，则孟忆侠最多只损失一条右臂而已，但由于严无畏的表情太过莫测高深，宗旋在出口求情以前，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安全问题，因此，他终于没有做声，决定再看一看风头再说。严无畏旋即离开了，房中只剩下宗、雷两人，宗旋向雷世雄说道：“小弟本想向师父求情，先行医治孟忆侠的伤势，但又惮于师尊的天威莫测，以此不敢开口。”

雷世雄道：“愚兄亦看出了你的心意，但正如你所说，天威莫测，所以亦不敢开口，唉！我觉得这一回师父恐怕是处理不当，或者可以说是下手过于狠辣，他这样对付孟忆侠，岂不是迫得孟夫人非与咱们作对不可么？如是旁的敌人，咱们原也不放在心上，多个把仇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孟夫人既然与师父是旧相识，而师父又似是未能忘情，问题就大了。”

宗旋道：“小弟意欲使釜底抽薪之法，大哥认为办得通办不通？”

雷世雄道：“你所谓釜底抽薪，不外是在孟忆侠身上着手，此计当然可行，但必须注意的是切勿让他得以趁机逃走。”

宗旋道：“这一点小弟定必特加注意就是了。”

他不久之后，就已处身于地下一条甬道中，走到一扇铁门前，一名白衣劲装卫士迎上来，躬身施礼，甚是恭敬。要知当日在那佛寺内，严无畏的三个徒弟，由彭典开始，其后是雷世雄，再就是宗旋，都表现出极为义气和勇敢，视死如归，因此，独尊山庄上上下下之人，无不得悉，也无不对他们肃然起敬。

宗旋道：“那孟忆侠可是在此地牢中？”

那霜衣卫道：“不，是在隔壁的水牢内。”

宗旋摇摇头道：“带我去瞧瞧。”

对方立刻转身，带他到另一扇铁门前，宗旋作个手势，他这才取出一大串钥匙，打开了铁门。宗旋站在门口，向这间水牢望去，但见门内左角亮着一盏灯，虽不明亮，仍可把牢内情形看得很清楚。

入门便是石级，大约下去四级，就全是水了，孟忆侠被缚在一根粗大的本桩上，大半个身子浸在水中。宗旋看见有两只苍蝇在他面上停着，孟忆侠大概已经烦透了，所以已懒得摇动脑袋赶走苍蝇。他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又湿又冷，当然是极为难受的活罪。

宗旋道：“忆侠兄，你竟然懒得抬眼看看是谁来了？”

孟忆侠听到他的声音，这才略略抬头，露出苍白的面孔。这时不知他是负伤之后，虚弱得无法开口说话，抑是不想开口，他只默然注视着宗旋。宗旋回头道：“把这位孟兄移到隔壁。”

那霜衣卫迟疑了一下，这才应了一声：“是！”进去迅即将孟忆侠松了缚，并且把他抱起，走出水牢。

隔壁的一间虽然不是好地方，但至少地面是干燥的，又有床铺，宗旋吩咐手下取被褥茶水以及替换的衣服等物来。这霜衣卫招来两人，教他们去办齐各物，自己却陪侍在侧。

宗旋知道他是因为职责攸关，不敢走开，甚至目下这许多的命令，他亦本应不能遵从才对，他好奇地向那霜衣卫问道：“你不先去禀明老庄主，一切听我之命，这责任可不小，只不知你为何不肯抗命？”

那霜衣卫道：“属下对您敬仰无比，是以恭谨职候差遣。”

宗旋哦了一声，那人又道：“四庄主您胆勇盖世，忠义过人，属下等全都听说了，因此坚信您决不会做出有害老庄主之事，只不知属下这个想法对不对？”

孟忆侠睁大双眼，道：“宗兄居然能以忠义感动手下，真是出乎兄弟意料之外。”

宗旋苦笑一下，道：“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还多着呢，咱们慢慢再谈，”一忽儿，陆续有人送来东西，转眼之间，这间地牢改装得焕然一新，应用之物全部无缺，两个聪慧伶俐的仆从，替孟忆侠换过衣服，让他躺在厚柔的被褥中，甚是舒适，比起早先浸在冷水之中，直有霄壤之别。

一切舒齐妥当之后，宗旋命手下都退了出去，立即开门见山，向孟忆侠说道：“忆侠兄，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尽我的能力，让你舒服地呆在这里，生死难卜，纵然不死，但三肢残废，也等如已死。”

孟忆侠冷笑一声，道：“兄弟虽然只是一介凡夫，但还不十分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宗旋道，“这一点我也深知，我并非有一丝一毫威胁或欺骗你的用心，说到第二条路，那就是从速下手医治你的伤势，相信三肢之中，必有两肢可以恢复如常，但你若是选择这一条路，必须让我与令慈得通消息，我将设法说动她，使她到此地一行，亲见家师，以便把你带走。”

孟忆侠哼一声，道：“这条件未免大苛刻了，我母子两人皆落干你们手中，还能活着出去么？”

宗旋道：“当然有这等可能，方始向你提出，要知令慈与家师本是旧相识，只不过令慈不知道而已。”

孟忆侠哑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才道：“当真又是一件出乎我意料之事了，以令师的声名。家母如是旧识，焉有从未提及之理？照你说来，也颇有理，因为令师向来是神出鬼没，谁也不知他的行踪，假如他当初与家母认识之时，用的是化名，实在一点也不稀奇。”

宗旋道：“你可答应了么？”

孟忆侠道：“一定要我答应，你才肯动手医治我么？”

宗旋道：“这一点我也是为你想的，要知兄弟此来，并非家师授意，因此除非你肯答应，家师闻报之后，或者不会追究，如果你不答应，则虽然接续了断骨，他可能仍然下令析断，你岂不是徒增无限痛苦。”

孟忆侠不知信他好？抑或不信他好、迟疑了一阵，兀自难决。

宗旋道：“我还希望你现下恢复本来面目，你不可犹豫不决，因为你的伤势拖得越久，就越难有十足痊愈的希望。”

孟忆侠忽然下了决心，道：“好的，待兄弟把经过情形，修函奉母，她来与不来，那是她的事了。”

宗旋舒一口气，道，“好极了，请你写吧！”

猛然想起他已不能动手提笔，便又道：“我叫一个擅长文书之人，你口授大意即可了，但当务之急，还是命人替你医治伤势。”

不久之后，孟忆侠三处断骨都敷药包扎起来，据那跌打接骨的医师推测。

左手和右腿痊愈机会极大，但右手就靠不住了，宗旋心知这是断骨之时，这只有手受到分筋错骨的禁制，所以一断就无法复接。

说到投递这封书信的方法，也很有趣，原来孟忆侠有一只信鸽，像那些变魔术的人一般，藏在一枚小小的圆筒内，他早把这枚圆筒收藏在宗旋房间内，这时取出，把书信系好，又喂过清水和食物，这才纵它飞去。

两日之后，宗旋和雷世雄正陪着严无畏说话，这一日严无畏的心情似乎物别好，兴致勃勃，因此，宗旋乘机提出杨燕之事。

严无畏听了他与杨燕的一段恋情，沉吟了一下，才道：“本来为师不会反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不过此女既是飞环派门下，最近又在孟夫人家中居住，问题便发生了。”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飞环派向来有秘传内媚之术，不过这一派还算谨严洁身，所以武林中并无艳事绯闻，直到那孟夫人出道，方始为世所知，不过她赋性也不能说是天生淫荡，大概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吧！总之我看出她至深的心底，老是有一股悲郁之气，这是一件极为深刻难忘的创伤，因而她很放纵，藉以麻醉自己，为师清清楚楚的看出这一点以后，便与她分手，悄然离开，当然，话说回来，也许我娶了她，她以后便不会与旁人勾三搭四，但你们当能了解，假如有这种恐惧的话，不如让开的好，免得作茧自缚，对不对？”

雷、宗两人都连连点头，他们一向对严无畏的推理，甚表佩服的。严无畏仰天轻叹一声，又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极不满意于她曾以芳心暗许过旁人，换句话说，我得不到一个完整的她，这岂是我这种性格之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雷世雄道：“弟子虽然不至于如此，然而却颇能了解师父的心意。”

严无畏向宗旋望去，又道：“杨燕眼下已在孟夫人身边，她一定将本门内媚之术，传授与她，再加上她放纵大胆的观念，熏陶之下，影响之大，难以测料，你有武功之时，也还罢了，目下失去了武功，最好暂时休提婚嫁，免得祸生肘腋，转成大累。”

宗旋岂敢反对，方在寻思，忽然有人来报说，孟忆侠要见他。他匆匆而去见到孟忆侠，先动问他的伤处，得知情况尚好，这才询问他何事见召，孟忆侠说道：“信鸽已经回来，带得一信在此，家母已在数十里之内，假如你能安排的话，即可谒见令师了。”

宗旋看过来信，大意是说决定孤身前来，谒见严无畏以求情。他拿了此书，又匆匆回去谒见师父，说出始末。

严无畏道：“这釜底抽薪之计，虽然不甚妥当，但用心甚佳，所以为师不曾阻止你，现在怕只怕孟夫人把端木芙等人引来。”

宗旋道：“难道她不管儿子生死了？”

严无畏道：“天下之事，往往不可以常理推断。”

宗旋沉吟道：“眼下如果若被迫与敌方大决战，果然至为不利。”

严无畏道：“为师直至今日，方始有了把握，是以甚感愉快，那就是为师数年来的内伤，再有七日时间，必能彻底痊愈，因此，无论如何，也得拖过七日之限，那时不管敌方势力何等强大，为师也能击溃他们。”

雷、宗二人无不欢欣鼓舞，喜形于色，雷世雄道：“既然如此，何不等过了七日之限，方始接见那孟夫人呢？”

严无畏道：“她个人无法伤害于我，只怕她的行踪被端木芙蹑住而已。”

宗旋道：“关于孟夫人之事，弟子无可献策。至于端木芙这一帮人，只要师父伤势完全痊愈，则弟子倒是已熟筹一计，逐步实施，定可把他们通通诛除！”

他随即把计策说出来，连严无畏那么深沉多智之人，竟也大为动容，连连颌首赞许，雷世雄更不要说了，简直佩服得无以复加，猛夸宗旋是诸葛复生。

严无畏仰天大笑道：“老夫武功既能复元，再加上阿旋运筹帷幄，这锦绣江山，已稳入我囊中矣，阿旋，你去说与孟忆侠听，叫他请孟夫人来。”

宗旋卸命去了，此时一些高级部属陆续谒见，报告消息和领取机宜。在这些报告之中，大部份是关于端木芙、罗廷玉等人的行踪。在独尊山庄广大有力的触角之下，各地都有消息，但只有扬州一地的报告中，说是见到端木芙等人，人数甚多，却未侦悉他们的动向。

严无畏甚喜，笑道：“扬州距此有数百里之遥，可知孟夫人的行踪未有泄漏，目下就算让他们知道，也不是朝夕可至了。”

话虽如此，严无畏仍然不曾大意放松，当下指派了两人，率领得力部下，加强防务。

一个时辰之后，一辆马车迅快驶来，路上并无拦截查问之事发生。甚致抵达寺门之时，任何人也觉得此地不似是独尊山庄目前的总部所在。因为经过小心的观察，仍然看不出半点大批人马聚居此处的迹象。

马车停在寺门外，那车把式道：“夫人，此地便是无量古寺了。”

车内没有反应，车把式也就不再言语，瞪大双眼，四下顾盼。他的目光锐利如隼，一望而知必是身怀绝技之士。

过了一会儿，车帘一掀，出来一个明眸皓齿，媚丽照人的美妇，乍看甚是年青。假如她就是孟夫人的话，实在不易使人相信她已有一个像孟忆侠那么大的儿子。她态度从容，徐徐下车。

当她往寺门内走时，车把式喇地跃落她身边，道：“夫人，还是让小人随侍进去吧！”

孟夫人笑一笑，道：“已经讲好了要我单身入寺，你也不想少爷被害吧？”

那车把式叹口气，道：“依小人看来，今日的局面凶险无比，决计不是说话就可以解决的，况且小人留在此地，也是有死无生的。”

孟夫人道：“在人屋沿下，岂敢不低头，谁教阿侠被人家抓住了呢？不过你可以放心的是，假如我母子无恙，你也不会有事的。”

她又笑一下，艳丽非常。可是眼角的鱼尾纹，却显示出无情岁月的无比力量。只见她有如一朵彩云般，冉冉走入山门，穿过广场，拾级直入大殿。大殿内香气缭绕，和一般的寺院全无区别。她脚步一停，望住一个跪伏在佛前的僧人身影，但见此僧动也不动，但依稀传来喃喃诵经之声。孟夫人看了一阵，才走过去，用脚轻轻踹那僧人一下，使他抬头回顾，才吐出啾啾莺声，道：“敢问大和尚，入迷途中，何处才是方便法门？”

那僧人不觉呆了，孟夫人又道：“大和尚，你此刻心中所转的念头，一定不敢说出来，可是你决计无法瞒得过我佛。”

她话锋咄咄迫人，对方更是呆了。孟夫人摇摇头，道：“你没有渡迷津的宝筏，我还是找别人的好。”

她走了数步，那僧人才如从梦中惊醒，道：“女菩萨往哪儿去？”

孟夫人道：“我若是知道就好啦！”

憎人重重咳一声，道：“按理说贫僧乃是出家之人，不该饶舌，但既蒙女菩萨下问，又不得不说，我佛常言：回头是岸，这话教人深省。”

孟夫人道：“噫！你这和尚不算得是痴人，那么你可敢回答我，早先你心中转的何念？”

那僧人露出尴尬之色，道：“恕贫僧不多说了。”

孟夫人笑道：“何必怕着呢！你既然觉得我还看得过去，不妨多看几眼。若是动了凡心，那就回头是岸，蓄发还俗，你看如何？”

这孟夫人不但话中暗藏机锋，而且十分大胆露骨，迹近猥亵。那僧人面上一热，急急低下头去。

孟夫人摇摇头，道：“怪哉！我还以为你是假扮的僧人，谁知却是真货，由此看来，对方手段之高明，远在我意料之上。”

她一径转身行去，经过好些禅堂静舍，也看见不少僧众。而这些僧人，个个皆是真正的佛门弟子，全无作伪。

孟夫人讨道：“假如不是已列明了地点，我几乎怀疑是走错了地方呢！”她终于走到最后面的门户，从外表看来，此寺到此已经到了底，出得此门，使离此寺了。孟夫人迅即推开那道木门，放眼望去，但见一排参天古树的那一边，又有连绵屋宇。不过一眼望去，便知道那是佛教中人建造的。门边突然闪存弱亡，没得话说。”

孟夫人道：“假如严老庄主真是像我想象中的枭雄人物的话，他一定会尽力解决难题，而不单单凭恃武力，欺负一个孤身闯关应约之人。”

詹先生道：“好啦！我这就去报告，但你万勿到处乱走，以致发生误会，迫得敝庄非动手不可。”

孟夫人望着詹先生的背影，唇角微微显出一丝冷笑，随即在树下慢慢的走，意态甚为闲适话如。詹夫人冷眼打量，但见她虽是中年之人，但风华凝艳，玉姿嫣丽，心中突然一惊，付道：“听说她风流成性，喜欢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以她这等风姿才貌，恰是老庄主这等年纪最看得上的，今日若容此妇谒见老庄主，后果如何，如波橘云诡，殊难逆料了。”

她不禁动了杀机，暗暗筹思阴谋恶计，速速将孟夫人处死。

詹先生大步行去之时，也在心中转念道，“这个美妇不知有何手段，竟能测听得出本庄的通讯秘法。看来连老庄主亦不能猜出无疑，而以他的身份，其势又不便暗中去问宗少庄主，这便如何是好？”

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解决的答案，只是一时还不肯就此使用，希望另有别的妙计可行。他的答案是：由他暗下去问宗旋，然后等老庄主猜测不出之时，他即可从旁暗示。

这样做法，他认为那只是他本人的信用不够而已，与严无畏并无所损，亦能解决一个大问题。要知他虽是黑道中地位极高的人物，平生也少有背信违诺之事。但他们究竟不是端方正直之士，许多看法，与真正的君子大不相同。尤其是但求成功，不择手段这一点，乃是他们容易得志的重要原因。

他跨入院门之时，仍然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因此他决意先去找宗旋问一问。他当然晓得到何处去找宗旋，当下穿过一间殿堂，改向左走。

右边的廊门口出现一人，高声道：“詹教主，你走错路了，主上正在后面轩中，等候教主回话。”

詹先生不敢不停步，因为说话之人，竟是阴将宣碧君。她和阳将徐刚乃

是严无畏的近身侍卫，也等如他的座下高弟，名义上虽然比不上雷、宗等人，但能进言的力量却一样的。

他乃是老成持重之人，决计不肯得罪这种亲信，当下点头道：“敝座也知道老庄主正在等候，但目下有一点小事，须得邀同宗少庄主商议……”出两个人，一男一女，皆过中年，气派风度，都不同凡俗。

孟夫人道，“贤伉俪必是天下知名的詹教主及夫人了。妾身居然劳动了你们大驾，实在极感殊荣。”

詹氏夫妇上来与她见过礼，詹夫人道：“孟夫人如果不见怪的话，我倒想讲句闲话，那就是我们也是不意碰上的，接你之人，还未过来亦未可料。”

孟夫人道，“诚然有此可能，不过我知道你们一定是奉命先与我谈谈的。”

詹先生道，“夫人此言有何根据？”

孟夫人道：“听说严老庄主一则自视甚高，多半认为我一介女流，不足重视。二则我一路行来，已知道贵庄一直不间断地传递消息，你们身为独尊山庄的高手名家，地位甚高，焉有不知消息之理？”

詹先生道：“孟夫人越说，兄弟疑惑越多。”

孟夫人道：“这话一定是指后一项了，贵庄遍传消息之法，虽然天下无双，但我却不难察觉，照我猜想，大概是每隔若干丈，便埋植一根特制的木柱，传递消息之时，但须以指轻弹木柱，下一站之人，伏地即可听见。只不知我猜得对也不对？”

詹氏夫妇都诧异注目，詹夫人道，“这样说来，敝主上可能把你看轻了。”

詹先生道：“单凭孟夫人指出敝庄传递消息之法一事，敝主上就非得相见不可了。”

他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让孟夫人先行，一面说道：“孟夫人如何能听得见那暗号呢？”

孟夫人走到一株古树之下，忽然停步，说道：“有烦两位去向严老庄主先容一句，请告诉他说，假如他无法测破我的绝技，那就快点放了犬子，好让我们母子离去。”

詹夫人双眉一皱，道：“孟夫人霎时间便想反客为主，未免太过份了吧？”

孟夫人道：“贤伉俪如果担待得起，转传此语，相信严老庄主必会有所裁夺。”

詹先生道：“这话甚是，那有劳你在此稍等一会儿了。”

孟夫人道：“还有一点，那就是一不许向犬子迫供。二不准询问宗旋。”

詹先生慎重地道：“这番后定必代为转奉敝主上。”

詹夫人道：“此是节外生枝之举，依我之见，干脆就请孟夫人指点几手，强宣碧君道：“你别去了，老庄主急得要命，我从来没有过他老人家这般沉不住气的，我正是奉命请四庄主来的，现在你快点去，不然的话，主上必定会见怪的。”

她这么一说，詹先生也只好打消了暗中去替他解决的计划，迅即改道去进谒严无畏。当他踏入那座轩堂之中时，果然见到严无畏正大踱方步。雷世雄亦已在座，面上微有讶色。

詹先生忙忙上前行礼，一面说道：“属下已见到那孟夫人了。”

严无畏炯炯迫视着他，道：“她以什么手法过了你这一关？”

声音中透出了迫切之意。詹先生一怔，心想：“他何以认定孟夫人过了我这一关？”

但这个疑问，他只藏在心中，不敢动问。

他随即把经过说了，当然亦不敢不把孟夫人讲过不许向孟忆侠迫供和询问宗旋之言说出来。当他说完之后，目光转到雷世雄面上，但见这位大庄主，面上透出了淡淡的忧色。

因此他立刻知道，连雷世雄也认为严无畏没有法子测得破对方的手段，这使他更为担心，想道：“老庄主这回遭到挫折，免不了要纵释孟家母子，将来便是一个折损本庄声威的大话柄了。”

方想之时，宗旋已随同阴将宣碧君进来。他一进来便道：“师父，弟子意欲先去瞧瞧，便知来人是否真的孟夫人亲自驾到？”

严无畏摇摇头，道：“不必了，一定是她本人无疑，否则焉能轻易就通过了詹先生这一关呢？”

他游目望了众人一眼，神态忽然变得十分安详，与刚才浮躁判若两人。雷世雄忍不住道，“师父可测得透她的手段么？”

严无畏微微一笑，道：“当然啦！这等区区小事，岂能难倒为师。”

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宗旋询问之下，方知是怎么回事。当下道：“以弟子愚见，这孟夫人故意摆下了后面的两句话，分明是别有用心，她可以硬栽说不是师父测破，而是询问过我。”

詹先生道：“她敢这样做么？”

雷世雄道：“她见到师父之面，方始硬栽，咱们也奈不得她何。”

詹先生想想也是，以严无畏的身份，难道还能请人来评理不成？因此，大家都重又担心起来。严无畏道：“这一点你们也不必过虑了，包管她见了我，便没得话说了，现在还是由你……”

他目光望住詹先生，道：“你去见她可告诉她说，这只不过是她使用一种特制的物事，可以探测出声波而已。”

他停歇厂一下，突然微微失色，向宣碧君道：“速速赶去保护那孟夫人。”

他声调如此急促，众人都大力吃惊，以为是有外敌侵入。宣碧君反应极快，严无畏的话刚歇，她已出了轩外。

雷世雄道：“可是有外敌么？”

严无畏道：“不是外敌，而是詹夫人。”

他瞪了詹先生一眼，又道，“你竟猜想不到这种危险么？”

詹先生惶恐道：“属下当真想不到有这等可能。”

严无畏向众人道：“詹夫人深恐那孟夫人的手段主过高妙，可能会难住我。同时，又见她长得漂亮，名声不大好，乃有杀她以绝后患之心，她但须找个藉口，先斩后奏，谅我也无可如何。”

他摇摇头，表示有点不满之意，又道：“自古以来，许多大事都被妇人所误，情况与此正同。”

詹先生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了解严无畏不会很见怪的，自然如果詹夫人已经杀死了孟夫人，那又另当别论。所以他一直等到有人来报说，宣碧君已偕同孟夫人前来之时，方始当真放心。

严无畏指示道：“你出去迎接，顺便把我的答案告诉她，当然她大概会表示不满，你可以告诉她说，当她见到我时，马上就得到最满意的解释，假如她还认为不满意的话，我答应她可以带了儿子立刻离开，保她安全无恙。”

詹先生虽然应了，脚步却不移动。宗旋道，“师父，那孟夫人终是一个女流，即使她心中认为您的解释，满意万分，但她硬是说不满意，您岂不是

作茧自缚？”

严无畏道：“你们放心，为师自有十分把握。”

詹先生无奈出去，在那殿堂中等待，转眼三个女人进来，正是孟夫人和宣碧君以及他的妻子。

孟夫人一见到他，便笑道：“如何了？可有答案没有？”

詹先生道：“当然有啦！”孟夫人嘲讽地笑一声，道：“不错，纵然严无畏测不透我的手段，也是一个答案。”

她望了詹夫人一眼，又道：“詹教主以后须得劝劝尊夫人才行，她脾气不大好，凡乎与我动手呢！”

詹先生心知严无畏果然没有料错，大是惊服。

口中说道：“敝主上一听孟夫人所使的手段，立时说破你是借测音之器，并非你的奇怪功夫，他又言道……”

他举手阻止对方插口，继续道：“他相信你下会满意，所以打算当面解释。”

孟夫人道：“我自然要听他当面的解释，但只怕到时仍然不易使我满意，因为你们或者也知道一点，那就是我此一手段，宗旋早已晓得了。”

詹先生淡淡一笑，道：“敝主上亦吩咐过了，他说假如到时孟夫人还是不满意他的解释的话，他答应你可立刻携了令郎，安全离开。”

孟夫人一笑，道：“这话真不易使人置信。”

詹先生道，“敝主上的地位非同小可，向来一言九鼎。”

孟夫人道：“如果我内心虽然满意，但口中还是表示不满，他能践守约言么？”

宣碧君道：“岂有此理，你满意就是满意，不满就是不满，焉能作伪？”

孟夫人道：“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万一我仍然作伪，严无畏便又如何呢？放我呢？抑或不放？”

詹先生高声道：“敝主上有鬼神莫测的神通。他既然答应得你，便不虞你敢使诈。你即管作违心之论，但事实上只怕不容你如此。”

孟夫人道：“你们不敢正面答复我的问题么？”

詹先生被迫无奈，只好道：“如果你说出不满的话，敝主上自然要守信放人。”

孟夫人非常满意地点点头，道：“这就对了，谅他身为天下当今无敌高手，说的话岂能不算数？”

她转眼向詹夫人望去，冷冷道：“你可知道，虽然你曾有对我不利之心，再加上你丈夫几次意图规避，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才使我更加深信严无畏必能守信，因为你们跟随他多年，自然晓得他的为人。既然你们认为他必会守信，所以想在事前阻止，则我又有何不可信他？”

她的分析，连宣碧君也非常佩服。她道：“孟夫人果然是女中英杰，无怪敝主上如此看重，把你诸来了，现在请进去谒见敝主上。”

这一小簇人不多时已踏入那座轩堂，只见上面的一排座位中，只有雷世雄和宗旋两人，当中的上座，本应是严无畏的位子，却空无一人。宗旋起身走过来，抱拳行礼，道：“晚生是刚刚方始得悉夫人驾到，是以未及趋迎，还望夫人宥恕。”

孟夫人熟视他顷刻，才道：“奇怪，这话乃是出自真心。但我不明白了，以你的地位，自应事无矩细，皆所早知才是。”

宗旋道：“目下晚生奉命苦修，不理俗务，因此很多事情都不过问。况且……”

他停歇了一下，脸上泛起苦笑，接着道：“况且关于夫人之事晚生尚须避嫌，因此事前未有所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孟夫人点点头，道：“好吧，我相信你就是了。”

这时宗旋替她引见雷世雄，孟夫人的勾魂秋水，在他面上转了几转，竟不觉露出羡慕之色，说道：“啧啧！真是好一表人材，单单是形貌气度，就具足了继承独尊山庄资格了。”

雷世雄谦逊几句，便请她在客位落座，并且道：“家师适因急事，出去处理，马上就可以回来见面了。”

孟夫人流盼四下，她虽然是无意四望，但一频一笑，皆足以使男人动心，真是有烟视媚行的魔力。

她徐徐道：“奇怪，令师让你们在这儿等我，所有手下都遣出去，不知是什么意思？”

雷世雄道：“孟夫人无须妄加测想，家师此举不一定含有深意。”

宗旋道：“既然请得夫人前来，家师自然是已有了成算在胸。或者有些事情，不想太多的人知道而已。”

孟夫人道：“你可是说对了，他正是有些事情不欲人知，但无论如何，我仍然对他很佩服，假如他的才智真是那般高明的话。”

雷、宗二人自然晓得她这话是指什么而言，宗旋道：“晚生可以起誓，证明家师并没有问过我，也不曾追问过令郎。”

雷世雄接口道：“家师的才智武功，古今中外，皆无有可以匹敌之人，说到他能猜中孟夫人乃是藉别物之力，探测到敝庄的秘密通讯一事，在你来说，也许感到不可思议，但在我们看来却是不足为奇。”

孟夫人道：“那么他因何不敢见我？莫非是怕我说出一句不满意，以致他必须面临守信与否的抉择关头，因而畏缩么？”

雷、宗二人，都感到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事实上他们亦深恐有这等情形发生，是以不免疑惑师父的躲开，乃是用的一种奇奥手段以应付她。突然一个声音传入来，甚是响亮，道，“我就是严无畏了，孟夫人虽然看不见我，但我却看见和听见了一切。”

孟夫人四顾一眼，道：“严老庄主威名盖天下，谅必说过的话，一定作数，是也不是？”

严无畏道：“是的，孟夫人有何见教？”

他的声间从屋外传入来，虽然清楚响亮，却不似是高声大叫。

孟夫人道：“换句话说，我只要说一句不满意，你就非得下令放人不可了？对也不对？”

严无畏道：“当然啦！但可惜的是你绝无机会可以当我之面，说出这句不满意的话来。”

这当然也是一个歪理，不是说不通，而是有点勉强。雷、宗二人心中泛起了异样之感，但觉师父似是黔驴技穷，才会用这等无赖手法。

孟夫人连连晒笑，道：“这样说来，严老庄主你是打算不与我见面的了？”

严无畏道：“暂时是如此，等到确实没有敌人跟来，我自然会见你。”

孟夫人嘿嘿一笑，向宗旋道：“听见了没有？令师之计，也不过如此而已。”

宗旋唯有设法强辩，说道：“表面上夫人似乎可以议评，但事实上还须待时间证明。”

严无畏的声音又传了入来，道：“老夫有要事待理，孟夫人可在此轩右边的房间暂时歇息，最迟后日，一切问题便可以当面解决了。”

事至如此，孟夫人也没奈何，只好到房间看看，但见陈设华美，应有尽有。莫说暂住，即使是长住，也是十分舒适方便。一个清秀慧黠的丫环，拨给她使唤。

当雷、宗二人辞出时，孟夫人很郑重的托他们转告严无畏，希望至迟在日落以前，能够澈底解决，如若不然，一切后果，由独尊山庄负责，但雷、宗两人始终没有见到严无畏，对于这件事，他们完全不知道师父葫芦中卖什么药。孟夫人独自对着那个丫环，纵然有媚艳容颜，狐媚手段，亦无所施其技。她有意无意中查看房外各处的情形，发现全无设防，假如她要走的话，随时可以远走高飞。当然她不会这样做，否则她干脆不必来了。然而这一点却使她十分佩服严无畏的高明，因为换了任何人，即使目下是她自动前来，但为防生变，必定派人在四处布哨，严密防过才对。她内心之中，焦急万分。眼看着时间不停的消逝，天上的太阳，也渐渐移到西边，一直下沉，快要接近天边的山麓了。

那丫环在外面听候使唤，她独自坐在房中，正焦急万分之时，突然窗外出现了一个人。

她一看之下，登时诧异惊讶得目瞪口呆，像木头人一般，动也不会动了。但见来了长得甚是韶秀，双眉细长，虽然已有五旬左右的年纪，但那刮的光光滑滑的脸，依然有一种特别的青春活力。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对炯炯有光的双眼，以及闭得很紧，显示出他有过人意志力的嘴唇。总而言之，此人虽然丰度翩翩，但却具有慑人的威严气度，使人绝对不敢拿他当作寻常之人看待。

孟夫人呆了一阵，跳了起身，冲到他面前。但相距尚有两步，却倏然停止，面上泛起疑色，道：“怎会在这儿出现？”

那人微微一笑，道：“你可还记得我姓甚名谁么？”

孟夫人美眸中涌起了怒色，面容一板，冷冷道：“你这话态好笑了，难道你今日现身相见，问的就是这一句话不成？若是如此……”

她住口没说，对方却紧迫上来，道：“若是如此，便待如何？”

孟夫人恨恨的哼一声，道：“我绝不跺脚走开，告诉你，我将取你性命。”

那人面上表情全无变化，道：“好吧，但你亦无须急急动手，是也不是？你先回答我，我姓甚名谁？”

他还是盯着这一个问题，可见得他思之已久，绝不轻易放弃。

孟夫人冷冷道：“好，我说也行，但你先告诉我，我姓甚名谁？”

那人道：“你姓姚，名小丹，江阴人氏，我可没有记错吧？”

孟夫人哼一声，道：“姓名记得很清楚，但可惜你却记不得我这个人。”

那人道：“那也不见得，有时候一些事情，很难解释得清楚。”

孟夫人道：“利口狡辩，又有什么用处？”

她停歇一下，又道：“你姓呼延，名回，我也没有记错吧？”

呼延回淡淡道：“没错，一点也没错。你总是不会错的，这是我最深的印象。”

姚小丹掠鬓一笑，道：“又是老话题来了，我们争论得还不够多么？好

了，我等一会儿要杀你是一件事，但现在让我问问你，这二十多年来，你到何处去了。”

呼延回道：“我把自己投身于某一种事业中，目下颇有成就，这一点你一定设想到的。”

姚小丹道：“哦？真没想到，我还以你这位‘隐侠’，真的已经归隐不出了。”

呼延回苦笑一下，道：“我几时变成隐侠的？”

姚小丹道：“以前我们在一起时，你做过几件锄强扶弱，济世救危之事。但你几乎连我也不让知道，所以我认为你是‘隐侠’。你或者想不到我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吧？因为你一向当作我任性不懂事的人。”

呼延回道：“我不否认你的说法，以前我确实当你全无真正思想和主张的。”

他摆摆手，道：“目下不是谈论这些旧事之时，你此来有何要求？我可以帮帮你忙。因为严无畏与我私交极深，许多事我可以为他做点主。”

姚小丹憬然而悟，道：“怪不得他一下子就猜出我用的测音器，原来这秘密是你泄露的，这样说来，我飞环秘传易容化妆之术，他也懂得了？”

呼延回道：“当然啦！要是他没有许多奇才异能之士，为他出力，他焉能创下了今日的局面？”

姚小丹道：“他是黑道中第一巨孽，古往今来，很少人比得上他。但换句话说，他作的恶孽，也正如他的势力声名一样，难以计算，照我看来，他一定会得到极可怕的报应……”

呼延回面色微变，怫然道：“自古道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严无畏独霸天下，比王侯还要威风，还有势力，也不过是等如窃国之流而已，有何恶孽可言？”

他停歇一下，又道：“话说回来，所谓恶孽，其实亦不过是妇人之见而已，假如一个强者，被许多无用的废物渣滓，阻挡了道路，他是默尔而息，自甘埋没呢？抑或是利用他天赋的力量智慧，把障碍扫除？”

姚小丹道：“这就是你认为不是恶孽的道理了？”

呼延回点点头，道：“不错，这只是原则，精微之处，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的。”

姚小丹道：“所以你就大力帮助严无畏，抢夺天下，排除异己之时，不惜展开大屠杀的行动，是也不是？”

呼延回缓缓走到窗边，面向窗外，望着外面院落中的盆栽和一排花畦。他似是不胜感慨，叹息了一声。

姚小丹走到他身边，目光紧紧凝视着他的侧面，又道：“是不是？所以你们攻破翠华城之时，大加屠戮，单单是那一役，就有数百人命，丧在你们手中，这不是作孽，只是排除障碍，这是你的理论么？”

呼延回动也不动，徐徐道：“举世之间，只有你能知道我为何对翠华城如此痛恨。”

姚小丹身子一震，愕然道：“我？你……你敢是以为我和罗希羽……”她不必再说下去，因为呼延回已经点头表示。房中静默了片刻，姚小丹道：“如果是为了我，你未免大过份了，纵然你只是处于帮助的地位，但这恶孽，你还是得负担一半的。”

呼延回道：“即使我得完全负担，我也不在乎。翠华城不但是我私心最

恨之人，也是阻碍独尊山庄的最大阻力，因此，你看，翠华城一灭，天下就无可抗手之人了。”

姚小丹连连叹气，道：“唉！真想不到，罗希羽如果知道他的败亡，与我有关。心中不知作何想法？”

呼延回冷冷道：“你也不必太为他着想了，因为他根本不把你放在心上。姚小丹讶道：“何以见得呢？”

呼延回道：“因为我在翠华城严密搜查过，竟找不到任何有关系的物件，连你所寄给他的书画等物，无一存在。可见得他早已随手抛弃……”

第三十五章 大义何在问亲娘

姚小丹道：“假如你早点对我说，我就会坦白告诉你，那只是一个很荒唐可笑的少女之梦。不错，我初长成之时，曾经对他异常倾倒崇拜，但他怎会把我一个女孩子放在心上呢？”

呼延回突然转回头，锐利地望着她，道：“怎么？你从未与他在一起过？我一直还以为你的初夜，是献给了罗希羽呢。”

姚小丹道：“胡说！虽说我其后也颇自负不凡，未必就配不上罗希羽，但事实是事实，当初我还只是一个黄毛丫头，而他早已是翠华城主，也早就有了妻子，怎会与我发生暧昧关系？”

呼延回道：“若然这话属实，则我虽然错怪你多年，也做了不少错事。但终究还是非常值得欣慰高兴之事。”

他缓缓伸手，握住她的柔荑，又道：“我至今还是独身未娶，你可知道？”

姚小丹整个人投身在他怀中，和他热烈地拥抱依偎。过了一阵，她似是从沉醉中醒来，把他推开。呼延回发现她美眸中满含泪水，当下长叹一声，道：“别人不知道你的下落和情形，但我却知道得很清楚，只没想到我们还会会面而已，你可是想起了和我分手之后的事情么？”

姚小丹点点头，道：“我识得的男人可真不少，但如你这般善测我心的，却一个也没有，唉！想想看，人生真是乏味得很……”

呼延回道：“我认为现在还不算太迟，你怎么说？”

姚小丹一怔，道：“你这话可是出自真心？”

呼延回道：“当然是真心话，你是才智过人的女人，应该看得出我并没有需要利用借重你之处，因此，这话决不是基于利害关系而说的。”

姚小丹露出惊喜交集之色，再投入他怀中，然而，这只是顷刻间之事而已，她马上就推开了他。

呼延回道：“怎么啦？”

姚小丹缓缓道：“我想已经太迟了，有些事情很奇怪，我一方面恨你。但另一方面，我又深知自己目下已配不上你了。”

呼延回微微一笑，道：“没有的事，只要两情相悦，哪里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

她深深叹息一声，声音有点干涩，呼延回为她斟了一盅香茗，自己也拿了一盅，悠闲地啜喝着。

姚小丹喝了几口，润润嗓子，同时也生像是藉此振起勇气，略略提高声音，说道：“有一件事，我非告诉你不可了。”

呼延回双眉暗暗皱了一下，口中却发出但然的笑声，道：“莫非你要告诉我说，你生为孟家之人，死为孟家之鬼么？”

姚小丹道：“那倒不是，我要告诉你之事，比这一点重要得太多了。”

呼延回惊奇地望着她，道：“那么你说吧，我已经在此洗耳恭听了。”

姚小丹睁大双眼，直视着他，道：“假如你不是对我很好，还要收留我，打算恢复昔日的感情的话，这个秘密，我永远不会让你知道的，”呼延回道：“哦！照你的口气，这个秘密对我竟是一件好事了？”

姚小丹道：“当然啦！”

呼延回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似是渴欲得知好消息。不过若有别人在此冷眼旁观，必定可以瞧得出呼延回的眉宇间，暗暗透出了忧色。他道：“那

么你就快点说吧！”

姚小丹道：“你见过我的儿子没有？”

呼延回道：“见过了，怎么样？”

姚小丹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呼延回道：“他叫孟忆侠，对不对？”

姚小丹道：“对！但你可曾想到他为何名叫忆侠？这是我取的名字。”

呼延回面色一变，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姚小丹美眸中透出了柔情，道：“我心中把你叫做‘隐侠’，因此，他便叫做忆侠了。”

呼延回深深吸一口气，道：“这只是你怀念我的意思而已，难道还有别的含意在吗？”

姚小丹笑道：“当然有啦，他应该姓呼延才对，”

呼延回楞住了，因为他胸中已浮现那个已经残废了的青年。姚小丹眉头轻蹙，道：“原来你并不感到欢喜，假使你有怀疑，可以滴血相认啊！”呼延回忙道：“不！我既不是不喜欢，也没有一点不相信的意思。”

他勉强挤出笑容，但脑海中仍然是那个残废青年的影子，无法驱散。姚小丹道：“那么你为何面色不大好看呢？”

呼延回咬一咬牙，似是下了决心，才道：“让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姚小丹娇躯一震，道：“莫非我们的儿子已经遇害了？是不是他发出信鸽之后，你们即下毒手？”

呼延回道：“他没有被任何人杀死，宗旋非常庇护他，谁也动不得他。”

姚小丹放心地透一口大气，道：“要知我这一辈子，只肯为你养一个儿子，假如他遭遇不测，我活着也没有一点意思了。”

呼延回道：“我的秘密，你还想不想知道？”

姚小丹道：“当然想啦，快告诉我，”

呼延回道：“忆侠的姓氏，不是呼延。”

她大大一楞，道：“什么，那时候与我在一起的，不是你本人么？”

呼延回也一怔，道：“这话怎说？”

姚小丹道：“难道白天是你陪我，晚上上床，你换了别人不成？”

呼延回大摇其头，道：“不是这样，我意思是说，我原本不是姓呼延姚小丹道：“你真厉害，那时候我们在一起，日子也不算短了，而你居然能一直瞒着我。”

她突然惊觉，忙又道：“你究竟姓什么？”

呼延回道：“我姓严。”

姚小丹美眸睁得极大，道：“那么你就是严无畏？”

呼延回点点头，道：“是的！我就是无恶不作，心黑手毒的严无畏，天下之人，听到我的名字，无不慑伏颤栗。”

他说这话时，非但不是自夸自傲，反而似是感慨无穷，又含有自嘲的意味。

姚小丹骇然道：“你怎么啦！就算你是严无畏，也用不着这么沮丧啊！”

她当然感受得到对方这种口气，乃是意味着有某种问题发生。她不但急于知道，并且内心中，已发现了矛盾，一个非常巨大尖锐的矛盾，足以把她压得粉身碎骨。因此，她的心直往下沉，自己觉得有如站在万丈悬崖的边缘，现在只要一点点的力量，就能使她失足坠下，变为芥粉。

严无畏缓经道：“小丹，说将出来，你一定非常的恨我。但请你相信，我自己受到的惩罚，已经超过任何外力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咱们的孩子，由于我手段一向狠毒，他已经遭遇到残废之惨，假如调治不及，可能四肢全废……”

姚小丹尖叫一声，面色煞白，嚷道：“天呀！你的狠辣的手段，你明知是我的儿子。”

严无畏点点头；道：“我虽然知道，但我受不了他的姓氏，我几乎亲手把他杀死！”

姚小丹感到一阵昏眩，身躯摇了几下，终于支持不住，晕了过去。放着严无畏这等绝代高手在场，姚小丹怎样也不会摔在地上。她倒在他怀中，严无畏深深叹息一声，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然后，自己点燃灯烛，因为这刻天色业已昏暗下来。

他回忆起前情，又想到将来，无限痛苦，涌上了心头，他这一辈子早已决定不娶妻，也不生儿子。这是他之所以胆敢杀人无忌，积恶如山之故。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他忽然有了儿子，而这个唯一的儿子，竟是被他自己弄成残废，这是不是“恶有恶报”呢？

外面一片静寂，因为他已下了严令，除非他招唤，任何人也不准进来打扰。而他的严令，那是任何人都不敢违犯的。

严无畏坐在床沿边，静静的望着这个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美妇，心中的滋味，真是难以言宣，他虽是从来不要有儿女之累，可是，目下他晓得有了儿子，顿时生出一种强烈的骨肉之情，也连带的对儿子的母亲，增加了另一种感情来。

姚小丹虽然在昏迷中，但双眉兀自深锁，一望而知，她心中忧深愁重，无法排除。因此，他伸手一点，把她送入了真正的睡乡中。然后，迅速的拿出一些用具，其中包括胡发等，迅速化妆、转眼之间，已恢复了原来的严无畏的容貌。他这副状貌，并非伪装，只不过眼下把胡须刮光，又将眉毛修过，头发也变了样子，所以瞧起来，有如变换了一个人似的。其实他给姚小丹所看的面貌，乃是他年纪较轻时的打扮。其后因年纪地位及心情上的变化，才改变成如今的模样而已。他举步出去，院外廊下的黑暗中，闪出一个宫装美女，迎将上来。严无畏道：“碧君！你到房间守护着孟夫人，假如她有醒转迹象，立时飞报与我。”

宣碧君应了，迅即进去，严无畏穿过一些屋宇院落，处处守卫森严，不过皆是在黑暗中匿藏着，外人行过，绝难发觉。

来到一处，但见房门外有一个霜衣卫守着。见了严无畏，连忙躬身行礼。他道：“那孩子如何了？”

那霜衣卫道：“他没有什么，只是嘴里有时不干不净的骂街。”

严无畏点点头，挥手道：“你到那边守着，不许任何人通过，也不许任何人有偷听的机会。”

这话无疑也暗示对方不可窃听，这霜衣卫向来视严无畏如天人，岂敢有违，迅即依他指示，奔到那边的位置上。严无畏这才掀帘入室，先把灯光挑亮了，只见孟忆侠躺在床上，双目灼灼的，正望住他的举动。

严无畏也留神打量他，发现对方的眉目神情，与自己果然很相肖。这是因为他已恢复了原面目。当日他应讯之时，还是仆人的伪装。假如他早点恢复本来面目，也许他会动了疑心而不施予毒手。

严无畏先行开口，道：“孩子！你的伤势如何了？”

孟忆侠冷冷道：“还好！死不了就是。”

严无畏道：“据我所知，你至少有两肢不能复原，但这还是乐观的说法，假如调医不当，只怕四肢皆将残废。”

孟忆侠道：“那也算不了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倒不大放在心上。”

严无畏眼中流露出奇怪的神色，细细打量这个从未相聚过的儿子，心中一时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把这个关系告诉他？

孟忆侠道：“你为何老是瞪着我？”

严无畏道，“你使我记起了我的年轻时候，”

孟忆侠道：“奇怪？你不是没有徒弟，手下也不是完全系年老之人，为何是我才勾挑起你的回忆？”

严无畏道：“聪明得很，孩子，这里面当然有文章，只不知我放了你之后，你还记不记恨我？”

孟忆侠想了一想，道：“我个人的仇恨，似乎微不足道，但你作恶无数，积孽如山，只怕世人无法饶恕得你、这是我的老实话，而你不论有多大的势力，多响亮的声名，但那只是使人畏服而已，并不能令人敬慕尊仰。”

严无畏神色一变，冷冷道：“那么你一定可以举个例子，说出哪一个人能受世人尊仰了？”

他看见这个清秀少年的眼中，闪耀着倔强的光芒，这使得他又气恼、又欢喜。气恼的是他居然不怕自己的威势，而且他的话也很伤的他自尊心。欢喜的是这个少年不愧是自己的孩子，居然不畏死亡，极有骨气，这叫做“虎父无犬子”。

他摆摆手，阻止孟忆侠开口。自己接下去道：“我知道你要说哪一个，是不是罗希羽？”

孟忆侠点点头，昂然道：“不错！正是翠华城主罗大侠……”

他的神情和口气中，已泄露出他内心的崇拜。这使严无畏好像心口被人重重击了一拳似的，有点透不过气来。

孟忆侠道：“我说的是老实话，大概你会愤怒得杀了我，假如你这样做，我并不觉得奇怪。反而你没有任何举动的话，我才觉得不可思议。”

严无畏道：“你一点也不怕死么？”

孟忆侠道：“不是不怕，但你深知怕也没有用，对不对？况且，以你的声名和地位，总不能含含糊糊的杀死我吧？”

严无畏不觉讶然，道：“何之谓含含糊糊杀了你？难道我还要公告你的罪状，方能下手不成？这倒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的荒谬道理……”他迟迟不敢道破与孟忆侠的关系，便是因为自己心狠手辣，误伤了亲生儿子，使他终身残废。假如他不知这一层关系，也许心里还好过些。如果说穿了，而他不能原谅的话，这仇恨和痛苦，严无畏他也体会得出来。

孟忆侠高声道：“公告倒不必，但我深信你若是被我触怒而起杀心，你起码也得向我证明一件事才行。”

严无畏奇道：“什么事？”

孟忆侠道：“你得说出罗城主哪一点不值得天下英雄豪杰仰慕之处，对也不对？”

严无畏道：“这个想法幼稚得很。”

孟忆侠双目一睁，又射出倔强的光芒来，虽然可使严无畏气恼得生出杀

机，但以父子的立场来看，却又极是可爱，值得快慰。

那少年道：“你一定是说不出来。”

严无畏缓缓道：“你既然迫我非说不可，那么我就告诉你，罗希羽诚然没有做过为非作歹之事。但他也算不了什么人豪英杰。他只不过藉父亲之余荫，当上翠华城主，由于家世关系，得到天下敬仰而已。”

孟忆侠摇头道：“你这话不够公正。”

严无畏道：“试问他有何值得大书特书之事没有？哼！他甚至疏忽得不大管翠华成之事，以致百年基业，毁于一旦，我告诉你，他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肯为他卖命的朋友来。当然他的部属又另作别论。”

孟忆侠瞠目不言，严无畏又道：“假如你真的想知道，谁是值得仰慕尊崇的一代人杰？那么我告诉你，不是罗希羽，而是他的父亲罗年。”

他停歇一下，又道：“罗年在世之时，的确无人可以与他抗衡。因为武林各家派的领袖，都是他的挚友，可以为他牺牲生命。像他如此具有无比的潜势力之人，纵然有人能暗算得他，亦是有所不敢。”

孟忆侠吁一口气，道：“罗老城主当真这么高明？”

严无畏道：“我说的是真话，至于我下毒手毁去翠华城之故，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那完全是为了你母亲的缘故。”

孟忆侠果然为之楞住，张大了嘴巴，他当真做梦也想不到严无畏会把他母亲扯上了，而他却从未听母亲提起过“严无畏”这个名字。严无畏认为目下是说出双方关系的好机会，当下凌厉的道：“孩子！你可知道我与你母亲的关系？”

孟忆侠初时露出惶惑之色，但旋即泛现怒容，厉声道：“胡说！我母亲根本不认识你。”

严无畏道：“别嚷！这是因为我昔年不是用的这个姓名，在后又因为怀疑汝母爱慕罗希羽，一怒离开，这才种下了血洗翠华城的事件。”

孟忆侠大叫道，“胡说八道，你想把那滔天罪孽，强行加在我娘身上么？”

严无畏冷冷道：“谁要把罪孽加诸她身上？你听我说，血洗翠华城一案，就算不关妒忌，我仍然觉得很自豪，试问以罗希羽的武功，以他的基础，谁能将此城毁去？当然我觉得值得自豪的。”

孟忆侠呆了一会儿，才道：“假如不问是非，不论正邪，我也得承认你此举是值得自豪的，可惜血腥冲天，罪孽如山，变成遗臭万年……”严无畏用威严的声音道：“孩子！你怎可以如此批评你的父亲？”

孟忆侠早已隐隐感到这种可能性，但当严无畏蓦然喝破之对，他仍然禁不住全身发冷，僵住不动了。他的确认为这是自己的大不幸，想想看，自己的生身之父，居然是个天下人切齿痛恨的一代魔王，而假如这真是事实的话，这种关系，他纵然用尽一切办法，也没有法子改变的？

他呆了一阵，才深深叹息一声，道：“除非我娘亲口承认，否则打死我也不能相信。”

严无畏道：“其实大可不必，你只要想想看，凭我的地位和势力，何须硬要认作你的父亲呢？况且以目前的情况，我宁愿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是事实是事实，你既然是我的骨肉，我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很柔和，满含情意，这是父子骨肉之间的真感情，任他严无畏如何枭雄，也逃不过宇宙的规范律法——他没有法子抛去父子的“爱”。孟忆侠看了那眼光，顿时相信了。知道绝不会假，但这样令他更

为痛苦，因为自己一生的前途，竟是毁在生身之父的毒手之下。

严无畏又道：“孩子！你纵然不肯叫我一声，我也不会怪你。因为我不但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反而使汝母遭受颠沛流离之祸，而最后更使你变成残废……”他说到此处，心里情绪十分复杂和混乱，自觉这真是一辈子最软弱可怜的时候了。

孟忆侠突然道：“我娘呢？”

严无畏道：“她睡着了，她情绪很激动，所以我认为让她睡一睡也好。”

孟忆侠道：“你自己来告诉我这些话，想必认为我必定会相信你，是也不是？”

严无畏道：“我平生喜欢自己解决难题，面对任何可怕的现实，也从不畏怯。”

孟忆侠点点头，道：“是的！你真是了不起的硬汉，但我仍然不相信，让我立即见到我娘，行不行？”

严无畏沉吟道：“你见她有何不可，但问题是她刚睡着，似乎不便弄醒她吧？”

孟忆侠坚持道：“不！我想立即见她，讲几句话。”

严无畏道：“不论你想说的话如何重要，但你也不可惊醒她，我可以让你看见她，以便使你放心。”

孟忆侠道：“这样也好。”

当下便有两个大汉抬着一只椅轿进来，孟忆侠舒服的坐在上面，不久，就到了姚小丹所卧之处。

他看过母亲果然是在熟睡中，当下向严无畏道：“假如你不让我跟她说话，有些事恐怕就来不及了，”

严无畏是何等人物，一听此言，双目之中立时露出了森冷杀机，使人看了不寒而栗。孟忆侠虽然不想对这个可能是父亲的人，有任何不尊敬之意。然而他内心中却不知不觉泛起了一句形容词，那便是“豺狼之性”四字，他觉得严无畏天性实在是冷酷无情以及残忍得很，而这些邪恶的待质，往往在无意之中流露出来。因此，孟忆侠虽然不希望对这个人有任何不好的批评或感想，然而严无畏却有一种惊人的力量，使人不能逃避，也因而不能不发生感想了。

他听到严无畏的声音，可是他竟没听见他所说的话。原来他心中正在想，这个可能是他父亲的人，赋性既是如此邪恶残忍，那么若是让他继续在上兴风作浪的话，这等滔天罪孽，谁来承担？换言之，假如眼下有个机会可以铲除严无畏，那么他要不要泄露，让他早作准备，得以逃生？

严无畏惊讶地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不单是因为对方居然没有答复，同时也因为感到这个年轻人似乎与他有一种很远的距离。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当下问道：“孩子！你在想些什么？”

孟忆侠这回可听见了，抬起头来，四望一眼。这房中只有他们三个人，母亲熟睡床上，他自己则是坐在一张有扶手的靠背椅上，显示出他不能行动，变得十分软弱无用，没有自卫的能力。

他为自己的不幸深深叹一口气，缓缓道：“你要不要听我的真话呢？”

严无畏点点头，道：“说吧！我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打击挫折，想来再没有什么事足以使我畏惧的了。”

他这话显然已晓得孟忆侠想说的，决计不会是好听之言。孟忆侠道：“我正在想，假如我真的是你的儿子，而我和娘做了很对不住你的事，以致触你盛怒，你会不会出手杀死我们母子？”

严无畏一怔，随即泛起笑容，道：“这只是你入世未深，所以不能尽明事理人情而已，我敢肯定的告诉你，越是风云叱咤，手段狠毒之人，就越是护短，也可以说是自私吧，这个答复你明白了没有？我的意思说不会加害你们，反而那些正直无私，把别人看得比自己还重之人，方会发生‘大义灭亲’之事。”

他很坦白他说出结论，甚至毫不讳言自己非是大公无私，光明正直的英雄。孟忆侠楞了一下，道：“这些以后再说吧，你让我跟娘讲几句话好不好？”

严无畏点点，道：“我让你们私下谈一谈。”

他轻而易举地把儿子连人带椅给搬到床边，然后在姚小丹身上拍了两掌，随即转身走出房外，顺手掩起房门。

姚小丹转动一下身体，睁开眼睛，朦胧的目光，望见床边的孟忆侠时，立刻睁大，叫道：“啊！呼延回，是你么？”

孟忆侠道：“不！是我，我是侠儿。”

姚小丹完全清醒过来，坐起身，笑道：“唉！我真是糊涂了，这是因为我见到他的缘故。”

孟忆侠很严肃的道：“娘！他真是我的父亲么？”

姚小丹叹口气，笑容消失了，道：“是的！我怀疑他如果不在人世，是不是反而好些。”

她望了儿子一眼，又道：“这样说来，你应该改回姓严才对。”

严忆侠问道：“你何以用这个孟姓呢？”

姚小丹道：“第一点呼延乃是胡姓，我不想你用这个姓氏，令人侧目。第二点是我私心之中，想效法‘孟母’。”

她歉然一笑，又道：“我前此一些行为，实在乖违妇道，但至少我可以做个好母亲……”

严忆侠缓缓道：“你是天地间最好的母亲，决无疑义。”

姚小丹叹道：“我自家却不敢承认，因为我虽然用尽心机，得到各派武功及宝物，以便使你能成为当世间一流高手。但我还是铸了许多大错，例如本身的行为不端，使你内心蒙受羞辱。同时又一直使你变成坚强冷硬之人，以便你杀人之时，不致手软。其实，这种训练，实在是邪恶的……”严忆侠不想母亲老是谈到她自家的缺点，当下岔开话题，问道：“娘，到底哪一个姓名才是真的？你在飞环派是姓王名瑶，但又姓姚……”姚小丹道：“我的真姓名是姚小丹，山阴人氏……”

她停口片刻，又道：“你已见到你父亲严无畏了？”

严忆侠点点头，道：“刚才你提起他是呼延回更好，因为你以为他已不在人世，这话是什么意思？”

姚小丹道：“假如是那样的话，我就不致如此刻般左右为难了。”

严忆侠用一种迫切的、奇异的声声问道：“那么，咱们不理他的事，是不？”

姚小丹沉吟一下，不答反问道：“你显是行动不便，情况如何？”

严忆侠道：“我还有一只手未曾残废，据说如果医治得妥当的话，还有只脚尚可恢复机能。”

姚小丹面色变得很厉害，使她的儿子觉得心惊肉跳，因为她似乎在霎时之间，苍老了很多很多。

她想了一会儿，突然涌出了泪水，道：“真可怜，你本是生龙活虎的一流高手，年纪轻轻，却落得残废的结局，这叫我如何能不恨他呢？”

严忆侠道：“那是另一回事了，娘！目前当急之务，乃系决定咱们的立场。当然我是帮你的，无论你有何决定，我都遵从。”

姚小丹颓然长叹一声，道：“孩子！咱们将要远远离开你父亲，但在离开之前，咱们仍然不能坐视他灭亡，须得把端木芙马上赶到之事告诉他。”

严忆侠道：“好的！咱们告诉他之后，就离开他，以后不与他再通音讯。”

他回头高声叫道：“外面有人没有？”

院中传来严无畏的声音，道：“什么事？”

严忆侠道：“娘请您进来，”

严无畏几乎是马上就走入来，他的目光从床上的姚小丹，转到儿子的面上，道：“这真是奇异而令人不安的场面，是也不是？”

姚小丹道：“孩子，你叫一声‘爹’，这是你这辈子第一次称呼你父亲，然后，把事情告诉他。”

严忆侠目光凝注在严无畏面上，终于叫一声“爹”，但声音太小，所以他接着提高声音，再叫了一声，这本是人生难得的重逢，天伦团聚，世上再无更珍贵的时刻了。甚至，这里面却还有许多辛酸，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更兼所知相聚甚促，直是使人生出“相冕争如不见”之感。严忆侠虽非多愁善感之士，然而此事毕竟是永萦魂梦的一幕，因此，他眼眶中禁不住涌聚泪水，心情紊乱，自己也说不出是何等滋味。

他道：“爹！娘一路来时，已留下暗记，预计半日时光，端木芙即可赶到了。”

严无畏点点头，道：“端木芙真是厉害不过，居然能利用上你们，由于你们原先不知道我是谁，所有这等情事发生，我也不能怪责你们。”

严忆侠大声道：“这不是怪责不怪责的问题，而是您应该如何应付？”

姚小丹道：“孩子！别着急，以你爹之智，岂有完全束手之理？咱们可以准备动身离开了。”

严无畏道，“好！时间无多，你们应该早点离开此地，我的事情，你们毋须担心。”

说到此处，远处传来三下磬声，严无畏道：“大概是敌人已到，我的手下已有急报来了，你们且商量一下，瞧瞧想到何处，我即刻派人送你们去，我出去一下，就回转来听你们的答复。”

他匆匆出去，姚小丹面色如土，摇手阻止儿子说话，取出“窃听器”，凝神倾听。过了一会儿，她才停下窃听，向儿子道：“他，已移到隔壁商议了。”

严忆侠道：“怎么啦？莫非爹不会让我们走么？”

姚小丹道：“不！我看他情势不妙，假如不是他觉得毫无把握，他决定不会匆匆出去听取报告的，不过，他内心的焦虑，大概无人得知。”

严忆侠吃一惊，道：“他能逃生么？”

姚小丹道：“他手创偌大基业，焉肯独自逃生？这道理正与罗城主宁死不离翠华城的心情，大略相同。”

严忆侠道：“让我听听他们在隔壁的商议。”

姚小丹迟疑一下，道：“还是我来听吧！”

她马上就听到雷世雄和宗旋奉召来见严无畏的声音，严无畏对他们说道：“现在多路敌人联合起来，已包围我们，形势大是不利，你们可有什么计策没有？”

雷世雄道：“敌人为何能找到咱们？”

宗旋道，“是不是孟夫人捣的鬼？”

严无畏道，“不关她的事，为师马上就放走她们母子，而你，武功既未恢复，留此亦是无用，可送他们离去，与杨燕成婚，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宗旋一怔，道，“师父！您把弟子逐出师门么？”

严无畏叹口气，道：“现在你和世雄，不啻是我亲生之子，留此徒然丧生，于事何补？”

雷世雄舒一口气，道：“师弟，师父这话甚是，你快快离开，愚兄尚有一点余勇，勉强可派用场。”

他似是因为得以留下，是以十分安心。宗旋道：“大师兄你内伤未痊，和小弟一样。但小弟却不劝你走，因为我们心情皆同，岂能在最急之时，自求解脱？”

他随即向严无畏道：“师父！假如我和孟夫人等能安然离去，您老也何妨如此，何不暂时避一避，等您功力全复，咱们再谋东山复起之计。”

严无畏道：“为师难道考虑不到这一点么？你速速听令行事。”

宗旋沉吟一下，抗声道：“弟子的武功如若不能恢复，活下去有何味道？所以这一回弟子大胆与师父您争一争了，假如您不走，我也不走。”

严无畏道：“你的武功有复元之望，不比为师，已是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什么再起了！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为师正是如此，你不会了解的，多说无益，速速去吧！”

宗旋显然是楞住了，雷世雄道：“师父！什么事使您心灰意冷？可是与孟夫人有关？”

严无畏道：“是的！她本是你们的师母，那孩子却是我的亲生儿子，而我已把亲生儿子弄成残废，他们决意离我而去，这岂能怪得他们？”

他言虽未尽，但“必死”之故，却可以意会得出来。而这等奇异复杂的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置喙，宗旋叹口气，道：“那么弟子多哪一条路带领师母他们离开呢？”

严无畏缓缓道：“你跟着她们出去就行了。”

宗旋吃了一惊，道：“怎么？这样说来，敌人们竟是师母勾来的？不然的话，她如何闯得过重围？”

严无畏道：“是的，不能怪她，因为她一直都不知我的真实姓名！而她既然与罗希羽是旧识，则为他报仇，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唉！想不到罗希羽虽然一败涂地，但仍然假手别人对付于我。”

雷世雄道：“目下的形势甚是危急，师父赶快筹定应敌之法才好。”

严无畏向他望了一眼，道：“世雄，你内伤未愈，上阵交锋，反成我的累赘。”

雷世雄道：“若然如此，徒儿首先拼力出斗，战死当场而后已。此举一则可本庄之人，激起了斗志。二则也可免的拖累师父。”

严无畏道：“你们屡有忠义的表现，因此为师相信你真心愿意如此。但此举收益甚微，损失甚大。所以为师要你改变计划，现在你和阿旋，乃为师

希望所寄托的人，你可从一条秘道逃出重围。旋儿和你师母他们所取的也是同一方向，以资掩护。”

雷世雄精神大振，道：“既然有秘道可用，师父也一道走吧？”

他以哀求的语气，说出这话，而他本是豪雄气盛之人，份外使人为之感动。严无畏深深注视他一眼，叹一口气道：“以前我蓄养两个女孩。本来打算给你做媳妇的。但一个人的天性，终究先法以人力改变，这两个女孩子，一个心地太过纯良，富有自然淳朴的气质，后来竟与杨师道要好了。为师本要取她性命，但不知何故，不曾下手。”

他忽然谈到女孩子上面，雷、宗二人心中甚急，却又不敢插口，严无畏又道：“另一个却是天性狠毒，与宣碧君一样。但为师老眼无花，宣碧君虽然心肠冷硬，却只有一条心，对我甚是忠耿。但那个女孩子却没有这优点，竟爱上罗廷玉，并且把端木世家的翠玉佩托交罗廷玉，以致我后来遇到许多挫败，而端木英之能够肯定我是她家的仇人，亦与此事有关。唉！假如翠玉佩尚在我手，则当日我就不要杀死吉祥和尚了。”

雷、宗二人凝神而听，都想知道那女孩子的结局如何。他们皆知师父所说的，就是那个假扮端木芙的少女。严无畏又道：“她在没有法子从罗廷玉那儿取回翠玉佩之后，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竟然逃亡。但为师早已有备，擒了回来。”

雷世雄心中嗟叹一声，忖道：“假如师父不是分散心思和力量去对付这些人的话，我们独尊山庄，也许不至于变成今日这等局面了。”

他自己不敢说出这话，仍然保持专注的神情倾听。严无畏道，“奇怪得很，为师居然也没有杀死她，只把她武功废了，派往京师鬻为侍婢算了。”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也许我是这三年的养伤，使我心肠变软。而我也在想，任是盖世英雄，也敌不过岁月和命运这两大对手。为师多年以来，事事顺手，那是运气在我这边，而且，瞻望前途，年富力强，纵然失败，还可卷土重来。可是，如今运气已失，又复年老位尊，一旦挫跌，就没有时间从头攀爬了！此所以古往今来，多少叱咤风云，赫赫当世之士，后来忽然倾败，便沉沦到底，莫之能兴的道理。”

他说出富有哲理的一席话，直听得雷世雄、宗旋二人，沉哀感慨，热泪洒襟不能自止。他们已从师父的话中，听出他已具有必败的危机，而最可怕的还是他已失去信心，亦不耐烦从头做起，正如楚霸王一般，自称，“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以楚霸王这一代雄才，盖世霸主，大败之余，尚且灰心冷，懒得从头再行挣扎。则世间芸芸众生，晚年潦倒时，完全失去信心，更不足怪了。

严无畏又道：“世雄你却不妨到京师法，把她赎出娶为妻室。她虽然不会是太好的妻子，但她禀赋甚佳，又通晓邪功魅剑，将来你们的儿子，资质一定是上乘之选，或者可以再创独尊门，完成为师的心愿。至于为师，必须留在此地，以使端木芙全力贯注我身，你才走得掉。”

这时候他已经是在安排后事，一代魔王，至此气数已经告终，这是雷、宗二人都敢肯定的事，固而不胜悲恻感慨。外面的警讯不断传来，严无畏非常坚决的撵走了雷、宗二人之后，携杖而出，由阴阳二将随侍，开始布置。

端木芙果然念着孟夫人指引的功劳，所以连宗旋一并纵走，因为她从寺中敌方的移动布置，以及在气势上，已确知严无畏在寺内。因此，她果真全神贯注，全然没有想到雷世雄也从地道中溜掉了。那座古寺四方八面都是人

影，几路人马，合起来，多达千余。把古寺重重围起，鸟兽也难通过。

罗廷玉处境颇为尴尬，因为他本是率领天下英雄，向独尊山庄严无畏算帐的人。可是目下被端木芙这一插入，由于她的血海深仇，加以她擅长行军布阵，智名盖世，指挥之权，不但在她手中，连他也反倒得听她的话了！这等情形，当然会惹起闲话。但罗廷玉无论在私情上，以及在公理上，也不能捣端木芙的蛋，更不能塌她的台。这就使他觉得很是为难了，何况他的部属，已对端木芙的越权大为不满，认为她不但为了私仇，更有利用这个机会，跃登领袖天下武林的野心。因此，他们都制造出不眼调度的情形了。

此刻已挥军围敌，最重要的莫过于指挥权责统一，须得如臂使指，方能灵活调度，一举歼敌。

要知独尊山庄除了严无畏之外，尚有许多巨奸大恶，皆在必诛之列，如若有些逃走了，必将荼毒江湖，遗害武林。这时候人家不会怪端木芙，定会吧谴责之词，统统推到罗廷玉身上。杨师道对此等情形，自是知这甚稔。但空自忧心忡忡，却毫无办法。尤其是今日会剿严无畏之事，已在眉睫，只要有一路人马不肯全力合作，便有转胜为败之虞。

他左思右想之下，便向罗廷玉献计，要他去与秦霜波商量办法。罗廷玉虽然认为无用，但经不起杨师道再三劝驾，只好拉了秦霜波，到一旁说话。秦霜波自然早已察觉这等情形，因此不必罗廷玉多说，便表示她已经明白。而她第一句话便是问道：“你此来找我商量，可是你自家的意思？”

罗廷玉怔了一下，他虽然认为最好承认是自己的意思，以免她多想。但他终究不是能够说谎之人，只好道：“我可不能骗你，我私下认为你也找不出主意，但师道却一直絮聒我，使我不得不找你。”

秦霜波长长吁一口气，好像很放心的样子。罗廷玉这时感到很奇怪，后来才明白她为何会有这个表情。

秦霜波用她那满含着智慧的美眸，凝视着他，缓缓道：“廷玉！我忽然想到，假如这一战解决了严无畏，你我之间，也须得作个了断了。是我嫁给你呢，抑是继续当我的剑后，这件事非同小可，望你帮忙想一想。”

罗廷玉一怔，又感到另一件难以抗拒的压力，袭到心上。他纵是英雄盖世，至此也不禁逃避，答道：“这事等一切解决后再谈还来得及呀！”秦霜波摇头道：“不！现在解决才行！”

罗廷玉收摄心神，沉默了一下，然后转眼四顾。他们乃是在原野中，四面是田地和小丘，树木葱翠，生机勃勃。这等景象，使他突然间勇气腾涌，坚决地道：“在我而言，自然想娶你为妻了。”

秦霜波道：“那么我竟得向命运屈服了么？”

罗廷玉瞠目道：“这怎么说？你怎知命运想要你怎样？也许它正是要你别嫁给我。”

秦霜波点点头，道：“当然这也有可能，但假如我嫁给你，则端木芙如何安置？而且我嫁给你，便必须放弃做剑后之望了！这才是命运之神的真意，它逼我选择，使我无论选那一种，皆感痛苦！”

罗廷玉束手无策，耸耸肩头，道：“那么以后再想吧！”

秦霜波道：“不行！你真是太傻了，这事也能拖的？端木芙是什么人物？她岂有不知目下的情势之理？事实上这等情势，正是她所希冀和制造的。”

罗廷玉大惑不解，道：“是她制造的，为什么呢？”

秦霜波眼中现出怜爱的光芒，道：“你和她都能使我感到心软，唉！她

极力使情势变成如此，不外迫你作个决定。”

她停歇一下，然后以铿锵的声调说道：“她迫你马上娶她为妻啊！”罗廷玉骇然一跳，道：“唉！我……我……”

他认为自己有生以来，此刻乃是最惶惑可怜之时，因为他既不能在秦霜波面前，说出可以娶端木芙的话。而他的真心，也不能说出拒绝之言。他不知道自己如何能使两个女人都爱上，而且爱得如此均匀，失去一个的话，就简直有活不下去之感。况且他在秦霜波面前，决不肯说假话。因此，他“我”了半天，还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秦霜波似是成竹在胸，一时望住他微微而笑。罗廷玉就更窘了，最后只好决然道：“等以后再说吧！”

秦霜波道：“那也使得，但如果我有一个三全其美之计，你听不听呢？”

罗廷玉作个揖，道：“你如果肯赐告，可真是救苦救难的女菩萨了。”

秦霜波道：“当然啦！我没有菩萨心肠的话，包你打一辈子光棍。”

她笑一声，又道：“这样好不好？我和她一起嫁给你为妻。”

罗廷玉大吃一惊，道：“那如何使得，我岂不是变成对不起你们两人了么？”

他说的诚心诚意，绝无矫情作态。

秦霜波道：“那也不会，因为我只是你名份上的夫妻，因为我仍然要当真登上剑后宝座，所以不能为你主持中馈，也不能生孩子。这些，只有让端木芙负责了，听起来我太自私了，对不对？”

罗廷玉虽然也像感到美中不足，但当然也深深体会这是喜出意外的事，忙道：“你怎会自私，这评语该落在我头上才是。”

秦霜波贴向他身上，让他搂抱着，说道：“你决不晓得，假如我不嫁给你，我将为了相思而永远不能达到剑后的境界。”

她的话情深似海，罗廷玉这块百炼精钢，也不由的化作绕指般柔软。秦霜波站直身子，道：“我能在名份上成为你的妻子，从此心事全无，相信必能成为真正的剑后。现在，我去把端木芙找来。”

她笑了一声，显得很愉快，又道：“我是姊姊，她得向我叩头呢！”接着她神态变得慎重地道：“这事目下别让外人得知，但翠华城之人却不能不让他们得悉。这样，他们遵从端木芙的命令，亦等如听你的一般了。”

她迅即去了，先把崔阿伯拉到一边，低声道：“崔老伯，我想替端木小姐做媒，特地征求你老人家的意思。”

崔阿伯的一双耳朵立刻耸起来，道：“秦仙子的吩咐，老汉自是不能驳回，只不知仙子替我家小姐，选中何人为婿？”

秦霜波道：“你老人家听了一定吃惊，因为此人乃是有妇之夫。”

崔阿伯果然庞眉倒竖，气得直吹胡子。但他心中又极是尊敬这位剑后，不便说出难听之言。秦霜波当然不肯多呕这个忠仆，忙道：“不过你别着急，端木妹子岂能给人家作小呢？”

崔阿伯顿时大感茫然，气也消了，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人既是有妇之夫，但嫁过去又不是做小？”

秦霜波道：“那位郎君就是罗廷玉，而我就是他的妻子，你或者相信我不会欺负端木妹子吧？”

崔阿伯半天张嘴瞪目，显然他也有喜出望外之感。过了一刻，他才说得出口，一叠声的道：“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唉！这样老汉就放下千斤心事

了。”

秦霜波道：“烦你去与她说一声，啊！不！还是我自己说吧！”她警告地向这老人望了一眼，又道：“你老眼下别透露半丝风声，免得生出其他变化。”

崔阿伯惊道：“是嘛！那疏勒国师……”底下的话，已无须点明。秦霜波觑个空，和端木芙躲开别人悄悄说话。她劈头便道：“妹子，你心中可有罗廷玉的影子么？”

端木芙虽然不是凡俗女流，但要她当面承认，也是羞于启齿之事，只好低下头去，不作言语。

秦霜波伸手揽住她肩头，道：“我目下是以罗夫人的资格，向你说亲，请你屈身下嫁，共事夫子，只不知妹子你意下如何？”

她虽然明知端木芙定计迫罗廷玉早作解决，但仍然把话说得十分诚挚，端木芙突然一头扎入她怀中，如小鸟投怀，要求保护一般。

秦霜波温地抱着她，道：“不是我迫你，而是此事非同小可，所以我定要亲耳听到你的答允，才放得下心。你想也知道，我此生已奉献剑道，这相夫教子之职，只好有劳你独自担承。”

端木芙心中虽有一万个愿意，口中却只能说出一个而已。当她吐出含蕴着无限娇羞和欢喜的声音时，大事底定，她已是罗廷玉的妻子了。秦霜波道：“现在我们说点私己话，我和你都是罗家媳妇，则有关公公的下落，总得费心弄个水落石出才好！我希望你已经办妥了这件事。”

端木芙抬头道：“妹妹真是绝世才女，居然看准我已经办妥了此事。”

她说到这儿，面色已变，沉重地接道：“关于公公之事，不瞒你说，我已从孟夫人口中，得悉一切。她老人家虽是仗着至为精纯深厚的功力，死而复生，潜离被毁的翠华城。但终因伤势太重，以及伤心基业被毁，终于在一年后仙逝了。”

秦霜波惊道：“孟夫人如何得知呢？”

端木芙道：“这位孟夫人本名姚小丹，因为是公公少壮时的相识好友，所以他逃离战场后，便去投她。正因此故，孟夫人才会帮助我们追查严无畏的。”

秦霜波啊了一声，道：“这个消息，暂时别告诉罗廷玉好么？”

端木芙道：“当得如此，假使现在告诉他，他必定伤心欲绝，武功大见减弱。”

她们谈妥之后，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翠华城这一路人马。这么一来，其后由端木芙发号施令之时，乃是理所当然之事，人人皆甘心为她效力卖命当大军重重包围了那座古寺后，便有人来报说：“宗旋与孟夫人等一同离寺而出。”

此时各路人马的巨头均皆在场，听得这个消息，大家都看端木芙有何意见。只听端木芙传令道：“让他们离开，不须拦阻，亦无须跟踪。”

命令下去之后，她才向众人道：“此举可见得严无畏已知今日难逃罗网，所以命武功全失的宗旋离开，当然，他此举也是利用不杀孟夫人母子，换取我方放过宗旋之情。”

她那一泓秋水，在众人面上转了一匝，又道：“这一回如若罗公子斩杀了祸首罪魁，则区区一个宗旋，不必放在心上，况且我念宗旋出世便冒充侠义人物，并无作孽机会，反正他的武功这辈子休想恢复，不致贻为后患。”

少林广闻大师首先高声道：“端木小姐既是作此决定，似乎无须解释了。贫衲的看法是，只要罗公子不反对，大家也就不致有其他意见。”

人人都不做声，显然默认这话很对。端木芙当下调遣将帅，负责把守四方，只剩下了正主角罗廷玉，还有就是秦霜波、广闻大师、峨眉掌门人葛澜、崆峒掌门眠云山人。再加上她自己和崔阿伯、疏勒国师等，一共是八个人。但这八人其中已有四个超级高手，单是他们四个，已足以横行天下，必无敌手的了。这四人便是罗廷玉、秦霜波、疏勒国师和广闻大师。至于其他的人，也无一不是特级高手，若说此一集团，尚有弱点，那就只有端木芙这一环了。端木芙向他们道：“我们现在直侵寺内，必可与严无畏碰面，展开生死决战。当我们动手之后，到了适当时机，四方包围之人也发动攻势，务必尽力铲除独尊山庄的部属。能杀一人，则于世人多一分好处。因此，今日的杀戮劫祸，是万万免不了的了。”

广闻大师听到此处，不由得连连诵佛。但他深知此理不讹，是以没有说其他的话。

端木芙又道：“严无畏的内伤，已否痊愈，难以预测。此人城府太深，长于心计奇谋，所以我自问无法测得透。但无论如何，我要诸位记牢一件事，那便是严无畏纵然有绝世奇谋，向我施以压力，他乃得以逃脱的话，你们千万别以我为念，而以诛杀元凶为重。”

她看看众人反应，又缓缓道：“除了崔阿伯之外，人人皆须守此誓诺，我才动身。”

疏勒国师首先道：“既然你也自知是最弱的一环，何不暂时藏起，让我们得以毫无顾忌的出手对付严无畏？”

罗廷玉只叹口气，没有做声。广闻大师高声道：“要小姐你躲开，诚然是个难题，但也不是全然没得考虑的。”

端木芙断然道：“我端木世家满门皆惨死在严老贼手中，我岂能不亲眼看他授首伏诛？你们休得劝我。”

众人只好不做声了，端木芙又道：“假如你们信得过我，则若有那等场面出现，你们反而须得善加利用。或者可以迅即制服元凶，结束这一“武林浩劫。”

之后，她迫每一个人亲口答应不因她之故，反受对方威胁挟制，这才与众人一道出发，闯入古寺。

此寺内外仍然一片寂静和平，双方之人，俱深藏不露。在古寺第一进的广场上，当端木芙、罗廷玉一行人踏上其中，迅即起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在大殿那边，出现了不少人影，俱是白衣佩刀大汉。而在靠山门这边的墙头，也出现无数人影。左边墙头现身的皆是翠华城子弟兵。右边则有大半是西域高手，小半是武林各地名家好手。双方以这片广场为中心，列出对峙之阵。

但见大殿内涌出一小群人，数目略较端木芙这边为多。为首的正是威震下天，独霸江湖的七杀杖严无畏。簇拥着严无畏的人群，其中有三个五旬左右的老者，都佩着长刀，面目陌生，从未见过。这些人无疑是与那吉祥和尚相似，皆是从不在江湖露面的一等高手，算得是严无畏的“秘密武器”了。其余如阴阳双将、詹氏夫妇等帮添首脑。只有一个玄武帮的索阳，前此被罗廷玉一刀劈死，不在其列。

崔阿伯首先发出疑问，道：“咦！严无畏的门人，一个没见。那雷世雄躲到哪儿去了？”

言下大有宽慰之意。这是因为人一则雷世雄武功极高强精妙，实是劲敌。其次，他老怀中可忘不了雷世雄不少好处。

端木芙淡淡道，“雷世雄为一片愚忠，只知有师父而不计其他。但当他的师父被杀之后，此人本性豪雄而善良，绝对不会作孽。只会以罗廷玉公子作为目标，一时苦练武功，以求能胜得过他而已，我敢担保他决计不会为非作歹于江湖上。”

广闻大师道：“这样说来，他已经逃走了？”

端木芙道：“不错！他借孟夫人母子及严无畏两重掩护，始能蒙蔽我一时，乘隙逃走了。”

对面严无畏已率众行近，这一场决定天下武林命运的决斗，迫在眉睫。双方之人，无不紧张起来，屏息以观。严无畏仰天长啸一声，啸声直育遏云裂石之势，内劲充沛，震得许多丈远的双方部属，无不耳鼓作响。他一上来威势过人，果然是一代霸主的气象。

端木芙等他啸声一歇，便格格娇笑道：“严老贼，今日乃是你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依我看来，你气数已尽，大难已难逃。因此，我们让你长啸泄恨，预先悲吊霸业成空，无数恶孽往事，只如一梦。”

她娓娓道来，声似黄莺，竟然把严无畏的锋厉气势，消解于无形之中。上场来的第一回合，双方算是不分胜负。严无畏道：“端木芙，还有罗廷玉，你们可知道老夫何故以前不取你们性命之故么？”

这话有根有据，假如他要杀死他们，以前果然都有机会。

罗廷玉不能不承认，当下道：“假如你愿意说出来，不才亦无妨一听。”

严无畏哼了一声，道，“老夫平生阅人无数，老眼不花，明知你们一智一勇，堪称并世少有。因此之故，故意饶你们一死，以免老夫独尊宇内，全无对手，致令江山黯然，武林寂寞而已！”

这等口气，天地间人物如恒河沙数，何止亿万。但也只有严无畏一个人，才有资格发出大言豪语。独尊山庄之人，此时为之精神倍增，士气大振。目下已是列阵对垒，强敌相持。严无畏的说话，自然不会泛泛无因。由他的军心高涨来看，他果是言不轻发，发之必有所得了。秦霜波突然漫声一笑，道：“严无畏，可惜你却看走了眼，未把我列入对手之中。今日你之所以感到心余力绌，不是我秦霜波托大，实在是因为我帮助罗廷玉之故！”她停歇一下，又道：“此处，你气数该终，已有显着征兆可见，那就是疏勒国师和广闻大师两位了，他们一是从万里外的西域，来了中原，手下悍将如云，力量强大无匹。另一位则是少休寺杰出雄飞的人物，精通魔功。而你却不曾知道，这两大高手，目下也是使你顾此失彼的头痛人物，这岂不正是天欲亡你之兆？”

她说的话，人人皆闻。由于析论精警，令人不能不信，因此之故，正派这一方的部属，信心大增，气势顿起，足可以抵消严无畏方才的一招攻势。此是至为上乘的决斗方式，可以称之为“攻心之战”。因此双方部属皆不晓得他们其实已开始激斗了。

第三十六章 翠华征建日未央

在一般的武林人物看来，事至如今，最上之策，莫如立刻各麾所属，挥刀冲杀，强存弱亡，不须多时，即可分出胜负，何须多费口舌，徒乱人意：只有少数的高手，由于才智阅历的启迪，方知这等“攻心之战”，其重要实是不下于短兵相接。

简单的话，这是因为凡是一流高手碰上了，彼此斤两不相上下，则若是只求在武功上苦苦拼出一个胜负，自是十分危险全无把握之事。所以在出手以前，务必要在气势、军心等各方面，抢占先着。此外，由于武功练到化境之时。

四肢百体已与心灵合而为一，不似一般的人，心灵与肉体是分开的。正因此故，如果能对一流高手先施以心灵上的打击，则不啻在无形中削弱他的武功。有这两大理由，无怪严无畏和罗廷玉，都各施心战手法，务求在心灵战场上争得先手了。

这时候，双方大致上未分输赢，这是因为双方皆注意到种种问题，而预为化解或加以堵塞。这一来，战云密布，杀气弥漫，看看已经是应当出手一拼真功夫的时候了。

端木芙突然娇声笑道：“严无畏！我刚才算来算去，发觉你败亡之势实已形成，纵是高明恶毒如你，也无法挽回既倒之狂澜。”

严无畏尚未开口，宣碧君厉声叱道：“闭上你的臭嘴，你除了说话之外，哪件事不须别人代劳？”

端木芙并不生气，淡淡道：“这叫做擅于计者用计，有力者使力，何奇之有？我告诉你们，以严无畏处心积虑，多年辛苦建立的霸业，他就算是故意容得我和罗公子活着，以免寂寞。但他低估了天下之士，才有今日的覆亡之祸，试想以他的有利条件，今日的场面，自应是我们这一方勉强逞雄争雄才对。换言之，他就该有七成可赢之势才是，但如今我们对峙在此，你们独尊山庄反而显得人才凋零，只剩下他一个人，独支将倾的华夏。单是这种形势，便可以知道他早在今日以前，已是力不从心，才会被我们削弱实力，造成了今日的决战。”

她的话声戛然而止，但所说的话，宛如巨石投入湖中，水面上的微波涟漪，却久久兀自扩散。严无畏冷笑一声，道：“老夫如果再列举理由以反驳你的话，唇枪舌剑，只怕到明天也动不成手。”

他冰冷似剑的目光，扫过对方每一个人的面上，又道：“老夫自然是压轴之战，方始出手。但假如你们方面提得出如同老夫这等地位的人，出手搦战，老夫亦可出斗，早早决定胜败。”

众人初时有一点点不大了解，因为他的对方，已摆明了罗廷玉是主帅，堪

以与他作殊死之战。但这一点点疑惑，马上就消失了。原来人人都因为看见罗廷玉的人马之中，能独当一面之人不少。

但至少秦霜波、端木芙和广闻大师，皆足以在罗廷玉败阵之后，再向严无畏搦战，其中端木芙是以疏勒国师为主将，大堪上阵挑战任何高手。再说以端木芙的身世遭遇，也不可能因罗廷玉战败就退却。这一点，秦霜波和广闻大师却办得到。所以由于情况复杂，翠华城这方面，没有法子像独尊山庄般，胜与败都系于一人身上。

罗廷玉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端木芙。他恨不得可以立即出手应战，凭仗一身所学，当场击败严无畏。一则立时就定了胜负之局。二则报仇雪恨，以及重振翠华城的威名，亦在此一举之中。

但端木芙会不会答应呢？假如她答应的话，则万一罗廷玉败了阵，她纵是尚有实力，亦不能再启战衅。因此，依常理判断，端木芙焉肯应允？罗廷玉似乎也知道是白看，是以迅即移开目光。免得端木芙难，答应既不行，不答应也不好。

端木芙说道：“严无畏！事实胜于雄辩，你已到了穷途末路，何不率同全体手下投降？若是如此，你以一身抵罪，至少也可以保存了许多手下。”

严无畏厉声说道，“胡说！老夫有生以来，未逢敌手，你说的话真是小儿之见，侮辱殊甚……”

话声中，已有一个灰衣老者，按刀而出，接口道：“属下意欲请令，出斗这头一阵。”

这个老者从未在独尊山庄的阵营中出现过，端木芙心中一震，忖道：“看来严无畏真正希望的，并非与罗廷玉决一死战，而是两军对垒，派大将挨个儿上阵。”

另一个念头，蓦地闪过心头，暗道，“严无畏乃是当世雄才大略的霸主，经营了多年，根基何等坚固。正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难道自从他有野心要摧毁翠华城之后，到如今培植的人才，只有寥寥数人么？”

这答案当然是“不”字。因此，假如对垒上阵，逐个交锋的话。就算结果可以击垮独尊山庄，但付出的代价，定然惨重非常。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目光到处，只见那个请令出战的长者，一袭长衫，佩带长刀。看外表很平凡的，面貌神情皆无特异的气度。但尤其如此，方最使人担心。因为这等敌手，无籍籍之名，外表平凡，正足以使人不知深浅，很容易为他所乘。再说，他对敌方之人，皆有相当的了解，自能避强攻弱，抢制机先。那边厢严无畏已颌首道：“很好！”

他随即转眼向端木芙望去，道：“他姓夏，名援，是老夫守洞老仆之一。”

端木芙应声道：“这样说来，那边还有两个装束与他相同，亦未见过之人，也是你的老仆从了？他们的姓名一发烦你先告诉我们吧！省得慢慢的介绍。”

严无畏似是微微一怔，才道：“这又有何不可？”

他挥挥手，当下便有一名老者出来，严无畏道：“他是尚大名。”

另一个踏前一步，严无畏道：“他是钟慎。”

那尚、钟二人退回队伍之内，端木芙笑道：“原来你是以‘上中下’三字，赐与他们为姓。只知道三个字可含褒贬武功之间没有？”

严无畏拂髯道：“你果然是心窍如水晶般的女孩子，不错，他们以上中下三字，音转为姓。说到武功，备有所长，很难评定高下的。”

端木芙向那夏援说道：“你可有打算挑谁出斗？”

夏援道：“老汉完全不识你们的人，只怕挑选也是徒然。”

端木芙道：“既是如此，我替你拣一个敌手可好？”

夏援当然也知道这个女孩子不是好惹的，心怀疑惧，道：“老汉如何知道好不好？”

端木芙道：“这还不简单，你想赢呢？还是想输？”夏援一怔，道：“当然不会想输。”

端木芙道：“这就行啦！我一望而知你擅长什么功夫，所以我挑选一位名家，他的武功路数，恰是被你所制。这样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取胜了，对也不对？”

夏援道：“对是对了，但你……”

端木芙已回头道：“广闻大师，有烦你老人家出场，但有些事还望你担待。”

广闻大师一笑，道：“就算你要贫僧落败，也没得话可说。”

说时，步入场中，端木芙已趁回头说话之时，向疏勒国师挤挤眼睛，别人见了，皆不明她是什么意思。

她回头向夏援道：“这一位是少林寺戒律院长老广闻大师，声名赫赫，谅你多少总有个耳闻。这个敌手，你看还满意么？”

夏援道：“你挑选这般有名的高手，老汉怎会有必胜的把握？”

端木芙道：“试过之后，自然知道我话的真假了？”

夏援点点头，道：“这话甚是有理。”

他目光移到广闻大师面上，突然变得十分严冷沉肃，自然而然泛起一股森寒杀气，直迫对方。

广闻大师也按刀作势，准备随时出手。端木芙高声道：“等一等，我还有话说。”

夏援理都不理，突然举步向广闻大师迫去。这时他们已形成交锋决生死之势了，广闻大师单方面决计无法听从端木芙之言，非得出手不可。由此可见，夏援果然想与广闻大师动手，这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亦从而显示出夏援出来就是打算用来对付广闻大师的，他才不肯放松。双方之人也都甚为紧张，凝神注视。就在这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蓦地人影一闪，快如闪电般硬插入了那两人当中。此人落地现身，原来是疏勒国师，也真错非是他这等特级高手，方能硬插入两股杀气之间，别的人万万办不到。他冷冷道：“夏援！你耳有毛病么？端木小姐要你等一等，你何敢违背？”

夏援道：“老汉又不是她手下之人，何须听她。”

疏勒国师道：“若然如此，她又何必为你挑选可胜的对手？”

严无畏道：“疏勒国师！你在中原胡搅一气，终归成空，反正端木芙亦不会嫁给你。因此，我看你只有两条路可走。”

疏勒国师虽然才高八斗，智慧过人，闻言也不禁一楞，忖道：“一条路我猜得到，但他居然有两条路，这却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了。”

他故意不做声，严无畏这才接下去道：“第一条路即速返回西域，置身事外，不然的话，日后终与中原武林，恩怨纠缠不清。”

疏勒国师道：“这条路不能算是高明之见。”

严无畏微微俯身向前道：“不错！这条路早就在你算中了。第二条路，那就是你即刻另作抉择，如果偏向本庄这一方，则老夫担保端木芙将属你囊中之物。”

这话果然把众人骇了一跳，严无畏见机不可失，又道：“她能得掌握几路人马的大权，就是因为她行将成为罗廷玉的夫人，故此翠华城之人无不膺服。疏勒国师，你却是在抛心力，为人作嫁了。”

他一口道破了端木芙的秘密，连罗廷玉也心中一惊，不由得转眼向端木芙望去。只见她大半面庞，以头发遮往，所以不曾泄露心中情绪。

疏勒国师念头如风车翻转，考虑对方的这一番话。他得到对方提醒，分

析之下，深信事情果然如此。至于端木芙不敢把喜讯告诉他，当然也是怕他一怒反目，转过头去帮助严无畏。假如西域这一路人马，帮助独尊山庄，使严无畏得胜，当然端木芙会落在他手中，不管她是否愿意，亦无法挣扎避免。自然，他只是得到她的躯壳，而不是得到她的灵魂。这一切他看得很清楚，即使只是得到端木芙的躯壳，说起来也自然比完全得不到上算得多了。

全场为之鸦雀无声，端木芙不说话，已显示出她的确有嫁与罗廷玉的允诺，证明了严无畏并非胡说。现在就得看疏勒国师的决定了，他如果忽然帮助独尊山庄，今日的局势，便将因此而判然不同了。

这等情形，比之动手决斗，立判生死之时，还要紧张得多。疏勒国师出身于西域，素来不大隐瞒他在情感上的意思，是以皱眉寻思，沉吟不语。

广闻大师在他背后，心想道：“他如果答应的话，我就不管什么身份规矩，一刀刺杀了他。”

此念一生，顿时提聚功力，准备出手。不过他非常机警，尽力把神功束聚在刀上，不使刀气和杀机透泄出来，以免被疏勒国师预先觉到。

全场寂然了一阵工夫，疏勒国师仰天大笑道：“严无畏，虽然你的建议，使某家心动了一下。但世上之事，有时非是以得失来判断的。某家忽然深深体会到，交上了罗公子、秦仙子、端木小姐以及广闻大师这等朋友，比之与你联手作孽，日日勾心斗角好上万倍。某家告诉你，刚才我故作考虑之状时，广闻大师终究是佛门高僧，名门硕德之人，居然全无意图暗袭之举。因此，某家心意更为坚决。”

这一番高论，独尊山庄之人则是惊异不置，广闻大师则暗生惭愧之心，而罗廷玉、端木芙欢欣无已。严无畏怒叱一声，登时一人奔出，疾扑疏勒国师。此人正是钟慎，业已拔刀在手，步履之间，气势强大。

端木芙触动了灵感，高声道：“杀呀！”

但见人影乱闪，霎时已有两对交手争锋，刀光如潮涌雪飘，激烈之至。这两对，一边是疏勒国师与那夏援。一对是广闻大师和刚刚出阵的钟慎。

夏、钟二人的刀法，诡奇变幻，功力深厚，但却不是同一路数。端木芙一眼瞥过，已晓得自己制占了先机。使对方弄错了对手，威力自然减弱得太多。不但如此，她还发出号令，顿时那葛澜、眠云山人齐齐抢出，疾扑敌阵。对方阴阳二将掠将出来，分头敌住了这两位掌门人。

端木芙向罗廷玉点点头，罗廷玉拔出血战宝刀，秦霜波掣出宝剑，齐齐向前走去。后方马上就拥上一小群人，那是翠华城七大高手，俱是年轻力壮之士，由潘大钧为首，团团围住端木芙。

严无畏心中冷笑一声，忖道：“罗廷玉虽然刀法强绝当世，甚至就算他愿得老夫的七杀杖。但老夫仍然有把握扭转大局，最不济亦能突围逃生。”

罗、秦二人步入战场之后，虽是未曾出手，但形势已有变化，敌方的四人，全都露出怯意，似是斗志受到这一对君、后的震慑。

严无畏提起七杀杖，大喝道：“罗廷玉，这边来！”

他声音一出，手下的四人，顿时凶威复炽。然而疏勒国师此时业已把对方路数摸清，犹可增加压力，施以强攻。夏援面色亦自转红，手中的刀势如水涨船高，也加强了威力。疏勒国师正是要迫他施展魔功，催发体内潜能。他深知对方施为之际，一定极为厉害，当世罕有堪与匹敌之人。但他只要抵得住这开头一阵，便可望在短时间内，以奇招杀手，立毙此敌。

另一方面，广闻大师对付钟慎之时，恰也得心应手。原来钟慎并非魔刀

的路数。但他功力卓绝，同时刀法博杂无比，几乎可以说是集了各家派的绝招，熔于一炉。这等造诣，如是别人碰上，定然受制于他千变万化的刀法。可是碰上少林寺出身的广闻大师，几乎比他还渊博，有如在班门弄斧，焉得不败而受制？

全场之人，只要看出这两对高手拼斗的形势，就不得不佩服那在弱无力的端木芙，实在是惊世绝俗的才智，调兵遣将之际，确能抢制了先机，料敌如神。事实上连严无畏也大在为之折服，因为只有他看得出端木芙遣将对敌人时，其中所含蕴的精微奥秘，已达到了天人之际。

例如她开始之时，一下子就挑中了广闻大师做试金石。既而在极微细难寻的蛛丝马迹中，看准了那夏援正是严无畏用来对付广闻大师之人，她就让疏勒国师出阵。等到迫出可对付疏勒国师的钟慎时，端木芙早已安排好，使他们终于易敌而斗。这么一来，严无畏的苦心阴谋，完全落空了。

由于当时只是一刹那间之事，所以除了严无畏之外谁也体察不出其中的无量变化。也无人得知端木芙在暗中已用绝世的智慧，挫折了严无畏一下。其中的微妙，真是难以形容。

这时候战场中已有四堆人正在厮杀，而最惹人瞩目的严无畏和罗、秦等人，虽然业已在战场中对峙，却还未曾出手拼搏。严无畏提杖作势，面对罗廷玉。但见他气势强大，稳如山岳。任何人见了，都不由得兴起无法抗衡之感。但罗廷玉宝刀闪闪生光，剑眉耸挑，自然而然流露出一股气吞河岳的威势，亦教人一望之下，感到这等敌手，绝对无法击败。因此，这一对盖世无敌的高手，对峙之下，形成阵阵强大无伦的杀气。但凡在战场中之人，无不感受得到。

剑后秦霜波面对之人，却是严无畏麾下三老仆之一的尚大名。此人面貌平凡无奇，手提一对短戟，在秦霜波的剑气笼罩之下，既无一点威风也不见得瑟缩。

秦霜波心下大为惊诧，忖道：“此人功力之深厚，也说得是世上所稀有了。”

独尊山庄方面，已奔出三人，其中一对是詹先生夫妇，另一个是雄踞甘陕多年的白冥教教主柴骏声。此人以阎罗手称雄武林，手中的钢鞭，真有万夫莫敌之勇。他一出手就扑奔广闻大师，要与钟慎联手一同对付这位少林高手。詹先生夫妇则直扑疏勒国师，帮忙业已连攻无功的夏援。

说到这等一流高手，独尊山庄方面在场人数较多。因为翠华城方面，很多高手都分派在古寺四周，造成一个严密强大的包围网。正因此故力量便分薄了。所以在场的人数，远比不上独尊山庄。端木芙一声令下，便有三个冲了上去。这三人是苏璧、谢辉、曹强，皆是翠华城七大高手之列。他们分头迎截敌方的三人，詹先生等闪目一觑，晓得无法甩得掉这三个年轻小伙子，只好向他们攻去。

战场中顿时斗得更见大炽热闹，大致上未分胜负。因为疏勒国师和广闻大师，俱占一点上风。而苏璧等三人，比起詹先生等三个黑道巨擘，显然在功力火候上，有所不及，屈居苦守之势。

另外阴阳二将宣碧君和徐刚，分敌葛澜和眠云山人这两位掌们人，居然毫不逊色，互有攻守。其中尤以宣碧君阴狠刁毒，一望而知，极是难以对付。这阴阳二将皆是严无畏一手培植出来的心腹大将，具有如此武功，尚不致令人感觉惊怪。

不过严无畏如此高明的手段，却没有人能不折服。端木芙那对漆黑灵活的眼珠，滴溜溜的直转，查看战场中各人的形势。

之后，她的目光向翠华城七大高手之首的潘大钧望去。

她还未开口表示，潘大钧已道：“小人奉了少城主严令，负起保护小姐之责，因此如若小姐再教小人们出战，怒难听令行事。”

端木芙一怔，道，“胡说！这遣调之权，在我手中，你不是不知道的。”

潘大钧当然不敢得罪这位少城主的未来夫人，躬身道：“这一点小人自然知道。”

端木芙道：“那么你们还听不听我的话呢？”

潘大钧道：“只要不是命小人等离开你身边，小人自然不敢有违。”

端木芙不悦道：“这话说说了还不是白说？”

潘大钧差一点就跪下了，道：“小姐务必要体谅小人下情，不然的话，少城主定必降罚。”

端木芙知道没有法子可以扭转他的心意，只急得一跺脚，叹了一口气，忖道：“你虽有一片愚忠，存心甚好，无奈这一来却破坏了我的计划。”

她深知严无畏的狡谲精明，实是远胜于千年老狐。

因此，她不能说错一句话，免得这个千辛万若布成的陷阱，被她看穿了。崔阿伯的声音在身侧响起来，道：“小姐别难过，他们实是出自一片忠心。以目下的情势来看，须得如此，方能以策万全。”

端木芙苦在心头，忍不住瞪了他一眼，道：“好啊！连你也忘了咱们端木世家的血海深仇了！”

崔阿伯一愣，道：“老奴何曾有片刻忘记？”

端木芙道：“如果不忘记，那就不要把我的生死看得太重，定须以杀死仇人为重。”

崔阿伯道：“但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小姐安然活着，便有报仇之日。”

端木芙为之语塞，这自然是她不能泄露机密之故，所以有些话，不必当场解释，使崔阿伯明白。

这时，苏璧等三人当中，以对抗柴骏声的曹强最是危险。在表面上，他是苏璧等三人当中，最是平稳无险的一个。但事实上由于目下柴骏声乃是单用钢鞭，就杀得他只能坚守，无法出击。因此，端木芙已经知道，只要柴骏声的阎罗手绝艺一出，曹强便将落败身亡，无法挽救了。

虽说是兵凶战危，今日的局面中翠华城之人无不抱了不辞一死的决心。但到底人才难得，端木芙论在“情、理”上，都不想曹强牺牲。她赶快嘱咐崔阿伯几句话，然后叫潘大钧过来，低低说道：“你当也知道我不是轻敌粗心之人，对不对？而且我事事谋定而后动，极有把握。所以关于我的安全，我有安排，不劳罗公子费神。更不能让他干扰我的计划，以致无可遣之将。”

潘大钧苦笑一声，道：“小姐的话当然错不了，可是第一点小人必须谨遵少城主之令。二则小人也看不出如果我出战的话，对局势有何裨益？”

说到此时，只见那曹强辄有佳作，竟堪堪与那柴骏声打成平手。因此他又说道：“小姐请看，咱们的人，都未曾碰上大风险，三五十招之内，决无伤亡之事。”

端木芙令冷道：“你错了，假如不是我命崔阿伯传声，指点曹强设法反击的话，他三招两式之内就得送了性命，目下虽然扳回劣势，但也不过是拖

个一二十招而已。”

潘大钧心头震凛，对于这位智慧冠天下的端木小姐之言，他实在不敢不信。然而少城主的命令，又岂可违背？这一刹那间，他真是深深尝到了做人难的滋味。以往这话不过是听人说而已。

战场中杀气冲天，刀光剑气，辉眼生花，这些龙腾虎跃中的人，在这等死关头之际，谁都抽不出片刻工夫去考虑到人生的意义，生和死的价值等问题。事实上他们平常也少有涉及这等问题，对于人生的玄奥，他们是宁可交给旁的人去想。

忽听那柴骏声大喝一声，一鞭磕开了曹强的长刀，另只左手，已经运聚功力，嘭的一声拍衷了对方肩头。曹强蹬蹬连退了七八步，终于拿不住桩，一屁股坐在地上，长刀也落在尘埃，右臂软垂。柴骏声施展出阎罗手击败敌人。独尊山庄方面士气为之大振，都感到异常的兴奋。

但柴骏声本人却十分震惊，因为对方分明曾经以极高明上乘的身法，摇肩卸去他的绝毒掌力。正因如此，他才无法把敌人立毙于掌下，这等情形，他出道以来，创敌过百，还是第一次未能取敌人之命。

曹强一挺身站起来，面色十分惨白，大步回到端木芙身边。但见他整条右臂软垂晃摇，分明筋断骨碎，已经报废了。

他向端木芙躬身道：“多蒙小姐传声指点，得免杀身之祸。但败于敌手，削弱了军心，实是罪该万死！”

端木芙取出一丸丹药，交给他道：“你服下此药，奇疼即止，但这只右臂，却是没有法子保存的了。唉！若不是我令出不行，你何须遭此奇祸？”

末后这两句自然是说给潘大钧听的，曹强立即吞眼药丸，然后离开战场，免得在此反而碍别人手脚。潘大钧面含愧色，真不知如何是好，端木芙突然笑道：“潘大钧，你的忠心仍然值得嘉许，现在你不必把曹强之事，放在心上。嘿！严无畏想击败我，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这时柴骏声已扑攻广闻大师，钟慎得此大援，顿时转危为安，化弱为强，全力展开反击。

端木芙拿出一枚钢哨，放在唇边吹动，发出一阵阵尖锐的声音。这阵哨声，纵然是数里之外，亦能听见。转眼之间，五条人影奔入场来，俱是疾若飘风，矫似游龙。此外，墙头布伏的翠华城的人马，分作两股涌了出来，列阵迫上。

这两股精锐之师，虽然还未攻及敌人，但却足以使对方近百的霜衣卫受到威胁，不得不群集起来，准备应战。这么一来，战场中的形势，还不致于太过混乱。

正派群侠方面，扑入场中的五人，两个名列少林三师，郭神拳大师和香沙大师，一个是华山苦行庵主枯莲，一个是五台癡僧晏明，另一个则是个中年道人，长得长身玉立，丰神灵逸，手提一口长剑。他们入得场，独尊山庄余下高手如竹山寨寨主阎充，武胜堂堂主何旭，霜衣卫队的两名队长楚未固和陈申白等，都上前邀战。

但他们人数少了一个，所以独漏了这个星冠羽衣的道人，无人阻截。他四顾一眼，长啸一声，挥剑直取柴骏声。但见他剑法空灵飘逸，内力深厚之极，硬是插入战圈中，把阎罗手柴骏声接住。于是，广闻大师又变成独斗那钟慎的局面。

数招过去，已抢制了机先。广场中挤上这许多人，战况激烈之极。转眼

之间，连续传出两声惨叫，严无畏听出是手下之人，他虽是不敢分心旁鹜，却也感觉到己方情势不妙，大有崩溃之势。

好个严无畏，不愧是一代霸才，处于这等情况之下，仍然心神贯注在对面的强敌上，全无一点波荡。不但如此，他的对手罗廷玉更感到他七杀杖威力加强，已透露出即将攻击的征兆，他的七杀杖一旦出手，自然威绝天下，难有堪以一击之人。

因此，罗廷玉排除了一切杂念，这刻即使是端木芙或秦霜波被杀，发出惨叫，他都不会听见，这两人竟是如此的专注，气势越盛，并且是有增无减，竟然使得四下之人，尽皆大受影响。

以秦霜波来说，她就无法不时时转眼瞧着罗廷玉，而她的对手，也是一样，但他看的却是严无畏。此外，甚至在激斗中的人，这刻也缓了下来，早先的两声惨叫，敢情场中已出现两具尸体，那疏勒国师和广闻大师，双双奏捷，目下竟因严、罗二人的阵势，吸引了全注意力，因而屹立在尸首旁边，忘了移动。尽管外表上看来，战场中的许多对，依然打得相当激烈，可是他们其实只是本能地刀来剑往，维持着交战的形势而已，人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严、罗这一对顶儿尖儿的人物身上。要知这两人只要分出胜负，余人还打不打，已属无关紧要的事了。

严无畏目光如电，罩定对方，锐利得好像不但能把罗廷玉的外表完全瞧得清楚，甚至连他的五脏六腑，也能看穿看透一般。罗廷玉的气势尽管丝毫不弱于对方，甚至还比对方多了一份豪气，但说到老练深沉，似乎不及对方。

他心知目下在动作上，绝对不可以有丝毫空隙，如果略有疏忽，哪怕是眨一下眼睛，也将被对方乘机攻入，人头落地。不但如此，甚至于在心灵上，也须得严防坚守，若是受到刺激，心神微微动荡一下，亦将出现颈血横溅，头颅落地的景象。有一点令他很不解的，那便是根据种种情报，严无畏分明受伤未愈，可是目下他不但没有负伤迹象，甚且武功之高，竟出乎他意料之外，这一丝疑念，使他加倍的敏锐观察对方。

严无畏浓眉耸竖，跨前一步，强大的气势，挟着彻骨的森寒，直向对方涌去。罗廷玉屹立如山，动都不动，饶是他的功力业已雄视天下，但此刻仍然泛起不易呼吸之感。

但见严无畏又跨前一步，气势更盛，若是武功稍差一点之人，站在罗廷玉的位置，准保要胆裂或窒息而死了。他冷冷道，“罗廷玉，你父亲尚未身死，老夫甚愿得知他的近况，始行出手。”

话虽如此，但他的森杀气势，仍然笼罩着对方，未曾减少分毫。因此，罗廷玉一旦分心寻思，可能就现出了可乘之机，遭致败绩。

罗廷玉当然不会这样容易就上当，心神收摄得紧紧的，朗朗应道：“家父的近况，连我也不知道，这话只不知严无畏你相信不相信？”

他的反击，便是在问他“信不信”这一句上，如果严无畏寻思答案，心神动摇，罗廷玉的宝刀，定必马上就击到他面前了。不过他这一反击，毫不凌厉，所以在这对答的“心战”第一回合中，罗廷玉可算是败了一着。

严无畏道：“老夫忽然记了当年之事，其实你翠华城混乱不堪，而令尊却独白持刀应战，威风八面，这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这又是一着非常巧妙恶毒的“攻心”绝招，要知严无畏即使不提当年旧事，罗廷玉亦会情不自禁的想到。何况他目下这一提起，当年混乱的情状，威声如雷，隐隐送入罗廷玉的耳鼓，使他为之一怔。

他禁不住的记起了英雄一世的父亲，还有那锦绣般的翠华城，却都是毁灭在面前这个敌人手上。他除了仇恨之外，不免因想起了旧日情景而分心。

这正是严无畏所希望的，他乃是古往今来第一等魔君枭雄，对于人类的心理反应，精深无匹。因此，他不须急急发动攻势，因为罗廷玉这等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心神波荡不静，决不是一时三刻之内，可以平复得了的。

罗廷玉愤怒填膺，恨不得生噬这个恶人之肉，因此对方虽未出手，但他却大大跨前了一步。他刀上的凶厉气势，直如石破天惊，无人得以抵御之威。

严无畏毫不吃惊，淡淡道：“假如你父亲在此，我倒是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告诉他。”

其实他已发觉了莫大的危险性，敢情罗廷玉的刀风气势中，含有一种森杀之威，足可抵尝了他的心神波荡的破绽。所以严无畏必须想法子打消他这股森杀之气。

他晓得这是从仇恨中大量产生的。因此，他只须乱以他语，使他的心灵转向，这一股骇人的气势，自然消减许多。

罗廷玉听了他的话，不知是计，念头一转，厉声道：“假如这话可以告诉我，那就说出来听听。”

严无畏摇摇头，道：“不行，这话我告诉他之后，他肯不肯转告与你，那是他自家之事，就与我无关了。”

罗廷玉不由得沉吟忖想起来，严无畏顿时感到压力减轻了很多。他预计在这等情况之下，可能还有击败他的希望。因此雄心陡振，双目如隼，找寻可以出击的任何机会。罗廷玉虽然气势减弱，但事实上刀招没有半点松懈。甚至他这刻的森森刀气，尽够使寻常之人，为之心寒胆裂而死了。严无畏窥伺了一下，随即决定出手。

方在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忖道：“老夫的心计可以瞒过千万人，但决计瞒不过端木芙，然则她何以一言不发？难道她也没有看破我的计谋用心？”

此念闪电般掠过心头，不禁转眼望去，森冷锐利的目光，扫过端木芙和秦霜波两人的面上。只见她们都没有一点表情，尤其是端木芙，更是深不可测，休想从她面上摸出任何线索。

严无畏哼了一声，道：“端木芙，你何故竟不警告罗廷玉一声？”

这话突兀而来，惊人之至，所有的人，包括罗廷玉在内，都楞住了。端木芙对严无畏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居然懂得，轻轻一笑，道：“好厉害！怪不得你能独尊天下好一阵子了，老实说，我以为你一定无暇觉察到我这一方面来呢？”

严无畏道：“老夫平生谄言充耳，所得太多了，不易动心，你还没说出答话。”

端木芙美眸中射出凶毒的光芒，恨声道：“严老贼！不论你今日施展任何诡计，也休想逃得大劫，这就是我给你的答话。”

严无畏憬然而悟，忖道：“原来她深信罗廷玉纵然是分散心神之下，仍然可以赢得我，嘿！嘿！她们未免把罗廷玉看得太高了。”

方转念间，端木芙的悦耳的话声又响起来。战场中除了偶尔发出刀剑相击的铿锵声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声息了。

只听端木芙道：“罗公子，令尊翁已经仙逝，这噩耗是那孟夫人告诉我的。”

对峙中的两位绝代高手，闻得此言，身子都不禁震动一下。但他们震惊的原因，却是两样。

先说罗廷玉，他猛然得知老父已确实死亡，心中的震悼，不言可喻。至于严无畏，却又大大不同了，他是因为听得这消息竟是姚小丹传出来的，心中不禁大乱。

他并非不知道姚小丹与罗希羽认识，因为他本是因此事而远远走开，不再见她之面。这一大误会，早先总算解释清楚了。可是，她居然得知罗希羽的生死，却没有预先告诉自己。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两件事，一是她对罗希羽，终究有一份情谊，所以她才会恐怕说出此事，会对于罗希羽的遗体以及他的后代，都发生大影响。第二点是她曾经见到罗希羽，很可能罗希羽是得她庇护收容的。第一点使他妒恨，第二点使他猜疑。因此，以严无畏这等一代之雄，也不由得身躯为之震动，无法掩藏心中的剧烈情绪。

端木芙看得清楚，晓得自己的估计没错，当下又道：“罗公子，大仇就在眼前，你不用尽全力，扑杀此獠，尚有何待？”

罗廷玉听得此言，心念电转之际，果然把满腔悲愤，化作复仇的意志，而意志正是产生不可与抗的力量的泉源。他宝刀上的杀气陡然间增加了一倍，“嚟”一声，又跨前一步。

严无畏的情绪既被姚小丹之事所扰，复又想到端木芙的确高明之极，轻轻一语，就使自己的布局苦心，完全落空。以罗廷玉现下的气势，加上严无畏自己的心精，这一战几乎可以不打，就分得出胜负了。但如果情形当真是如此的话，就未免显得严无畏太以无能，而他决计不可能做成独尊天下的局面了。只见严无畏的七杀杖一举，也向罗廷玉反迫而去。

他仗势乍动，侧边的尚大名已如闪电一般，向秦霜波扑去，他手中的一对短戟，发出一种劲厉得足以令人胆寒的风声，并且舞出一片光影。此人在秦霜波如此厉害的剑气笼罩之下，居然还能够冲上去攻击，这等身手功力，照理说已经是比秦霜波还高明，方能办到。秦霜波清啸一声，身剑合一，化作一道精芒，电掣升空，竟在间不容发之际，避过了尚大名这一击。她破空而起之际，感到冲破敌人战圈之时，并不难，可知对方功力绝对不比她深厚。

端木芙高声道：“秦姊姊，你尽管放心反击，这厮一定身有至宝相护，是以才敢悍然出击。”

这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秦霜波心灵间已毫无疑问，顿时完全贯注在手中的剑上，倏然掉头电射。她在空中的姿势轻灵飘逸之极，可是即使是外行人，也看得出她的身心与宝剑已合而为一了。

这道光芒下射之时，严无畏亦已挥杖向罗廷玉抢先攻去。他乃是趁尚大名突然出击的动作，使得罗廷玉略略分心时，抓住机会，出手抢攻，若然他错过了这个机会，此后休想复得了。

严无畏一出手，威势之猛，无与伦比，本来人人都被秦霜波下击的灵翔剑势吸引，可是严无畏杖势一出，风雷并发，使得全场之人，变作向他望去，然而秦霜波那边亦不忍轻轻放弃，这使所有的人，都恨父母没有给自己多生一对眼睛。

罗廷玉宝刀疾出，严密封架，他的气势，也足以使三军辟易，因此之故，这当代的两大高手稍一接触，已经比别人斗上千百招还要紧张，直是扣人心

弦。两般兵刃一触，但听“锵”的一声脆响，余音袅袅，兀自萦绕耳际。众人方诧为何那刀杖相触之时，竟会发出这等清脆悦耳的声音？

忽听端木芙高声赞美道：“秦姊姊不愧有剑后之名，这一剑如庖丁解牛，又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全无痕迹。”

众人在百忙转眼望去，但见尚大名双眉当中，现出一点红印，此外，双目已瞑，尸身正向后仰跌。众人这时方知刚才那一声脆响，竟是秦霜波击破敌方双戟封架之势所发出的，怪不得如此清脆悦耳。

她只是凌空一剑，就把这尚大名杀死，这等身手造诣，果然至足惊人，也的确可当得上剑后之称了。但众人又奇怪那严、罗二人，何以能够兵刃猛碰而不发出一点声息的？

此时严无畏和罗廷玉两人，兵刃业已分开，各自绕圈疾行，速度越来越快，绕二三十个圈子之后，众人眼都花了，难辨人影。

端木芙一拍掌，发出清脆的声音。疏勒国师突然惊醒一般，振吭喝道：“杀呀！”

顿时全场一阵大乱，本来已经停歇了的刀光剑影，立即又弥漫全场，连正在对峙的双方大队人马亦开始冲杀搏斗。整座古寺的后半截，完全变成了战场，这是因为杨师道也及时发动攻势，从四面八方攻扑。

独尊山庄仍有数百手下，在四周布防，因此四周都传出了厮杀喝叱之声，而且不须多久，惨叫之声更是此起彼落。

严无畏施展他那苦练了数十年的功力，刻意找寻机会，进击罗廷玉，他目下已占了些许机先，所以很有可能一举击杀了罗廷玉，正如秦霜波一剑就杀死了尚大名一般。

要知他们这等绝世高手相争，胜负生死，往往是在一招半式之间，即可奏功，如若双方皆能保持水准，情势旗鼓相当，谁也抢占不了先机的话，则可能鏖战三五千招，为时十天八天，也分不出胜负。

严无畏深悉自己的内伤尚有那么一丝未愈，这一丝内伤，表面上可以不留形迹，但如果苦斗之下，一拼上内功，立刻就变成致命的弱点。因此，他要就一举击毙罗廷玉，要就远走高飞，等内伤完全痊愈，方可作那长期的艰苦鏖战。

有这个理由，所以他早先极力设法在心战上取得上风，以期能争到先手，虽然此计后来被端木芙轻轻破去了，但他目下终究已抢到了点机先，换言之，他还有机会可以一举击毙罗廷玉。至于其余的高手，如秦霜波、疏勒国师等现下没有插手余地，纵然罗廷玉死在临头，他们也只能干瞪眼，绝对无法相助。

这是因为他们这等高手一拼上了，每一招一式都丝丝入扣绝无任何空隙可以插得进去。

疏勒国师和广闻大师都出手对付蜂拥而来的霜衣卫队，连潘大钧等人，亦不得不出手抗拒扑迫而来的敌人，因此，在端木芙身边，只有一个崔阿伯尚未出手而已。

严无畏和罗廷玉越转越快，到后来简直分不清那一条人影是严，那一条人影是罗，这等打法，天下罕睹。

秦霜波虽是明知无法插手，但她看出罗廷玉失去先手，大有杀身之危。因此之故，她完全无心去理会旁的事，独自抱剑守在罗、严这一对旁边，只要有那一丝空隙，那就要发剑相助的。

那两人不知转了多少个圈子，罗廷玉的圈子越转越小，严无畏则相对扩大，正如下转棋一般，在一定的面积上，此消则彼长，面积占得多，亦即得到胜算。这两人的情形，亦复如是。

秦霜波真是忧心如焚，恨不得自己替代下罗廷玉，宁愿是自己遭遇到这等危险，而不忍看见罗廷玉如此。她晓得这情势将有一个限度。便会结束，那就是当罗廷玉失去活动余地之间，定将露出破绽，予敌以可乘之机。

自然那结果是严无畏一杖扫毙罗廷玉，并且率众展开反攻，翠华城以及正派群侠，一看刀君也死于非命，登时溃散，一败涂地。她痛苦和着急得连神智也有点不大清明了，脑子中空空洞洞，浑身也感到阵阵麻木，好像血液都不流通了。

幸而她有剑后的威名，站在那儿，敌方多人，没有一个敢去惹她，假如有人那么大胆敢去攻击她的话，一定发现很容易就得手，容易得将会教人无法置信。

时间只过了一阵，可是在动手中以及旁观者的感觉上，好像已经漫长得没个完一般，尤其是秦霜波。罗廷玉的圈子已经小得方圆还不够两尺了，再小的话，那就唯有站着旋转了，其实也就是败亡的一刻了，只见他们急如星火地转了二三十圈，罗廷玉的情况虽然还未改善，但似乎已略略站稳了一点，没有再行缩小。

严无畏心中暗暗吃惊，因为他已觉察对方不但抗力绝强，甚且已有着膨胀的趋势先兆，他甚至也知道这是什么缘故。要知大凡是高手相争，一方失去先机的话，只要对方紧迫不放，则失去先手这一方，必定越来越弱，终致露出致命的破绽为止。

这一点在气势上，最是分明，照常理而言，罗廷玉应该气势一直削弱，直到全无斗志，心寒胆落，以致败亡的结局。可是罗廷玉眼下就是那股气势点也不曾减弱，虽然在招式身法中落了下风，但那气势只不过压得缩小一点而已，并非减弱。

严无畏明白这是因为罗廷玉内心之中，燃烧复仇的火焰，这股恨火，造成无法扑减的气势。所以，他所受的压力越大，等到有机会宣泄之时，威力更强。其时他的一记反击，必是石破天惊，用尽平生之力的一击。

假如严无畏他没有那一丝内伤的顾忌，还不致于害怕，目下却因为心存忌惮，自问接不住对方突然爆炸的一招反击，所以心中暗惊，念头电转。他乃是一代枭雄，从来当机立断，决无迟疑不决之事，现在的局势，正是须要一种异常的果敢决断。但见他忽然而斜斜分开，快得如同电光石火，真是使人看也看不清楚。这是因为他借转圈子时，那股天然的离心力量，再加上他本身的武功，比起平时几乎快了一倍。

他有如一支劲锐无匹的疾箭，穿过了纷乱的人群，一下子刺破了潘大钧等数人的防卫网，落在端木芙的身边。崔阿伯那等身手之人，也不过刚刚提起拐杖，但端木芙一条左臂，已经落在严无畏的巨掌之中。这个突然发生的变故，使得周围的数十人为之目骇神摇，都忘了挥动兵刃而停止搏斗。

严无畏发出一声长笑，震得众人耳鼓嗡嗡直响，他接着大喝道：“都给我住手！”双方还在交战之人，转眼望见，无不如言停止了。严无畏又斥道：“站住！”

但见罗廷玉、秦霜波、疏勒国师、广闻大师等四个有资格可以与严无畏一拼之人，都同时停住脚步，不敢上前。

广闻大师道：“严老施主，你这等手段也好意思拿出来么？”

严无畏道：“老夫成名之时，你尚是一个小沙弥，何须你来教导于我？”

秦霜波抗声道：“严庄主！你此举的确太不够光明磊落了。”

严无畏道：“哦！难道刚才罗廷玉呈现败势之时，你也能无动于衷，而不生救援之念么？那么你横剑站在旁边，是何用意？”

秦霜波为之语塞，她乃是剑后身份，是普陀山潮音阁的传人，佛门规矩绝对不可以打诳语。

疏勒国师高声道：“好吧！就算你严老兄可以这样做吧，咱们言归正传，你想勒索什么，开出条件来。”

此人干脆直爽，叫对方划出道来，快人快语，博得全场之人都在心中喝彩。严无畏阴森森的目光扫过全场之人，特别在罗廷玉面上多停留一会儿，但是他俊目中含着熊熊的火焰。当下转念道：“此子满胸仇恨之火，大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想，看来要价不能太高，否则只落得一个同归于尽，甚不划算。”

他目下正如押重注赌博一般，如果押对了，顿时扳回败局，如果错了，性命亦将不保，这等以性命生死下的注头，可以称之为天下罕有的豪赌了。他睨视了崔阿伯一眼，冷冷道：“放下你的拐杖，赶快站到那边，以免罗廷玉一时冲动，扑了过来，迫得老夫把这女孩子杀死。”

崔阿伯楞了一楞，想想也是道理，只好收杖走过去，挡在罗廷玉与严无畏之间，在他的立场而言，果然可以如此，谁也不会怪他。

严无畏道：“老夫第一个条件，要罗廷玉你立时下令，叫手下都停手退开。”

罗廷玉一言不发，打个手势，当即有一名翠华城的手下，取出一枚号角，呜呜的吹将起来。由于他们乃是实力强大的胜方，是以他们一退，独尊山庄之人自然不会上前挑衅搦战。

严无畏侧耳听了一阵，感觉到很满意地点点头，道，“这就对了，罗公子，你仍然不失为明智之士，要知你如若娶了端木芙为妻，那就等如已占有天下了。”

罗廷玉道：“我没有霸占天下的想法，翠华城有史以来，也从无这等想法，那只是你这等枭雄方有这种野心而已。”

他一方面表示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暗示对方说，他并非定要得到端木芙不可，这是非常厉害的答话，可以使人咀嚼半天。

严无畏道：“使得！这是你个人之事，老夫管不着，但老夫却深信端木芙的性命，其重要的程度，足以使本庄在这一场劣势之中，全部撤退。”

他冷冷一笑，又接着道：“假如我只开出一个条件，我深信你们会立刻答应的，不瞒你说，老夫正在考虑如何多要一点。”

罗廷玉怒哼一声，崔阿伯忙道：“罗公子，你千万别生气，且听听他有什么条件？”

端木芙突然道：“严无畏！你和宗旋如出一辙，皆是扣押了我做人质，他是教你出来的，自然不足为奇。”

端木芙的话虽然轻松讽刺，但目下局势太严重，谁也笑不出声。只听她又道：“但我得警告你一声，假如你需索太多，只怕到头来一无所获。”

严无畏发出的笑声，非常刺耳，接着说道：“是么？假如你宁愿牺牲你的生命，而不作卷土重来打算，老夫自将一无所获，但我敢打赌，你很信任

你的智慧，必定会力谋生存，以便将来向我再次报复的。”

他的分析，合情合理，没有人持异议。端木芙格格笑道：“严无畏！假如你很年轻的话，也许我会倾倒于你的才智武功之下。”

这句话使得罗廷玉方面的人觉得很不舒服，但严无畏却不免飘飘然起来，因此，他竟没有觉察端木芙利用眼色，把崔阿伯支开，尤其是当他察觉许多人表现出尴尬脸面之时，心中更为得意。突然间，他半边身子麻木了一下。在此之前，好像被蚊子叮了一口似的，就在他发觉麻木之时，端木芙已经带着笑声，曳空飞去。这个变故，不论是敌我双方，无不为之楞住，最少有片刻之久，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包括罗廷玉也在其内。

端木芙能够从严无畏掌握中挣脱出来，已经是使人难以置信之事，何况他还使出一记非常美妙轻盈的身法，凌空飞越了两丈有余，这等距离，已经是功力很深厚的高手方能办到的了。

她身子着地之后，眼见全场尽皆愕然，这才格格笑道：“罗公子你尚有何待？”

罗廷玉如从梦中惊醒，大吼一声，震得众人耳鼓轰轰响，但见他人随刀走，化作一道精芒炫目的光虹，向严无畏电射而去。

严无畏已经没有麻木之感，可是心灵的挫折，比之任何打击还要严重，简直连一点斗志都没有了。罗廷玉挺刀迫去，脚下发出“哧哧”的声音，配合宝刀和姿势，形成一股莫与伦比的强大气势。

全场为之鸦雀无声，因为已知是何缘故，所有的人，不论武功强弱，无不体会出罗廷玉这一招，含蕴着至为巨大的威力，而且是他一身武功之所聚，假如他这一招不能得手，则等如昭告天下，他目前尚非严无畏的敌手了。所以他这一刀能杀死严无畏，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太容易，反之，如若不能奏功，则至少证明他造诣尚弱于对方，被对方逃走。

这是古今未之前闻的奇事，一个人居然能令致全场观众，不论本身武功的高低，均能感受得出他的刀势所代表的意义的。

严无畏终究是当代之雄，到了这刻，也自振起平生的功力，运聚杖上。他已晓得对方这一刀已妙入化境，唯有出手碰硬的斗上一招，各凭真功夫，分出胜败。此外，别无他法可想，换言之，他已没有逃避的机会了。罗廷玉一直迫到切近，宝刀起处，踏中宫，走洪门，迎头劈去。严无畏目射精光，威风凛凛，挺立如山，横杖向敌人宝刀力架。

但见这两大高手，表演了一记毫无花假的硬斗手法。刀杖相触，又是“当”的一声，火星四溅，声势骇人。

人人都极力争大眼睛，但见罗廷玉退了一步，严无畏却渊亭岳峙，稳立原地，双脚未移分寸。但不知如何，全场之人，却都感觉到严无畏似是输了，只不知他是一个怎样子的输法而已。

罗廷玉捧刀齐胸，仰天长啸一声，虎目中忽然射出泪珠点点，啸声之中，也含蕴得有无限悲愤，无限怅惘。他啸声未歇，严无畏手中的七杀杖，“砰”一声掉在地上，面色也变得如纸一般白，但见他身躯摇摆了几下，终于向后跌倒，尘埃飞扬。

这一次，全场之人也楞了好久，端木芙高声道：“恭喜罗公子，仇人授首，身膺刀君。”

疏勒国师道：“不错！罗公子已臻刀君境界了，这一刀的形质虽然被敌杖架住，但那无形之刃，已直取敌心了。”

刚刚说过这两句话，人群起了一阵骚动，独尊山庄之人，纷纷夺路而逃，顿时又引起一场盛大的厮杀。寺里寺外，升起了一片响彻云霄的杀声，没有多久便下令罢战。只见独尊山庄之人伤亡枕藉，到处均是血迹尸体，所剩下的人之中，已找不到一个领袖人物了。翠华城以及正派群侠一停手，余众四下逃窜，转眼工夫都逃得一干二净了。

一小群人围立在严无畏的尸首四周，罗廷玉和端木芙站得最近，他们低头望着这个面目冷峻的一代魔王，但见他紧团的嘴角，仍然透出一种残忍无情的味道，一代魔王，终于伏诛，罗廷玉和端木芙的血仇，也终于得报了，但纵是如此，他们心中仍有无限遗恨，因为以往被害者的音容笑貌，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幻影，再也不能在这世间出现了。

这战场的后事，自有杨师道等人料理，即便是严无畏的尸体，也和其他的人一同埋葬，并不曾拿到罗希羽的墓前，再加摧毁，这便是正派侠士与不法强徒相异之处。疏勒国师看了罗廷玉的那一刀，心悦诚服，顿时死了对端木芙的爱慕之念，同时也因为端木芙能从严无畏手中挣脱，对她异常敬佩服气。

端木芙事后拿出一件暗器，给大家看，这是一枚钢管，能发射针状暗器，她解释说，她乃是故意设法给予严无畏的机会，好让他抓住自己，然后，她凭藉刚刚苦练有成的家传秘剑及内功，一面发出药针，使严无畏麻木一下，顺便也就挣脱了。她指出唯有以身诱敌，方能使严无畏不致于一上来就全力逃遁，她所冒之险虽大，但很值得。

罗廷玉率领翠华城之人，送走西域疏勒国师这一路人马，接着又分别送走少林、武当……等无数众人。之后，他率队前赴翠华城故址，着手加以重建。接下去的日子，购材鸠工，大兴土木，把翠华城从一片废墟中，逐渐建造起来，最后，已大致恢复了旧日的壮观了。

天下武林同道，贺礼络绎不绝的送来，每个人的贺礼，都是双份，原来罗廷玉已发出喜贴，预定在翠华城重建竣工之日，同时也举行他的婚礼。他的婚礼也与众不同，敢情新娘子的姓名，竟要列出名单，多达三人。这三位新娘，领衔的是剑后秦霜波，接着是一代才女端木芙，最后则是西域佳丽蒙娜夫人。

这一件风流韵事，传遍了南北十三省，大凡是略有办法之人，谁不想前赴翠华城，看看刀君和三位美女的丰采？因此，迫近佳期之时，水陆两路，武林人物之多，可说是盛况空前。翠华城之风光热闹，看官们定可想象得到，笔者毋庸赘述了，本书至此，也告结束。

（全书完）

后记

《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的版权合同签订距今已二年余，此书延宕至今，除了选题安排等因素，主要是编辑工作太巨。司马翎生平创作三十余部，100余个单册，人物上千，字数近2000万，其编辑与出版，可谓一部卷帙浩繁、功在千秋的侠文化工程。而司马翎又是当今侠坛众所周知的仅次于金庸的宗师级人物，其生平创作对中国武侠的沿革、发展、推动以及导向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可以说，离开了司马翎，无法写中国武侠史）。两岸三地的许多专家、学者及读者都很关注这一工程。且，和金庸等作家不同的是，司马翎已经作古，其作品已历史地成为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文化遗产；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又是首次系列地出版他的著作；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肩头责任的沉重。

由于司马翎生前未有机会像金庸那样借再版时机对作品进行勘定加工，而其创作又是在商业文化的催发下完成，其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明显的存在着瑕瑜并存的现象。许多章回体例不一，个别结构臃肿，线头芜杂，影响了作品艺术魅力和阅读快感。为了即保持原作风貌，又考虑读者阅读习惯和作品的经典性，本着对历史、作家、读者全面负责的原则，经反复斟酌，征得何美英女士的同意，我们确定了以下编辑体例：

一、对原书结构松散、枝蔓旁出的作品，在不离主旨的前提下，进行去芜存菁的删节，以加快节奏；

二、统一全书的章目、回目，并对个别不确的书名、人名作调整，以统一风格；

三、针对司马翎著作篇幅较长的特点，作出内容提要，提纲挈领；

四、按书中描写的江湖格局列出人物表，使读者可鸟瞰全书；

五、删掉低劣续书，请国内名家续足没有结尾的部分，使成完璧；

六、考虑篇幅、物价及读者经济承受能力，采用长美宋超大版心密排，将四—五册的内容浓缩在三册以内。

以上处理，当否，望方家指正。

《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三月

